

也及讀世本史記諸書作而歎曰古人之義也何其嚴於辨也夫不辨則不類不知所本則易於忘是生人之道幾乎熄矣生人之初原於一人所居不過一方暨其末也漸繁而漸遠又其別族變姓授氏錫爵已不能守宗統之舊况於遷避流播之勢百出而無窮是故不特至於途之人而已也金齒何生偉來遊大學卒業歸以先世狀請表于墓予蓋重其知禮焉按何氏本出浙之烏程國初編戎金齒故金齒有何氏諱迪字惟吉者寔何氏始遷之祖有令德以書數稱配石氏繼沈氏生一子諱滿字公退繼戎諱忠

謹號稱長者配陶氏生三子曰勝宗曰做宗曰德宗勝宗字用光復以能書用於有司多託於酒以自適配劉氏敬宗字用恭以孝友稱於鄉配胡氏德宗字用本有膂力多巧思時金齒初設學用本爲諸生尋以養母歸與其配錢氏力豐其家而金齒之何始大矣勝宗有子曰仲瑛敬宗有子曰璟德宗有子曰獻仲瑛輸粟拜官璟亦嘗爲諸生獻勤敏剛果益克其家而行義亦益大偉其長子也偉舉雲貴庚午鄉試勵行而績文何之後揚將於是乎在偉嘗請間泣而告曰偉也幼先世之遺行美矣而不及知知矣不及



詳竊聞之先祖妣錢與伯祖妣劉孀居時與胡孀人
同爨處者餘三十載更相敦睦終始無間言三大母
繼沒又十餘載以食指衆而析析焉而意未嘗不合
也然得之會大母陶清範慈教爲多云嗚呼此何氏
之祥也自古家國之所爲隆替者其始也未有不由
於女德其終也未有不成於子孫其積累之難也動
以世計其傾墜之易也或以旦旬達於天下一也偉
乎尚勉之哉使歸而刻諸石以示永永

嚴山文集卷七十七

嚴山文集卷七十八

行狀一

勅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松雲沈公配封太安人
謝氏行狀

松雲府君卒既葬之五年獲贈官刑部主事又四年
其子員外郎恩始克以品官禮改葬於長溪鳳皇之
原初府君以盛年背養其配太安人謝囑其子曰汝
爲雙壙以待及是卒於天津旅寓謀奉以歸啓而大
封焉正德元年夏恩以例得歸省遂營改葬事已而
復奉太安人就養于京而連薨婚喪事連不得行既



詳竊聞之先祖妣錢與伯祖妣劉孀居時與胡孀人
同爨處者餘三十載更相敦睦終始無間言三大母
繼沒又十餘載以食指衆而析析焉而意未嘗不合
也然得之會大母陶清範慈教爲多云嗚呼此何氏
之祥也自古家國之所爲隆替者其始也未有不由
於女德其終也未有不成於子孫其積累之難也動
以世計其傾墜之易也或以旦旬達於天下一也偉
乎尚勉之哉使歸而刻諸石以示永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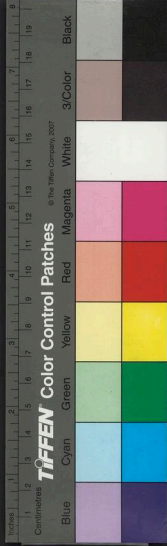
嚴山文集卷七十七

嚴山文集卷七十八

行狀一

勅贈承德郎刑部主事松雲沈公配封太安人
謝氏行狀

松雲府君卒既葬之五年獲贈官刑部主事又四年
其子員外郎恩始克以品官禮改葬於長溪鳳皇之
原初府君以盛年背養其配太安人謝囑其子曰汝
爲雙壙以待及是卒於天津旅寓謀奉以歸啓而大
封焉正德元年夏恩以例得歸省遂營改葬事已而
復奉太安人就養于京而連薨婚喪事連不得行既



行而太安人疾作禱于淮卜于徐醫于齊魯衛之間
遷延者數月竟不起而恩竟坐達 詔旨免官人咸
憐之先是府君之葬既有銘矣因改而廢而茲合葬
弗可以闕深與恩士同學官同朝且又世世姻講聞
府君太安人之風習矣故敢爲狀以請按府君諱鑑
字時用號松雲其先嘉禾楓涇人高祖諱后仁元季
避兵因家上海會祖諱德弘祖諱晟考諱環是爲梅
月翁妣尹氏府君初娶于談產一女而歿繼娶太安
人謝氏諱貞字永慕以子貴至是竟同穴云府君之
卒也卒於家以弘治丙辰十二月望日壽止四十有

七其子方舉進士於朝不及見太安人之卒也卒於
客以正德丁卯十二月十日壽止五十有四其子侍
焉人咸惜其壽不滿德云府君少聰敏以單傳故不
爲任學弱冠遊杭有鄰女挑之亟遷居以避其自幼
端潔如此年二十三喪梅月翁喪葬一如禮而家稍
歉太安人助之經營數年遂致千金之產自是舉義
睦宗能世其家外祖母某老無嗣爲迎養于家日招
鄰母之賢者相與談笑以悅其心既歿喪葬任其費
且半諸甥庶弟某已異爨矣長弗能婚乃厚爲之聘
諸父有葬者爲營其墓道費過百金竟不出一德語



年三十二喪母復如禮鄉人有負粟至千斛錢至百緡度弗能償悉焚其券時有亡奴爲盜者執而論以義竟遣之施棺掩斃成橋濟涉殆無水日而向之所致千金屢空矣市有樓一區既售太安人曰十年成之一旦棄之不可顧吾兒後業也遂傾糶廩贖還後卒以讓其宗黨其行誼皆此類也太安人出邑舊族幼孤鞠于外家翟氏靜莊儉老尤精女工紡績織絰常至夜分其養祭尤竭力稱其爲府君配也思既弟進士府君攜家來京師是日適初度恩戒客上壽府君喜動顏色曰吾上世無仕宦始發於吾兒祖宗

二長卽讀出適陸某從兒也
三長孫天州女許聘張豐慶次尚
一月日奉芝恩背泣向深曰更延吾父十
君太安人生既有德沒又有後修短之數似有不足
憾者矣惟君子賜之銘焉庶託於不朽也

奉訓大夫尚書禮部精膳司署郎中唐君行狀
君諱楨字原善世爲華亭人居白沙里自高祖而下



皆弗耀至君始以科第起家故白沙之唐日益以大
君自少穎敏淳謹年十二三卽知讀書綴文鄉先生
宋冬官克輝時致仕家居以經授徒號博學持鑑勁
節公以君往見宋目而器之置置門下旣又從張先
生士欽學舉子業尋與張同登進士鄉里奇之君家
故饒迨君一無統緒習常寓居百里外讀書以一僕
自給見者謂爲寒士也由金山衛學生領成化癸卯
科應天府鄉薦丁未科釋褐高等觀政某部會憲
朝升選宗伯特選文學之士分遣天下編纂實錄君
赴浙江至之日鎮巡官以賓禮逆君君往答焉時鎮

守者故閉中門欲詘君從旁入君下馬南面立取刺
授門者入達卽上馬去識者以爲婉而得體書旣成
事多入門史尋賜告歸無何居何安人之喪哀毀
有禮丙辰歲服闋還朝拜兵部車駕司主事明年
聞劭節之計匍匐歸治喪旣裏事復還朝改禮部儀
制司儀制掌四方封事君每閱佳疏輒口誦之有太
激切者爲之歎曰言固當如是耶精膳每歲新茶進
御必先至司驗視附其餘爲饋曰樣茶者分餽僚友
以爲常君揆諸心曰焉有上供之物人臣敢私嘗耶
乃戒諸門者毋茶至必執策數而入之無容入其餘



論既復執策數而出之如其入焉由是樣茶遂絕乙丑理主客員外郎主客所轄皆四夷情狀不一號稱難治君一一調度皆得體時哈密貢方物麤惡倍常致觀優給君悉閱折之其人譁諸庭累數日不伏曰吾主方物皆有數今乃爾歸心抵罪君徐曰爾主將罪爾耶吾以尚書一咨爾曰爾主以尚書一咨諭爾主如何衆皆愕然不敢動蓋其物之麤惡者皆其使之在途潛易也君遂以禮遣之歸其國中流事月而疾作竟不復起

公愛甚篤與人交不立城府然未嘗不儼然也其爲學不爲章句文辭好識前言往行博洽體法所繫嘗借予皇明政要手抄未畢而卒云嗚呼天之生成不偶然也如公之才十不試一二而竟齋以沒抑又何哉深初登第與君鄰寓且有媼故辱君不鄙每公餘卽過從談議故畧得數事竊識之茲將歸葬於祖塋禮也夫爲善而不獲其成苟併所存而泯焉卒亦何賴敢爲狀以陳伏乞大人先生刪次爲銘聊以慰君於地下也君生天順戊寅四月下至卒得壽五十七凡三娶初劉氏再陳氏再王氏子男三長曰儒松江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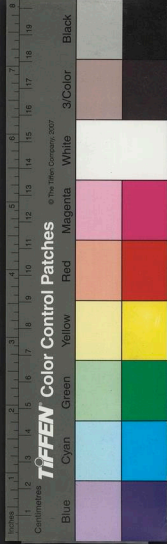


學生娶張氏次曰侃劉所生也息女三長適府學生戴恩次許配宋公選卽克輝冢孫君蓋不忘所自次一女一男皆幼側室王氏出云

思巖唐公行狀

公諱啓字世明別號思巖奮出子方晉陽靈石人也吳元年有諱英者官上海烏泥涇稅課局大使遂上籍焉英生福福生俊俊生昭皆有隱操昭生瑜舉進士由給事中歷官至右副都御史爲憲廟時名臣瑜生鉞以太學生歷官至南京後軍都督府都事生三子公其仲也公生至性孝友和厚儀觀清麗存心

正直樂易自如見之者咸敬公公敬人亦無苟者有大才諳練世故通曉時制篤學力行遂成名士時有以粟入監例由此途進者濟濟公獨不屑將期大成而與時忤遂躓不振然其江湖之憂時發諸議論聽者竦然若其表正鄉里一念尤其拳拳者故遇人有過輒面折之弗諱焉又節儉不妄費用能自樹家業奉親極豐故都事公宦遊以豁達稱由公能養志也母余孺人素羸病公事之益謹每樂就公養而不欲宦從旣以壽終公哀毀殊切凡斂葬具悉力營辦服甫闋而都事公之計又至矣公不覺失聲號泣卽徒



既南都扶柩以歸時語人曰天乎何困人若此吾大
父中丞公忠諒廉直實清白吏而未食其報冀吾父
必達而祿秩止此意蒼蒼者尚畱有餘之福於吾後
人遂刻意訓子迎師取友實皆義方之計其事伯兄
千戶公隆尤篤禮意待弟政不失以恩故邑中稱公
孝友無間云享年四十有七適公之生以成化乙未
十月十七日以正德辛巳十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
配梅氏有賢行公德其幹相力敬愛特至于承宗讀
書識義克續公緒承宗娶倪氏生女一公卒邑人莫
不惜公以坦夷仁誠而弗壽豈造物之理有不可測

者耶嗚呼傷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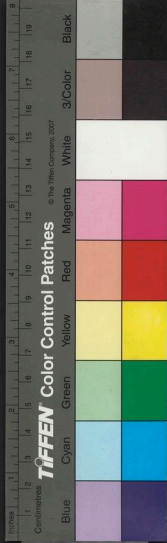
沈孝子行狀

孝子姓沈諱輔字良弼別號菊軒蘇之嘉定人也孝
子幼有至性奉親曲盡孝道成化丁亥歲孝子嘗出
郡母孺人黃盛暑中灑發于頸既決壞莫可治孝子
忽心動汗流驚曰得無吾父若母恙乎即日趨一
里餘歸已無及于救矣哭踊絕水粒者三日及至葬
會天久雨成潦孝子先一夕率其配瞿泣血拜雨及
期果霽既襄事而雨復作如舊辛丑歲思善府君病
腹痢醫藥罔効孝子復率瞿禱于庭願減已筭以益



父年拜至額瘡忽聞異香滿室思善遂瘥同邑潘邵
中時陽作傳行其事錢文通公溥吳文定公寬夏少
卿寅張給事寧沉石田周皆有紀述由是孝子之誼
寢聞於人人遂聞于御史御史聞于天子天子天子
下其事於府若縣覈實以聞天子若曰是不可以不
勵爰旌其門於是大書華扁幾與節孝之徐義門
之鄭等矣故一時吳越之人皆稱之曰孝子而不名
云先子之先爲鳳陽人有諱都遠者登宋進士第仕
於揚州會元兵渡江復仕於蘇夜夢雙虎黝然據獄
厥明入獄果有兩男子荷校者察其有異陰縱之自

瑄朱清也尋罷官寓蘇之高鵲橋後瑄清以海運
有功並都通顯一日遇諸途遙拜曰吾父吾父卽奉
以歸清浦清浦瀕海帶江號沃壤因樂其地遂居居
焉是爲沈氏南遷之祖也都遠生元震元震生觀光
觀光生莖莖生璞璞生簾簾善好施是爲思善府君君
孝子之考也至是七傳矣而家益以大族益以昌矣
字良田凡若干區而詩禮之聲益以盛登科賜第聯
歲而有若孝子者猶之於沈氏可謂有德有功之祖
矣嗚呼盛哉孝子幼穎敏能讀書長涉獵書史尤好
法書名畫古物器尤善鑒定種菊滿庭以娛親悅賓



因以自號雅歌投壺與文墨士相周旋而彈絲吹竹
家富聲樂其習尚如此性好施與凡親之黨貧乏者
惠之患難者拯之凡鄉之人則葬其死而貧者婚嫁
其失時者藥其病者橋梁其病涉者修菴觀之傾者
壞者始無虛歲族叔有諱軒者無後則養其生送其
死甚厚徐氏姊少寡則撫其孤勵其志卒以節完天
順辛巳歲海溢遭漂者二千餘家則輸粟四百斛
於官賑之成化壬寅歲災饑又輸粟五百斛獲章服
之榮又輸粟若干弘邊無格當復得一官因以護其
兄某弘治辛亥歲吳復饑又輸粟若干

門之榮弘治壬子歲夏旱又請于官輸種豆六百斛
于民賴以有秋弘治戊午歲又焚通券若干通其行
誼如此尤爲鄉人敬服至於縣大夫亦多材之質成
于門者無虛日天順癸未甲申間鹽徒爲寇孝子設
法擒送于官一境晏然其材制如此弘治己酉有司
舉充鄉飲賓戊午長孫炤登京闈鄉試辛酉孫灼復
登明年壬戌炤登進士第乙丑例被上賜有綿纈
米肉復有冠帶其遭際如此生於宣德甲寅六月二
十二日卒於弘治乙丑十二月初八日得壽七十有
二卒之時其孫炤灼皆以朝命便道還家侍疾惟



謹既屬續戒諸子孫於庭曰人數有限吾本布衣屢
被 恩榮夫復何憾但鄉人忘吾之惠累致於訟雖
然不可因此而怠其爲善之心也勉哉耕讀吾家業
爾其壽而終終而不亂如此子男四人長曰梁娶龔
氏次曰棠娶黃氏次曰棟先卒娶黃氏次曰槩娶楊
氏孫十四炤今官行人娶闔氏耀庠生娶徐氏顧氏
灼娶唐氏煜娶譚氏勳娶錢氏煦庠生娶唐氏煥庠
生娶曹氏休烈妹燾燭煨孫女十四德清適庠生陳
金德莊適徐倬德真適郭指揮乾德寧適徐孔麟德
溫適上海庠生諸華德柔德良德英德馨德芸德和

德潤未行曾孫一未名曾孫女七俱幼其胤嗣如此
夫孝之德廣而義之道安前則有光後則有啓生則
有享死則有譽若孝子可不謂 聖世之耆逸也哉
是宜以有傳茲將以某年月日奉窆于崇孝之阡惟
當世之宗匠敘次爲銘庶以慰諸幽而徵諸明也深
外曾祖母實瞿孺人之姑則深視孝子祖黨也又獲
與諸孫炤灼同朝而灼爲同年家且鄰比焉是故撫
其大者爲狀以俟



儼山文集卷七十九

行狀一

刑部右侍郎乙峯蘇公配淑人王氏行狀

公諱民字天秀別號乙峯先世為浙之遂昌人洪武
初我太祖高皇帝大封親王博選東南巨族以昇
侍衛公會大父良與焉時從愍王之國遂為秦人
籍儀衛司良生仁貴仁貴生鄴南公文通配趙氏實
生公以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署郎中事
員外郎累封趙為太宜人嘉靖年公以滿一考例
得推恩由是蘇氏之入秦者自仁貴文通皆贈為選

儼山文集卷七十八

庚子年

八卷

行狀一

行狀一



儼山文集卷七十九

行狀一

刑部右侍郎乙峯蘇公配淑人王氏行狀

公諱民字天秀別號乙峯先世為浙之遂昌人洪武
初我太祖高皇帝大封親王博選東南巨族以畀
侍衛公會大父良與焉時從愍王之國遂為秦人
籍儀衛司良生仁貴仁貴生鄴南公文通配趙氏實
生公以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署郎中事
員外郎累封趙為太宜人嘉靖年公以滿一考例
得推恩由是蘇氏之入秦者自仁貴文通皆贈為選

儼山文集卷七十八

庚子

八卷



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而趙宜人爲太淑人公
幼穎悟不凡稍長鄆南公訓以學卽通文義突舟
游鄉校師事宿儒柳先生學有進益會選菴先生
公時爲憲副督學較諸弟子員公名在柳先生上嘗
廩食公以柳先生師怡然讓之白於楊公公曰讓美
事也知讓必知孝與忠矣亟稱之一時鄉士大夫皆
曰蘇氏子賢能讓自是刻志向學舉弘治乙卯鄉
累試禮部登乙丑進士第初授山西榆次知縣榆次
健訟且善謗人難之公無懼色下車公以蒞事廉以
詳已於是訟息而謗弭邑大治鄉縣有訟於撫按

不之他而願之公取決焉賢聲藉藉徵爲兵部職
司主事時故關巡檢素無狀過者必沮沮公不遂乃
叢怨方逆瑾擅權構公落職爲四川幢梓驛丞公
然就道在任盡職無悔時蠻夷叛撫按委公進剿公
承委獲功甚多撫按曰爾功也公辭不敢當亡何瑾
誅復官爲工部主事管理山東徂徠等處泉源改吏
部考功司主事陞驗封司員外郎調考功文選兩司
陞驗封司署郎中爲諫止巡遊事奪俸六月再調考
功司署郎中循資得實授爲郎中時奉例凡諫止巡
遊官跪廷受杖者得陞俸一級乃調文選司爲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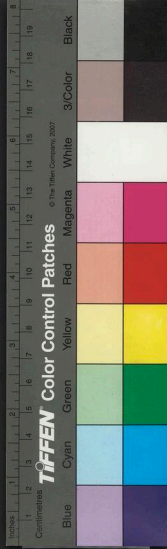
文選據銓曹要地多所嫌疑公處之特有清譽乃陞
太常寺少卿以祭掃例請 上俞之畢事復任陞南
京太僕寺卿馬政修舉召改光祿寺卿擢節財費歲
以萬計陞太常寺卿提督四夷館尋陞工部右侍郎
皆克修職務丁趙太宜人憂家居數載清修自持一
毫不以干人服闋 欽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嘗署二
部事八月餘司廳以直廳百金奉公公辭曰我自右
應得之者此何以為南都人士服其廉且當也滿一
考例當給由道經榆次榆者公舊治縣也父老百姓
至萬人要迎入縣則又挽留避道不欲行甫入京適

刑部右侍郎闕吏部疏名上 上卽用之以南京工
部修理 孝陵功 賞白金二十兩大紅織金紵絲
二表裏甫兩月卽得脾瀉疾偃臥者兩月題詩以見
意怡然而逝寔戊戌冬十月之三日也距所生成化
丙申之三月十四日得壽六十有三云卒之明日其
子幼乎奔而至猶及歛人以為孝感所致配淑人王
氏故驛叢臺丞咸寧公經女先公六年卒葬革曲里
之新兆公自爲誌稱其賢不一而足 今上皇帝修
復古禮嘉靖九年 皇后初親蠶於北郊有制九卿
命婦從采桑淑人與焉鄉邦榮之卒於嘉靖癸巳之



四月一日得壽五十有六子男二長曰幼平 恩蔭
爲國子生娶王氏夔州府通判王君瑜之女次曰幼
方側室孔氏出聘盧氏工部郎中紳之女女二長出
側室何氏適秦府引禮舍人李君璋之子燁如次嫡
出適翰林檢討段公臬之子徵幼平扶柩自京師將
歸卜以某年月日啓淑人壙遵 制大封焉嗚呼公
以明敏之資剛大之氣通變之才堅定之守兼之以
宏休之量歷轉官階凡廿有一顯晦近遠始終一節
天下方望其大用而位不滿德人咸惜之深與公爲
進士同年雅相知愛公方謫蜀時嘗從總制林公見

素先生平藍鄂賊深昨入蜀道經江津瀘戎之間見
孤城敗堞水聲嗚嗚然正公効力出奇之所土人猶
能歷歷道公姓名深心甚偉之丁酉召還公適捧表
入 覬獲與公握手談往事縷縷不能休戊戌之夏
公內轉過從尤數而詎意遽止於斯也予視殯斂哭
之哀幼平亦向予哭不能已涕泗向予曰吾父之賢
辱公之知而吾母之賢有可書而人未及知者吾母
病屬纊時嘗撫幼方而屬之幼平曰此汝弟也莫作
別視之又曰汝父止汝一子吾爲蘇氏宗祀計二三
年間爲置四女侍竟得一子一女如吾所生皆同氣



也汝識之弗忘言已又哭訃聞上悼惜之特賜葬祭皆如例人以爲榮遇云因序次其行以告於當世之大人先生乞銘其藏伏惟採擇焉

通議大夫應天府府尹繡菴柴公行狀

公諱奇字德美號繡菴姓柴氏崑山人也其先出嘉定有諱廷富者元舊戶公之始祖也公生而穎敏初同故禮部主事盛公鍾濟陽令杭公東往謁太常卿夏公仲昭公未出私約分識其壁間文字凡若干篇及歸臨紙書之不遺一字與故太保顧文康公同爲邑庠生時令崑山者慈谿楊公子器有鑒賞才尤嶺

許可一見公所業文卽曰此奇士也因屬以遊浙中用博聞見弘治壬子遭通議府君之喪凡亡弟幼家適中落公畢力營喪葬如禮辛酉以易經中應天府鄉試名在第六主司刻其文以程多士正德辛未與弟大同登楊慎榜進士觀政吏部特少師楊公邃菴爲冢宰上書言東南水利事深爲揚公所器復極陳白茅塘七鴉浦之利害請以逆瑾沒入貲財給濟工費楊公上其議於一朝特命工部尚書梧山李公充嗣往司其事績用告成大抵皆公策也是歲八月吏部考選科道以諫諍論試諸進士公居第一銓授吏



科給事中時劇賊劉六等弄兵山東朝廷討之命
將出師以公與御史吳堂爲監軍旣班師有白金文
綺之賜權貴囑託一切絕不行所核功罪皆當壬申
二月賊陷曲阜禍及闕里禮籍樂器皆焚蕩公
奏移曲阜城孔廟永爲保障九月凱旋獻俘
賜金織鷲袍與宴共部加俸二級癸酉六月丁計淑
人憂弟太任刑部事適卒乃扶柩二柩歸葬如禮
乙亥九月服闋丙四月還朝復除吏科給事中
丁丑六月滿一考勅階徵仕郎八月遷戶科右
給事中戊寅以再左於吏科當事多所建白疏上

卽焚草人間有傳誦之者若武宗南巡之
疏錢寧持寵之劾與邊儲也政事關大體蓋有人所
不能言者已卯八月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時武宗
駐蹕南京凡諸德皆先事而備若寺之圯廢次第
興復查革更正多以修舉辛巳夏令上登極詔
考察京官適寺長兩公奉行惟謹黜屬吏不職者五
人查復廚役之占反於他所者凡百有二十餘人謗
言叢集一莫之顧然竟無他壬午改元公力辭加俸
上以公山東河朔剿賊之功不允八月進階奉政
大夫癸未三月滿一考丙戌十月六載考績加授修



正庶尹己丑三月進賀 冊立中宮箋至京陞應天府府丞值尹闕攝篆者五月巡撫都御史荷峯陳公祥特疏薦之辛卯三月以 郊祀恩進階中憲大夫八月鄉試充提調官場屋事惟謹壬辰九月陞應天府府尹秋八月頒詔例授 誥命封贈及二代仍應天一子入監甲午春清查官占埋沒地還之民間以絕權勢起佃之謀復積科試羨餘以開拓貢院矩範儀觀爲之一新是秋鄉試再爲提調官會南京 太廟災引咎自陳致仕得 請卽日東歸家居幾十年足跡未嘗入公府口不談貴顯時事惟以詩文自娛樂

而已周貧贍族之舉則奮袂爲之不愛也公性孝友歲時祀先必流涕每謂其子曰祖宗功德不可忘吾平生無夢夢必有兆皆祖宗之報嘗憶山東時夜過呂孟私身在賊中暫止郵舍就草榻傍垣遂夢而祖呼我曰速起速起寤驚而頗疑爲賊乘之方啓戶出探有逸馬觸垣悉壓覆榻上旁近無完物矣此祖宗之佑也爾子孫謹識之異日雖乞誌吾墓可也告等以遺命語予若此予謂此公忠信之應也公以成化庚寅十月十有九日生以嘉靖壬寅六月七日考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配淑人曹氏有賢行子男三



之刻娶盛氏先十二年卒次卽告以文學世其家國
生娶周氏次扶國子生娶周氏側室夏出女二長
適監生徐良次適縣學生張必紹側室殷出孫三輔
一孟生娶顧氏輔光陰補入監娶梁氏繼室徐氏輔
廷孫女二適朱景運張士淪曾孫男一曾孫女二所
者名三池稿喜樹軒紀聞并醮巷集藏于家惟公以
公之學或有鄉譽為時名臣與深同舉
為從官為郵復同閣巷最相知厚予
公為茂處輝當世巨公大雅採擇焉以垂

不朽此柴氏子孫之幸也謹狀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康顧公行狀

公諱鼎臣字九和別號未齋蘇之崑山人崑山古稱

吳吳四大姓顧其一也三國時雖為吳名相其後

別族散處故崑山有顧

德聞於時故望

儼山文集卷七十九

序文二

儼山文集卷七十九



崑山文集卷八十

行狀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康顧公行狀

公諱鼎臣字九和別號未齊蘇之崑山人崑山古稱東吳吳四大姓顧其一也三國時雍為吳名相其後別族散處故崑山有顧氏云公家雍里村世以力田種德聞於時故崑山之顧氏為大族千十二公者元之萬戶也寔生德輝嗣為萬戶德輝生八子其季諱士恭公之高祖也會祖諱大本祖諱良號耕樂道人

不詳此樂九子... 崑山文集卷八十... 行狀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康顧公行狀... 公諱鼎臣字九和別號未齊蘇之崑山人崑山古稱東吳吳四大姓顧其一也三國時雍為吳名相其後別族散處故崑山有顧氏云公家雍里村世以力田種德聞於時故崑山之顧氏為大族千十二公者元之萬戶也寔生德輝嗣為萬戶德輝生八子其季諱士恭公之高祖也會祖諱大本祖諱良號耕樂道人



崑山文集卷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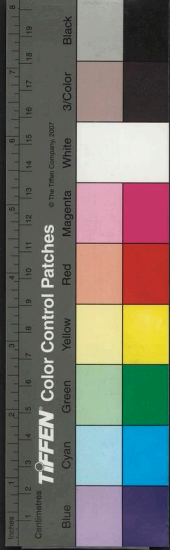
行狀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康顧公行狀

公諱鼎臣字九和別號未齊蘇之崑山人崑山古稱東吳吳四大姓顧其一也三國時雍為吳名相其後別族散處故崑山有顧氏云公家雍里村世以力田種德聞於時故崑山之顧氏為大族千十二公者元之萬戶也寔生德輝嗣為萬戶德輝生八子其季諱士恭公之高祖也會祖諱大本祖諱良號耕樂道人

不詳此樂九十... 崑山文集卷八十... 行狀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康顧公行狀... 公諱鼎臣字九和別號未齊蘇之崑山人崑山古稱東吳吳四大姓顧其一也三國時雍為吳名相其後別族散處故崑山有顧氏云公家雍里村世以力田種德聞於時故崑山之顧氏為大族千十二公者元之萬戶也寔生德輝嗣為萬戶德輝生八子其季諱士恭公之高祖也會祖諱大本祖諱良號耕樂道人



父諱恂號桂軒有隱德列祀鄉賢三世俱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會祖母蔡氏祖母吳氏嫡母吳氏生母楊氏俱累贈一品夫八公生而穎敏數歲能文章稍長學益進與兄子直潛同遊邑庠皆有名時號顧氏三鳳弘治辛酉舉應天鄉試乙丑舉會試對大廷賜進士及第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七月丁父桂軒公憂正德丁卯服闋戊辰五月還朝與修孝宗實錄成己巳五月陞翰林院侍講賜幣十二月丁楊夫人憂壬申服闋告病家居癸酉冬還朝甲戌克廷試受

卷官丙子五月陞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八月受命主順天鄉試時錢寧擅權令人持帖至公所囑其所親以重利啗之公不為動竟忤寧而寧亦不能害也已卯武宗南巡賜麒麟服辛巳今上入繼大統五月請文華講讀充經筵日講官賜銀幣孔雀服三襲後武宗實錄纂修官公在講筵音吐宣暢敷陳啓沃節奏纏纏上每傾聽嘉靖壬午正月郊祀禮成賜白鵬服三月疏乞歸省祭上以講官故特命馳驛還鄉賜白金文綺仍令速返供職癸未疏乞養病上不允再疏得請家居藏修者



幾四年目擊東南利弊慨然欲起而振舉之丙戌冬
赴闕丁亥二月復職經筵日講仍舊十月更定學士
制公首爲翰林院學士掌印仍充經筵日講官分撰
誥勅十一月進講范浚心箴上特諭內閣云朕
因十三日聽講官顧鼎臣解說心箴連日思味其意
甚爲正心之助昨自寫一篇并假爲註釋復諭曰
前日聽講心箴深加愛尚朕自念上荷天命爲人
君長當務學以致知待麤有領會之時再註視聽言
動四箴後復御製敬一箴命于翰林院兩京國
子監建敬一亭并前五箴俱勒石其中天下學校準

爲定制戊子八月三十日 上又諭輔臣曰朕爲洪
範一書於帝王爲治之大經大法實爲親切講解須
委一人庶得接續貫暢欲令鼎臣通篇進講分段計
日從容講解務使盡其所言以爲朕爲學求治之助
九月八日 上又諭以公所講洪範盡心指解復慮
詞語長多恐溫書之日有所失記少爲刪去幾句從
容講說以發明朕心使有所得直解揭帖內可撰寫
精全朕得覽閱以求旨義爲爲治之助十月賜文獻
通考四書大全書傳大全各一部閏十月二十日
上又諭曰今以寒月例暫免經筵日講但朕以洪範



未終篇故未循例暫免又曰爲學貴終始亦在乎篤行不在急迫與徒知也鼎臣暫免朝參止入講殿進講庶得從容朕亦安聽或得於領會矣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又諭以公進講洪範終篇盡心指陳陞詹事府詹事仍兼翰林院學士賜白金文綺又諭稱公入仕有年故特進三品與他講官不同蓋特恩云上又諭公自進講以來忠誠剴切於經傳多所發明甚爲朕進學之助又諭以公學行素優侍講有年啓沃良多勤勞簡在特給賜誥命己丑四月命校勘續修大明會典公克副總裁考定損益多公手

筆云十二月上奉安先聖先師神位於文華殿之東室行釋菜禮特命輔臣及公等十臣瞻拜復召至西室親承天語期勉賜茶而退繼頒聖諭令十臣各敷陳經義闢切於君德治道者以獻公撰述中庸首章講義一篇進呈御覽大意言圖治者期臻於聖神功化之極不安於小康也庚寅二月上肇舉耕籍禮特旨命公與九推之列賜雲鶴服七月命掌詹事府事辛卯九月無逸殿成上御殿命輔臣及公等坐講周書無逸篇賜宴十月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克經筵日講官不妨



部事十一月歷三品俸考滿廕孫謙亨入監壬辰十月奉 特旨教庶吉士呂懷等二十一人舊例教庶吉士率用翰林臣二員獨受 簡命自公始也十二月陞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官職任如故癸巳三月 上以釐正 先師祀典再幸太學 命公充分獻官 上祀畢御養倫堂命祭酒司業講書 賜坐聽講賜新鈔羊酒時取孔顏孟三氏子孫至京從幸陪祀公退而上言以為孔子之道為萬世帝王法在當時門弟子唯曾參之傳獨得其宗觀大學一書綱領條目昭然明白端可見矣而二千年以來未有

能表章之者我 皇上崇儒重道遠邁帝王似茲曠典斯宜肇舉伏乞 命禮官詳議蓋訪曾氏子孫與孔顏孟三氏一體錄用則吾道幸甚 上是之於是求得曾氏子孫名質粹者授博士以主祀事甲午再滿考進勲級授資治尹時大同軍士屢變執政者欲以大兵屠滅公抗疏言叛者不過二三渠魁誅之則國法正而人心安矣奈何戮及無辜使玉石俱焚乎 上從其奏全鎮生靈賴以獲免乙未 孝靜毅皇后梓宮發引禮部疏請 命大學士一員題主 上特以命公是歲 廷試進士克讀卷官舊制 親賜



策問皆內侍傳捧是年 特命公捧下仍著爲例
上復御文華殿親試選進士趙貞吉等三十人改庶
吉士 內閣疏請 簡命主 教事者 上擢公禮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掌 事府事教庶吉士公具
疏懇辭 上諭之曰朕以卿 講幄舊臣効勞有年特
茲加秩專委教讀爲國儲 宜從朕命公就職程率
訓勵模範肅然冀得真材 稱 上意七月公有疾
二十三日 上賜手札云帝 因秋享 祖考卿以疾
奏別委捧主朕意以卿微 耳昨聞之李輔臣謂猶
未愈卿受命教習吉士此 託宜善加調理可用

心教之以副朕

一十六日復 賜手札問

并手製藥一劑賜公論

諄諄恩眷有加丙申三月

從 上幸山陵賜麟服及銀瓢繡囊諸物四月 賜

飛魚服二十七日 召見行宮時公教庶吉士因論

進學之方作文之法教 人材之要及言采史浩繁

宜加刪削以備 御覽 上意嘉悅議修飾 七陵

并豫建 壽宮 命公往祭天壽山之神八月 上

遣祀 先師孔子 九廟成禮部疏請定各廟時享

太廟裕享大享諸樂章 上特命公專撰九月重

錄 累朝寶訓實錄成公爲同經理官特加太子太



保賜宴於謹身殿仍賜銀幣鞍馬十月議遷 孝肅

孝穆 孝惠三后神主奉安陵殿特 命公題主

丁酉七月公上疏言東南財賦重地積弊甚多爲民
蠹害遂條陳四事一

糧舊額三日錢糧四曰查復預備倉糧皆

究極利弊悉不遺公心行之者不得其意反爲民

害故又曰所以更化善非作聰明以亂舊章也法

久弊滋務在整飭振興復舊焉耳其惓惓若此先

是嘗以四事建言于行之而有司因循廢閣故

復有是奏 上特命臣速行之加嚴切焉是歲

戶部大水沈竈浮屍見者駭異而天下郡縣又多水

災湖廣尤甚公疏宜修人事以格天心紆民困以消

隱禍極論傷痍困窮之狀乞請優恤京師被災之家

其湖廣承天乃 皇上受命龍飛之地災沴如此神

人震驚宜遣大臣馳往賑救遺黎掩瘞枯骼更 勅

天下撫按憲臣嚴督有司奉行德意加惠存亡庶邦

本固而天心可回矣 上嘉納焉戊戌二月奉命主

考會試時士子一時習爲奇險之文靡然成風禮部

疏言其事公當文衡崇雅黜浮文體大正士論服之

三月 廷試進士克讀卷官公簡在 帝心自己丑



歲卽擬大用公時宰張羅峯以密疏沮之非 上意
也是歲八月十七日 上御平臺始 勅吏部以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公疏辭
上諭曰卿講讀舊臣才學茂著朕心簡在內閣重
任特茲委用宜盡心輔贊以副朕意公旣大拜與序
菴李公桂洲夏公同心輔政 上倚任焉重九日賜
上尊珍饌二十五日 駕幸山陵秋祭公扈蹕待行
十一月朔 駕詣 園丘恭上 皇天冊表復詔
太廟恭上冊寶賜銀幣召對便殿復論經史欲集儒
臣類纂修葺公奏請 皇上宜如漢宣帝時開白虎

禮召諸儒講論五經同異親稱制臨決斯文之幸也

上曰卿言甚合朕意朕思作此等事勝於他務也

二十六日 聖母章聖皇太后違和 上命輔臣引

駕入視賜銀幣旣而 皇太后上昇十二月侍 駕

幸山陵相度陵隧 上駐蹕德勝門手賜禦裘首衣

途次 賜食器銀杓諸品物是日 昭聖皇太后遣

中使至山陵問 上起居以輔臣扈從勤勞各賜銀

幣已亥元日賜上尊珍饌與勳輔諸臣被召至 玄

極寶殿觀燈 賜燕二十七日 上於平臺 勅吏

部以昨冬祗薦 皇天冊表命使諸臣虔恭贊佐宜



錫殊嘉加公少保兼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二十九日召至啓祥宮入見皇嗣賜銀幣花紅二月朔日皇太子册立及景裕二王就封賜銀幣新鈔時上卜以是月十六日南巡承天乃命夏公扈蹕而以公畱守京師八日賜牙刻畱守關防一顆聖諭畧曰朕將躬詣顯陵爲親營計吉地日以期矣特命卿同醇德守北京佐太子代理之重卿職也宜協心護守一應題奏以關防用使密切要務重封印記庶別詐僞昨論宋事朕見文人每私檜爲忠卿直以爲茲可見卿之公謹也朕此行

非有道之者卿但盡誠居守

召見文華殿

面計南巡程途日行次序手授

祭文及記事

一帙遂賜蛛衣四襲金寶帶一圍

以諸邊重地

密邇京師欲遣大臣行邊公曰須重

乃可上曰

翟鑾何如公頓首曰聖諭甚當遂

翟公於家卽

拜行邊使奉日勅選歷九邊是日公

聖駕南巡

伏蒙眷命畱臣居守京師輔贊機政

命以來蚤夜

兢惕不遑寧處良由責任至重切慮才

力綿薄弗克

負荷以傷皇止知人之明私憂過計

不容隱默手

上七事皆軍國重務內一事云皇太子

正位東宮



文武官例該朔望朝參 上曰可怠者戒之又一事
 云 內閣於各衙門舊不統攝臣畱守事重乞
 天府五城御史兵馬巡捕叅將把總悉聽臣約束庶
 便行事 上是之着暫此悉聽統攝 錄皆 上手
 批可復諭之曰朕祇為 顯陵 視土地畱守
 重託簡付于卿宜夙夜慎恭以 條奏各有批
 示卿其欽之十四日 上召見平臺 授御筆面勅
 曰朕恭以 二親妥靈之地日夜思念 甚不
 親見乃安此心非漫遊也特以畱守至 宜朝夕慎恭輔贊儲政庶朕心安于行

之又 面諭曰朕用卿晚卿受 各衙門事務

皆得預聞官員有不職廢事者重 聞區處輕則

取旨懲戒公即奏曰九重密旨人不得 聞乞降綸音

百官悉知警戒臣得以行所無事矣 上可其請宜

諭百司是日又 勅諭公曰朕茲巡幸 承 恭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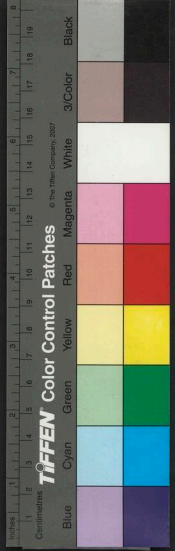
顯陵車駕往回動歷數月昨以册立東 監國

特畱卿贊輔協同文武重臣居守內自 外而都

城遠及邊陲并大小百司庶務悉以付 宜遵承朕

命應啓請者擬請令旨施行應聞奏者 馳奏行在定

奪其有密切緊重事情宜用欽賜印記來聞卿講





舊臣久懷經濟朕茲重寄宜欽承之哉
 見文華殿賜 皇考御書扁二面一曰
 曰太極無極又賜銀圖書一顆文曰經
 日 車駕發京師公奉命居守振舉紀
 蕭然屢以錦衣舍人齋 皇太子問安
 問安密疏詣行在凡內外軍國機務無
 三月二十五日 上在承天以山陵相
 特先示公一人并賜御製詩歌三篇且
 戒令錄詔勅諸文馳進公疏謝畧曰臣
 切諦視山陵已定大事聖子神孫億萬
 知聖孝純
 度事宜手諭
 不織悉聞奏
 及公留守
 疏及公留守
 紀及公留守
 舉紀及公留守
 奉命居守
 振舉紀及公留守
 蕭然屢以錦衣舍人齋
 皇太子問安
 問安密疏詣行在凡內外軍國機務無
 三月二十五日 上在承天以山陵相
 特先示公一人并賜御製詩歌三篇且
 戒令錄詔勅諸文馳進公疏謝畧曰臣
 切諦視山陵已定大事聖子神孫億萬

公即引罪許避
 臣公姓
 以
 又
 令中書
 聖覽為萬世法程
 上俞允之
 上以草勅事督
 上為之霽威五月
 閣制勅房翻閱衆手
 召對平臺時面奏乞
 假借言官論之
 能觀測其萬一也
 迎致詞瞻拜
 上以草勅事督
 上為之霽威五月
 閣制勅房翻閱衆手
 召對平臺時面奏乞
 假借言官論之
 能觀測其萬一也
 迎致詞瞻拜

至是成二十餘帙未及就時 皇妣南祔

顯陵舟行道公至通州 上十二日賜御批寶璽

聖製詩歌二函皆南巡時作也十九日特賜天靈茶

筍六月公以疾在告 上遣醫視疾中官齋賜羊豕

酒米諸物閏月朔祀永明後殿 先聖先師堂 上

命公代拜十五日一品考滿復職 上遣中官齋賜

羊酒新鈔八月南薰殿書 太祖 成祖 睿宗三

聖玉冊寶賜銀幣九月賜白花玉帶一圍金織麒麟

服三襲二十五日召至皇極閣視書 皇天玉冊

表賜銀幣二十八日召從 聖駕親閱壽宮及奉安

成祖陵碑賜銀幣於十月四日賜白金蟒衣

庚子正月十日冊封 肅如等妃嬪充副使捧冊十

九日 上齋穀于 玄極寶殿夜召熟輶禮臣六人

賜貂皮暖耳三月八日欽奉 聖諭公具對解疑言

及朝會事 上再賜玉 札詞意諄懇一時君臣相與

誠信通流雖家人父子 不是過也五月三日夏至有

事於方澤 命公視牲 壇感寒病噎請告 上遣

醫視疾仍 命中使賜食品如前時公臥病日久不

痊 上屢遣中使齋手札賜問越三月公以例上疏

辭 上復予告給俸如故八月病甚公懇乞歸休



上憲旨慰畱九月十六日公疾少間伏枕呼冢孫
謙亨諱之曰吾受 皇上厚恩畢力報稱今殆不可
起矣吾志未及爲者爾筆記之於是口占五言古詩
一章云天下幾大事故意戮力爲流景若逝波世路
况多岐天造旣難明 事不可期後來有傑士一一
爲爲之爲國開太平 載壯鴻基復命書五事于後
一曰復鹽法以備邊計二曰興南北直隸山東河南
蘇福歸稻田樹術蓄 省漕運三曰經理宣府大同
二鎮 創州建東山 備以保障京師陵寢四曰復
河套 創州建東山 備以保障京師陵寢五曰復
陝五曰經理松潘以保全蜀

皆國家大計云十月五日病革乃力疾陳遺疏感激
聖恩勸 上親賢圖治加意元元願養 聖躬茂
登萬壽以貽 聖子神孫無疆之業以慰天下臣民
仰望之心 上答曰覽卿力疾陳奏足見忠愛朕已
具悉六日午時卒于正寢計開 上爲憫悼勅禮部
舉恤典以開賜祭九壇仍命禮部主事王健營葬事
贈太保謚文康公身長七尺虬髯虎視姿貌奇偉風
神峻拔自束髮爲舉子時卽有大志初名全後更今
諱其志也果以掄魁發身位登宰輔文章功業卓冠
一時殆不負所學矣公性直諫不諧於俗遇事輒敢



言行錄
卷之五
言人雖敬而畏之亦以是見沮賴爲 聖主所知卒能保全晚歲始入政府 恩禮優渥齎予頗蕃公亦竭忠報稱不避嫌怨僅僅二載竟卒于位至於遺言一不及私可謂社稷臣矣公生于成化癸巳二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八配朱氏累封一品夫人有賢行白首相敬如賓長子履方夫人所出也鄉貢進士娶梁氏次履祥娶周氏側室薛氏出次履貞順天府學增廣生以履祥有疾讓廢入監娶陳氏履吉尚幼皆庶出女二皆夫人出長適國子生歸本次適國子生朱端禧蚤寡孫男四人長卽謙亨尚寶司司丞以

公 內閣恩 改授娶陸氏次謙益四夷館譯字生娶周氏續聘查氏餘幼女二王世業周允懷其壻也會孫男五咸和咸平咸康餘皆幼公所著詩文應 制諸作奏議共若干卷藏于家公之卒也 上遣禮部主事董子儀 護喪南還履方等將卜以嘉靖壬寅某月日葬公子 海山之原禮也深叨從公後三試皆爲同年而家居不遠百里又嘗同官翰林辱公以爲知己者久矣比聞國子司業王先生繩武數論公之行誼曰公居家篤於孝友父桂軒生公時年已五十有七公旣長恒恐不逮養每夜焚香祝天願減己歲以



益父壽桂軒公果登耄耋公狀元及第得報後兩月而卒竟如其願云公少不獲於伯兄事之未嘗失禮待宗族皆有恩義其貧者幾百人計口給粟以贍之與人交遊洞見肺腑雖韋布久要雅敬如新云侗儻大度喜施予所得俸賜見貧者輒以周之濟南一貢士就教職待選日久無以自給遂鬻其子公聞而惻然遺金俾贖之居京師凡病若死不能具醫藥棺斂者有請於公公輒濟焉爲人外剛嚴而內寬和禮賢樂善推誠布公獎引寒士孜孜不倦自公之暇觴奕詠歌寄興蕭逸平居不廢絲竹所至室宇煥然雖紛

辱之中未嘗不澹然自得無所係累也公生長東越念財賦日蠹爲國大患故三舉奏又以故鄉崑山爲東南要地財賦上供者四十餘萬濱海數受警無城郭可守何以保民乃言於撫按憲臣疏請凡沿海縣邑無城者令有司次第修葺而崑山最爲要害首議興築三年而城成民用又安百世之利公之功也施武與公同郡邑而有親好相知尤深其言當爲實錄云履方寔予國子所教士間奉遺命以斯文爲託乃相與敘次如右將以請于當世之宗王大手製銘焉謹狀





行狀三

傳

三

三

傳

先考公同...
 先考公同...
 先考公同...
 先考公同...
 先考公同...
 先考公同...
 先考公同...
 先考公同...
 先考公同...
 先考公同...

儼山文集卷八十一

行狀四

勅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先考竹坡府君行實
 府君姓陸氏諱平字以和別號竹坡松江上海人也
 以正德七年 勅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 制詞有
 曰遠貽林壑之光安享桑榆之樂府君讀之喜曰
 天語之榮若是宜示子孫不敢忘因摘取以名堂聞
 自稱遠安老人云以正統戊午二月二十五日生子
 洋涇之里居以正德辛巳二月七日終于正寢享年
 八十有四初娶同邑瞿氏贈左軍都督府經歷晟之

行狀

卷八十一

女有令德早世生一子曰沔娶薛氏俱先府君二年卒繼娶嘉定吳氏戊辰歲卒于京師以正德七年推恩贈孺人孺人賢婦道母道爲宗黨冠生一子卽不肖深也娶梅氏妾高氏生二子曰溥娶曹氏曰博娶曹氏孫五人梁棠栢楫陸出自華亭洪武初竹居府君再自馬橋楮于浦東之章氏因家焉竹居府君修隱操爲鄉長者生筠松府君侗儻沈毅博學好古聲望隱然重東南爲人敬服配尤孺人出嘉定大族嚴敬勤儉寔乳五男子府君其仲子也生有異表身長七尺美髯覆曾雙瞳炯炯顧見左右耳音吐洪揚

談論往往驚一座人見之者皆以爲偉丈夫也少從鄉先生治經學大通已乃棄去事遠遊出入兩都北走並邊諸關南泛於湘沅之間多從名公卿遊名公卿無不愛之重之遇義事輒推百金成之不難也調貧乏恤死亡於鄉人尤多復嘗輸粟賑邊大司徒償以品官章服長於理財積至于金輒復散施無餘旣以此佐筠松府君起其家府君甚愛之曰吾諱子也觀其貌類有後者儻吾猶及見之筠松府君性嚴甚尤孺人相之極有家法獨於府君之養雅意安之時吳孺人尤能承奉備適筠松府君嘗曰吾吳氏婦不



當有子乎時深在孩抱間尤孺人與府君日娛弄其側於諸孫中獨憐愛焉竹坡府君既築室黃浦之東輒事遊覽奉筠松府君尤孺人以老弘治丙辰葬我筠松府君至于癸亥合葬我尤孺人送終之備無不豐厚人稱其孝府君上奉伯兄下撫諸弟至于番白無一間言人稱其友平居勤慎誠恪思致極精凡器物房舍一經其指被罔不造妙鷄初鳴即起率家人事生產臧獲以數百指皆循循然在田畝間有以土地求售者必與之高直其違者收息數年復召其主而還之性嚴重不喜人有過于庭行之犯禮者即持

形於顏色不少怨俟其改遷即驩然如舊儻有一善則獎之亦不容口人故無怨之者待親故曲有恩禮歲時祭祀必敬每及先世遺事未嘗不泣也奉賓客必盡懽竟日無惰容所居去縣治二三里許以浦水爲限未嘗輕入公府達官貴人過門致存問者輒以疾辭強焉再三一見即退未嘗敢與之抗禮卽有致敬焉者亦但唯諾而已若有一介之使必冠帶見之租居百有餘年皆自府君漸次充拓鑿池種柳鬱然成林泉之勝因田高下以修水利皆爲膏腴扶杖行阡陌間課耕觀植若有至樂存焉歲以爲常時或持



酒一孟蔬果餅餌各一筐以餉勤者遠近化之故一方無惰農至今環浦而東鷄鳴犬吠與機杼桔槔之聲相間作人比之桃源焉風日妍美則折東速親朋相與為登臨之娛時殺野果取具園圃或操小舟或乘短輿徜徉花竹之間望之者若神仙焉晚年尤精明時時燈下讀細書或作蠅頭字滿紙蚤善筆札真行草書皆有晉唐人風致其於我朝典章條格習熟通練若素宦然備其言可以運掌而效而不得少試深寔不能發其齒分之一焉嗚呼痛哉今不可作矣昔庚午吳孺人之葬也嘗筠松府君之穆位先是

瞿孺人權厝在

土餘三十年矣至是乃備禮遷焉

府君寔親臨視之遂營壽壙於其中曰他日得依我鈔松府君以左右予室人人以為達且合禮云今不肖孤忍死南奔冀以成府君之志十以某年月日大封云嗚呼我府君叙成之恩不肖孤即死無以復報矣深幼也多疾疢六孺人覆之勤故未嘗苦督之學每過必撫之曰汝學情偷當以文學顯庸也吾家待此者凡幾世矣既而為邑諸生輒為當道者所獎拔每聞之必曰汝寔未嘗學何以躡此也每赴試都下必具舟楫與俱往殆辛酉之揭榜也乃指之曰汝偶



在是退而投泣曰恨筠松府君之不及見也已而上
南宮酌酒送之曰今吾倦游矣不能俱去戒之深既
陸走乃乘春漲復操舟而來壬戌下第忽從上東門
入牽衣勞之曰吾固知有是也故復來來與俱歸耳
乙丑成進士乃真不來而以吾母來復以一弟最幼
者侍曰相之戊辰之秋先妣見背扶櫬南還明年當
調官主事于南都得報欣然曰資顧高耳吾且近然
籍籍得罪云何深跪謝無狀徐曰同汝者皆我聞天
下賢者名也抑又何辭明年庚午權姦誅殛得復被
詔起當黜封乃笑曰昔年吾行湖湘間日者計吾

是歲當蒙恩吾昨猶以爲不驗也今曠蕩若此真

有命耶又明年辛未深入謝果成請留官翰林屢

書速之曰汝節之闕也而信人太驟其放言也輕而

力善或不終難乎免於世矣汝必歸毋以累吾也深

是以有壬申之役既得便道與告歸居久之曰汝齒

髮長矣似也達於事言將有擇也行將有畏也雖然

不量力而居美又趨逸而冒之是造物之所惡也必

爲人所指目乃持而泣曰汝必去毋以吾累也深是

以有丙子之行既來供職獲與禮闈校文手書間取

得士自後遺書但勉以國事及官國子又戒之曰是



亦責任也宜有以副人今縷縷猶在耳孰知其乃永
訣耶嗚呼我府君之恩卽死無以報矣其他懿德遺
行荒迷之中不能盡述技血具此以備采擇惟先生
當世宗工辱在榜末兼承枉顧先廬識我府君儻賜
筆削成篇則天下傳之萬世信之不肯孤亦死無以
報矣

尤孺人吳母行實

母吳氏諱 嘉定之清浦舊族父諱士實以信義取
其一鄉人閨闈斬然母姜氏生孺人甫 歲而卒同
乳姑才長一齡耳相依而哭無時時大父吳府君

憐愛之孺人長而寡言笑獨心乃通解知古列女傳
孝經等書時或從姊氏講說姑妯輩聞之有告吳府
君府君輒試之輒謝不敢言府君心喜語其子曰此
孫女耶必歸禮門或當昌其族攻勤女工不肯廢一
隙悲痛其母乃數數茹蔬絜綺鉛粉之飾不好也嘗
冬夜風寒率群婢紡木綿居旁有積薪燎于火孺人
乃指揮群婢從下風墮其薪于塘中風熾而火滅事
定一族長老皆驚年二十有二歸於竹坡府君爲繼
室前孺人瞿有子曰沔九年矣孺人子愛之備極委
曲事筠松府君尤孺人謹甚府君孺人性極嚴有五



男子婦少有違其教範者亟稱孺人曰吳氏婦孝純而志慧惠博而性一是當有子有子必當大吾門矣是時孺人累舉不育妯娌之子咸趨以爲母孺人撫之咸當或脫簪珥資之游學或聚而教之家塾館穀惟厚筠松府君嘗升堂拊掌曰鄉居有讀書聲與機杼之聲相聞作不已樂乎此吳婦之勤也泚子當受室悉推險具與之竹坡府君時事遠游或間歲歸家務整整一不以累年近三十始舉深筠松府君尤孺人以孺人故愛過諸孫孺人未嘗不嚴也兒時嬉弄必不與之錢貝與之食必藏去其肥旨服之澀濯之

衣出入必謹深不得孺人一語必不敢去左右也夜

或張燈映月坐南軒手織作必坐之膝旁使讀書或

背覆之不得遺一字殆長娶婦爲邑諸生猶未問所

業聞售書者必售之不問有無曰爾不見爾祖之鍾

愛乎不勤學無以耐也旣而筠松府君棄養孺人竭

力喪葬事畢乃諭曰吾兒婦當自力吾且成吾幼子

曰溥曰博蓋孺人所爲置高氏出也辛酉之歲深舉

鄉試從竹坡府君歸拜孺人于堂相向而泣曰恨筠

松府君之不及見也明年會試下第歸當攜家入南

雍乃辭于竹坡府君隨之以往在南雍見舉一孫命



之曰繼思喜甚致書速竹坡府君來視驪如也時深
有課業或應酬人學爲文章孺人顧曰不常見汝讀
書而常見汝操觚是不爲入者少而出者多乎君子
以爲名言深一念及不覺涕泗之交集也繼思歿甲
子之春奉以東歸乙丑深成進士是秋遂迎來京瀕
行聖博子與俱曰茲行不亦有所觀勸矣乎來京師
甚安適至於紡績之業尤勤于家間嘗勸之曰吾少
自習此一日舍之吾無難無以遣吾日也惟汝勤職
事以報 朝廷吾坐而養以祿不愈於往時田間乎
有過從者必問其人賢者曰汝獲與之游此汝父之

也起從中饋治具惟恐後庚辰秋九月忽遭末疾
終于旅舍享年六十云深扶柩南還閩族之人無不
哭失聲道路奔迎者纍纍數十里外迨旣葬猶有持
紙錢裂而哭之曰吾某日受孺人某惠吾某日受孺
人某惠也葬之明年辛未推 恩封孺人賜勅命云
嗚呼吾母之賢不孝孤無以盡述亦無以盡報也獨
其鍾愛前子復憐庶生過於已出媧恤貧乏不問親
疎至節口體從之猶恐不及若是者勉焉一二猶足
以爲訓而勵世况吾孺人出於至誠無所希冀而爲
之者哉乃若教成不肖叨以文字起家雖曰至愛揆



所由來殆若有相焉惜也辛勤於強健糟糠之時而不獲少一待於桑榆之暮是殆不肖之惡逆有以爲之累也痛惟吾母晚年也似有所悟脫然於死生之跡既將屬纊猶能了了知未來事又其平生尤好典文皆其天賦之厚有足傳世者惟先生念有門墻之義少見著述使得附於古賢母之列則不孝孤之罪藉以少逭矣伏惟衿袵與之

遺事

年五十時目中常見旗影自上下醫者以爲病既而深舉于鄉有司置錦標于門一見而失

平生喜誦金剛經無間朝夕屬疾已甚時深適從慶賀還母卽曰吾兒來矣何今日衣緋也蓋深方歇馬于門云既入與訣曰命也脩然而逝

先兄友琴先生行狀

先生諱沔字宗海封翰林編修竹坡府君長子也母瞿氏贈左軍都督府經歷晟之女祖筠松府君祖妣尤氏會祖竹居府君會祖妣章氏先生生浦東洋涇之里九歲而瞿孺人歿卽能哀毀思慕終身不替吳孺人繼室竹坡府君教之學文理蔚然將事科第以總家政遂棄去事筠松府君極其敬畏竹坡府君或



遠出經歲先生應門戶課耕織事皆斬斬有條目事
伯叔處兄弟務止於理每館穀名士以教子弟深少
學時得令南京禮部郎中張約齋先生爲師先生時
時至塾中視供張致殷勤焉尤好賓客酒醴穀核非
甚精潔不以享至於用財未嘗妄費一金以上蓋其
儉約天性也常居焚香掃地尤惡蕪穢故雖客膝之
室必使光輝溢目左右圖史咸整然以理衣冠楚楚
幹濯之服亦燁如也好鼓琴時時閉戶撫弄風月之
夕尋理古曲聲調清越有振木遏雲之趣嘗得名琴
抱曰此吾友也人以友琴先生稱之暇日則澆花種

竹治亭館修水邊林下之操架石爲山窟土爲池以
目適世俗華利不問也或時啜菽飲水蔬糲者經旬
或異之曰吾自安此吾欲使子孫讀書攻苦以勵志
則此固傳家耳故其教子尤力節縮他用以資束脩
乙丑秋奉吳孺人就養來京邸畱兩月接名士大夫
必歡慕移時得所遺片紙隻字皆藏以爲寶先世所
藏法書名畫彝器掌視惟謹丙子之秋深起告時方
病癯瘠涕泣爲別曰弟第去幸毋以老親爲念吾且
猶北來視弟爲我乞詞林諸名公詩歌爲吾壽持歸
爲吾林壑光至己卯春三月十九日竟不起云生於



天順辛巳享年五十有九娶薛氏同邑舊族父墳母
談氏薛孺人慈順孝畏克修婦道奉舅姑得其歡心
處妯娌藹然和惠工紡績刺繡脫簪珥以助子讀書
之費宗人賢之後先生卒一年庚辰六月十九日卒
亦年五十有九云子男二長梁娶吳氏繼吳氏次棠
娶潘氏女三陳天衢王相堯殷某其壻也惟我兄清
修雅操好文而知禮吾宗上承下傳皆於是乎賴而
享年不永悲夫茲將卜葬於

惟執

事名滿天下文工堂 朝兼有通家之好幸賜之銘
焉子孫百世之光也亦子孫百世之感也謹具狀以

竹治亭館修水邊林下之操架石爲山窟土爲池以
目適世俗華利不問也或時啜菽飲水蔬糲者經旬
或異之曰吾自安此吾欲使子孫讀書攻苦以勵志
則此固傳家耳故其教子尤力節縮他用以資束脩
乙丑秋奉吳孺人就養來京邸畱兩月接名士大夫
必歡慕移時得所遺片紙隻字皆藏以爲寶先世所
藏法書名畫彝器掌視惟謹丙子之秋深起告時方
病癰瘡涕泣爲別曰弟第去幸毋以老親爲念吾且
猶北來視弟爲我乞詞林諸名公詩歌爲吾壽持歸
爲吾林壑光至己卯春三月十九日竟不起云生於



天順辛巳享年五十有九娶薛氏同邑舊族父墳母
談氏薛孺人慈順孝畏克修婦道奉舅姑得其歡心
處妯娌藹然和惠工紡績刺繡脫簪珥以助子讀書
之費宗人賢之後先生卒一年庚辰六月十九日卒
亦年五十有九云子男二長梁娶吳氏繼吳氏次棠
娶潘氏女三陳天衢王相堯殷某其壻也惟我兄清
修雅操好文而知禮吾宗上承下傳皆於是乎賴而
享年不永悲夫茲將卜葬於
惟執
事名滿天下文工常 朝兼有通家之好幸賜之銘
焉子孫百世之光也亦子孫百世之感也謹具狀以

備采擇

儼山文集卷八十一



爾來對

湖山文集卷八十一

不知

備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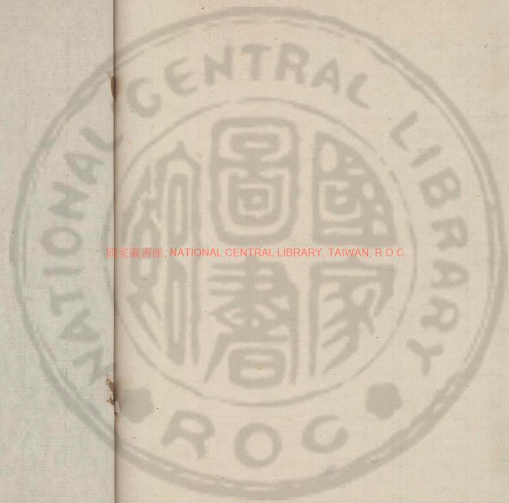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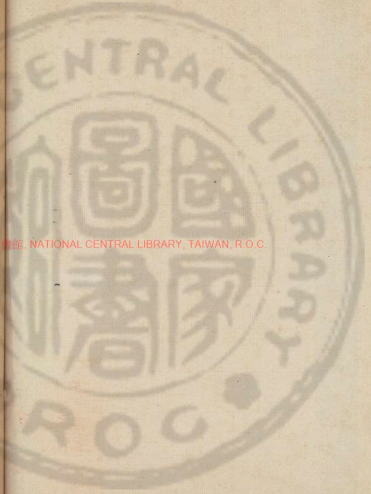


3451965 v.11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儼山文集卷八十二

碑

重修 祖陵之碑奉 勅擬撰

朕惟我 太祖定鼎于南我 文祖遷都于北兩京

並建屹立天地之中由是上世陵寢界于江淮間

朕以倫序入承大統春秋霜露之感未嘗不南向而

懷惕也其在泗州者實我 熙祖裕皇帝 祖妣裕

皇后隧宮攸安暨我 懿祖恆皇帝恆皇后 德祖

玄皇帝 玄皇后咸此焉莫是稱 祖陵去州城東

北十有三里洪武之十九年修建如 追尊制設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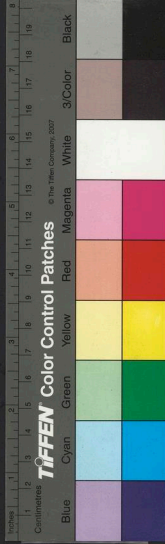
儼山文集卷八十二



奉祠月日惟謹顧今歷歲百五十餘矣雖萬靈擁衛
王氣常然華夷之所向仰臣民之所敬恭者一日
猶葺也肆予冲入上膺 天眷遠藉 神休嗣位以
來日稽禮典凡所以竭孝思於 祖宗者 九廟

七陵以次典舉惟是 帝業所基之域尤軫于懷曩
撫臣馬卿具以上請會南京工戶二部尚書侍郎蔣
瑤唐胄相繼有言 朕特下其事於所司議亟行之
頃撫臣周金御史蘇叢以工完來告遂疏乞朕親製
碑文以示萬世時禮部尚書嚴嵩工部尚書溫仁和
覆議請從 朕既慰既喜特賜俞焉 朕惟 天命

有德以開一代之統必生異人豫擬於數百年之前
潛光隱耀世無能名以爲植本發源之地淳蒙沕鬱
彌久彌敦然後 聖子神孫託體繼志而千萬世之
鴻業垂焉若我 德祖懿祖發祥於 熙祖毓德於
淳祖而我 太祖龍翔電繞用成乾坤再造之功
皇哉魏乎三代以還莫得而彷彿焉貴茲靈壤固東
海之一源山林之一木也朕曷敢忘朕之子孫其曷
敢忘朕之千萬世之子孫其又曷敢忘大工始於十
四年之八月成於十六年之十二月仍舊而崇飾者
凡若干遍新而備物者凡若干咸具有司自餘則



祠官領焉內外肅穆一代之制煥然用稱 朕報本
至意敬勒諸石傳之永永欽哉

陸氏先塋碑

深幼侍先筠松府君時府君年高謝家私事矣長眉
素髯每日脯酒微酣乃慨然發聲聲甚激越曰吾陸
得氏姬周大聖人之後也當元之季 皇朝之初興
其陸氏之中衰乎而有茲餘慶府君矣雖然無屈不
終仲必有興焉者其竹居府君之後乎乃灑泣數行
回顧深曰汝小子識之餘慶者筠松府君之祖也竹
居者筠松府君之父也已又述竹居府君之始遷縷

縷的的深僅領畧未知也後筠松府君沒且一紀深

謬舉進士以翰林編修還拜先塋至是距竹居府君
之葬又且若干年矣始克追敘遺言爲先塋碑碑曰
府君姓陸氏諱德衡號竹居其先汴人建炎南渡來
華亭居華亭大有貴稱稱巨室今松城有興聖院浮
屠其末蓋半爲陸捨云餘慶自華亭出居于魏塘之
馬橋北莊蓋陸氏之別業也門有巨槐株可十六七
戟列孔道時元亂未艾益白晝行劫一日群盜從東
方掠一人來被掠者急抱槐不可解大呼求援餘慶
嚴戶外視賊勢張甚卽從中大言應之賊叵測散去



去抽刃劃抱槐者兩吻抵耳卽不能出聲死死者有
子踪跡得賊所翹寃直走金陵時 太祖高皇帝初
混一天下凡民間幽隱皆得逕達由是從中遣人急
逮賊弁逮餘慶餘慶逮時竹居府君才數歲耳上多
女兄行第七最末從以兩婿兩婿者陳某某也兩婿
皆衣食餘慶家如兒賊旣戮坐餘慶不救護殺人律
謫戍 國初法凡當戍先營工於石灰山者百廿日
滿乃議地發遣於是餘慶交役日滿矣復就囚禁由江
行二十里還金陵聽指揮二督竊議今當詣謫所矣
道里費盡奈何一人當先選經理之競欲往不決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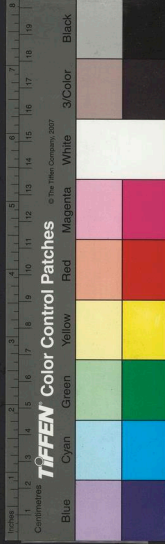
婿竟不告而夜俱往明日餘慶失兩從者驚曰是固
忘吾乎吾且忘之又安忍於吾弱兒乎吾又安忍以
戍事貽吾弱兒乎及今猶可爲也於是給守者曰吾
將臨江遺矢守者從之乃乘間牽守者並入于江江
流悍急及其屍竟不謫戍云蓋戍者旣遣有地死卽
其子襲戍若死于未遣前未地卽其子不襲戍令然
也遂招魂葬馬橋今馬橋有塚蓋衣冠之藏云竹居
旣喪父家產盡爲諸婿所據又不自安迺流落去外
且三十又二矣來上海上海有章某者長鄉賦雄於
一方一見竹居卽奇過之歸語其室曰若旅人視耽



耽耳俵俵貌不雄而楊殆有後者以吾女妻之決矣
逾年產一子是爲我筠松府君也諱璿又產一女後
嫁爲梁某妻竹居府君既受室既有子女卽別產於
章氏有田一廛有屋數楹在黃浦之東由是始定籍
於上海而魏塘之產棄不理矣獨歲時持紙錢上塚
一往來耳諸壻亦復分散他去惟陳某尚據故業在
竹居府君性嚴馭內最有法而章夫人又有賢德能
起家先若干年卒筠松府君既長見竹居府君竹居
府君未嘗容也始來居浦東時鄉里共來持短長
不相容竹居以好語慰遣之卽來蕭索不如意立致

惡語或隱几而臥他日待之復如故蓋長者云妾黃
氏生三子曰璣曰珮曰瑾璣有二子珮庠生早卒無
後瑾有一子惟筠松府君有五男子五男子復各有
子於是始彬彬矣嗚呼惟竹居府君其道似陳寔郭
林宗清而夷嚴而不峻其光闇闇隱於農賈之間以
再造茲家在易其屯蒙之際乎筠松府君以詩禮繼
之未洽也古人有言德必百年而後興今固其時矣
深大懼墜先人之志碑以示後之人以成我筠松府
君也世系不載載在碑陰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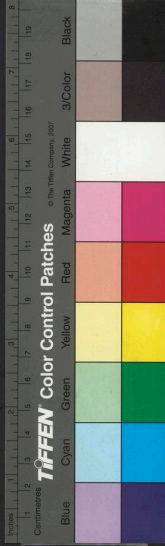
惟宣王中興分籍于六迺夷于編氓迺散處列國



楚狂歌鳳漢賈以口辨紛逐代有顯上不絕踵躡
惟首江左以四姓著華亭啓封邦域乃樹自汴宋
南渡言復我故土遭世多屯或不保厥戶若水中
涖不絕僅一縷烈烈餘慶殺身成仁以覆我後人
惟元竹居誕集厥身皇皇四奔適定於海濱若涖
水洩洩或未臻于淵淪迨我顯祖筠松力決其障
手及並敝龍江東注惟禹之績匯爲高原抵厥玄
宅頓導五湖偉哉肯厥澤草樹鬱鬱合抱盈尺滄
海米環九峯趨其西陌是曰陸氏之塋永寧先覲
於惟遐哉

筠松府君碑

陸氏世稱長者至筠松府君尤有聲稱而家始大矣
先民曰堯舜之世比屋可封蓋言不獨在朝周之初
興詩人咏歌龜置棫樸其氣機之開與惟我 皇明
太祖皇帝汎掃前陋淳和用集 太宗皇帝生養
休貞之日以豐隆故永樂洪熙之間風俗最淳其君
子岳淳博其小人焉淳朴渾渾乎蔑以尚茲惟我府
君適逢其運天賦不群博大而弘戰戰小心克儉克
勤以興禮教敘彝倫蓋休哉懋哉至余小子深蓋二
傳至生遭文明之盛策名登庭復接故老聆祖宗之



休歎又爲史官祝 累朝實錄金匱石室之藏於是
乎稽事實考治化得以沿流風觀俗尚府君豈不乘
運而生也哉乃次其行實刻諸墓道之石自華亭來
遷者曰竹居府君諱德衡配章孺人寔生我府君府
君生數歲而章孺人歿自少儻奇偉弱冠北遊至
梁而還丰姿峭岸言辭粹雅夙有林泉之尚遭時承
康獲遂斯志嘗手植美竹高松蔚焉成林中歲著處
士衣冠杖屨其下每曰古稱樹德夫德如樹久而後
有託焉者此之謂也因自謂筠松云故今稱之曰筠
松府君者著其志也府君慷慨任真以信義自持能

赴人之急難卒然捐數十百金不吝也鄉里皆尊禮
之旣而縣令尊禮之府太守又尊禮之然卒不以干
令守是時邑中賢豪有金彥英陸大用陸有常者凡
數輩獨府君後起尤見重云人有侵犯府君者至再
三皆怡怡然受之曰是余先人之志也夫物之負氣
而來也甚銳徒爾激之必折折必有受其傷者吾須
其平耳當有愧悔之然其人有愧者有不愧者愈甚
者甚者後懼于法人曰府君以是遺之耳乃歎曰出
之必反爲之必受理有然者我固遺之邪君子聞之
益賢其爲長者是時郡邑稱長者莫先焉其於弟子



君諸孫必教之修仕學曰吾未嘗學問麤足自解然人何可以不學吾又不可以不教學學未必其皆仕也儻有仕者亦余之志也每見古法書名畫三代鼎彝器必重購之曰古之人非有甚異於今之人也然其技能絕者何也夫心以造物目以行之手以從焉古之人心如目目如手其志專而事不雜吾固不得見古之人吾徒謂古人之麤迹而置之甚不然也尤精於鑒賞歲月真屬望而知之是時號博古者必歸府君就正焉府君家居必鷄鳴時起衣冠夜飯畢則列坐諸子孫於一室畧叩其日之所爲曰歲有春春

者天之神也日有寅寅者人之神也故春氣不發舒者歲必儉寅氣不振拔者人必憤人憤於寅徒終日耳夫人日中氣盛有爲必成夜者人之所息者也宜有以思之思之則善從生不善從而識吾於汝曹非徒苦爲也几天文有變異必謹識之曰人者日月五行之分氣也氣行於地質凝於地氣變於上則質變於下顧其於地甚然因是以爲傲耳其所居墻壁處必有日月五星皆滿至晚歲益有見於其分際云每好讀書然不以求嘗自謂麤解其於農卜雜家多畱意焉然其行多合於古人之言不槩於道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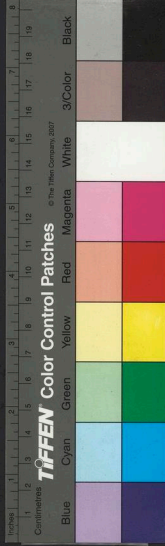


矣嘗論起家不以勤勞者必弗久也無故之利必弗
居也其論人物必質且厚者也聞人之有不善必弗
言有善必弗輟諸口也跡斯以往其真長者耶是以
采而著之嗚呼豈非乘運而生者哉夫繁言隱雅飾
行亂俗孔子曰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如用之則吾
從先進然則時固爲之所也非耶府君年八十有三
卒其配尤孺人家世嘉定父諱德衡又里中賢豪有
五男子曰太平定震寅女三嫁羅俊許容顧澄諸孫
十八人涵瀾泗淮淅淪沂深溶漢渭河溥瀚博洲汀
汶以某年月日葬洋涇之北原後某年又啓而孺人

稱焉后某年始克爲碑云

王侯去思碑

此上海王侯去思之碑其文曰侯姓王氏名卿字良
佐太原人也初有戎籍于弘農之衛遂以河南貫舉
正德甲戌進士戊寅夏來令上海蓋自德州之德平
遷也令上海幾三年有薦于 朝召爲戶部主事去
去而民思之侯敦厚質實所居不爲赫赫名其治海
也循循然因海之故而辦上官未之或知也侯處之
淡然不疑無甚高深城府人樂親附有以非意干侯
者侯瞠目視面頰然變竟不一語其人流汗走故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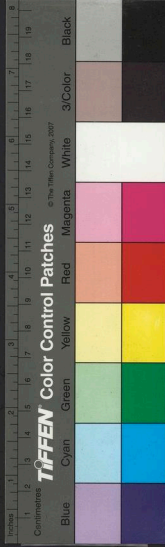
之去行李才數籠爾舉之若囊槁葉也民尤以是思
之武廟南巡道路洵洵有緣以爲姦利者侯抗諸
邀索一不應第曰車駕至日供不供有令也何先
事自擾爲竟以安堵他郡邑有坐是得譴者縣糧長
有曰闔頭闔頭者總攬聚斂之首人也其人必且材
技尖僕候伺人意隙中之大率官取之闔頭闔頭取
之糧長糧長取之民民輸十糧長輸六七闔頭四三
之歲罔虛日侯悉除去曰此假一手取諸吾無取吾
何闔頭之爲每歲里甲賦錢於田畝之官以充經費
曰櫃錢櫃錢者官操其奇贏而出納之諸行市賣有

折閱者有入空券而待命者候每公用先簿直之給
而後入歲杪羨餘且數請于上官歲連災或出櫃餘
賑之民以不傷時疫流行候操善藥作糜粥躬行鄉
落遍給之小舟獨行侍御簡少民初不知爲官也江
藩犯順人心騷動候諭衆曰江海潮汐非賊利也固
無慮奈武庫何吾且有備乃以告訐人獲罪者許以
鐵贖由是兵刃森然而民免科賦矣尤慎改作三年
無土木之役舊民復甦公宇解舍嘗曰取足居止已
矣至於出令則曰令何可遽出出必祈於行行必祈
於久朝自爲之暮自更之何以範民爲故終侯之任



君畫一焉雖胥隸坊甲之人亦以不譁嘗語諸學官曰松郡文名尚矣講習討論諸生所自致也規程以煩三博士恤其家禮其身令實主之何敢誣也會有計偕士窘於行者曰舉賢邑令責也舉而不能行焉用令爲遂捐俸若干贖之士用感激乃若稀簡權倖抑遏才頑理別寃滯躬親淡泊一用清淨之治海俗幾爲之一變其德遠矣深按上海古華亭也地盡東海耕織之力甲天下人易爲富其失也僭奢俗喜相雄其失也鬻訟禮讓之風少衰於曩日矣故海之政也廉慎儉信所宜先焉侯人品高有得於誠意之學

政言行威鑿鑿而感應隨之彼巧飾以捷取者繫民之心果何如也又聞諸唐貢士周曰侯嘗有言造化所甚惡者財也所甚靳者福也吾得之而不能享吾享之而子孫不克肖多多亦奚用吾見以利貽子孫而竟破其家者何限也嗟乎侯斯言也豈惟繫吾海之思哉耆老胡錦等合數百人發私財市片石以請曰陵遷谷變此石永存惟侯以永存深故史官也槩于所聞良是故得牽聯書之碑樹之縣衙之右以長海人之思嗣鄭侯洛書曰可矣徐侯昭遂以告成事云





之心果向吸也又聞前輩真士聞曰對嘗言鼓出
 烟言沐氣鑿鑿而如飄調之聲江瀚以封派音樂凡

儼山文集卷八十三

十 誄辭

愚菴李府君誄

府君蜀內江梧溪李氏諱吉安字邦瑞仕至 華陽
 正教授年八十解教授歸梧溪居溪餘二年以弘治
 壬戌九月晦日考終正寢州閭悲思朝野弔唁山川
 失色天日改觀嗚呼悲哉府君幼懷淑慎長益明哲
 有容有守乃武乃文抗師赤縣規輔 親藩立訓作
 則流風餘韻靡得而聞然者矣邇厥華胄蓋自吉遷
 逮于 皇朝世有聞人故兵科左給事中諱蕃之子

宋祥 儼山文集卷八十三



之心果向吸也又聞前輩真士聞曰對嘗言鼓出
 烟言沐氣鑿鑿而如飄調之聲江瀚以封派音樂凡

儼山文集卷八十三

十 誄辭

愚菴李府君誄

府君蜀內江梧溪李氏諱吉安字邦瑞仕至 華陽
 正教授年八十解教授歸梧溪居溪餘二年以弘治
 壬戌九月晦日考終正寢州閭悲思朝野弔唁山川
 失色天日改觀嗚呼悲哉府君幼懷淑慎長益明哲
 有容有守乃武乃文抗師赤縣規輔 親藩立訓作
 則流風餘韻靡得而聞然者矣邇厥華胄蓋自吉遷
 逮于 皇朝世有聞人故兵科左給事中諱蕃之子

今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都御史充嗣之父也初
仁廟登極給事公自漢中訓導上端本策十有六篇
驛 召見卽拜兵科所言皆國家大計剴切咸可施
行具在國史今尚書巡撫江南列職三事適 皇帝
繼統首伸大議八事開列裨贊元化功在 社稷孫
謀祖武父作子述抑亦有濟美者矣深故史官槩于
聞見况且密邇嘉定母族寓焉憶在童稚講說府君
之教訓媿美蘇湖餘波所漸私淑有年兼以末路經
于尚書公之後私藉憐蒙大獲知遇夫息陰者顧木
愛屋者及烏矧夫府君之德履不朽有圖敢闕其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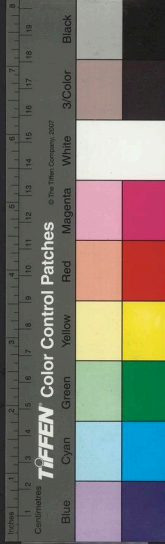
故乃造誄曰

於穆府君派姓自李粵有玄聖稱柱下史帝胃既降
夷于編里有鬱奮迹徙自吉水龍市載西內江梧溪
瞿塘地軸峨嵋天齊積秀攸蓄俾也可稽蜀富文藻
上當星奎 皇明御宇慶雲甘雨大科徵才以還隆
古李氏鼎興青紫俯取起家師儒陶鑄鼓舞逮于兵
科漢中弦歌脫穎奏書謂臣匪多十有六策 帝曰
汝嘉宜侍禁近徵起傳車董生不錄賈傳痛哭魚水
之投豈曰夢卜篤生府君如玉斯礪如材梗楠萌于
大谷至性夙成孝友鍾情烝嘗旣主慈顏獨承邈哉



堂構通嗣家聲詩書文藝疾世無名賓興屢起卒升
胄子科盈斯行學優而仕嘉定惟南在海之浹既樹
旣柔生徒蕤蕤往與明揚陟傳華陽主驕法棄罔念
作狂有搖內闔亦効閭墻府君束濕旣革旣張明明
祖訓縉禮大分有干者誅治遠自近至恩無親孰
曰敢愠深惟誨言追事懲忿旣復旣同府君效忠日
月云蝕君子之功無行不信有感斯通著龜傳保式
哉惟公有孤在疚負荷以手左之右之式先式後養
正以蒙可大可久危疑豁開茅土是有府君勤止倦
而還事挽畱莫回祖餞成市兩疏贈金穆生設醴圖

書在行箕裘有子惟時弘才翰林秋臺垂彼州郡風
操獨裁府君色笑喜聞屢來台鼎之勳淵源始開大
業有述將食其實朱顏素領金相玉質湯湯潄溪杲
杲愛日形以外休心以內逸僉曰景賢於萬斯年如
何不弔委蛻而仙風水遺恨山水餘妍景藏聲達生
直歸全嗚呼哀哉父子之間君臣之際授受之微進
退之制錄禮則裕得正斯斃豈惟哀榮且以厲世國
乏典刑士喪法程執行不式孰涕不零東吳南楚尸
像勒銘服有心喪囊有廢經嗟予小子職在太史述
德累行違敢舍是生世何遲聞風乃起緬託旒旒爰



述茲誅嗚呼哀哉

哀辭

陳翁哀辭

廣陵陳翁宗瑞卒之及朞楊君鏞其異姓姪行也悲哀思慕間走四方求文士悼之君子曰於是乎可以觀德矣世有歿也有子弗父有孫弗祖弗可期也陳翁獨能感及異姓之戚其於德可知已用終楊君之志作哀辭曰

施殫君之系兮爰得氏於有虞涓流之殿冒兮世弗斬於賢儒漢曲逆寔蕃兮魏之琳與唐伯玉翳廣陵之一派兮審未遠其裔屬誕毓靈於夫君兮眇千里之黃鵠宇魁傑以跼弛兮慕陶猗之所處遵海濱以養晦兮挾高貲而樂與端軌轍於室堂兮固廬閣之式也鼓螽斯以振振兮亦好還之極也惟惠澤之未究兮心怒焉其憂隱乃命汝讓兮賑積倉於饑魯女諫暨女詳兮纒篋裘乎汝父孫曰鎮兮曰銓博敏古以征前衆紛若兮承命合龜勉兮勵旃或侯封或幹蠱兮或頡頏於泮宮業雖殊而志一兮咸副望於有終君懽欣而遂適兮弛負擔於山之麓製綸巾被冕衣兮邀仝期而旅綺角柰羲和之逸駕兮歲冉冉其



在辰穴青山以窆塵兮如可贖兮百身輯素履於茲
生兮夫豈惟今之鮮伍思顏色於彷彿兮涕浪浪以
如縷評曰已矣山空兮來悲風青猿嘯兮丹楓日黯
黯兮雲濃思夫君兮傷余衷感舊事兮紀公跌鼯屨
兮碑豐隆揮浪眼兮將終思夫君兮首如蓬恥杖屨
兮將安從聯蘭桂兮森叢叢徵厚報兮蒼空思夫君
兮鞠躬

祭文

祭桴兒文

正德十六年歲次辛巳臘月辛卯日陸子自京師歸

桴兒 槐前日甲申葬我太史公遂舉而祔之殤位乃
故泣爲文祭之曰嗚呼予年三十有八得抱此兒一
何遲也汝才七齡棄予而歿又何早也汝之同胞兄
弟姊妹凡十三人是何多也今所存者一弟一姊抑
又何寡也嗚呼汝父汝母以此之故衰老侵尋使汝
有靈尚何心也往歲來京翩翩丰儀過客愛賞玉樹
瓊枝何生之奇也屢牽我衣勸我東歸謂兒孟浪斯
言有違今乃歸矣何昨之非也今舉汝櫬以從汝祖
早識孝敬斯曰得所汝復何苦也嗚呼

祭鄭可齋處士文



嗚呼可齋其可復起耶可齋之鄭寔出師山代不乏
賢作郡喬木至我可齋尤稱雅默克踵世範遠近推
服少事客游不妄交際而獨與予傾蓋相契予亦寡
儔欸洽無幾獨視可齋猶芝蘭玉樹也既而可齋以
取介受侮予爲白之而可齋之德予也獨深此亦義
所不容已也正德辛巳予還讀禮犖犖哀疚而可齋
遠過慰藉矜恤家居十載不煩屢訪每一聚首輒連
旬日藹然骨肉之誼也嘉靖戊子赴召北上明年遂
自 講筵左遷南劔可齋遠自海上操舟送之自吳
歷越 不啻千里南抵閩關繾綣難別每當祥風麗日

之辰丹崖碧潭之上尊酒短篇未嘗不與可齋共之
也是歲予遷晉臬明年遄歸是時可齋且病矣猶買
舟騎驢訪余海上是豈世情交合者耶既予入蜀萬
里間關猶能聞問迨予再上玉堂而可齋之疾不可
起矣嗚呼哀哉感念今昔惟餘涕淚再越歲年未酬
掛劍嗚呼哀哉遺孤單弱庇護未階盟社猶存尚念
世好耶予且視二孤猶子若孫也忍忘吾可齋耶忍
忘吾可齋耶嗚呼九原有靈可齋其歆予之言否耶
尚饗

祭少師大學士邃菴楊公文



惟公一代偉人四朝元老出入將相丞疑師保蓋天
之生我公也固將以爲世道計若乃公之所享實盛
衰升降之幾胡蓋棺之已定猶未辯乎是非嗚呼哀
哉盛德大業完器兼資謀斷並出公實多奇故渾厚
宏博所以養天下之元氣而變通神化足以繫斯世
之安危豈道大者難容而忠誠或以兆疑嗚呼哀哉
本朝學術執使之昌前輩相業誰云最良昔三楊
之藻潤共建績於渡江建李薛之醇正式以增復
辟之光何我公之博達兼數公之所長嗚呼哀哉人
亦有言萬里長城五百之運賢聖合并縱后皇之孕
育固不知幾年而後成儻求才於夢卜亦將合千萬
人以爲英公今已矣百口難名九京可作執鞭爲榮
此舉一世之所同悲而尤門生故吏之至情也深早
承陶冶遠大是期動輒得罪徒負教知定芳晚登公
門特荷恩慈幸託公之末照每相顧以得師忽山川
之還氣指天日以何私當輻車之在駕奠一觴而陳
詞嗚呼哀哉淚止於斯

祭少保吏部尚書白巖喬公文

惟公具經世才實天下士功施社稷名垂太史公孤
卿佐臺省部寺進退出處俱關國是文章翰墨六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有從足不能舉酒絮千尊殺醜于俎千里臨風舉目
凄楚洋洋如在鑒此心管尚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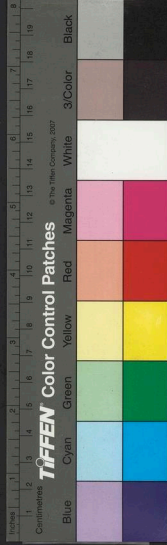
祭封君誠齋崔公文

維公維海宿望商顏高風清時人瑞 聖世伏龍脫
穎蕪苑飛聲學宮仕親民社志抗噉松不大厥施以
成其子華國有文直筆在史爲天下師遂掌邦禮鸞
封鳳誥公竟不俟嗚呼哀哉深慕荆有日許劍未酬
遽聞訃告悵望十洲天風海濤若助隱憂尚有恩波
永賁林丘嗚呼人生所貴者壽公壽絕倫望百逾九
垓溘塵寰與化爲友芳靈洋洋歆此絮酒嗚呼哀哉

尚饗

祭閣老石齋楊公文

惟公兩 朝師傳一代忠賢身騎箕斗氣作山川 深
禮闈門生最辱知憐相從館閣餘二十年白頭萬里
謬寄旬宣過公鄉縣桑梓依然感念今昔有淚如泉
嗚呼哀哉萬世在後萬世在前誰爲此謀悠悠蒼天
嗚呼哀哉尚饗





觀也東楚萬世金針萬世金簡編錄此其意也昔人
 鬻書信宜巖公濼湖桑梓於然颯念今昔宜耶岐吳
 豐聞門圭鼻翠喉綴琳銜誦閣箱二十年白醜萬里
 勤公函一博福壽一外忠賀良福其半藤山山川翠
 水書祭閣米以齋縣公文有...
 尚鑒

儼山文集卷八十四

雜文

浦瑜

陸子生於海濱而家

堙而浦代志曰楚時

遠四方適吳觀五湖

梁然後知水之為理

縮吞吐匯為汀洲帶

色漫流四溢而不見

盛蛟龍龜鼉變惟百

黃浦之上浦故松江別流江

會申君黃歇所鑿因姓其氏壯

區北渡大江逾于河達于呂

也海水際天浦水朝潮夕汐盈

以百里湖水汪洋渟泓萬頃一

其淡也江水夾以連山源遠流

出而獨力東注河與江埒而源



觀也東楚萬世金針萬世金簡編錄此其意也昔人
 鬻書曾言公濼潮桑梓於然颯念今昔宜耶岐泉
 豐聞門圭鼻翠喉綴琳笈誦閣箱二十年白醜萬里
 勤公函一博福壽一外忠賀良福其半藤山山川翠
 水書祭閣米以齋縣公文有...
 尚鑒

儼山文集卷八十四

雜文

浦瑜

陸子生於海濱而家

堙而浦代志曰楚時

遠四方適吳觀五湖

梁然後知水之為理

縮吞吐匯為汀洲帶

色漫流四溢而不見

盛蛟龍鼉鼉變惟百

黃浦之上浦故松江別流江

會申君黃歇所鑿因姓其氏壯

區北渡大江逾于河達于呂

也海水際天浦水朝潮夕汐盈

以百里湖水汪洋渟泓萬頃一

其淡也江水夾以連山源遠流

出而獨力東注河與江埒而源

益遠流益盛洶悍若怒呂梁水搏山而行崖石鎖鑿
飛沫勃湑鶴蕩出聲
深也河至長也呂梁
不能湖深不能江長
然被之以長風則驚
無窮又似湖獨流
空倒嶽雖呂梁或不
性好水常慕遠者
此而歸復返浦上之
者茲物是也又聞第

而後知到焉亦一覽而已
者深且長者及東出
廬歎曰天下有本同而才異
亦似海天開浪恬其出
與河至於潮頭雲排
酒奇不能呂梁奚取焉雖

之信觀者未及刊
是故忽於近者非知
序交

序交 贈劉子

大江之西有士曰劉子某與江東陸深友數歲矣而
未有合於時也惟劉子遊南雍深聞其人而願交
焉辛酉之秋走舍與劉子講相見之禮是歲深領
薦北上取道江淮會劉子於齊魯之間居京師與劉
子隣寓間日輒會已而深南歸與劉子別劉子避暑
燕臺乘秋而還觀鄒嶧望尼泗沂呂梁之波絕江南



渡登黃茅諸峯經吳太夫人於廬陵再別別而又會是未可知必有合也每別劉子嘗樂與劉子會而悲留何也始深之聞劉焉方行古貌既交得會爲別最久而劉子益以約而文章益工獨

本原浩然有求而西再會於金陵歲暮歸省成展復會於京師然遂別每與劉子會必有言言所得有所得必以告也故然竟不能使劉子一日放浩博及是京師再會劉子涉歷之餘剝落華飾

珍錯之雋不若穀粟之爲用也適口之奇不若克腹之爲味也深方俛焉未有所以適將於劉子是賴而劉子去矣故敘以爲別使有考焉

讀春秋正傳雜記

春秋聖人之刑書也康節雖有此言蓋指齊桓晉文之功罪重言之春秋豈止爲刑書哉謂聖人專爲刑書尤不可禮一出則入刑此言猶可謂犯禮則得罪出刑則入禮此言不可世豈有才脫罪便能合禮之人乎今法家除議輕重罪外有一等供明人是出刑矣謂皆合禮得乎其本意謂刑禮相反而語則滯矣



禮也者屬人事止可謂天理之節文若謂禮卽天理又謂天理卽天道愈支離矣知我罪我之我夫子自謂也豈可謂我衆人經云葬我蓋彼己之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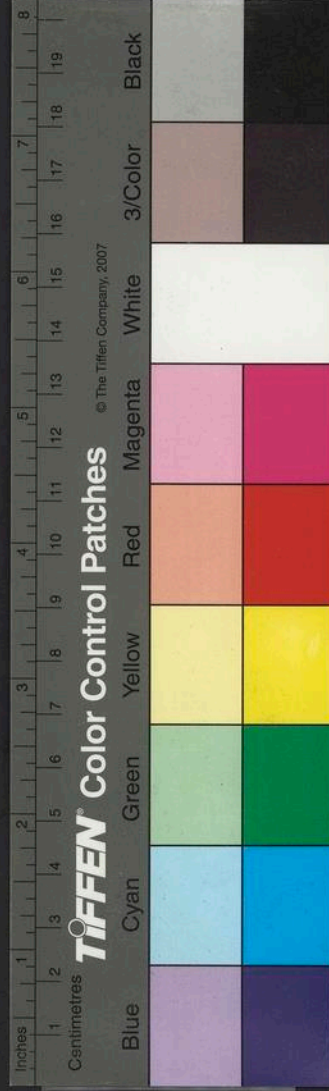
讀老蘇文

嗟乎知人誠易哉諺云唾烏事誠有之夫烏惡聲也本以先儆人若或德之然人未有不唾焉者也王安石在宋時方其沈滯下僚天下人識與不識惟恐其不得爲宰執蘇明允深辯其姦至今以爲刻薄論也似矣使所謂刻薄者當時得聞於上上之人姑聽不盡用安石後來豈有熙豐靖康之禍哉不爲家國天

下惜大計而爲一布衣惜小嫌謬哉忘一己之私奮然爲世發幾先吾於明允有取焉蓋不謂其已中也

硯室志

虛靜子有古硯作木室貯之其製方其廣袤視硯其高寸有半廉隅蘄然過密數十發而視之曰硯美也却而望之曰美則美矣室少引矣弗稱也夫虛靜子惑焉命匠氏將改爲之匠氏操斤而進睢盱而歎曰是所謂甘苦得中高卑合度者矣將其蘄然者累之也乃剗爾觚乃斲爾稜而寸之有半尚爾爾也向客遠而睨之已蹶然曰乃今式矣虛靜子曰圓之可以



徒合也如是夫

學說

君子之道莫先於學夫器弗飾不完事無法不成方圓就於規矩射者存乎彀率猶之於學也學之時義大矣哉繼往聖覺來裔參天地贊化育皆學之功也堯舜由是聖賢由是不由於是則桀紂幽厲愚不肖君是其甚也顧世之學亦多岐矣孰不自是哉宜君子辨之早也彼其含華茹英雕肝鏤腎浸淫百家模擬六籍鏗鏘瓊玉宮商金石高辭與義連章累牘浮績積采傾耳炫目文辭而已焉者末也考證製作推

合陰陽堯文舜治禹畫湯章禮容聲樂鍾斛斗量因襲沿革纖悉精詳上稽千古下辨百王制度而已焉者迹也履斯載籍口含經史聖作賢述野纂國紀仰淹墳典俯囿諸子意象靡遺何文不理該洽通貫歷歷可數記誦而已焉者陋也若乃脫裂文義凌躐等節灰心幾于聖功速化類乎上達異端之道也耽於訓詁溺於言辭描寫模擬之真依稀假借之似支離之徒也若疋者匪弗學也由前言之則不全由後言之則不正君子之學以全爲貴而要於正明諸心盡諸性以達誦天而已矣雖然泛而爲之無其序不可



也且夫性自心所具也天者性之盡也心外無性性
外無天學之者其始諸明心乎本之戒懼以求其密
繼之體驗以止於是極之擴克以滿其量由是七情
不鑿而五性具矣萬化出矣事天之功於是爲大所
謂繼往覺不參贊者不於斯而備之耶夫是之謂學
難之者曰賢之學以致用也學而弗用焉用學應
之曰事必體用斯由焉不惟其體惟其用循之室
而無基步不履難矣哉故心者身之體也身者家
之體也家國之體也國者天下之體也孔子之於
大學其論齊治平必先之以格致誠正是固用之

聖人作經詔告萬世正學門戶惟茲肯綮子
知華以近裏美矣循子之說固將舉六經而盡棄
之耶曰非心之謂也凡學以爲身也爲身以爲心也

書皆爲養心設也徒玩其土苴而忘其精粹反之此
心不有須焉吾恐群聖人作經之志荒矣望於天下
後世者孤矣彼禪寂者吾固非之章句之儒亦所不
取也曰名物度數古今事變不格其物曷窮其理徑
約之患罔子之說啓之矣曰不然物必有理理必有
義雖變故不齊斯二者不易之論也誠使吾之虛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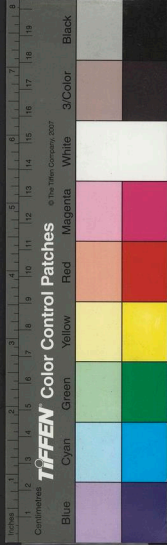


者無以且之絲焚蝟興安所折衷哉物不爲吾用吾
反爲物用矣况學之貴於全者亦非獨畧於是也顧
末不先大後不加前自然之次也孔子曰志於道據
於德信於仁游於藝夫是之謂善學於乎論學至於
孔子萬古之法程卓乎不可尚也

又

於戲三五靈灑誕毓爲人圓顧方趾效法乾坤反身
而取畢有萬備奄然存化達物不遠斯曠學之過也
學自養黃以前遐哉漢乎斯文旣興列聖授受殆夫
情 中之訓益有論說矣雖學無費詞而教以言

聞達使之然也自周而下由孔而上則淵旨微義森
若繁星洋洋乎總厥大成金聲而玉振之也孟氏而
后學就絕統嬴秦斷然棄之漢氏質而陋於聞道唐
人華而不實風斯下焉皇天相宋聖學勃興濂溪潯
其源伊洛助其流推而上之直追孟氏盛矣哉游揚
而往馴致末異譬之膏田莠稗與之俱化矣考亭夫
子寔踵其後左排右駁口喻手補復求諸義理之中
而得之知行並進內外交養文質彬彬稱君子矣不
一再傳竟墮卑萎殆終宋之世焉元處士劉因敘學
博而寡要去之亦遠我 明純德靈鬯克享后皇糾



和翁淑篤生哲人今耆宿在朝正學宣朗余小子忝
際遭逢願吐曾臆敢就正焉作學說

自訟

汝驕汝矜既墮既輕謂汝多能而病人之不稱謂汝
多辯而屈人於無聲多能害道多辯近刑勿謂汝少
三十而立策名持祿汝定何德薄蓄厚施寡種多穫
汝甘於小成是謂狼疾朝聞夕死云胡不力

自警

孔曰默識孟云勿忘夜氣既斲山徑則荒苟外物是
持則內焉必亡雖相文之盛魯史猶譏其未王堯舜
之道本於孝弟文王小心昭事上帝暗室大庭孰云
有異知而不爲是曰無志唯無志之人適足以償事
汝奚不曰我異於是

責志論

天下之事成於氣之克而敗於氣之餒夫三軍之帥
至勇也可以奪之金石至實頑也可以開之天地至
幽且遠也可以格之是孰使之然哉氣爲之也苟無
是氣四體在我有弗喻焉至靈如人有弗感焉雖褐
寬博有弗勝焉况於天地况於金石况於三軍之帥
者哉故曰成於氣之克而敗於氣之餒孟子曰其爲



氣也。至大至剛。繼之曰夫志氣之帥也。由是觀之。凡氣之克者。志之立也。凡氣之餒者。志之靡也。是故事莫大於氣。氣莫大於志。志莫大於責。夫志以令。氣氣以聽。志吾見有弗動。動斯臧矣。有弗舉。舉斯終矣。推是以往。何事之不可爲。何功之不可集。何習之能移。而氣之能勝哉。故曰氣莫大於志。顧人之情樂。因循而成。於惕勵棄於自畫。而獲於有所勸。嘗試之捷。而示之識。必專也。疾而覺之。悟必速也。昌被不飾。則刑畏神馳。衣冠以閑其體。珮玉以警其耳。采色以觸其目。則肅然穆然。常若大賔之是接矣。此蓋通中人而

下之故態也。故曰志莫大於責。雖然。氣以志克矣。苟無義理以養吾志。而以血氣輔之。則爲強梁。爲剛愎。爲暴虐。且將無所不至矣。故君子之責志。志於道。志於聖人而已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健者天之志也。故四時寒暑各司其職。而百物生焉。自強不息者。君子之志也。故修於身。刑於家。措之國。與天下者。萬世法焉。夫天之志。無事乎責也。君子之志。不待乎責。而自責者。也是知程子之論。非爲君子也。爲困學者發也。是爲論

四川與何總兵論西番用兵公移一首



爲照西番自古以來不能爲中國大患亦未嘗不爲中國患要在羈縻之而已往昔難以擧舉以我朝國初兵力之強御史大夫丁玉經畧之勤其終也亦惟給散銀顆至今各番藏之以爲寶是雖丁大夫威惠入人之深亦以賞之而已今爲撫剿之說者已失其宜而所謂無不撫之剿者尤爲不通之論蓋撫之不從而後剿之未聞既剿之而又撫之也且如土夷芒部已叛則剿之而改爲流官鎮雄府如烏蒙烏撒雖有兵端但撫之而已蓋剿則必盡撫則必賞故曰無夷賞番非漫語也今西番自有部落自成風土比

與土夷尚槩聲教者不同將欲剿之則不能盡將欲撫之則不可終故爲中國之計者必以備禦爲上策伺其犯邊則誅之因其款塞則賞之賞之者非盡賞也賞其款附者也誅之者非盡誅也誅其犯順者也若思爲拓土開邊之策生事喜功以僥倖於萬一則啓釁構怨孰任其咎耶麾下熟知番情忠勇素著當儕之古名將之列比與白面書生妄爲自用者不可同日而語見蒙 撫按批示開詳番情請條具誅賞撫剿事宜逐一開報以憑轉達訪得深溝一寨及據地圖詳觀山脉起自西番迤邐而來至於深溝地面



方始落下壁立斬絕約高三十餘里我難以仰攻而彼可以下據蓋彼反在內而我在外地勢則然譬如城堡可以內守而不可以外有也今縱一時攻破竊恐不可有也有之恐不可守守之恐不可久今若悉併財力建爲城堡西番暫且遠避俟我功成不過數十人至百餘人守之而已一旦驅其醜類乘便逐之殺虜殆盡如近日貴州凱口之事則地方之責又將誰任耶昔人謂幽州之地曹翰可取孰可守也竊意此地宜空之使彼不得而居我亦不必顧此孤危期繁梁裝塘之擾可免而華夷之界限自明且省後慮

此亦書生臆料之言亦希麾下斟酌以爲久遠之圖
備細開示以憑轉達

與四川巡撫論處置西番用兵公移一首

爲照今歲威茂用兵建議運謀身親行陣則兵備副使朱統之功爲多副總兵何卿始議不合後乃強從參將周繼勳中立二者之間其用事贊成則指揮龔銳也大抵此舉彌文勝而誠意微妙始事收功多涉誇詡若使四川諸邊尤而效之則挾忿自用假公營私而天下之禍始有不可勝言者矣重煩奏報奉有明旨臺下與人爲善欲使之因事有功甚盛心也



深等豈容復開妬婦之口第念國事至重終難隱
默公據副使朱統條陳四款內多支詞甚至自相矛
盾者往往而是反覆推詳乃其不能自安之本心耳
亦在所取惟有布政司錢糧姦弊多端必須請官查
盤下落方顯倉廉若少遲延必蹈往年五寨之弊侵
剝難明至三十餘萬殊爲不便

儼山文集卷八十四

儼山文集卷八十五

策 癸亥南監季考

問國學之設所以維持世教造就人才非徒爲
粉飾太平之具也自昔以來其建學之制與
爲教之法育才之効互有不同則游於斯者
皆不可不知也請以所疑從諸君質焉孟子
論學推三代所共宜無異名也而禮有上庠
東序右學東膠成均辟雍之異何以不合於
孟子孔門傳大學之道不過三綱八目宜無
他道也而禮有三德三行六藝六儀四術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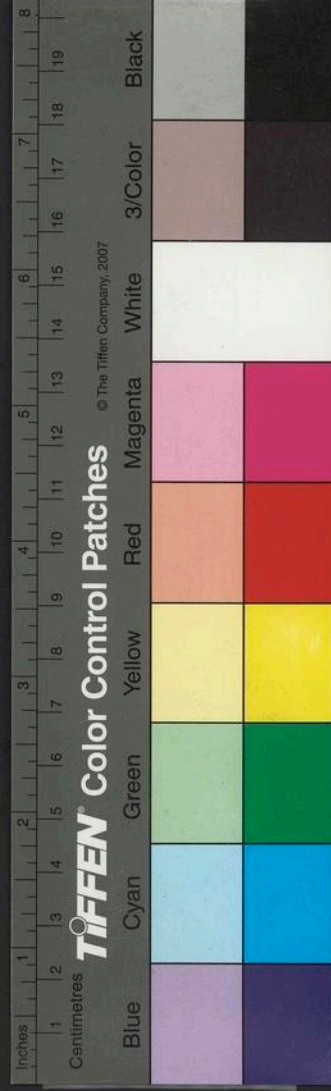
深等豈容復開妬婦之口第念國事至重終難隱
默今據副使朱統條陳四款內多支詞甚至自相矛
盾者徃徃而是反覆推詳乃其不能自安之本心耳
亦在所取惟有布政司錢糧姦弊多端必須請官查
盤下落方顯貪廉若少遲延必蹈徃年五寨之弊侵
剋難明至三十餘萬殊為不便

儼山文集卷八十四

儼山文集卷八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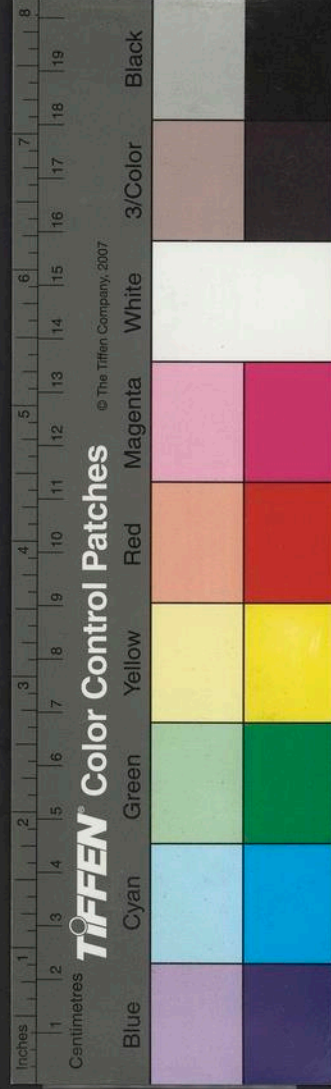
策 癸亥南監季考

問國學之設所以維持世教造就人才非徒為
粉飾太平之具也自昔以來其建學之制與
為教之法皆不可不知也請以所疑從諸君質焉孟子
論學推三代所共宜無異名也而禮有上庠
東序右學東膠成均辟雍之異何以不合於
孟子孔門傳大學之道不過三綱八目宜無
他道也而禮有三德三行六藝六儀四術四



教與夫樂德樂語樂舞之目何以不同於大學師一也而有司樂樂正師氏保氏司成司業之職何以分士一也而曰選曰俊曰造曰進之義何所取周之五學與漢之三雍唐之七學宋之四學其數之不同亦各有說與今太學之六堂其亦有同於古乎不也古之士以德業相先今乃行業不修惟筭撥歷之月日豈以是爲惜寸陰耶古之學以明經爲務今乃經術不講群爭短差之甘苦豈以是爲奪錦標耶欺誕相習每稱病以免坐堂奔

成風或附勢而求速化憚拘束而樂放縱
遊勤勞而求安逸若是者可望其有成材乎
茲欲變化士心作新士習使爲師者各舉其
職不爲倚席之博士爲士者各安其業不爲
城闕之子矜爭先於學問而資格之不計相
讓以道德而奔競以爲耻不負菁莪之化聿
成棫樸之材何所施而可 國初積分之法
可復舉乎湖學經義治事之教程子吏師禮
賢之議亦可用乎抑別有道乎前代太學諸
生有舉旂而救鮑司隸者有倡義而不汚朱



泚者有殺身而爭宰相之用舍者有捲堂以
論丞相之起復者其忠義節槩爲何如不知
其人亦堂筭撥歷而爭短差乎諸生皆四海
之英膺而舉而來肯自處若人下乎願一吐
魯中之言老夫當斂衽以拜下風

堂讀賈生書
不陋其辭之陋也美才如誼何患
患不用如其陋過矣暨得觀先
正言
而量小痛哭流涕於初見君不祥
則快其言之中也由今觀之乃大不然夫奉公履
忠臣子後節引墨循繩士女美行此特中才之的耳

非所與論於賢知之對也是故士有側行逆施以適
於道道喪法弊然後大臣敢與天子抗議以行其志
故曰賢者作法愚不肖者拘焉誼之悲千古之痛也
今夫太學者豈惟賢士之所關哉民生休戚之所關
也世道升降之所關也何則今日之生徒異日之百
僚庶府也天下之事待人以集集事之人有不自太
學出者大都四之一耳一不勝四雖盡歸之太學亦
可也不儲其才於未用之時而欲較其功烈於既用
之日斯是之謂不耕待獲胡可得哉古者太學之禮
雖詔於天子無比面所以尊也降至兩漢三老五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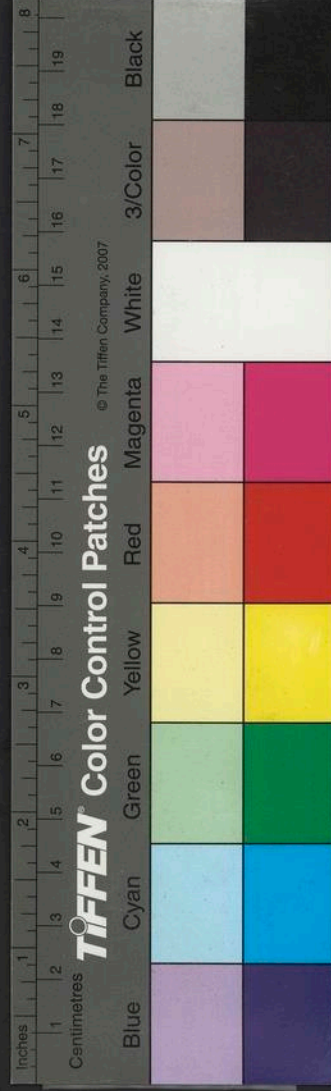
不失古意歷代之所禪隆封厚者獨一此爾恭惟執事蚤學聖賢望隆台輔有年矣竊恐門生故吏之言不信於天下故不敢頌稱功德由今天子任執事之意可謂重矣虛位三年溫詔接踵自我入朝以來未有盛於執事者也而執事其亦果不負此任也哉愚生雖在草莽亦思咏歌聖明以侈師道之得人况得躬逢其盛與係籍弟子者哉草莽咏歌尚期儼於執事以露諷諭近在門墻固當一躡忌諱而言之此而嚶嚶是重負執事也固欲一言又恐先動賈生之哭所以睚眦躑躅而不敢者於茲兩闕月矣雖

然執事方有問焉宜終不得無一語也日者季試策目愚生竊得而伏讀之一則曰諸君二則曰老夫何其言溫而氣和憂深而思遠矣執事不負明天子者其不於此畧見一斑也哉伏惟明問自昔以來建學之制爲教之法得才之效皆生輩所宜知於是舉疑義數端以詰於乎執事之心所謂待人以不薄者矣愚聞隆古之日人之生也自能言能食時有教以至成童弱冠之日有學故自八歲入小學迄乎入大學之年中間訓詁名物固皆口誦心惟章析句通由是而徃盡天下事理次第而學之積以日時高深上



下靡有或遺及其隨用也舉而措之是故風尚淳厚
禮樂宣著此古之教亦古之道也執事慮今之學非
古之教以古之道繩今之人乃先緩辭括義以驗其
體然後與論天下事以博其用自愚觀之學以識治
爲難而記誦辭章不過格致之一端爾諸如彼類皆
愚幼讀其書與學於其師者姑俟終篇以獻未晚也
苟於名物度數之間徒舉先儒之成說至於紀綱法
度無通融之術者世之君子固有拾芥高科而才不
應一縣吏指揮子子而步趨予予比比僨事者愚未
意不刻骨剜心以惻隱之也夫泥於古而不通於今

者謂之腐儒熟於世故而暗於道者謂之俗吏二者
皆君子所弗學也伏惟明問行業不修惟筭撥歷之
日月經術不講群爭短差之甘苦嗚呼是固宜執事
之所爲驚恠而亟問也諸生入太學者皆由貢舉德
性就矣學業成矣登庸將矣烏乎然哉嘗觀天下之
勢人情而已情之所安不能拂之使違雖有堯舜之
知湯武之勇若使逆人情而用之斷曰不能也亦文
禽獸無異聖人製爲冠帶衣裳之冠帶衣裳本人情
之所甚安也若被之土石草木掩蓋之而已其有不



勤勞而求安逸於乎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今日大學之教其諸異乎古之教者矣所存者獨文學一科耳其又異乎古之文學者矣愚生自入大學以來竊嘗用情焉其所見聞者不過曰某長於舉業可以取捷進士也從而禮貌之某熟於時文可以雄長場屋也從而援與之教之者如是而已未聞某為道德而被一褒也某學聖賢而博一譽也豈群然數百入之中曾無一二輩以當其選愚不敢厚自誣於一世也况科舉之業係於人者其學也有至焉有不至焉聖賢之事本諸天者

是惟無學學之

大抵科舉之學易而聖賢之學

難又舉世皆好科舉

而不好聖賢則人孰肯重遠天

下之所好以獨攻一

己之所難能自拔於流俗挺然

風氣之表世寧幾人

故且夫文人無行自古為然蓋

其究心枝葉而遺棄

本根游藝之日長而依據之功

少今縱不能直示學者以本根之地顧為之揚其波

助其瀾明知其人之不可與言也而徒重其文辭彼

將曰吾之醜吾之文足以蓋之也有愚不肖者從旁

熟視之亦將曰某且如是猶齒于人吾亦為之無傷

也轉輾效尤人將何憚而不為乎中人之性非有所



勸之于前與有以懼之於後不能動中矩獲士習之不美有由來矣伏惟明問變化士心作新士習使爲師者各舉其職不爲倚席之博士爲士者各循其業不爲城闕之子衿爭先於學問而資格之不計相讓以道德而奔競以爲耻何所施而可愚聞聖王不沿禮樂以爲治君子不襲故常以立教何也道與時常不能以偕行故也執事潤學教之陵夷奮然左提而右挈之愚以爲執事人也又得其時竊所望焉必欲遠追三代坐享人材之效此其事係愚生更有論撰在度不能卒然行之則大學與銓選相通欲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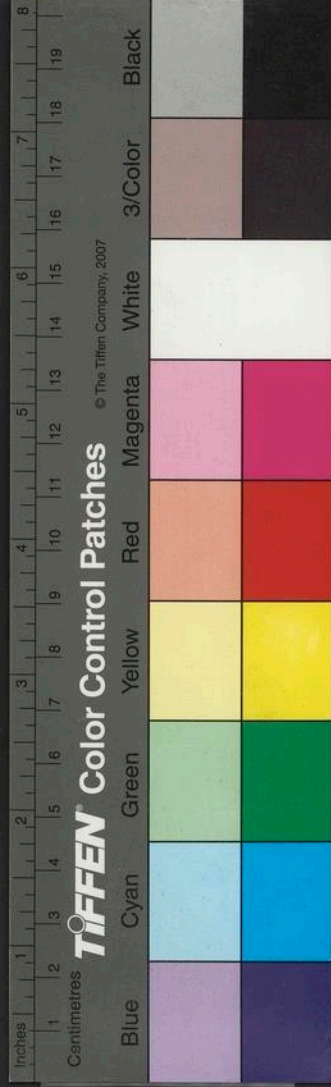
大學必變銓選欲
銓選必變科舉此非有願治之
聖君與得君之賢相大約更張之漸以三十年之久
不達故曰不能卒然行之也茲欲行國初積分之
法復宋儒湖學之規意直謂其勢亦有不可遂者又
何也積分之法卽前所謂通銓選者已以今日之資
格行國初之積分則士有老死成均者矣豈其本
願哉若宋胡瑗痛詞賦之弊其在湖學矯之以經義
治事夫湖郡學也當是時師有定教弟子有定學故
安定之門人出而天下之人才廢矣慶曆中嘗頒其
法於太學然宋朝三舍之法猶有小成大成之遺意



故士多有至數年者蓋經義治事之學非可責効旦夕之間日久功到庶幾有成然宋人亦但著爲令而已未見其能舉之豈非鄉學與國學不同師雖有定教而弟子無定學故也今日之事則又不然入太學者有所謂水程事故之日其實歷也有數月者有上周歲者最多者不出三期月之外又有課試之累又有薪水之勞其間實力於學者幾時哉夫苟用之亦揭虛名而已有益上下未之有也夫人居家與居傳舍異傳舍常思行居則安業今之太學今之士之傳舍也故曰勢所不

者此也獨二程禮賢吏師之

議爲可用於今日耳雖然立法貴於濟事不貴於紛更使法立而人駭駭則疑疑則不信不信則不用要在因其勢而宜之若禹之治水然豈獨禹之治水哉三代聖人用此道也且夫忠質相因忠弊則揅之以質質相生質弊則揅之以文是故其人不駭而亦不知其法之改也燕趙之人生不識舟楫一旦至於具區彭蠡之濱望帆檣而疑矣及觀其出沒風濤縱橫上下則足顛背汗而吳楚之人固有以舟航爲家者耳目不同也甚哉耳目之障蔽不可以易而祛也若驟相期於言意之表其不爲燕趙之舟楫者幾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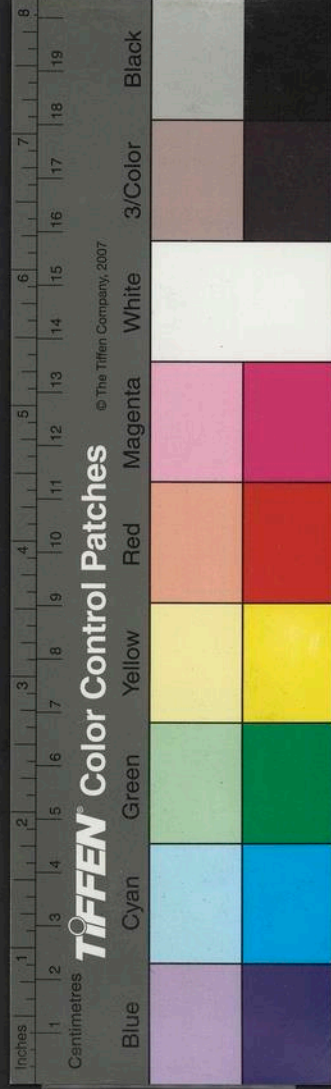
今日之太學謂宜以今日之宜處之今日之宜畧有四事愚請言之一曰大學術以救科舉之弊愚聞古之人無不學也其學以二十五年之久然後仕焉既仕也惟才是任無所謂資格也是故伊尹起於莘野傅說舉於版築太公興於渭濱始也養之如此終也任之如此今日科舉既得出身之餘惟論歲月官資而已竟不問其學何所本才何所堪言及於此雖欲自己其流涕痛哭不可得也上之人既以是待天下之人才所學視有司一舉業之外少留意焉雖然舉業本意未始不善何則本之經書以觀其義理之

學叅之論判表策以觀其理治之方胡瑗所謂經義治事者固以兼舉而並行矣 聖祖謀畫極有深意前輩先達功業頗高今日舉子不必有融會貫通之功不必有探討講求之力但誦坊肆所刻軟熟腐爛數千餘言習為依稀彷彿浮靡對偶之語自足以應有司之選矣學術至此其又可悲也夫今九州之廣四海之遠聰明才辯固自不少皆科舉之學誤之也天下人才不過二等天資明敏者上也學問後通者次也上焉者其於科第早得數年次焉者其於科第遲得數年大約如是而已矣早者血氣未定一旦心



與物交有引於功名有引於富貴間有有志學術而重為政事所縛者既有志又有地千百之十一耳是上焉者科舉誤之也遲者血氣既衰力不迨志是次焉者科舉又誤之也舉天下之人才皆誤於科舉如此不幸者不可追矣又幸而得入太學者正宜與之講明學術致力於身心而不徒詞章曹蕘於經濟而不但記誦知是行是雖歲月有淺深皆不失為君子人也異日有位可屬望焉若復程督舉業是以有限之功為此無用之事朱子所謂伎倆愈精心術愈下不若不教之以全其朴忠之為愈也何則舉業者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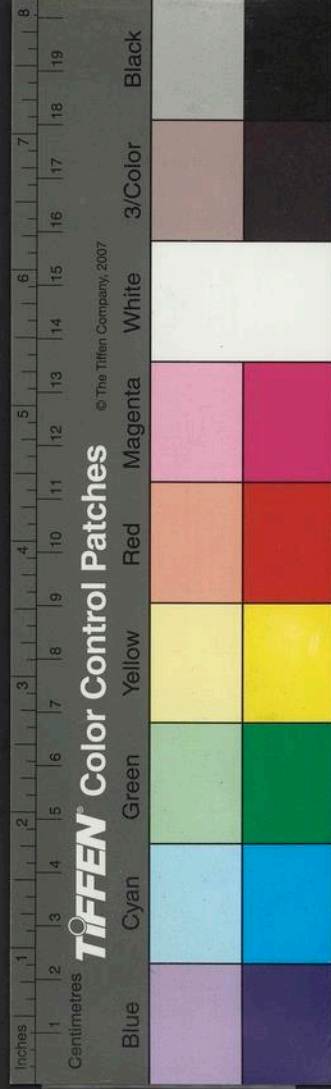
取之 升致理之路也其弊也浮華而無實用揀之之地在今日之太學耳蓋鄉學所儲未成之才也太學所養將用之才也二曰開薦舉以寓激勸之微權國家取士於科貢仰視前古似為少狹然亦足以周天下之用取才期於足用而已矣又况太學之士皆名待用薦舉若無俟也此有說焉 朝廷官人制為等差曰守曰令曰藩曰臬曰卿曰大夫曰公曰孤異其章服辨其資階此皆非其人性分之所有也蓋假此以妙其用使少者賤者俛然知其尊且貴而服役之其中才者則又歆豔而企及之故曰爵祿束帛



所以磨世厲鈍也以執事之碩德重望試於大學之中
孰視嚴察其終不負執事者歲一二人特章論列
之雖薦未必用用未必顯天下已曉然知大學有薦
舉之路孰不樂居之括磨拔濯以應執事之選哉其
功爲不少矣三曰隆禮貌以愛惜人才愚聞太學與
百司非但勢不同其意亦不同也何則百司謂之政
太學則謂之教百司謂之治屬太學則謂之師生百
司有五刑太

剛有二物百司主法太學主恩今日
步趨拜揖一不敢越厥度高拱堂噲
司敢忘哉愚以爲不如是則道不尊

露威無益拜跪一切罷去以勵諸生
從容窮日以承執事之教愚以爲不
如是則道不行若夫高堂深陛不敢仰視固已扞格
不通矣良法美意安從致之孟子論政所以必本之
仁心仁聞也蓋養人才如養山林非但雨露滋之又
勿使牛羊牧之雨露滋之牛羊牧之竊恐滋不勝牧
矣其末也則在於變文體以救俗學之弊傳曰太上
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文非君子之所先亦君子
之所不廢也體關時理不可誣又君子所不得恣
也是故爲文之本於六經皆苟而已前代文體具有



成論獨宋南渡以後纖弱破碎議者謂其國體然也
元人承宋矯之以麤豪叫嘯益不足觀我朝又監元
人之失類以歐蘇為宗愚見世之好歐蘇也亦嘗取
歐蘇之文閉門而讀之未見其足法也喟然嘆曰由
六經而至歐蘇有之矣未有由歐蘇而造六經者也
夫歐之文溫其學勝蘇之文通達其才勝無歐之
學與蘇之才而為其文所謂效季良不得者也國
朝百餘年文運亨嘉宜在今日伏惟畱意焉蓋六經
者道德之淵藪也由漢以來用文取士不可改已不
敢不本之六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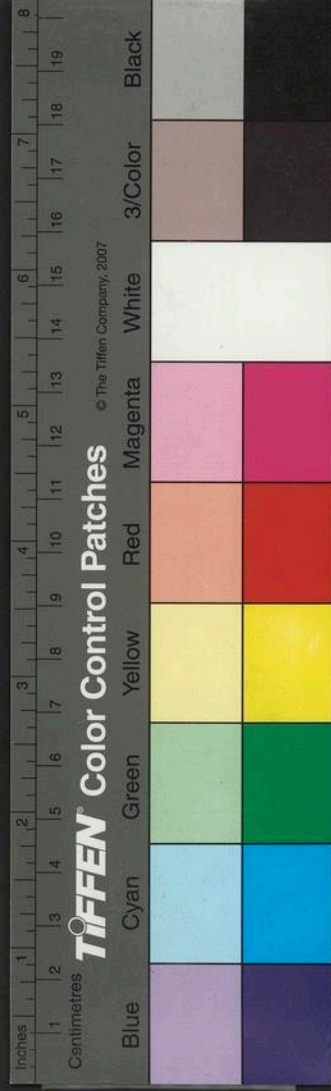
諸適都之人中道而迷其路有

人於此指之曰此南也此北也此東西也若人北征
猶可以達大道而之都如曰此有捷徑彼有便途吾
見其不東蹈海則南走越耳是沒齒而不能望都也
為文本經此正示之向方庶幾異日因文以見道耳
夫是四者愚昧不敢自必謂何庶乎人才學術可得
一變也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於乎
天下之事為之不憚其始之難而後獲其終之定必
探其本之故而後致其末之理是故為執事類數而
條說之以俟採擇焉若所謂學名者名不同而義同
雖謂之名同亦可也孟子蓋有見矣且夫成均者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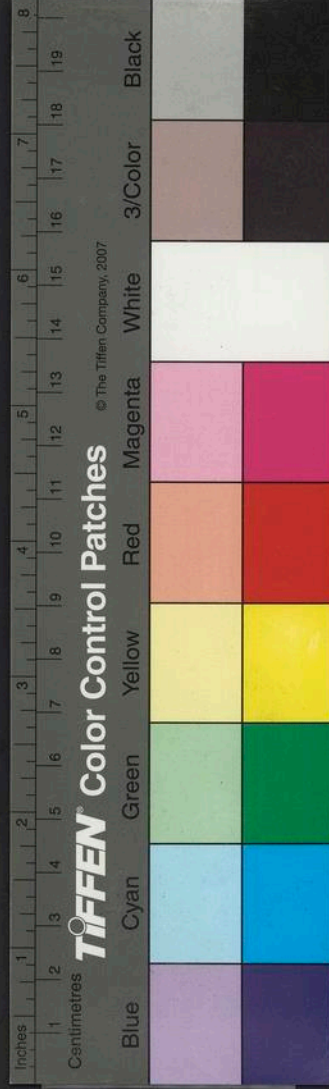
帝之學成之爲言就也均之爲言平也天之生才於是就焉天下之才於是平焉上庠者有虞之學序之爲言養也所以養雋德也東序者夏后之學序之爲言次也次序先王之道而學之也右學者殷商之學所以學士之宮也周制曰東膠又天子曰辟雍蓋膠之爲言糾也所以糾收學士也辟明也雍和也化道天下之人而使之成士也義皆主於教士非若專於養老專於教民專於習射其事分其義殊也大學之道載在周禮者則有三德三行六藝六儀與樂德樂語樂舞見於玉制者則有四術四教若多於孔門

之傳授然周禮王制所云皆修身之事或以道言或以教言實相表裏也所謂師之職愚聞古之教者不獨以禮而必以樂故大司樂樂正皆繫之樂也教國子以三德者師氏也養國子以道者保氏也司成之名起於唐蓋總統學政者也司業之官設於隋其本於樂正司業者乎雖有不一同職於教養而已矣所謂士之義者命鄉論秀才升之司徒則曰選士司徒論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則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則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則曰進士夫選者擇也擇而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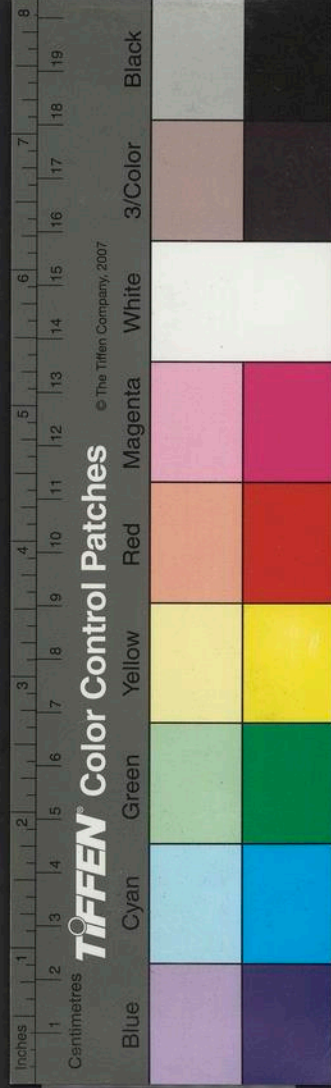
之也俊民之秀也造成也成其才也進者進而官之也此其義與所謂歷代之學者則東郊虞庠辟雍類宮周之五學也明堂靈臺辟雍漢之三雍也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筭學暨國子監唐之七學也太學武學小學律學宋之四學也數雖不同以愚考之其重在太學則一而已矣何則周之虞庠小學也類宮諸侯學也辟雍與東郊同地曰東郊又曰辟雍別諸侯也漢之明堂靈臺各有所事惟辟雍為養賢之地唐之六學皆領於國子監宋之四學今司業為之其亦隸於國子者也與今之六堂皆統於彝倫大

同而小異焉但漢之三雍本於圖讖之故唐之七學雜以一藝之名宋承唐餘猶存故轍我朝則以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為名直追三代而上下之今之士居之敢不顧名以思義此亦愚之志也伏惟明問前代太學諸生有舉旛而救鮑司隸者有倡義而不汙朱泚者有殺身以爭宰相之用舍者有捲堂而論丞相之起復者其忠義節槩為何如諸生肯自處若人下乎於乎彼數子者皆所謂遭時之不幸者也其忠義節槩誠激昂千古執事以為何道而致然乎夫天下之榮美人常不為者知不足也知而不



爲者知之未真也惟其真知是以力行數子蹈之也
竊嘗觀之西都學術去古未遠哀平之世猶有存者
故宜有舉旂之士德宗之世陽城韓愈繼在太學故
宜有倡義之人道學於宋爲盛故宜有殺身去國而
不愛者彼皆顯然知名義之可重而戮辱之爲甘其
爲之也豈有待哉求如古人亦教之古人而已矣夫
苟教之既已知之則必行之幸而爲賢宰輔爲良百
司不幸而見鮑宣遇朱泚目擊李綱之去國與史嵩
之起復則爲王咸爲何蕃爲陳東爲黃愷伯不難
矣孟子曰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有所養也若夫

不教不學之人簞食豆羹尚不相能安望其捐軀赴
死以扶天下之大義乎此則不知之罪也是故士習
不美是未教也教矣不率是未善也善矣不遷是棄
物也逆諸遠方終身不齒其亦古之道乎天理之在
人心不由外鑠寔由外亡是在執事覺之而已矣愚
生鄙野蚤乏父兄師友之功罔知避忌狂妄於大人
君子之側無所逃罪然自度惟執事可以聞此言也
幸甚先教而後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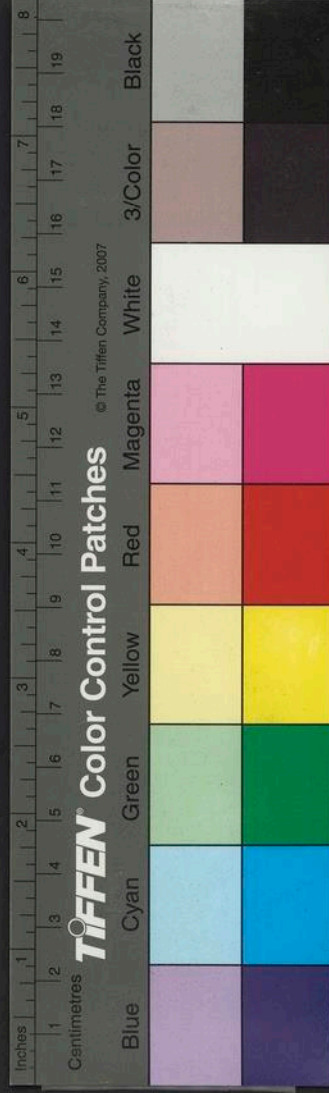


深在史館日嘗於同年崔君子鍾家獲見史通寫本
訛誤當時苦於難讀也年力既往善本未忘嘉靖甲
午之歲叅政江西時同鄉王君舜典以左轄來自西
蜀惠之刻本讀而終篇已乃采爲會要頗亦恨蜀本
之未盡善也明年乙未承乏于蜀得因舊刻校之補
殘刊謬凡若干言乃又訂其錯簡還其闕文於是史
通始可讀云昔人多稱知或有史才考之益信兼以
性資耿介尤稱厥司顧其是非任情徃徃摭撫賢聖
是其短也至於評騭文體憎薄牽排亦可謂當矣善
讀者節取焉已也

題史通後

按史通十卷舊本定爲三十八篇篇繫一事惟因習
分爲上下篇上篇舊稱闕文今本存三十七篇比因
訂正曲筆鑿識二篇錯簡乃類爲一篇以還之於此
未必其本書也而文無煩綴矣知幾之爲此書也高
自標致嘗謂國史以敘事爲工敘事以簡爲主故自
予長丘明而止皆涉評彈然此書之冗長亦不少矣
笑前人之未忘已事之已拙嗚呼修辭之難也如
此

題七賢過關圖



右畫雪景谿山樹石間爲關門下自關門騎而乘者
七人爲黃牛一爲騾凡五爲馬之蒼者一從人八各
有所負持爲琴書囊箱之類皆日用所需物若移居
然位置筆意頗有佳趣衣冠似魏晉間豈世傳所謂
七賢過關圖耶今爲樗仙王公進德所藏公方供事
章聖宮闈爲今上眷遇日向柄用其所嗜好者
乃皆琴書圖史之屬有甲第在東華門外清整雅潔
未嘗與俗人往來休沐之暇卽闔戶焚香彈琴讀書
或展占名人墨妙臨寫不釋手故書法迥麗遂成名
家與當代之張東海蕭鈞輩可以並駕也尤好接

賢士大夫

以座設榻皆欣然不厭煩予名自蜀

潘入掌大官

迺主其家每接緒論宛然一儒者乃於

牖間覽此圖

坐爲稱賞非徒以其藝焉而已公卽裝

池成卷求予題數字踰年而未有以復也按七賢過

關事無所考登竹林之人耶或曰卽作者七人爾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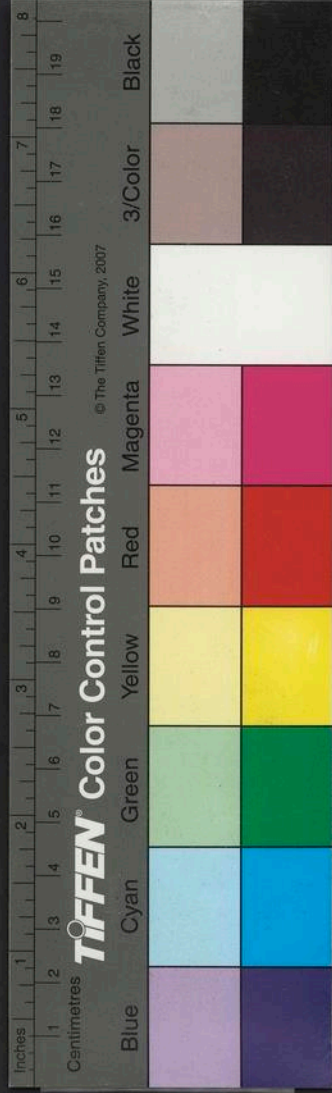
畫家多尚興致不屑屑形似要在得其意於筆墨蹊

徑之外可也公遭遇聖明參與帷幄密勿之地以

其愛畫之心而爲愛才之舉則天下必不至有遺才

如此圖中望望而去也予重以是望之

書偶軒先生小傳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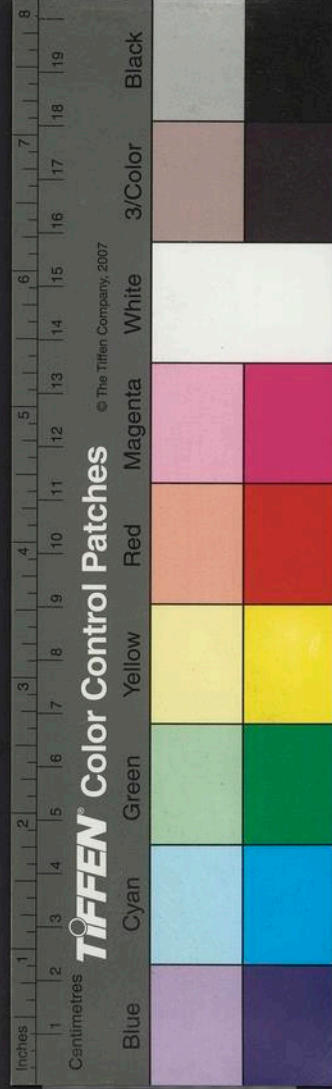


傳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蓋言有死道也何則置身
險阻犯瘴霧風濤之毒死一也抗手夷庭有跋扈疆
梁之虞死二也所死不同處死則一而已雖然唯仁
者不以夷險貳其心然後能委順唯勇者不以禍福
奪其志然後能明道故曰非體之難所趨之難也蘇
子卿陷身匈奴者十有九年當其犯險阻叢勝厄瀕
死者數矣世恆爲子卿重重其能處死也若偶軒先
生黃公之死於海非所謂仁者耶公死後二十年深
從公子今御史君如金遊公之從弟諱乾剛從公於
難者亦有子曰希英同舉 孝宗朝進士故深聞其

習乾剛雖無使責然因使而死謂之死於使亦
非所謂勇者耶公旣膺卹典久而御史君兄弟
俱以文學紹 聖愈遠則愈傳而愈烈可無憾矣然使
國乏忠良家 乏弟弟陷彼兩賢惜也悲哉

題蘿菔集

潛溪宋先生景濂開國文人第一百五十年來博學
洽聞未見其比也深讀先生文最早詩則無從得焉
妄意先生於此母乃小有所讓抑亦昔人所謂難兼
以長者近得蘿山吟藁五卷讀之鍛鍊之精工體裁
之辨治氣韻之偉麗詞兼百家亦 國朝詩人之所



未易盡知而又以愧深之寡陋徒相值於遲暮焉而未暇學也是歲己卯長至日書

書戰國策後二首

余家窮鄉又故農也素無遺書迨余又力薄故其致書比於他難也十五六時喜讀蘇氏書側聞先儒悉謂蘇實原於戰國因訪諸友人得一斷簡蓋齊策至楚策凡十卷受而讀之其事至不足道而其文則至

未世全也壬戌之春會試南宮始購得之

第南還避谷亭者幾兩月始伏讀之然

殘簡者多未竟

一論兩樞亡十五擬代

詞采無取富復

是書不可謂無意也正德

改元余第進

於同館徐子容借得善本

手自補校而余之所

則策者乃僅可讀於是竊

歎夫學欲及時而淵源不

云

爾以是書古昔大儒多以

橫之習鄙而棄之故

竟他士書中錯

劉氏會氏之手今所

曾本則鮑彪氏吳師道氏

為校釋蓋因劉曾之舊

而加密焉者鮑氏嘗詆高

為陋儒然鮑之高論自

專勤以聖賢律游談之士

及其所短而吳氏主於攻



擊鮑氏持論往往失之太過及有不若鮑之得其平者以因校讎之餘正其句通其訓詁而二家之言復時折中之藏去以便私尚冀他日之復讀也策首舊載諸序猥雜今定以劉序會序為冠其餘別為一卷以附其末云

題所書後赤壁賦

國初書學吾松嘗甲天下大抵皆源流於宋仲溫陳文東至二沈先生特以毫翰際遇文皇入官禁近屢遷為翰林學士故吾鄉有大學士小學士之稱民則不作行草而民望特習楷法不欲兄弟間爭能其

所有有如虎不馴之類江以後務為豐稔體以為織竹編葦有少而以民則赤壁賦為寫後賦以具蘇文之全兒曹耳

題誌窮錄後

嗚呼此安成之風化世所高士之所為歌詠敘述今焉深讀之既而後知天人之相為倚伏者昭昭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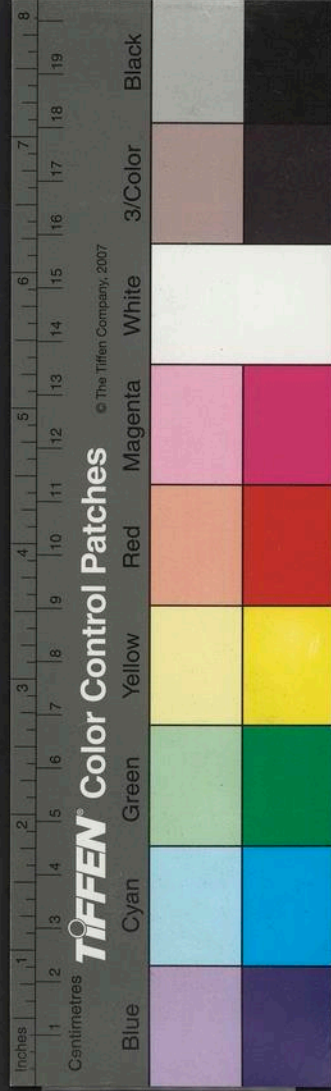


窮於此達於彼窮於今達於後窮於爲善必達於獲
福若是錄者可觀也已初安成之周族古而傳單三
贈御史梯雲公凡幾世矣計孺人之相梯雲公也年
十九而公卒卒之四十有六日而弓岡生是時舅姑
年五十矣夫一門之內祖窮於獨婦窮於寡子窮於
孤斯非天下之至窮者乎斯天也既而 朝廷旌門
矣孺人受封矣弓岡有子矣斯非天下之特達者乎
亦天也嘗聞友人呂仲木有五苦之論則許孺人造
周之功爲不細此則人也夫天之福善人之感天豈
不昭昭也哉方其窮時使孺人一念可奪則周氏之

一脈無餘矣雖天 亦將何所施其報乎所謂忠臣烈
士嚴師大賢節婦 慈母鼻祖孝孫孺人一身寔兼之
弓岡方以道德風 槩左右 聖天子功業日躋 恩
榮時頌上及厥祖 下膺後人則周氏之三世且將爲
三達矣孺人之於周功德何如也敬書諸末簡以示
有永

題方氏世像

自封建廢天下無世家五方之都會風氣通淺凋榮
最易獨重山深谷往往能養其渾朴之族而引之予
觀開化方氏此冊三朝之禮度數公之儀範若身見



其歷歷於一日間也思道尚思所以引其世哉

題李棟塘詩文卷後

嘉靖壬辰予歸自晉陽舟次阿城七級之間待水南

下時李侍御喻命西巡得朝夕談敘因出棟塘詩

文凡十巨冊皆代名筆展讀再三如入寶藏因以

歎侍御養志之勤予許為作傳先成二詩繼贈侍御

侍御仲子主感侍相與論文談道時時成一小詩皆

隨筆寫之侍御父

問所憎愛也

俱失相顧錯愕

者獲全相跡驚甚而予之筆墨一空侍御父子尤惜

之予亦促歸悵恍如夢既而南北不相聞者三月侍

御控訴天子再給符印俾終巡事便道過予東海

予為述懷并記一遭際如此

題張九苞高畫卷

此予同年張進士包所藏畫筆簡淡深遠無纖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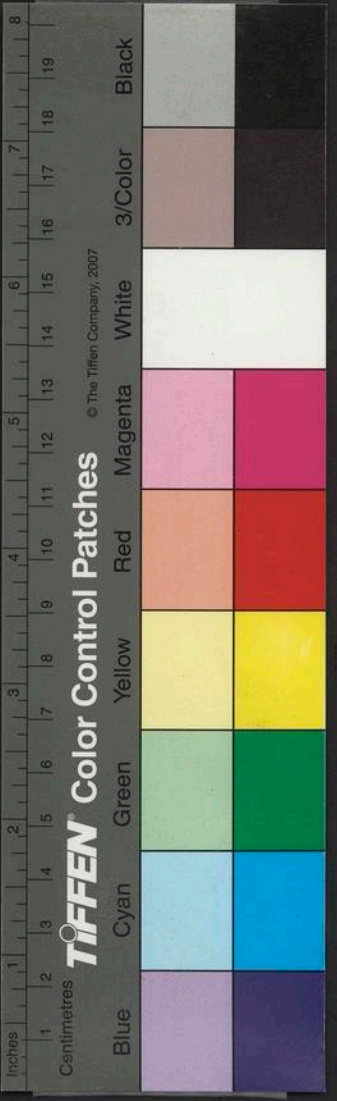
習氣房山以畫名盛時其人品亦高極為趙松雲

諸公推許是當為蹟但後所題至正丁卯殊為可

疑按松雲集載題彥敬畫詩一則曰堂堂侍郎公

二則曰尚書雅有霜操又曰與公攜杖聽潺湲則

更次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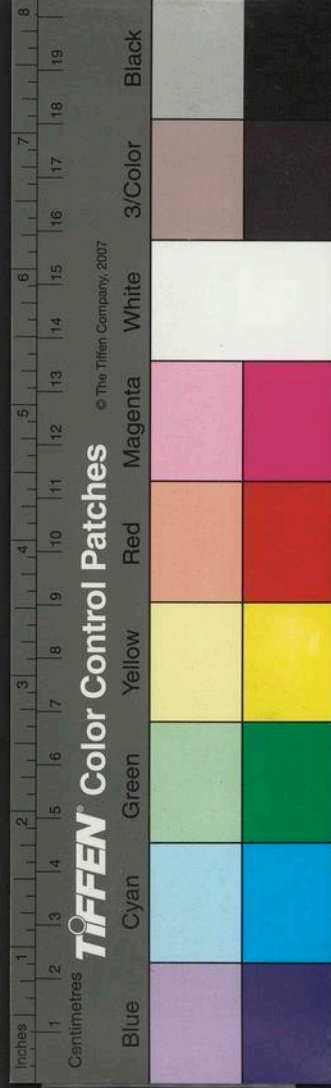
房山當為松雪前車矣松雪卒在元英宗至治壬戌
時年六十有九後丁卯九年順帝始以至正紀元不應
此時房山尚在也尤至正又無丁卯歲耶按史順帝
以癸酉即位改元元統又明年重紀至元后六年又
改為至正是歲辛巳也訖于二十七年丁未而元亡
後二十歲始得丁卯實我太祖高皇帝洪武之二
十年也不應復以丁卯繫之至正此其可疑者也豈
此書舊無題識後人愛而或以意增書之耶

書名藩至德

深既題名藩至德

什復序次所以以道君臣之分

嚴而雍睦之化大可以風四海傳百王無疑也顧詩
人之旨不自似於美盛德告成功之意有歎乃復申
為之說曰先王之制禮凡以修德也先王之修德凡
以永世也世之修短卜於德德之大小卜於敬敬之
存忽卜於心心之出入卜於人人以檢心心以主敬
敬以蓄德德以延世夫然後中氣應而和聲協於是
託之人文被之管弦薦之宗廟此帝王之業而咏歌
之至也周之先王蓋嘗卜世矣故其詩曰文王孫子
本支百世周之德至文王止矣故其詩曰穆穆文王
於緝熙敬止蓋言文王之子孫皆百世也百世之子



孫皆修文王之德也恭惟我太祖高皇帝神功聖德媿美文王盤石之宗屏翰皇室晉王殿下孫則六世也文之昭也於今天子分則君臣親則兄弟也一以世天下一以世其國帝德王道於是乎告成可謂以克永世者矣如此詩所歌玉芝白鶴有合於六義之旨趣此雅頌之道也將見前星有耀世府儲祥其世又豈特如周所卜而已則是冊者固將與河圖大訓同爲國之禘符豈但如周家所謂卜世而已以被弦歌薦清廟則是詩之義也深故不厭其複而以是終焉

書青烏先生葬經後

石世傳青烏先生葬經以爲漢人而史失其名間嘗取而讀之詞義淺於葬書決非兩都之製豈好奇者又有取於景純之成書剽獵撰次姑因葬書所引經曰者以傳會之將以誇世而眩俗中間雜以術士巫師之說而錯亂剗闕恐亦已非當時之舊矣豈術家之言秘齋隱穢故應爾耶乃爲節其浮僞正其次第叶以古韻始爲可讀而地理之學頗亦緒見於此又恐非後世卦例星峯繆悠之談所可同年語世當有知言者而重愧余之惰於是也今按葬書所引經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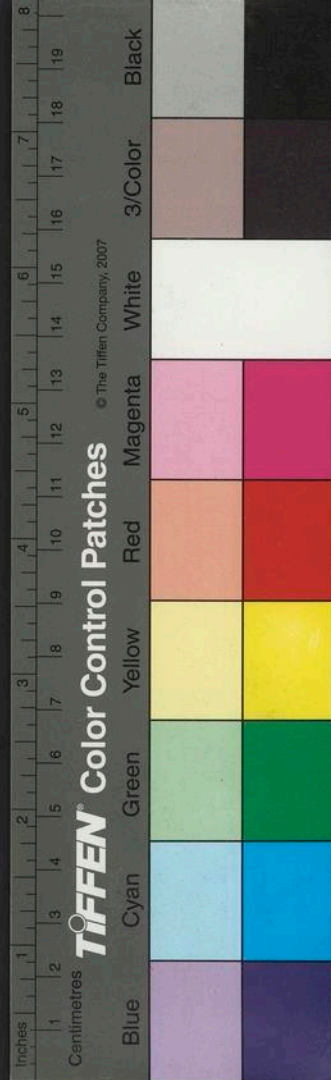


凡三十而此書所存者無幾據其所存則反不若葬書之精奧此又後人竄竊之一證也豈景純所受之青囊顧自有其書與抑亦趙載者之竊讀煨燼所剩與皆未可知也余嘗覽近代之載籍質雅近古惟魏伯陽之參同與郭景純之葬書爾然參同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術地理則以繁難之術亂易簡之道將是書者固龍虎上經之類與雖然葬薶之禮實繫人事之始終而仁孝之道於斯焉有助固非神仙荒唐之事可無待於世也故為之論著其所以以俟君子

書越行小稿後

嘉靖癸巳浙江按察使片泉姚公遷山東右布政使事碧湖洪公遷廣東左叅議予亦以副使遷江西左叅政同日報至例當辭巡按御史而後去時御史沈晚謝公南巡于台遂以三月六日渡濤江聯舟而行七日辰時抵蒿壩舍舟就舁行萬山之閒至寧海禮成由奉化甬江曹娥而北予少後望日午刻復抵蒿壩得詩共十八首皆途中之作夫登涉雖勞矚眺實遠故屢形之言既已入舟苟非偃息厥有應酬蓋有不暇者亦勢也聊復存之以紀一時之感寂如此

書學古編後



元人於書學有復古之功吾子行尤長於篆籀圖印
之學今京師學古編非善本間為校正數字重次第
之託吾友姚尚細錄之以便考觀

題七寶寺僧詩卷

嘉靖甲申六月晦秋之三日也予遊七寶寺入門考
驗覽觀知寺舊為陸寶院吳越錢氏以塗金經至遂
易今名若加一寶云然陸寶本以陸氏家山名非以
寶數也其承傳久矣少憇方丈中颯颯有秋思僧靜
菴焚香作供出此卷蓋張學政友山先生手筆初為
法忍寺作復作此以遺碧山僧豈其所自珍愛者耶

吳山名璩鎮人也亦有文翰名此作亦自璩所賦因
題之於此付靜菴僧碧山藏之

題利路紀雨詩三首

嘉靖十有四年乙未予領益州自秦趨蜀以五月八
日辰至廣元古利路也蓋行五百七十里甫就館而
雨交作入夜霑足明日南行一百三十里望栢林
驛而雲氣空濛命舁夫促步以至坐未畢而浙瀝
四灑矣從宦候吏與一時父老咸出列庭中謹呼
叩頭曰此方一旱四十餘日公來而隨之某等小
人有命矣舉手加額至再至三予而起之既以為



喜復以為愧也因識以詩

是日東南有虹霓氣映以雨脚微

五色黑雲中神

龍蝦蜿上下予行峻嶺西日未蔽

爛然身在

天日雲雨之際又一奇也晚宿驛

蓋古葭萌縣云

明日復行百有十里至槐樹驛

盤坡之麓時

北雲閣雨適蒼谿令何繼來迓遂

之登山巔道觀

致禱而下明日行八十里午抵閬中今之保寧府治

也是日亦有雨意而物望尤切日顧六十老人千里

棧道既窮日力兼抱隱憂與民俱病矣方當休偃雨

藥尋醫不過付之浩歎明日壬申晨興而天愈晴朗

心愈憫惻乃命郡縣長吏合厥僚屬秉誠祈天予遂

齋沐將以詰朝群望是夜三鼓雷雨大作簷溜如注

約三四寸餘不覺失喜推枕次前韻一首

予復將有事於順慶爰自嘉陵曉渡因上錦屏登書

閣北望盤龍玉臺諸山而罷循江南行入山山稍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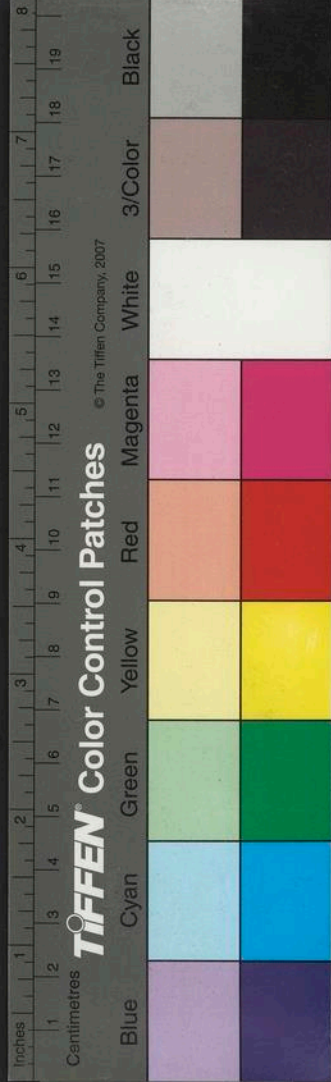
衍人知瀦水畦稻桑桐栢竹藹藹有吳越風致古稱

揚一益二正為農桑論也八十里至南部縣問顏魯

公離堆記無恙否云離堆瀕江去此尚五十餘里而

崖刻已漫滅久矣因歎金石之不足恃而忠義之氣

則萬古如新有模致碑字并題名乃宋人書而亦既



剝落矣入城西門有橋題曰狀元蓋爲宋陳堯叟堯
咨及馬涓云按三狀元史稱俱閩中人今割地入南
部得專之矣縣前有山若列陣名曰跨鰲又云前連
蓬萊後枕閩苑夫蓬萊閩苑道書所稱海上真仙靈
異之境嘗有擬之中禁者不知此何以云蓬萊當指
蓬州大蓬而言閩苑卽閩中本名隆中以避唐諱爾
隆閩聲相近意國語爲然豈好事者遂附會其說歟
此又志稱閩中水甲蜀遂將比於蓬萊閩苑也是
夜宿城東分司日望而望雨益甚姑命禱之而
出西南行數里觀隴井多在山麓有深至三十丈者

人以竹木作高架汲出煎熬亦有水淡者復以甕灰
雜土淋鹵煮之頗亦艱難顧利於旱爾所謂造化無
全功者殆此類耶又百里至大寧公館已屬西充而
保寧南界盡矣予所行總六百里而東西不與焉可
謂大郡矣夫郡有田蠶鹽稻之利使有司勸課以時
人皆力作爲益不小豈非保蜀而寧之哉此昔人命
名之深意也因併記之以備郡乘十六日丙子發大
寧三十里至瀘溪館小憇有風從南來習習而雲片
如簇須臾川谷冥蒙絕有雨意遂三疊韻冀終惠焉



有大功於 宗社子孫都督公其功臣之一也永昌
食其報思爲忠臣孝子與 國同休以光門閥固宜
視此爲至寶永昌武舉鼎魁直言義氣爲今 上皇
帝所親信天下之所共知者其勲業正未可量又將
傳之子孫爲大訓也深竊聞 景帝不豫時中朝大
臣相約具封事上請迫於燈假未及投進明日上元
四更而南城之事舉矣疏稿畱在禮部尚書姚文敏
公夔家後姚以示郎中陸昶今觀此所記乃爲正月
十七日當以都督公爲據從實也

跋義獻六十帖

此帖予次平定白二守應衡鑑所貺曰此出揚州高
氏高少卿穎之滂予兩試同年又同爲庶吉士穎之
得此石於京師時予嘗與王欽佩共閱之蓋金城黃
廷臣先生所爲石用端溪紫稜而潤模勒皆工亦近
時之佳刻而已損動若此廷臣名諫蘭州人嘗爲翰
林學士以事出爲知州先生究心字學別有從古正
文行世帖中釋文跋語蓋手筆也夫篆生隸隸生草
草生楷故楷寫草草寫隸隸寫篆章草多存隸晉唐
間人每於楷中兼草體雖不同而法各有辯也先生
好以古偏旁附麗楷法不免過奇如此帖釋文於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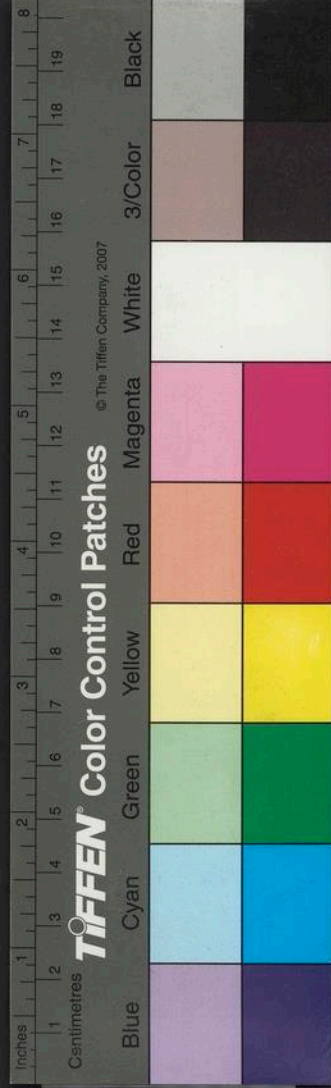
書亦時誤讀間爲校定數字然今世書學亦豈復有斯人哉爲之感歎因跋其後

再跋羲獻六十帖

予復得此帖於應衡諺云琴聲難學而易忘予亦謂此寡好而易壞正不厭其多也歐陽文忠公跋雜法帖云老年病目不能讀書又艱於執筆惟此與集古錄可以把玩而不欲屢閱者畱爲歸穎銷日之樂也文忠大賢愚不敢望萬分之一而病目廢讀旣已有之潮田精舍與長林修竹在三江之口者恐不減穎上行將歸矣當有此樂又曰物維不足然後其樂無窮使其力至於勞則有時而厭爾然內樂猶有待於外物則退之所謂著山林與著城郭何異宜爲有道者所笑也則其言深遠矣因併記於此以自覽省

跋郭熙長江萬里圖

此卷長江萬里圖爲張夏山大叅所藏予於京口見米元章澄心堂紙一卷筆力奇恠有意外象家居時吳人持至一卷夏圭墨氣古勁可愛此卷則規模郭熙而平遠清潤有不盡之趣宋室倚長江爲湯池故當時畫手多喜爲之卒不能守而鐵騎飛渡矣乃其與爲之浩歎夏山家金華山中景物絕勝而巨囊



貯此物將行住坐臥不離耶復相與爲之大笑

跋宋刻絲作樓閣

右刻絲樓閣製作甚工世所罕見也諸物種種或可
辯識庭下花一類頗似今八仙狀豈古瓊花耶予欲
題曰揚州看瓊花圖以歸表弟顧世安藏之世安博
物好古良是予言嘉靖庚寅予爲晉陽之役三月三
日渡江泊瓜洲候風北望維揚城郭咫尺不知古觀
新葩視此竟何如也舟中一再展圖聊記于諸作之
後

跋趙子昂臨張長史京中帖

右趙文敏公臨張長史京中帖筆法操縱骨氣灑
爲真迹無疑且不用本家一筆故可寶也聞公嘗嘗
臨十三家書取覆視之無毫髮不肖似此公所以名
世也觀此信然嘉靖九年楔飲日跋于舟中

跋張翰宸書

右小楷宋清傳一通行草玉連環歌一通南翔張翰
宸先生書姚文光所藏裝池成卷以示予二文皆
醫家言而文光亦好書習醫故尤愛之翰宸嘗署
定校官國初以能書名在宋仲溫陳文東之間
觀其行筆用鋒楚楚有法前輩自可想也夫書學



窮點畫波磔之妙方能成家其猶醫也必知望聞問切之道乃可濟世諺云學書止於廢紙學醫將至於廢人嗚呼可不慎哉文光其寶之

跋東海草書卷二首

東海先生以草聖蓋一世喜作擘窠大軸素狂旭駭震盪人心目而此卷矮紙疎行尤擅清麗明窻淨几之下娛悅襟抱者不少况詩律散語俱有關繫處不但其子孫當寶之也後有吳文定公爲陳冷菴跋識蓋冷菴所得今爲先生之孫敷善所收祖武手澤不但尋常所當寶之書畫也冷菴名琦字粹之罷察官

歸至口食不給予少時猶及識焉清癯鶴立望而可敬又聞文定公起歲貢先生獨識之曰歲貢中亦有此人耶遂以狀元及第卒爲名臣五六十年前先生風範如此最後東橋顧華玉衡山文徵仲文翰有法皆吳產也語云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深於是爲之歛衽敷善其尚寶之敷善名其性後樂先生之長子涵養粹深慨然有求道之志又不但以辭翰世其家而已

此卷柬札皆後樂先生所得於交游者末有二柬一則與龍山大諫一則敷善所得可謂一家之文獻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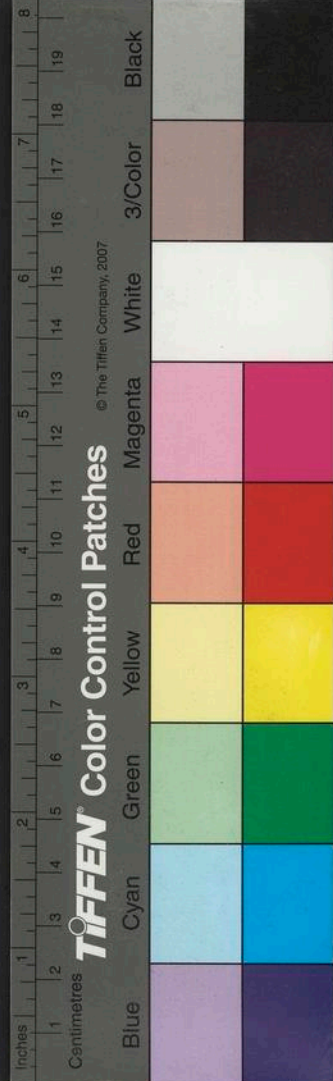
徵者矣卷中皆一代儒碩鉅公予之師門在焉餘多
常同 朝而敬事之者有不及識無幾亦復名流抑
亦一代之文獻足徵者矣顧其所言不出寒暄問訊
之常禮而敦樸和厚之風藹然可掬予生也晚三復
於此爲之感歎因題其後歸敷善藏之

跋十七帖

右修內司十七帖予偶得之友人敗篋中帖首填俱
三行每行舊有藤黃旁注細字再爲表工抹損然拓
手甚高真所謂薄雲過青天也余諸帖唯此最古最
最先得故余尤最愛也

再跋十七帖

右十七帖不全石刻在關中近時蔣侍御伯宣亦刻
石於吳下顧不若此刻猶存拙意也黃伯思亟稱此
帖爲書中龍蓋妙在行欵耳此本行欵當爲模勒者
展促亦失之矣昔唐太宗購二王書右軍書有三千
餘紙取其迹以類相從率一丈二尺爲卷此帖亦一
丈二尺凡百七行九百二十三字余收有淳熙修內
司帖一卷行欵正同後復得趙松雪對臨墨蹟皆神
采煥然可寶也往時周府東書堂晉府寶賢堂名用
入刻皆不復知此矣漫記於此





是日一

再跋東書堂帖

再跋東書堂帖

此十七帖張都憲西野先生自京師寄入成都行款模勒皆有古意但中作蘭亭圈塗又是一刻末亦少數行

跋溫泉石刻

乙未初夏予入關浴于溫泉起覽諸石刻命拓數種此華清宮詩與今所行三體唐詩前二句數字不同疑當從石按杜常字正甫本宋元豐間人據此刻明甚伯弼精選不應開卷便譌甚矣編纂之難如此此帖字畫亦佳

跋東書堂帖

予聞東書堂帖舊乃石刻據此跋則木帖矣王槩後官理卿至刑書謚恭毅借搨時重修之已非初帖矣

再跋東書堂帖

此跋則成化辛丑重翻本予道汴間見貽者則又重翻矣每翻每下有宗室號西亭者好文學爲予言定王初刻帖久亡之憲王別鑄銅作帖爲定王埋蝕世復鮮傳聊記于此

再跋東書堂帖

昔人云蘭亭無下本本勝也此東書堂所刻二王帖

是五二
往有姿韻因剪裝

跋師山集

川貴叅將孫君仁自徽來赴任由香溪覆舟僅得免其鄉人鄭君廉宜簡以此集侑械至孫君尚手濕封投予予命童熨帖之裝為四冊師山集國初有大字本新安再縮小刻之此刻頗精宜簡所為也宜簡為師山後人往年當持其遺令手藁至翰林予為作跋此集別為編目錄置之卷首蓋法當爾

跋李蒲汀尚書所藏鴈山圖

東橋先生自桂林瀟湘來守台游此山以為奇深自

武夷三峽還朝見此圖亦復以為奇也蒲翁端坐廟堂以極臥遊之趣八荒一闔殆此類耶

跋李昇出峽圖

是卷雪景山頭皆襯金着色法度森整而筆墨清潤極為精工心知為唐人之作而卒未能定其名氏舊有籤題小李將軍紙最古而字畫草率因未之信予購得之京師間示知畫者以為當出王摩詰予家所有王維雪溪圖并小幅鳳舟圖與此皆不類又曾見輞川圖與高士奕棋小幅惟奕圖用筆與此同因題為王摩詰而褫去舊籤見者同聲以為摩詰無疑間



居以來校勘頗勤遂定爲李昇出峽圖云昇唐末成都人也初得法於李思訓思訓時號大李將軍其子昭道號小李將軍皆唐宗室至昇畫與昭道並譽故亦名小李將軍載在宣和畫譜者論序如此乃知前人題識雖小亦未易輕也又按畫譜記御府所藏昇畫五十有二出峽圖在焉流傳數百載而完好如新意必經好事之手或有神物呵護以至於予大抵法書名畫所貴收藏苟存憲古藝游之意其於檢心畜德未爲無助彼徒以爲文具玩物則喪志之戒攸在君子孫其念之宣和書畫譜皆出蔡京之手其識鑑

自繫人品已難盡據至昇筆意幽閒清麗過於思訓往往誤爲王右丞者殆有自來云觀於是卷可以神會矣

跋唐人雙鉤大令

書學至於臨摹鉤擗能畢而藝斯下矣雖然其法亦漸不如古若雙鉤惟人最工作見歐虞褚薛皆爲之此卷獻之諸帖是麻紙紙畫處有御府法書印蓋宋思陵時物也其爲唐人手筆無疑舊藏王寧駙馬家識以承恩堂駙馬都尉永春侯圖書二印按寧建文間駙馬以罪幽于家永樂改元始封永春侯



是此

乃何

州

帖後跋云嘗購得唐人雙鉤義獻帖各一卷義帖亡而此卷存付其長子藏去又囑以深寶愛之當時勲戚好尚如此予在長安愛其舊也收得之庚子九日

題

跋商父乙鼎

右鼎得之京城考其尺度量容與商父乙鼎皆合銘文三十字都完第宣和所圖則腹著饗餐而間以雷紋豈識同而款異耶古人有製數器而祇用一銘者然余尤愛此器之渾素厚重也因託林君翔之寫之而郁宗周作圖如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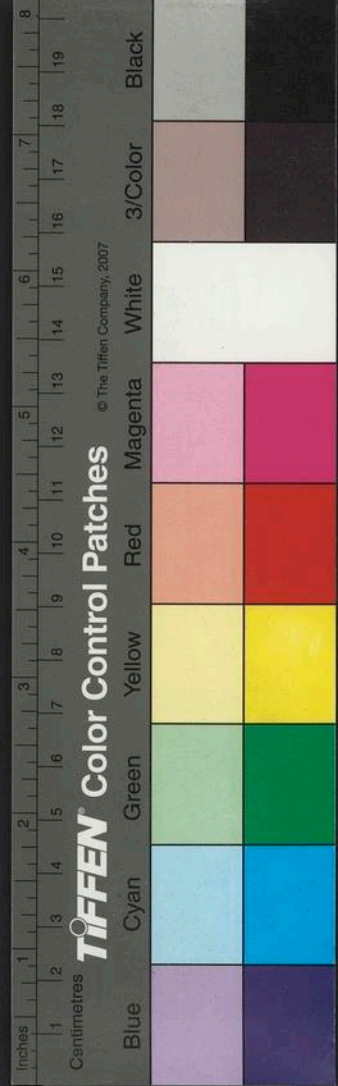
跋蕩南詩

蕩南朱先生君佐舉弘治丙辰進士令歛最有聲稱予聞之鄉同年王仲錫知其政事如此亟相慕焉自後宦歷參差無緣納交惟時往來于懷而已嘉靖丁酉予自蜀藩召為光祿卿四署多才士不下三十輩而獨以朱君守宣為奇已乃為蕩南之子也守宣一日出此冊予讀之文學又以此時先生年已逾七望八任真率物蕭然物外若仙然因歎前輩之不易及而重愧予相知之晚也因書其後命守宣寶之

跋韓熙載夜燕圖

題跋二

嚴史集八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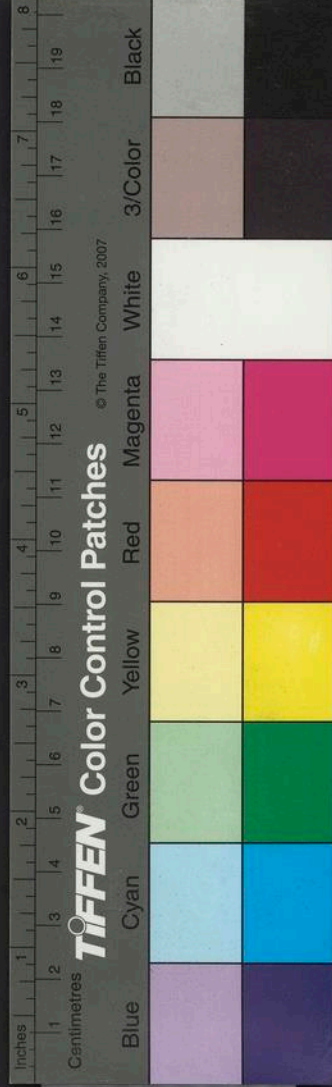


長一
圖畫本以資游息至於事端波流之際則有鑒戒存焉故善惡之跡皆君子之所不廢也此卷所圖韓熙載夜燕其事至不足道其猶寫景物意態備盡委曲一展開間令人可喜可愕煩心滯思寧不一灑然耶介谿先生舊藏此圖今位秩宗佐 聖天子議禮制度身任繁劇當其繼日待旦之餘所以宣湮塞而通高明其亦有取於此也夫其亦有取於此也夫

古銅印章跋

今 宮保太宰松臯先生誌公之爲司寇時也得古銅印一紐于閩伯仁氏閩得之邠人之關地者其文

曰廷美之章與公于正同古今人名字相同理或有之顧隱見之時若 有異數存焉士大夫之博雅者並以爲公瑞少師太 學士桂洲夏公題之曰神錫金符紀瑞也鵠化龜顧 口固有之茲豈影響之麤已乎公摹其文圖其形裝 池爲卷間併印以示深按印者信也古公私皆有之其製金玉銀銅凡四品惟天子曰璽丞相列侯御史大夫二千石已上皆曰章千石已下則曰印晉志亦載相國太尉御史大夫皆金章金銅古蓋同稱云是印銅製板紐有稜紐下有池方寸餘而小篆朱文若私印然而命之曰章豈其人嘗通



顯為公侯與惟朱文入印實始於唐而漢器物銘多
作陽識是印填繆側讓具存古意殆非近世之所能
為也然自晉唐以來無廷美顯聞者而竟歸於公將
神物預擬以有待耶是未可知也惟公父子兄弟皆
位公孤而宰衡之典若合符節重以碩德宏材被
今天子特達之知雍容廟堂陶冶一世之人材朝
廷之美家庭之美身兼有之是印也豈聲稱之同已
乎謂之神錫固宜聊記於此以符封拜之兆云

跋邊伯京草書千文

書法弊於宋季元興作者有工而以趙吳興鮮于漁

陽為巨擘終元之世出入此兩家是卷千文為邊隴
西伯京書自敘出於漁陽結構潤密波瀾煥發殆未
易優劣也按史元順帝以至順四年六月即位改元
元統凡二年乙亥則重紀至元凡六年辛巳則改元
至正不知何以復系至元於辛巳耶豈作是書時乃
正元之日而遠方尚未知改元耶石抹元之宦族仕
浙者尤盛景良未詳其履歷此必伯京寓浙時為書
耶自後數年而元亦季矣我朝三宋者出追踪魏
晉開一代書學之源而今賢才輩出駸駸古人矣鄭
思齋啓範得此卷持以示余為論文翰與治化相通



者若此思齋治理文章直欲等秦漢上之顧於此卷
欣賞焉異日當軸取人之善亦若焉可矣

跋所書黃甥良式綾卷

黃甥標字良式予赴召侍予此行及赴調又欲侍
予南行至杭予辭之以此綾索書舊作舟過嚴瀨行
青山中如畫不覺盡此嘉靖己丑七月廿四日儼山
轉拙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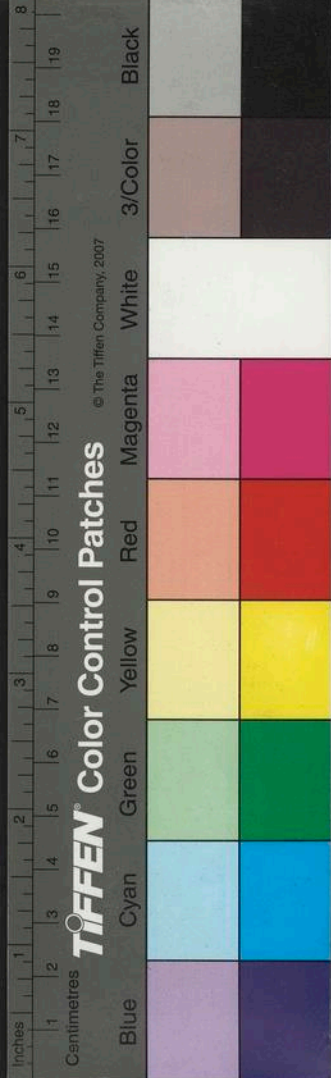
儼山文集卷八十七

儼山文集卷八十八

題跋三

儼山文集卷八十八

予道順德覽新志讀撒生月影辯而善之其謂非此
影者三似矣而未盡蓋日中亦有影故也夫道體之
全三有神有化有物不測之謂神無跡之謂化有形
之謂物陰陽神也寒暑燥濕幾於化矣天地日月物
也是故日月者水火之精也水火者陰陽之麤跡也
水內涵火內暗液而為濁凝而為冰水體則然也蒸
而為煙熄而成土火體則然也月中必有影日中亦



者若此思齋治理文章直欲等秦漢上之顧於此卷
欣賞焉異日當軸取人之善亦若焉可矣

跋所書黃甥良式綾卷

黃甥標字良式予赴召侍予北行及赴調又欲侍
予南行至杭予辭之以此綾索書舊作舟過嚴瀨行
青山中如畫不覺盡此嘉靖己丑七月廿四日儼山
轉拙翁

儼山文集卷八十七

儼山文集卷八十八

題跋三

儼山文集卷八十八

予道順德覽新志讀撒生月影辯而善之其謂非此
影者三似矣而未盡蓋日中亦有影故也夫道體之
全三有神有化有物不測之謂神無跡之謂化有形
之謂物陰陽神也寒暑燥濕幾於化矣天地日月物
也是故日月者水火之精也水火者陰陽之麤跡也
水內涵火內暗液而為濁凝而為冰水體則然也蒸
而為煙熄而成土火體則然也月中必有影日中亦



然所謂查滓之未盡者故日月不離於物也狐兔者
自下視之取象也猶觀遠山然近則否非地影者蓋
月有魄而無質也故無所受與瞳鑑當異造化之理
甚深有言語所不能盡者聊附此說於後以就正焉

跋李嵩西湖圖

此卷購得之長安當是西湖圖第有蘇堤而無岳墳
豈思陵時畫耶或云李嵩手筆然無題識可考觀其
粉金題額非宋人不能書也予夙有山水之好頗留
意錢塘之西湖昨歲出持浙憲輿舫往來若為已有
既去而未能忘之今嘉靖戊戌臘日邂逅此幅恍如

再到時適有 山陵扈從之行表弟顧世安黃甥
從旁贊賞以為人世等鴻雪爾正可臥遊神往曩
自合貯湖山也予笑曰吾老矣不復能有登臨之興
儻遂歸休得從二三子於江海之上左右圖書以樂
餘年是卷也寧非予鑑湖之一曲耶聊記於此

跋姜明叔西湖圖記

韓昌黎畫記如畫至王摩詰輞川圖皆詩也明叔為
予作此記鋪敘詳贍有法展圖復讀之彌佳顧中言
汝嘉以小楷寫之亦復楚楚可樂也凡物至於可樂
外境隱矣世恒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



跋鮮于伯機草書千文

此卷千文予屢見之其一勒石於四川按察司後堂其一表弟顧世安所收京師見一本乃臨書也與此卷結構行款俱同困學前元時書名與趙文敏松雪相埒或謂迺勁過之好事者至云松雪每以已書一幅易困學一幅焚去以其軋已也斯言何謂而學書家乃有發塚嘔血之事將後人之談柄耶顧松雪書法盛傳于時而升堂入室者往往有人其甚乃右筆胎亂真至不可辯詰而困學之法傳者落落此卷或尾所云南方士大夫以予北人識點畫固是屢謙

不方重出若云雪寒晨起筆墨不調等語豈容一朝之頃爲一任俟連書三四本殊以爲疑而未之解但筆力當以此卷爲勝壬寅巧夕試筆

跋師子林圖

此卷師子林圖徐幼文作凡十二段段有題名以古篆隸寫之獨損其一按圖當是雪堂云各係以五言詩凡十二首不書名氏後有少師姚榮公跋尾想見一時之文雅可補後來之郡乘榮公稱余友幼文洪武間爲師林如海作十二景余嘗題其上頗有稱譽卷中之詩當出榮公無疑而詞翰盡皆簡健按幼文



名賁仕至河南左布政工詩能畫吳門四傑其一也
師子林在吳城東北隅本元僧維則之道場最號奇
勝則好聚奇石類狻猊故取佛語名菴首圖一石題
獅子峯者是已或云則得法於本中峯本時住天目
之師子巖蓋以識授受之原也姑蘇新志維則字天
如姓譚氏至正初人而跋尾稱如海師豈卽其人與
但榮公跋於永樂丁酉似爲其徒攜至京師而作故
有四十餘年之歎而興感於幼文如海之謝世矣嘗
聞榮公以少師還吳訪其師於師子林爲所拒至夜
漏深以微服往叩後門求見有僧瞋目端坐止以手

捫其頂曰和尚畱得此在蓋榮公功成貴顯猶本僧
服故不曾蓄髮徐云和尚撒下自己事却去管別人
家事恁麼榮公憮然而去可謂本教中之喝捧手乃
大善知識豈卽維則與又聞榮公法名道衍嘗學於
相城之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者盡得其兵法機事執
弟子禮豈還吳所見乃應真耶顧風旨巖峻批糠事
功異學中自有之不必深求其人亦可也暇日偶閱
此卷因重裝之聊記于此若師子林之題詠尚多而
幼文亦自有作天如詩尤可誦併錄于後以資閒中
之一覽



跋南牧稿

余論文嘗欲如觀海海水也然可江可河可湖可淵
可瀨可濤可澄不欲如澗溪汨湔激折縱不可涸才
一體耳讀斯稿可以償吾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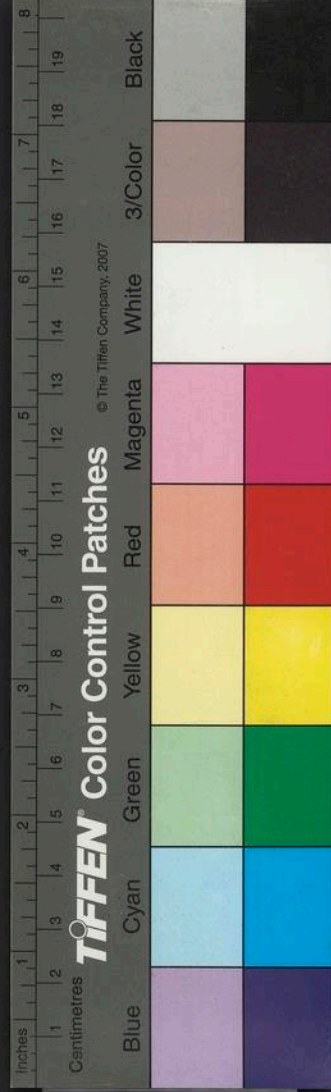
跋邵二泉西涯哀詞

右戶侍邵二泉先生國賢詩一卷皆西涯李文正公
卒後之作以致哀慕者萃寄都諫俞正齋國昌國昌
示深讀之迂曲之情不可已敦厚之義不可窮寔近
世以來師生之所鮮有千載而下讀之猶將涕泗滿
襟况於識西涯知二泉如吾國昌者往歲丙子秋深

起告北來舟次廣川聞文正之訃亦有一詩哭之
曰細推天運幾生賢入是山川五百年廊廟江湖今
復少文章功業古難全重來東觀嗟何及再過西涯
定惘然白髮門生傷往事每看憂國淚雙漣壬申二
月深嘗與修撰何粹夫塘檢討盛希道端明謁文正
公於私第議及國事公手揮雙淚意甚悲愴落句
蓋紀實也因附卷尾以諗於正齋云

跋顏帖

右多寶塔銘予借臨於金陵羅敬夫與敬夫予鄉同
年也云家尚有善本遂舉以歸之然完好猶是百年



前物予後凡得數本皆不及已巳歲南歸命工重裝
蓋有感於生世之晚也

又跋顏帖

予於書篤好顏書已幾於道矣予所有大字則東方
像贊行書則爭坐位橐又得蔡成之分家廟碑數行
廟碑字結體小異而此帖沈著森嚴大小勻稱予讀
書內館時嘗做之時同年王欽佩號善書嘗詆顏書
為村夫子其所臨攝者則歐陽通穆伯潛素拙於書
謂通書輕佻者不檢士而於顏好之忘味云予每舉
以為笑豈能者固不能賞而能賞者迺不能之人耶

漫識于此蔡名天祐唯州人王名韋穆名孔暉

跋淳化帖

予未嘗見淳化帖舊在南雍得此帖於同舍郎趙受
夫成比於長安觀汪太史抑之家淳化帖與此正同
戊辰冬南還與魯司業振之聯艦同下於漕河觀振
之所藏十卷者後有宋元人跋字與此又同乃知此
亦淳化帖也重有感於昔之寡陋為負此帖余聞淳
化帖用澄心堂紙李庭珪墨上有銀錠紋余所見者
皆不然豈別為翻刻而尚冒其名耶當求識者鑒定
之



跋蘭亭

昭陵永闕千年蹟定武猶存幾樣碑今人間定武又
闕不可見矣世遠則同歸於盡何物不爾近世蘭亭
翻刻稱汴中絕佳金陵購得此本紙墨又佳也又安
知後之歎此不如彼者耶

跋石湖一曲卷

吳之石湖有二其一在闔閭城之西南上方山之麓
宋范文穆公成大所居而因以名者也其一在吾松
城之西南水之上吳氏居焉松湖大不及蘇而景
物幽勝水壤清嘉亦一奧區也勝國時吳氏有字益

之者仕以州別駕歸石湖修隱操拉志文雅陸居仁
所為作記者也益之幾世孫稷少有美質文名燁然
起鄉邦舉甲戌進士為郡理官來京師出此卷示予
受而讀焉夫人以地重人亦有自重者焉然後相為
不朽也始之微而終顯者繫其後始之顯而終微者
繫其先後相承有交重焉者然後為世家為舊族
為故國使江山生色閭室起敬而世恒以是為難也
是故登臨古蹟則有興衰之感水木在顧未嘗不致
考於本原焉舜弼元宗嗣先鄉往未艾文章政事他
日不難於文穆公之重石湖也特未知范氏之先與



是此三
益之輔之輩竟何如哉舜弼宜珍襲此卷為吳氏之
河圖丹書可也按居仁字宅之元鄉貢進士黃清老
榜第七人文詞富艷與鐵崖楊廉夫曲江錢惟善交
游聲稱埒於一時既其歿也同葬于山世謂之三高
墓云此記文既典贍書亦適麗可寶云

跋聖哲圖

右宣聖并十哲像為今太宰水村公所蓄既重裝為
一冊將錄史遷諸傳於右方深退考史記德行首科
特少伯牛仲弓二傳而一時紀載多非實錄昔人謂
子長疎而不學豈容辭哉適有浙刻宋高宗七十二

賢贊墨本因為列寫雖辭之雅淳然一時人君知所
崇尚如此其功倍於章縫之士遠矣按高宗所書謚
贈皆仍唐舊又為附錄開元褒表之制於後以備一
家顛末復以孔子世家一論冠於首夫孔子以布衣
終而遷知升之諸侯以啓萬世王祀之尊雖聖人之
道不因是而為隆替遷於是乎有功矣水村公出入
將相畱情此圖固有深意至其鑒別古今圖書以考
證史傳之訛闕殆今世之歐陽公劉原父米芾而下
弗論也獨謂此圖乃宋人之筆卷尾楔滅數字當是
重和元年寫真按重和宋徽宗紀年信然無容辨者



深嘗見友人許誥廷綸所藏房杜小像真蹟與此行
筆誼同意爲唐人所作而卷尾題字細加檢認墨新
絹舊必一妄男子所汗復爲識者去之而未盡也深
非知畫者請以理辨夫畫家之敷染粉墨雖極工秘
決有承傳千載猶一日也乃若大賢君子之風神意
度與夫步趨氣貌之精微所謂與其人俱往者此則
流被於近而漸遺之於遠無疑也今是十一像氣韻
典刑出於毫素之外此必近古之人能之而決非後
世之所爲也因畱齋居叅校宋像朝夕瞻對如身遊
涿泗親接聖賢於唯諾之間取以爲省躬修己之助

者良多又不特區區識其器數而已古人謂書畫真
有益者如是因併著鄙見且求是正於公云

跋陽關圖

右唐王右丞詩世所傳陽關三疊詞也調存而疊法
廢往在京師日與王陽明都南濠論此或以爲每句
作三疊歌或以爲上歌落句三疊迄無定說而紀載
亦各不同意當時必有譜而今無所於考也或以爲
每句一歌每歌一疊輒減二字至三疊則歌三言矣
言皆成文頗有紆徐婉曲之調似盡離別纏綿之情
殊爲有理而亦未知卒合於本詞否也此圖余所藏



李嵩舊本思齋子命工模之西土景物藹藹有思致
可備覽觀非徒以工爲也因錄本詞於左方并識是
說以審於思齋子

跋范石湖辭

右宋范文穆公之日小辭題曰石湖燕山作當是隆
興議和失受書禮汎使金國時所書壯浪奇偉可寶
也公此行危甚立後而行至金以附奏并夏人通書
事屢瀕于危賴以名爲金所敬信而免高宗臨遣
時亦嘗勉以嚙雪道之事故落句云惟有平安信
隨鴈到南州蓋喜入辭自後一月歸矣公宦業文

名爲南宋冠冕在石湖之上故號石湖居士云此
卷今爲歙黃子靜所藏嘉靖甲申秋攜過江東山居
相示觀賞者久之敬書其後子靜名湛文雅士其父
南山翁常與予交好云之皆蓋自漢盛也雖然成

跋陶氏家譜

譜牒於士大夫家之繫甚重而尤重於武爵者之承
傳士大夫以文墨之家宜不難於譜牒之修舉也而
以干戈韜畧用世之有宜未暇焉先世文獻議例精詳
若陶氏茲譜者不尤爲可重耶公武揮使督運北上
特以示史官陸深是可謂國之文武材而家之肖子



孫也敬書其後而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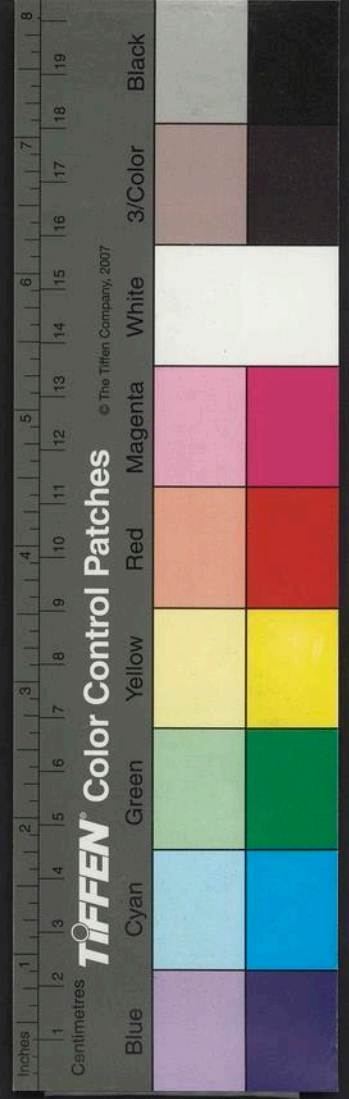
士大夫以公... 甚重而承... 南山翁常與年交... 時示雖賞香... 卷今為爛黃... 南為南... 亦... 賦... 也... 他

藏山文集卷八十九

題跋四

跋溧陽史氏族譜

江南世家寔惟溧陽侯之胄蓋自漢盛也雖然戚畹相王恩澤貴富前此史氏有之矣若也文獻之懿恬退之操則于今光祿少卿知山先生不尤盛哉知山名後字異仲舉進士... 孝廟時終事中於雷都忠貞安雅明於大體不事祿祿奉身而退極山林泉石之趣若神仙然今... 皇帝繼統敘復遺舊乃陟卿寺先生陳謝之餘益堅初志他日且當有光于國史况



茲家乘所係哉暇日手自編次成帙寄予江東讀之
統紀昭明義例嚴整善哉惟魏晉以門第掄材隋唐
尤重故氏族之書甚為不輕當時宰相皆帶知譜事
而圖譜一局隸在翰林著姓望族咸加一等近代稍
弛可謂立賢無方而蒙傑之興信有不藉于文王者
矣雖然神明之胄聖賢之後夷為齊庶而先人之功
德參天地者至使其子孫不少蒙一班焉吾於斯譜
也有感

跋五賢像

宋間居鄭侯思齋致二泉書院新刻五賢像書畫文

跋皆在平生師友之間而五賢者又極力向往之地
時一展閱為之悠然忘日而感亦係之矣忠武侯身
逢末造業不迨志吾家宣公手拓中興罪踵功來范
文正始進之日厄於時宰司馬公亦遭黨人之禍惟
韓魏公始終被遇無少間隙而相業遂為近代之冠
昔人論公不獨材德之全而福亦備焉嗚呼又安得
備福如韓公者濟世哉思齋其藏之

跋九歌圖

楚辭九歌凡十一首蓋以九命篇非必取於數也自
後遂為文章家之一體此卷九歌歌為之圖才具十



首而禮魂一首闕豈亡其末簡耶太原宋進士應宿
文明所藏古之君子左圖右書所以取至近而游高
明也此卷合圖書為一所取尤近文明尚因其奧雅
高古之辭以識夫鬼神祭祀之理不益有裨於學耶
書作隸古不俗首有西涯李文正公題篆尤可重云

跋解學士書卷

學士解公才名蓋世其翰墨奔放而意向特謹嚴如
此卷前輩正自可敬也姚文學文光攜示閱之累日
不忍釋手別有李文正吳文定王文恪三跋正為此
卷乃知為薛二守朝英物今為南翔張子奇所藏可

早書卷

右
名
遺
人
卷
波
其
為米海岳次二帖無名最後則
愧余之寡陋不能一一審別然
以傳不但充玩好而已海岳書於晉
其淵源高於宋一代此為慧日峯錄一
語處損闕數行行筆則規模聖教序而
者當自着眼也

遺詩二首

東園十二
賦詩者涿郡陶宗儀吳郡楊基富春吳





是五

穀

倪樞

邵煥上海馬琬天台李

勝世

焦

錄次為一編

李宋晏女

江右謝俊凡十人人十三篇凡百三十者蓋吾松陸氏景周云其人無所見觀幽絕雅致而風騷相流激計亦一時之藏王子貞中書皆當時手筆惜也紙墨決一時藻翰之盛計亦不止於此也因以備郡中故事在勝國時浙西人士浴習務以亭館相高而吾松尤號樂土四為避影託足之區故衣冠文獻為江南墓字孟載陶宗儀字九成二人最知名

餘詩皆有

刑可諷誦獨邵煥者題曰里人意復孺

之子弟群

云按復孺名貞亨復孺之祖桂子字德

芳號玄同自

淳安來家小蒸後復孺徙居潢泖之上

號青谿居士

詩中往往有青谿語則東園者豈當橫

泖小蒸之間

與具日東還扁舟杖藜徘徊其地時歌

佳句慰昔人

光水色之間而故家文獻儻有無

恙而幸存者

一快事哉正德十二年丁丑夏五

月廿五日書

舍

予既錄東園

復以餘卷來貺復得詩九十一

篇賦者七人

地惟善曰扶風馬文璧曰竹素

頁反四



是日

三

作

四

生衛毅曰璣

始馮以墨曰薈微洞隱者謝復曰吳郡

傳著曰平陽

紹紹復有序一篇且曰附於思復翁

所敘後思復

惟善字也今曲江詩存而序豈逸與

陸氏東園始

世復尚無於考更當訪而求之此特

一家專耳何

於重輕之數哉顧彫殘放失之餘猶

令人撫然

不能無憾於其子孫之不肖况於文

獻有

者乎此予輯錄之志也

跋

放翁詩

古稱賦

命意據詞自己出也若左氏所載可

考已要

敘事如自己出者為快深少喜誦放

公詩賦滿山適檢湖海集文學姚時望以此卷要

予書懶惰之餘因相與共誦之每一篇稱快即為泚

筆書之不覺滿卷昔人二莊周齊物故與蝴蝶相化

果然正不必可意見也

跋絕句

右詩離為在韻快曰婉約曰風調曰壯浪本以

聲選也而在韻與有音節近之者亦兼取焉而辭

義則斷自山在諸合作者不與焉雖謂詩之一節可

也

跋所書陳虞山詩卷

通文四

史集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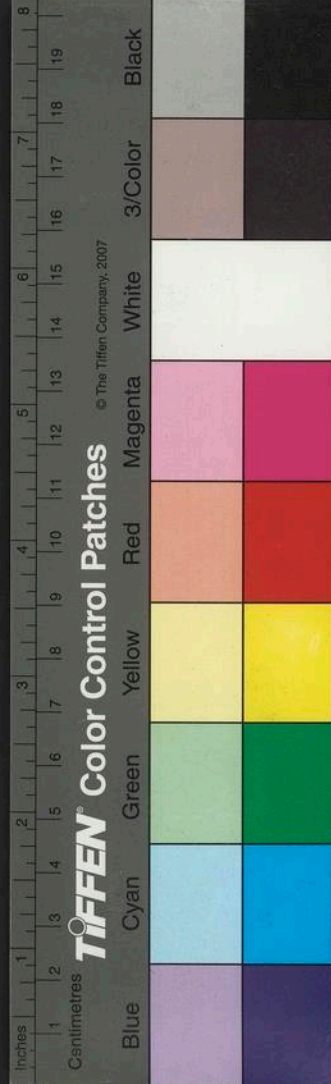
五

虞山與深同詩經舉于鄉御史江石虛先生為考
官連名薦錄為程文故與虞山兄弟也及
虞山為諫官深為史官然彼此出入若相為就避每
以為恨既而深謫南劍北轉晉臬虞山亦自葛陽遷
浙憲相值公館為之劇談兩晝夜平生出處學術之
詳為之一快因出是卷遂有此作夫人之會合不在
榮盛之時乃多出於流落之後亦猶孳嗣每歿折於
華年而連見於衰遲之候人事可勝道耶秉燭記此
於懷玉山房

再跋虞山

已丑臘朔予自葛陽乘微雨上懷玉昏黑始到張燈
寫此卷為明日早行計耳予今年五十三矣歲暮險
途精力倦憊詩文字畫之間極為潦草回想南都待
榜三山街大中齋與虞山把臂論文時何如也古人
所以有老大傷一歎與是夜雨聲潭潭迨曉不絕
遂不能成行空一灑頗有餘暇復書此為跋尾夫
得子有遲速會合有蚤晚豈獨人事盡然哉雖陰晴
有不可必天道每如此彼役役於妄境倒顛故步者
果何為耶虞山其審之當有以復我二日重題

跋家藏韓幹畫馬



右八馬深家太史公竹坡先生購得之以呈先大父
筠松翁翁目之曰八駿圖最所欣賞長兄友琴先生
受而藏之深見可影畧記其如此蓋吾邑一士夫家
故物倉卒流落必有題識甚富尚藏其家正德戊辰
南歸明年理先世舊物友琴先生持以見畀是時筠
松府君卽世餘一紀矣相與捧泣裝爲橫卷每以自
隨因誦東坡所題韓幹十四馬詩按圖而索正焉是
作是殆韓畫也惜自後涉而下亡其六焉庚辰之歲
因有損脫付之重裝而先兄友琴亦復小祥矣感悼
之餘乃錄蘇文忠公詩跋其後以示子孫夫法書石

畫果入神妙猶爲無益於世而巧偷豪奪胎禍以累
德者不少君子之所爲殷鑒也徒以是卷繫吾家世
澤所以重者有不在區區藝能之末亦復以示子孫
是歲秋七月朔日

跋所贈沈子龍詩

子龍自爲諸生時予識於一見蓋不特以其文也頃
年果能脫穎名場鄉里頗以予爲知人予他無所長
獨於鑒識天下士歷歷有奇驗豈多言偶中重予不
幸耶今歲庚辰會試予爲鄉郡士預卜呼盧成梟擬
招至成均東署聽捷廿六日爲會吾門有廖生道南



者選至遂畱與會予心賞廖然私望尚在鄉邦也既
張燈小燕賦聚奎亭詩各持片紙觴翰雜飛以候漏
下三十刻各心動有從座逸去者予諦視子龍意度
閒雅若不介懷方與客圍碁決勝既乃出古琴爲鼓
一弄行已而報至廖生果以詩經魁天下吳君與成
亦占前列吾邑李君廷鳳繼之子龍氣益和周旋益
整飭余心益重之乃送廖吳去赴公事復呼酒與子
龍飲劇談古人道德之高懿文章之升降與吾鄉風
俗之轉移不覺曙光已動候吏速予晨班矣遂與之
別士之出處固自有時一第豈足爲子龍多哉因贈

以詩

跋忠賢遺墨卷

右師山鄭先生遺令一首凡八十六言嗚呼其事至
烈矣裔孫暘間以寄示江東陸深旣命其族人廉與
儻裝演成卷併附以余忠宣公手柬一通元史列傳
二通呂旭鄭忠歌詩二通篆其首曰忠賢遺墨按史
師山先生名玉字子美歛人隱居教授徵召不起忠
宣公名闕字廷心廬人進士及第守安慶官至行省
叅政二先生鄉郡交好考之柬中語知爲莫逆也額
其死節適亦同時遺令所題戊戌者實至正之十有



八年也忠宣死於是年之正月師山之死後六七月耳豈既聞忠宣盡節與忠宣之妻耶卜氏實從以死而師山之妻亦自許不疑豈觀感者有素與何其道之相似也居嘗無事友朋麗澤豈惟相敬愛相激賞以流聲引譽於無窮至於變故之來死生之大而所以相信者益深使後之人跡其故而論之疑若素講而夙諾焉者何其至也慨惟元氏以材力興非有豐功厚澤殆其季政弛縱不綱偏愛國族而中原仁義禮樂之懿素無躬履允蹈之實至於南士尤肆舐排醞成禍敗漫不可措忠宣眷深責重守當盜衝明大

節於孤城俱碎之日心安義得於茲為正而師山徒以布袍巖棲之士遭逢用夏變夷之師雅持定志從容自裁視軀命如羽弁髦可以為難矣南士獨何負於元哉予既悼先生之節而因以附著深慨云爾賜字廷賓受遺令者忠之世嫡也嗚呼尚慎藏之哉

跋秋錦堂卷

菊滿四時之氣根於冬茁於春苗於夏有華於秋是故芬芳爛熳足歷晦朔春妍之花則不俟旬日老圃云然君子聞之曰菊以秋芳畢俟時也學以壯行懋進德也時足於是乎有守德足於是乎有為吾友



許君達夫種菊數百當秋盛開錯色若織遂顏其所
居曰秋錦堂或語達夫學而才屢北場屋以自况爾
余曰有是哉乎知達夫矣

跋顧九和官諭海棠詩

海棠中絕品不見賞於名公如杜少陵至東坡定
慧院賦而世知貴重物之遇不遇固如此哉此詩
吾友顧官諭九和所作爲二守吳侯敬夫寫之便面
詞翰深有晉唐風韻敬夫吾鄉佳士博學清才遊南
雍時嘗試第一進士業爲後學法式而竟不得進士
試天官復爲第一釋褐遂階大夫再佐大郡聲名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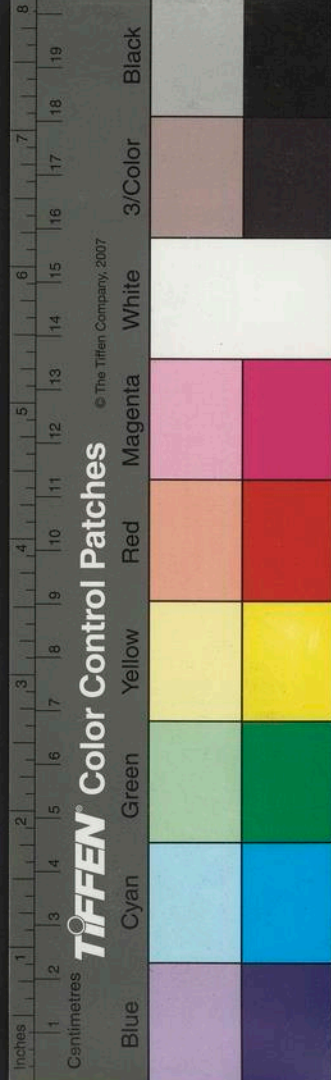
甚起是亦海棠也
未可知而事之相

類固如此哉

跋墨竹

墨竹起於李夫人其法具於與可答東坡書世稱與
可爲竹聖豈虛語哉國朝來最擅名者金陵王孟
端中書婁江夏仲太常婁江出於金陵其後畧變
然瀟灑絕俗中書多精神氣力太常亦自至此
册余北上時茂勳惠者凡八幅晴雪風雨老少濃
淡各不同要之爲亭仲昭者

跋所書瞿甥學召詩卷



予汎錢塘行嚴衢間溪山佳勝入閩關尤奇絕不可
名狀抵劍坐臥在畫圖中官舍據山椒一望錯繡復
有小亭池供登臨之適公事簡稀幅中竹杖又畫工
不能盡也憇小園弄筆寫南來詩滿卷不及半以寄
瞿甥學君知愛亦懷若是

儼山文

九

儼山文集卷九十

題跋五

跋文與可畫竹

老可畫竹妙在與竹傳神余家吳中有竹數畝當萬
竿搖月時余手持老莊書露坐其上四顧繁影每撫
掌笑曰此真一幅文與可也及來長安遂與竹絕忽
覩此紙摩挲再三曰此余家園中分出一枝也不覺
惘然

書輯跋

書一藝也忌者至於嘔血以傷生吝者至於發塚以



予汎錢塘行嚴衢間溪山佳勝入閩關尤奇絕不可
名狀抵劍坐臥在畫圖中官舍據山椒一望錯繡復
有小亭池供登臨之適公事簡稀幅中竹杖又畫工
不能盡也憇小園弄筆寫南來詩滿卷不及半以寄
瞿甥學君知否懷若是

儼山文

九

儼山文集卷九十

題跋五

跋文與可畫竹

老可畫竹妙在與竹傳神余家吳中有竹數畝當萬
竿搖月時余手持老莊書露坐其上四顧繁影每撫
掌笑曰此真一幅文與可也及來長安遂與竹絕忽
覩此紙摩挲再三曰此余家園中分出一枝也不覺
惘然

書輯跋

書一藝也忌者至於嘔血以傷生吝者至於發塚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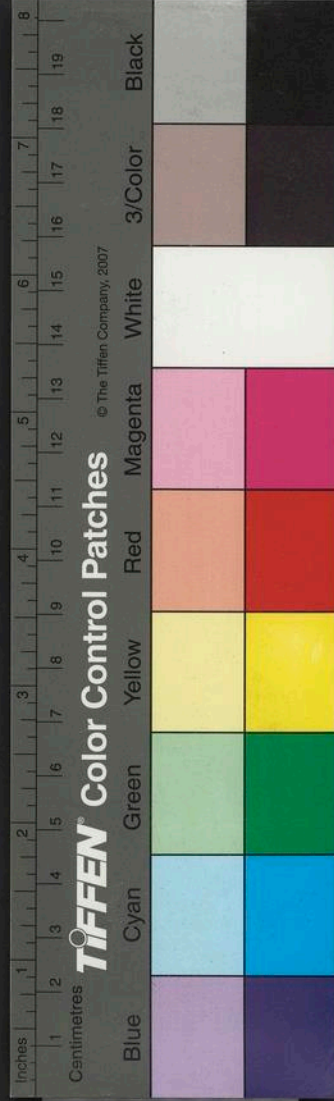


是跋五
備上卷九本
禍死貪者至於犯禮律而爲盜賊之行雖以唐之文
皇而猶有蘭亭之舉措無惑乎其他也近世趙文敏
公孟頫每以已書倍易鮮于樞之書得卽焚去旣幸
其早死又惡其有身後名信然噫嘻亦甚矣惟巖巖
學士子山之於周伯琦可謂有大臣之度者昔至正
間將改奎章閣爲宣文閣先時子山每令伯琦日篆
宣文閣榜數十伯琦殊不省識一日有旨命子山書
宣文閣榜子山上言臣能真書非古古莫如篆朝廷
宣文閣宜用篆書伯琦篆書今世無過之者順帝如
其言召伯琦書下筆稱旨由是伯琦益見柄用古人

於一事之微其委曲成就有大體如此大抵君子之
人其意遠其心仁知天下之大非一手足之所爲備
也是故小善必容若將趨之而萃以濟務斯不亦見
者遠乎知器業之成非專工不至也是故一藝之微
終身不變而卒以傳世斯不亦存者仁乎余輯書學
成偶有感焉因識之

跋張碧溪詩

詩必窮而後工此特世俗論爾世俗者以饑寒爲窮
以富貴爲達爾殊不知舉一世之人尊銜大爵貫朽
粟腐者不少也而詩人則或曠代而僅見雖以唐學



是錄五
之盛終三百年李杜兩人而止爾宋雖謂之無詩人
可也由是論之則造物者於溫飽之具舉以與人也
若不靳而獨於此事若深吝若秘惜若不欲令人闖
覘者故吾必以爲詩工而後謂之達爾石季倫潘安
仁之詩非無工也終以富貴之極同盡東市彼二人
者使知勇退早散之方固將以詩人名在當時則以
考終在後世則以免訾矣故吾又謂詩人非徒可謂
之達謂之安且尊焉亦可也慈谿張碧溪先生字子
威蓋近世詩人之工者也其所爲之累者正坐米鹽
細事余愛其人賞其詩而不免悲其窮間嘗舉酒向

碧溪願以此而易彼何如碧溪爲余笑而
爲鄭君宜重所書病起快讀因繫其說如此俟知者
信焉

跋宋人臨閣帖

右閣帖第九卷內大令書吳門沈辟之持不以爲宋
高宗所臨蓋據印識云然秋雨樓居得細閱之紙墨
皆非近世所有但工力靜專而筆意婉媚殆類閨閣
之製蓋臨摹者手多羞澁故爾慨想思陵好文筆札
爲帝王第一一時妃嬪多事毫翰若憲聖吳夫人輩
各有攻緻豈此乃宮闈中習倣之作其佳者乃復傳



世耶聊記於後以俟博雅君子

跋石鼓詩

右石鼓詩儒先辨論至多蓋風雅之遺云鼓今在北
監予為司業祭酒時慮其日泐也欲扁鑰之而不果
別有樹碑一元司業潘迪以今文寫之仍其舊韻潘
碑與鼓積有存亡矣潘仕大德間虞文靖公集
成均時嘗謂十鼓其一已無字其一惟存二字
相去不遠其言如此今去之又將二百年而可知
詩之存者頗賴諸家文字集錄以傳石鼓足恃
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漁仲又好古而

訓釋靡

力矣咸存斷闕焉歐陽公集古所錄才四

五字胡世將資古所錄僅多九字乃稱先

集古錄之前孫巨源於佛龕中得唐人所

有四百九十七字視資古又前矣又前之則韓文公

所見紙本已謂毫髮備畫復有年深闕畫之歎韋應

物亦謂風雨闕訛而杜工部直云陳倉石鼓久已訛

矣其上下世數如此近世吾衍子行尤號博雅自謂

以甲秀堂譜圖隨鼓形補闕字列錢為文以求章句

又參以薛尚功欵識諸作斯已勤矣亦僅得四百三

十餘字每鼓列行裁分為十而章句次第又與諸家



不同子行介士未嘗入燕止於畫中見鼓爾不
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乃爾耶此詩出於修撰楊用
修慎若所從來果有的據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如以
楠綴為奇固不若闕疑之為愈也予方選四言詩不
覺欣喜而錄之首簡

跋漢魏四言詩

右四言之製弊於東都幾為毛詩抄集幸獨曹氏父
子以英雄之才起而一新之差強人意而孟德尤工
猶恨鹿鳴之句尚循舊轍余選漢詩以魏武終焉

詩大序跋

詩大序或以為孔子作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或
以為衛宏皆無定據考其文義蓋先秦古書云顧有
錯簡而窮經之士未之或知未免傳會牽合以成破
碎決裂之弊竊敢正之如左亦思以還之於舊也

校定詩大序跋

按古文皆漆書竹簡而韋編之韋易絕而竹易紊是
故古文傳世錯繆實多如此序者窺豹一斑爾安敢
自信間有闕誤亦復擬而存之以備一說且以求正
於君子云

跋石齋諸詩



右詩凡若干諸體咸備諸大夫士爲我少師公而作也深得而卒業焉作而歎曰人將託於物乎物重則人傳人果繫於物乎人重則物亦傳石齋之義諸作盡之矣獨於今之世上自廟朝之賢達下及庸衆之齊民隱而暗室屋漏僻而深山大谷之間遠而至於四夷凡聞所謂石齋者咸若親見公焉此豈有待於言語文字爲哉必有所本而非深之所能知嘗欲請質於公焉而亦未能也敬書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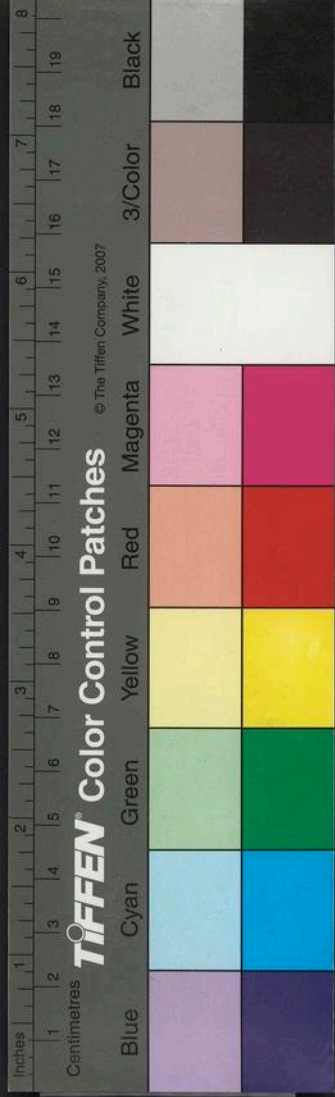
跋雜詩與鄭大行

右詩舊新聞出據所有者錄去昨歲西來邂逅吳門

識於吾茲寓而關二以從事室相從凡六七晝夜講字論又無所不言言之而不入者蓋寡矣予畏避無留世之交不知方今才俊如于野者幾人哉能使予雖然以故舊之樂而忘羈旅之懷所得多矣因書末間以識歲月

跋明圖

此圖今在亭令聶君文蔚所藏陶令高節去之千餘載得於想像影似者且猶然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蓋有超世而獨存者此類非耶文蔚起甲科負才局遭時得志於此畫宜有不暇將所謂超世獨存者固出



於筆墨之外而臭味嗜好之同殆未易以形迹求耶
跋其後還之

跋許慎近田詩卷

我朝國祚靈長基本厚大故世臣之家實多象賢
然未有若靈寶許氏之盛者也深晚生猶及事襄毅
公函谷翁松臯翁則同為翰林官皆為尚書前輩父
子尚書才六七家然未有兩世三尚書者也若繼為
太宰又古今之所希有許氏之盛豈偶然哉松臯翁
作近田詩以示冢子參軍與參軍奉以為別號深得
而讀之於是見松翁之實學而許氏之家傳如是也

是豈偶然哉參軍其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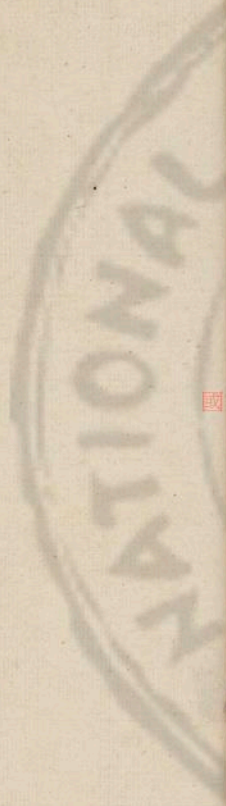
跋莫子良送行詩

中江莫子良舉戊戌進士予時叨充讀卷官得所對
策佳甚封上御覽親批第二甲第四人是秋天曹
首選為南虞衡主事賦此敘別異日清華之任終當
有待也子良之大父宗大舉癸卯鄉闈第二人子良
甲午亦第二人其父汝明省軒則起癸酉今需次禮
闈又吾松文獻第一家也子良其行矣

跋龍江泛舟曲

律詩變小詞詩餘小詞之變也詩餘變為曲子金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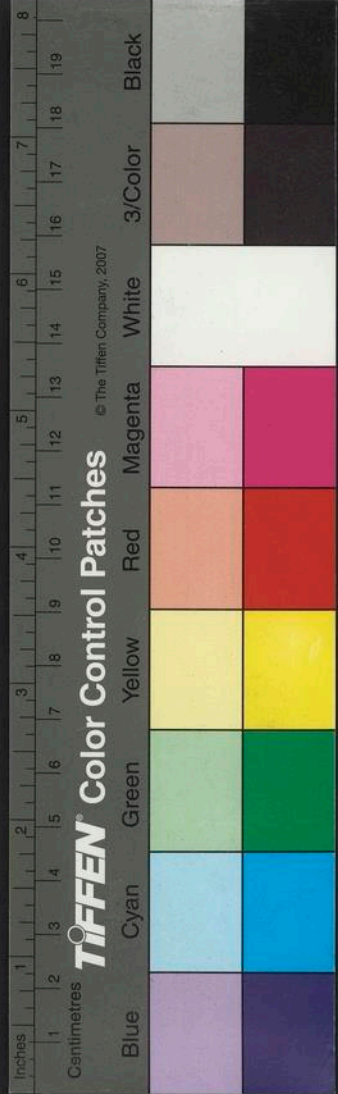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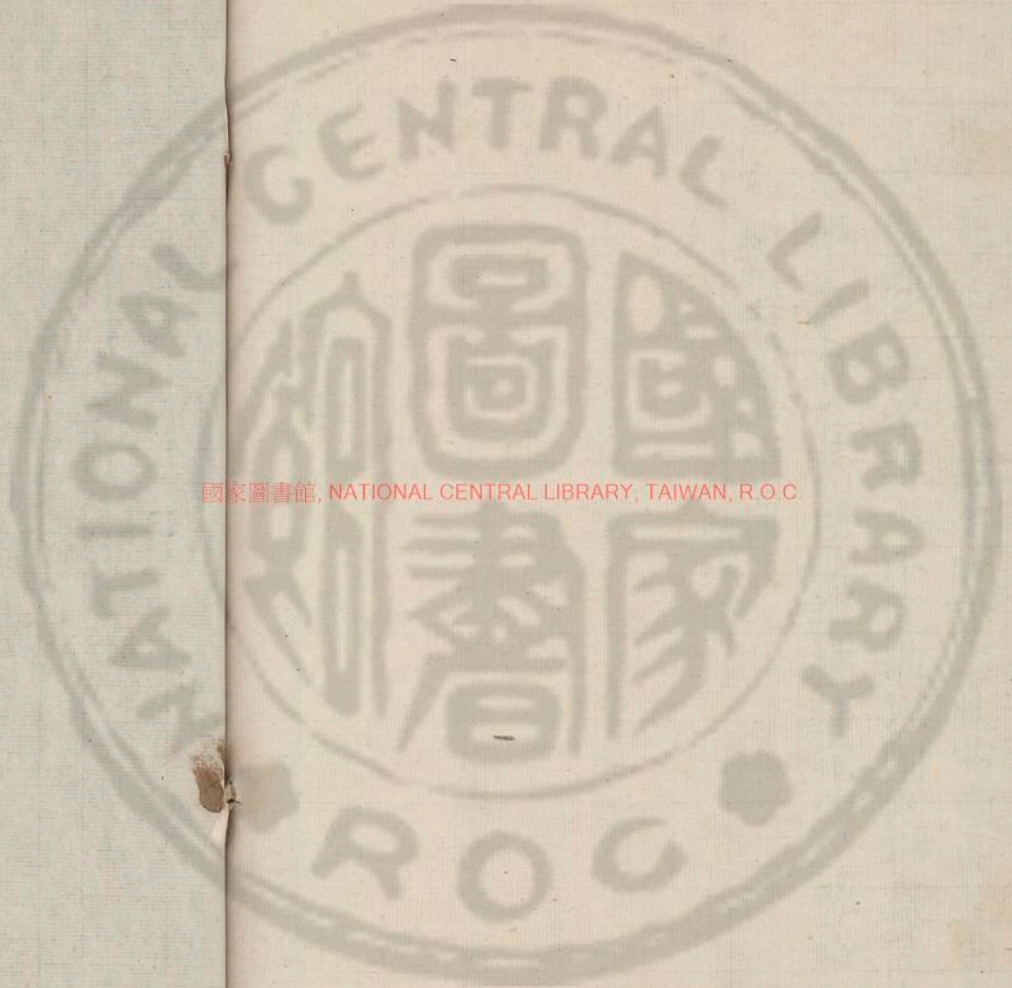
此曲南曲之變也
其音存焉爾所謂纏綿宛曲之辭綺羅香
澤之態殆南曲之謂與

時人最盛有腔有調有板謂之北曲南曲北曲之變也病餘間一為之將令小僮歌以陶寫猶得詩人之意者風土之音存焉爾所謂纏綿宛曲之辭綺羅香澤之態殆南曲之謂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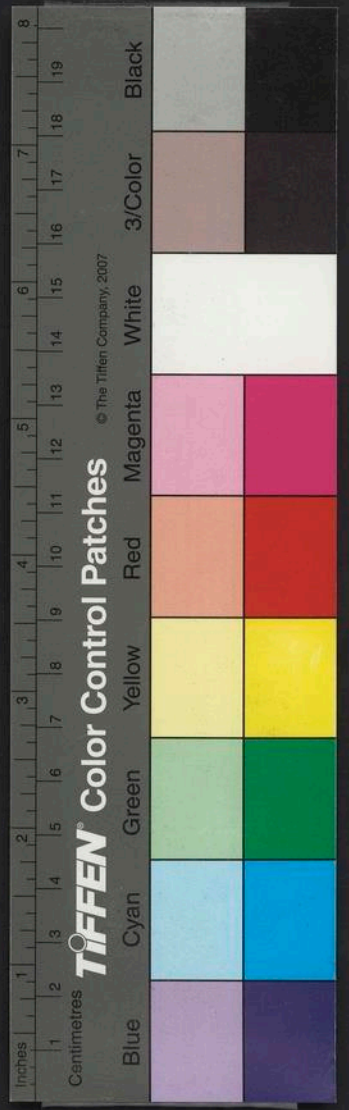
是曲三

一似三套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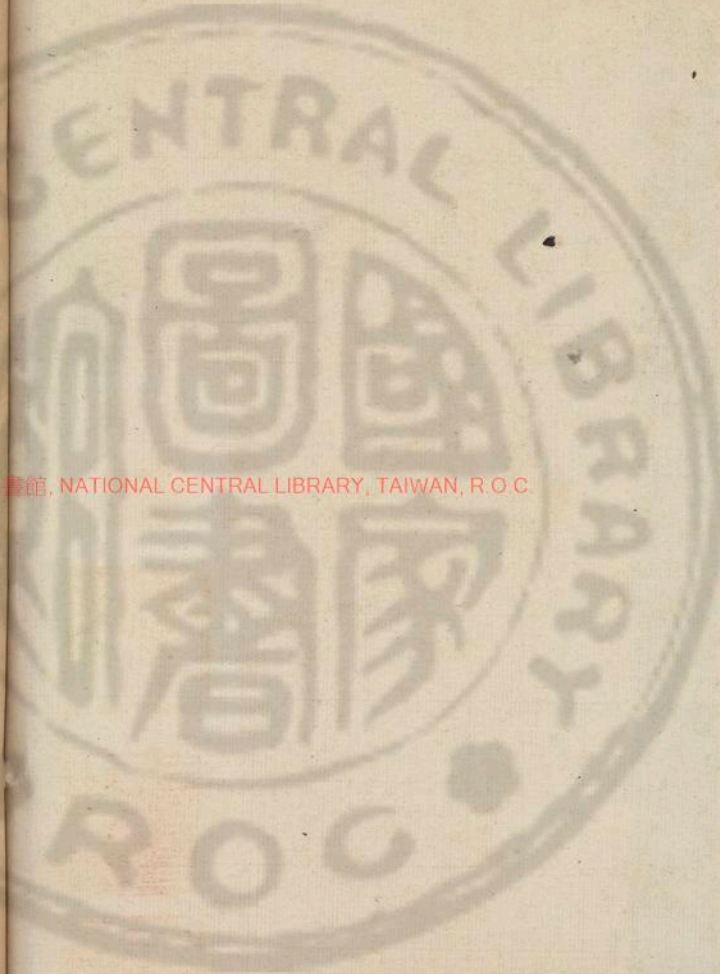


3457966 v1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儼山文集卷九十一

書一

與夏公謹都諫

足下受知 聖主大行所學甚慰甚慰往在延平
奉教翰先日再辱手書奏議極感極感顧罪戾
不即裁謝亦恃吾公謹有以亮之也夏初入晉
伊事頗喜此方朴野若可以展布者而上下物
情在 儼謹然令人頓忘其孤遠也近時頗有大
難處者 聖恩 聖恩
云間別當奉聞且僕之去國也重負者 聖恩
於事幾之微未為無見不自量力亦欲效馳驅於



聞詎意朝方發而軸先折矣秋來一閱頗得洗脫
完妻弱子在谿山佳絕處以自慶殆天所擬此意
易與他人言也但當日與見山形迹不過謂之公論
不知而已兩無私怨與奪之權 朝廷實主之公論
在上大夫在萬世一身之去就甚輕也僕雖萬里之
行意甚安之此又衆人之所未論者自北來悠悠之
談乃皆謂見山將甘心於僕而僕嘗併得罪於聖
此言喧傳於是人人始以僕爲奇貨而競欲賣之矣
但恐積微成著致誤時賢此非筆墨可盡也昔柳子
厚與蕭思謙書云飾知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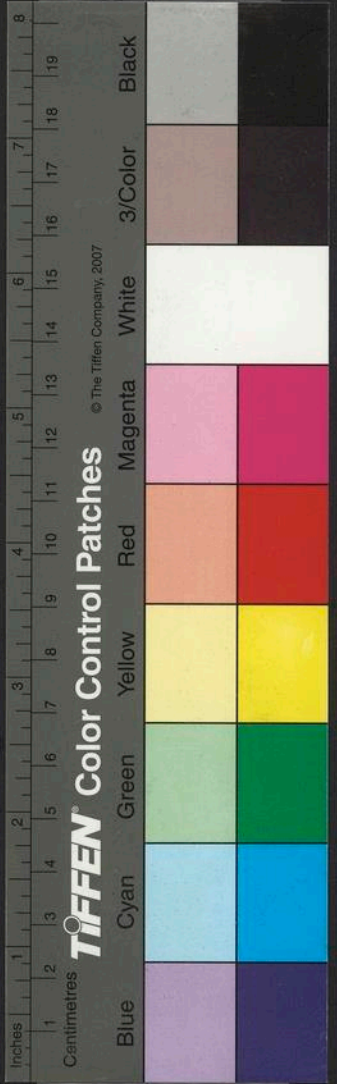
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
益困辱萬罪橫生意嘗非之宗元喜功名不自愛重
在八司馬列若其黨就勢成誤國不淺宜天下之所
深譏也無復悔悟而乃深文以委罪厚已以薄人真
天下之險躁士也及觀陳師道問訊黃魯直便至仕
者下相陵否僕始疑魯直文人不過以言語詞章
爲事耳仕者同類何至相陵至於舒宣李之
爲事者然後知天下之物情變態其所由來之
自大意又悔之獨傷今之人去古之人又遠矣
說漢蓋聞之自顧在萬歲年便已五十有五



神氣血等是六七十老人桑榆之日無復再中
之妾自應早落徒以先壠猶荒丁男當娶此心
一日南望悲傷也人情不遠公謹宜有以體之
又君臣之交方固朋友之好未攜當斯時也
行乎偶以褊心與之較文義之微評毫釐之分
遂致如此者雖欲猶學乃若蓄疑隱忍之心以
洋洋風之會縱復南中如此者以焚為辱千里
已古人所以痛也曾自先人見背保下遺養口辦
兼志不堅其謂用之則行今鑄此大錯矣
公由言有公由言有公由言有公由言有公由言有

晚節末路誓當守此由今觀之亦可謂無所不為無
所不取矣又嘗自恠性好潔高難堪再辱此宜公謹
之所知也古人有言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今知
已非公謹而誰哉聊因公差人便附此不盡

去歲今日亦是九月十九在延平晨往羅源里謁
豫章先生祠堂還到公署西窗下結字滿一卷無
一筆訛誤楫子從旁侍筆視晉陽風日今年亦佳
恍然如一日事但作此紙時在貢院中堂宇峻深
明窻甚幽聞而下筆輒脫謬老衰便驗於此矣公
謹勿訝勿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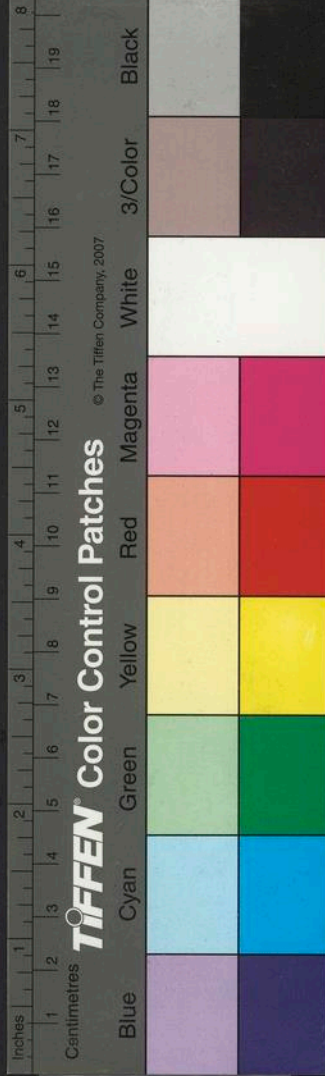


與方叔賢冢宰

深自先人背違旋遭擠毀結廬田中已有終焉之志
自外 朝籍者餘四五年矣辱公薦揚遂承 召命
中途聞擢附驥趨 廷豈勝感激心奮深為祭酒公
在禮部深謫延平公在吏部山西之 命又辱吹噓
是皆愛深之至者矣雖然愛之至又不若知之深也
比有陳乞 命下之日只煩早賜成全之則知己之
恩大矣譬如奕棋滿局皆敗尚須廬山老此一着也
意難言盡感與淚俱

與徐子容吏侍

凡奉華臧副以手墨感刻感刻昨有小柬上西樵致
謝矣想知照近日上乞休之章萬乞致意西樵幸勿
復以漫語視之緣先人之葬尚草草弟輩不可託須
躬親落成小兒來年已十七兒媳又長兩歲二三月
間要成婚事六十老人止有此子亦須此父親醮之
若使男女失時念此豈能一日畱身在外作癡兒耶
此言惟崦西可告此事亦惟崦西可謀免使再舉至
叩至叩至情至情歲暮縱復冰霜入晉時初無行李
上草尤為捷徑也言不能盡踉蹌以俟 俞音不任
拳拳



與周白川尚書

前歲揖兒入侍得誨慰勤勤骨肉之感也銘刻銘刻
恭惟清望碩學遵養厚深神明所相中外倚毗無任
欽向深衰退日甚無足齒錄三十年來本願從公五
湖烟水間耳此盟恐不復煖矣東望萬里瞻邇奈何
敬此附起居餘惟爲國爲道保練以究大業病目
淹纏臨紙惘然不宣

與康德涵修撰論樂

何栢齋曰今世詞曲與古樂同此言有理顧曲折細
微古今須別爾何者古樂主聲詞所以譜其聲也孔

子所刪刪其不合於律弦者如素絢不錄是已謂之
爲逸詩者非也惟聲易亡三百篇之聲未及漢已

亡今特傳其詞耳漢樂府名新聲故詞難詮次新聲
又亡至魏晉之詞通解而聲又亡後周得江左樂工

至隋唐聲又亡律詩而聲又亡宋歌詩餘
聲又亡至金元今所傳者南北調二聲

在耳謂卽此是古樂也也大抵古人審聲以
選字然後鍊字以摘文後世先結文字乃損益律呂

以和之去元聲遠矣恐非古也卽今詞曲論之亦有
聲意二端聲一定而音無窮凡聲急處是欲趕板意



緩處是欲合索蓋有口
意若明皇遲玉笛以合
傳義理此感通之妙古
未敢信也舊傳王粲張飛等作傳奇俱含鍊鍛人才
意所以鼓舞人精神不倦此却與詩之正變合不屬
義理宋儒所釋正風變風大雅小雅是剩語也深行
旅疲憊兼老病廢忘瀟浪及此何當面質為樂願承
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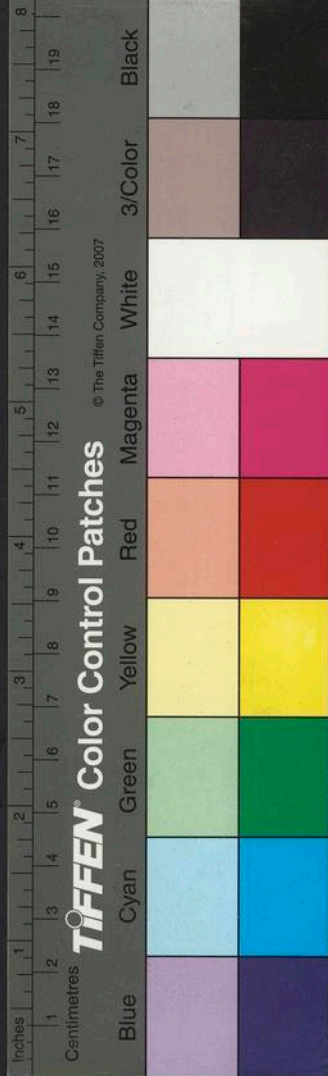
與陳省齋

不肖於今公卿

知受愛之深未有過於執事

者也衰病之軀由陝入蜀百無一補徒負初心所幸
德音伊邇甚慰瞻依顧未能一承下風以敘契闊之
懷為愧為渴恭聞討賊臨邊義明氣壯想成功當在
日下矣拭目露布北
通屬在災荒空乏之
運用助先聲伏乞照數
亦不敢濡滯也餘具咨
與何栢村總兵二首

深頓首連日西事在
運謀此等正可慮可笑者不知此外別有方畧否得



手劄公牘爲之憮然

番自古不能爲大患害大要

撫禦得其道而已李

饒苦心經畧只緣中外議論

不同遂至無功前史可

鑒也昨曾告秋崖兵

憲云誅賞二字須要用

變棋不可失先後着耳

茲亦以告栢村大帥兄劇信手餘惟爲國爲民珍

重不具

比日承遣人馳書存候無任感慰西番事無的信何也自用兵以來已及一月進退無據雖得之傳聞者殊不成次第撫按兩院所望栢村不得不獨任其責也聞栢村初議甚不能堅爾兵憲

頗歸咎於往年五寨之舉不停當致有今日此事少俟須當付之查勘也知之知之深老書生不知兵事亦與按察之官體段不同但欲保境安民不妄費不妄殺爲本分職業爾用機弄術以成就小功名正不願諸公爲之見周參戎亦望道此意七月上旬恐番人有動靜却須戒嚴幸密之餘洗耳捷報以賀邊鎮事重惟自愛

與朱秋崖憲副

昨奉小牘一以謝教一以謝過想蒙照原比日再承手翰并公移敬當如命奉行顧才識有限耳番情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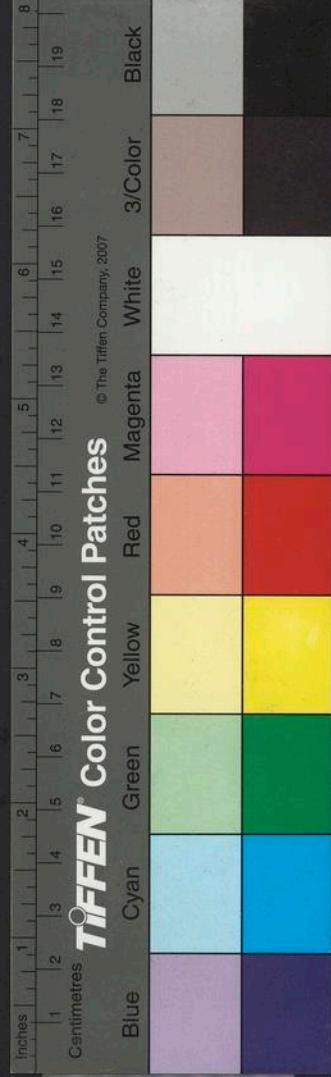


字連篇辱撫按不鄙賜之與聞備見經畧妙用使老
迂之人驚汗歛服俱從貴司議行僕無能贊一詞也
惟有往歲軍前用過錢糧弊司一萬兩查有下落其
餘未見清報爲察院比較作第一件未完該吏往往
涕泣哀訴竟將何爲如果事涉嫌疑勢難推究煩爲
徑自呈奪以冀杜絕別有違礙亦望具由當爲轉達
可也但惟付之高閣僕受累多矣奈何奈何令承差
雷鳴遽坐守之幸爾意畱意深滿用兵議取二千兩
按臺允支但庫藏空虛復有大木之費卽已呈請撫
臺爲斡旋第乏解運可託之人須臺下委的當人臨

庫支之庶不落人圈套也此事亦別有行先報此

與王舜卿

久失奉問比日得書爲慰秋崖僕素厚僚友之間蒙
渠敬愛但恐信不及爾近事雖小跡甚狼狽復恐以
此爲秋崖累故議擬間殊覺費分疏也想山村野氓
中或自有實話幸爲亮亮僕老境功名俱出望外顧
才綿任重自有速謗取侮之理恐不止此一事爲然
正如牛羊之入庖厨趨死地也而身則無罪此與朱
陸異同大不類見秋崖爲我謝之令兄相知最深身
後有何表章僕豈敢有所愛也但武定侯所刻者實



未之見便中不惜見示爲叩山中夏爽兼有圖書爲
樂近呂都憲道夫亦將至天涯無事也餘自愛

與郝瓠中兵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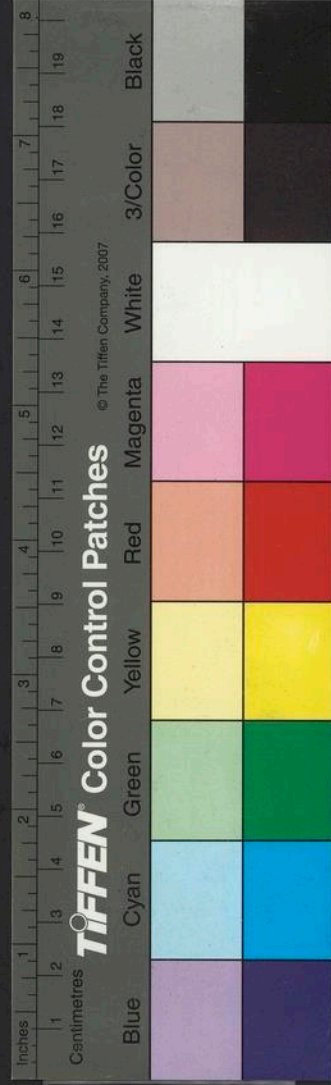
茲者憲節止城門之外然以行速遂不及追候無任
懸企胡覺先來得公文極承扶持知感知感但此事
甚有難處者若欲餘出必須贏入儻不敢爲也若以
原封對衆散之亦無不可者指揮張和年少狂妄行
事貪鄙人言籍籍俱有指實非徒得之傳聞而已其
叔叅將麟屢有苦言訓之執事稍宜戒飭亦保全之
道也恃愛及之簡微劉汝成監收之差兩院頗有異

事擇其可託者徑爲轉達可也草草附遞幸

之

謝汪器之

壬申秋烏山信宿青港奉別昆季後至廣信附上鄙
作書想已徹左右歸途至杭而病作遂乞告去
眷偃臥中側聞過吳門自恨不能扁舟奉候徒有此
心嚮往而已邇者審自講筵出蒞南雍海內得明師
範其爲慶幸何可云喻顧廿餘年之侍從而復肯爲
春明之遠別是足以仰窺執事所養之深厚深之欲
私致一賀者又復在此僻居海角若面墻壁日遠大



人君子之教爲懼但心疾漸成時復嘔吐長日杜門
止辦枯坐恐不復策勵可前唯有慙負知己之感而
已奈何奈何令兄先生居京師况味何似令弟又復
失意何以堪處石樓院長計相得甚歡日斜衙罷蔥
翠之中導從冉冉與江山相映發殊勝未能奉後塵
爲恨風依依他所欲言者不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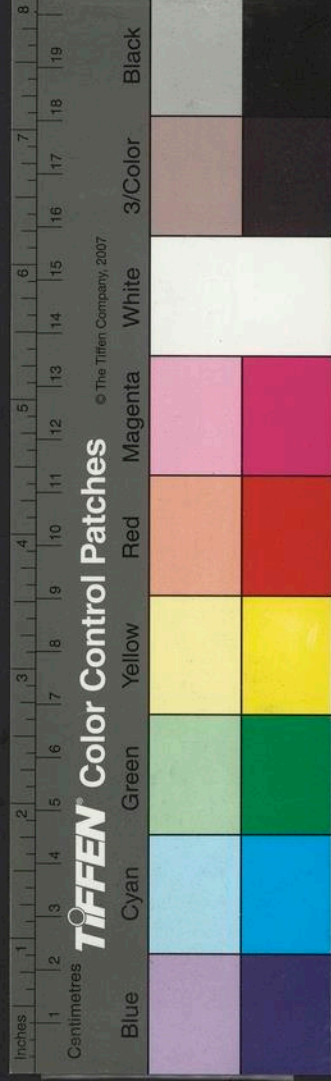
奉劉野亭閣老

卽辰首夏清和伏惟台候萬福深以菲劣謬廁門墻
計違台轍已踰十載未嘗獲一奉狀門下少伸起居
之敬罪一何如恭惟執事正道正學追配古人不但

出處進退足以繫本朝之輕重而一言一動之間
皆足爲世師表播在人傳極深向仰未由握衣侍側
以卒所業爲歉耳深去秋起疾入館供職前月方滿
一考憂患奔走之餘百凡衰退負恩負教實亦未知
所以自裁也崔侍讀子鍾南還云當出門下謹此修
問尚冀順時保練以副華夷之望

與李獻吉

去冬自仲默處奉手教子鍾子容處覩佳篇於賤子
極荷存念顧不自量力扶病來此病日益深而毫髮
無可効慙負知己何如入春以來緬惟起居佳勝學



植邃深敬服敬慰比承乏禮闈舒生芬者偶出本房
亦有夏生言者詞翰甚有法度云嘗受先生指教江
西之政浸漑鼓舞者多矣此外有陳生沂梅生鶚者
皆名士大率此科人材亦自不少恐要知之輒以爲
瀆外小詩扇附子鍾侍讀先生轉呈結腸之作少俟
病甦請教非敢忘也餘惟情照

與顧未齋宮諭

深臥病江村如坐井底久闕修問非敢忘之也春初
大病幾至不起遂爲小女納壻擾憤擾憤入夏以來
漸甦然精神志趣已如再世人矣水竹之間結一茅

菴署曰面壁啜粥茹蔬以送昏曉無日不在是間也
比日沈希賢過舍奉手教情誼拳拳無任慰浣備聞
起居佳勝有少瘡疾不至甚苦想道力勝之也始知
令郎北遊賢關不及餞送爲歉承問及近況老兄尚
未相諒否五十之年僅存一子薄田敝廬不失先人
之舊復何所望耶兼之氣血蚤衰寡食少睡人間之
樂以享爲累矣野會之約甚便疎懶地之近貴邑者
青龍盤龍皆有小莊僧廬佛舍頗足登覽澱山金澤
俱極宏勝此皆近瀆澳也請爲定盟須俟秋分後作
半月約過此則有收成事催人矣如何如何餘非面



莫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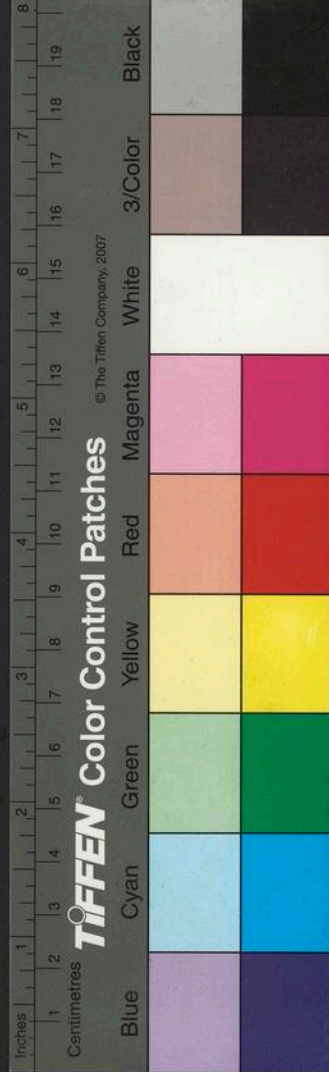
之血蚤蚤寒食
手對春一千載田
小及道我黨嫌承
且日武帝賀誕金
恭舉國而勤勤濟
蘇以我君與無日
不五其間也

卷九十二

書

與林見素尚書

黃如英至都奉手墨高篇并西征全集捧誦之餘如
覆瞻對經綸之才剛大之氣高雅之韻未知古人誰
爾為之伯仲也敬什襲為傳家之寶不但師法於是
而已竊念深以晚末辱登龍門嘗獲一言之譽永為
終身之榮此特深之自負耳妄意公之忘之也久矣
本於天下士自不薄如深何足為門下重輕自十五
年以來嚮慕徒勤而寒溫之常禮未敢通一詞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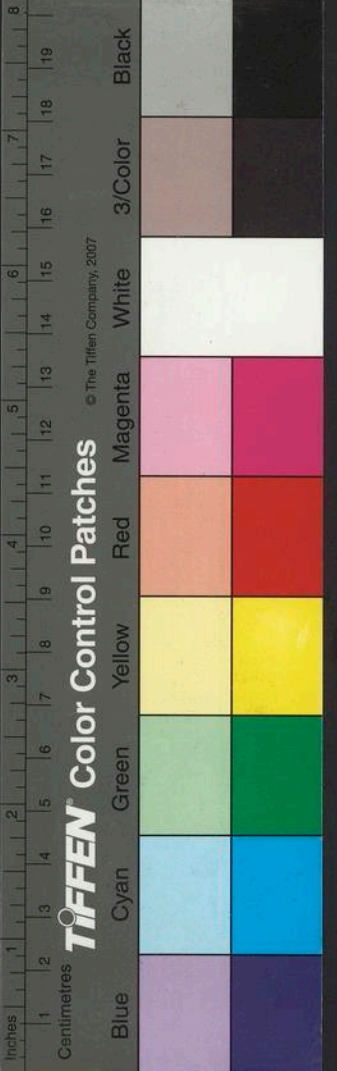


古今乃始知深自待之薄也罪愧何言恭審即辰台
履祀居萬福登臨吟嘯供高明之適想象風流如瞻
雲漢此特公之主直耳若夫精義妙蘊豈鄙劣所可
盡言耶無緣執役門下日近道德之光一洗凡陋之
習爾其嘉賜告還于承鄉先生曹定翁先生教愛
無已百有年以迄於時一道公姓字輒敬歎移日深
遠而夫公之在吾邑幸古之人有望聲光於數千載
之三聖者為之執鞭而不可得者深之所得者多矣
是以公之抱病遺願之姿遂成早退孤負知己
之誼二片附呈一覽聊

中仰慕之私南望千里豈勝馳情緬冀為道為國
自愛以副華夷之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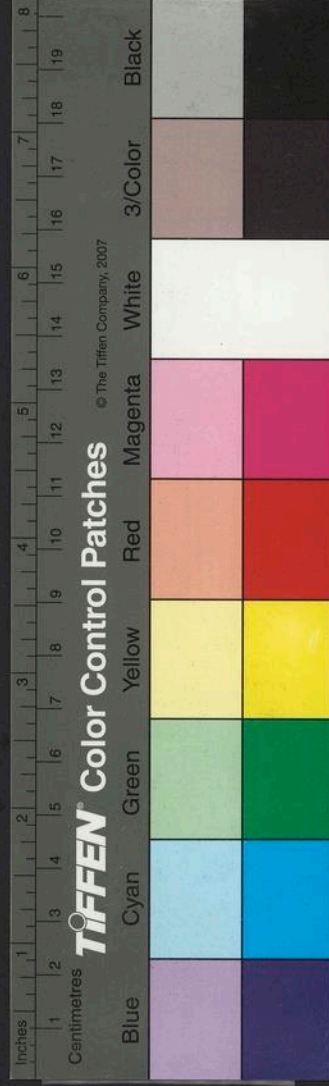
與王荆山都憲

昨承手教領悉慙罪不暇伏惟明公德政威望風行
江南者儼如神明二十年猶一日也深當是時初入
仕途每每覘候一言一行以為師法私自念曰此非
近代人物自是先後叨同朝班雖雲泥路迥未獲朝
夕親炙以慰素心每一過明公館寓未嘗不停馬致
敬為之啓闢而授刺也亦非一日矣所願執鞭投玫
以致報於明公者嘗恐無地此心計當通於神明豈



一以將遂免其一班乎瞻仰之地勢有不能將自今
以徃祇因令郎一人并與其抽籤背書者遂廢而不
行乎條教之際法亦不敢僕欲有請於明公者久矣
卽此一事情法兩全必有善處亦幸有以教之况今
聖駕在遠百事宜慎正賴宰輔之臣容庶僚之守
法耳而法之行也必有公平正大之體不諂不瀆然
後可以當人心壓物論亦僕職事之所宜盡不敢有
分毫加之意者而亦豈非明公之所爲贊襄彌縫以
樂於群工百僚之交修共勉者但恐汝梅久樂放縱
一時不堪約束家庭之間稟說失實致明公之過聽
耳故敢委曲道達兼布所以嚮慕之私如此伏惟亮

欽節諒於左右近者叨官國子深愧菲薄有負君
相委託之重不意令罷汝梅來遊橋門此雖職事亦
某所以求報於明公之萬一也但在稠人之中未能
遂爲之賞識爾昨蒙督過以爲難爲兼動明公不得
已之說捧讀之餘寢食不暇晨入國學細檢科條自
徂宗以來舊規成憲試爲明公言之每日坐堂抽
籤照班若遇背書日期堂友長捧籤率領班生送過
博士廳挨名驗背坐堂班生背其所讀之書新入監
生則按日分背監規各官所臨衆目共視若因令郎
一以將遂免其一班乎瞻仰之地勢有不能將自今



之容卜日請強聒之罪

奉羅整翁太宰

往歲自西昌以危疾還省不遂瞻拜嗣後爲關蜀之行遠教益遠聞問無階惟深向仰比蒙 恩內轉首夏已供職伏審台候萬福神明棊相爲慰恭惟執事振古人物一代師範自出處進退之大以至顰笑話言之微皆有關繫此華夏所共知非一人之私言也深不肖早承知教衰老無聞每一企望如沐春風顧鼯鼠飲河僅取充腹而深源遠派有所未能知也卽日蒲輪之召惠然肯爲蒼生一出當候於上東門外

爲之執鞭以請顛俟顛俟茲令郎承 命省覲天倫榮樂輒附壽意神往身留仰冀涵亮萬萬南中杪秋正及爽快萬萬爲道爲 國節宣以副中外之望

與陳晚莊京兆

深執事之鄉後進年近三十始遊宦於外然未嘗一登執事之門請業焉不過望見眉宇於衆人中亦一再而已雖然文章之美道誼之雅固已熟聞而稔習之顧有甚於朝夕謁見者深竊意山川融結而爲都會郡邑其中必有人焉爲一方之元氣富學而養望早退而壽考者若執事所謂吾邑吾郡之元氣非邪



比者家父壽日過厚不鄙賜以雄文近姪輩錄至奇
古朴茂而浩然之氣不啻少壯此又足以兆執事之
壽履未艾非特區區爲深傳家之寶而已也極感極
慰深竊食京師未緣參侍伏惟保啻不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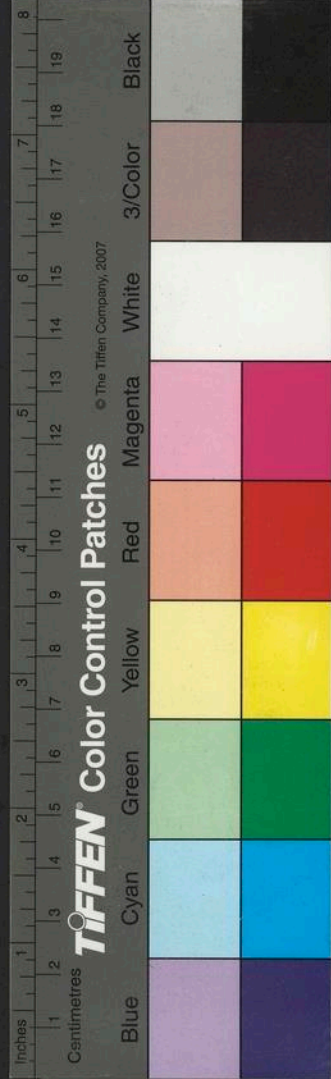
與顧東江學士

深自去冬屛勉襄事後皇懼社門兼以多病又遭歲
饑口衆食寡不免區畫遂爾匆匆度日將及大祥悲
哀益倍不審邇來孝履何似不得以時奉慰瞻企奈
何近日郡伯以提學之命來索古文大成序聞執事
已書首簡想有大製作以傳矣深得畧觀此書編次

很雜殊無義例當得執事重加校定乃成書耳聞楊
郡博云郡 旧難於改作此則過於奉承而畧於公議
也奈何深 思欲移書提學論列其委曲庶幾見從乃
不辜郡中 此一費爾不審尊意如何鄙作錄上請教
不吝剛改 幸甚

與曹定菴憲副

別後屢辱 記存兼手教佳篇抵京多病多事踰時闕
奉狀起居 瞻企祝願之私無間朝夕卽辰壽履康和
動定多福 聞有家孫之戚遠惟悲感無緣奉慰想定
力能遣之 也儲懋中近選入翰林鄉邦有人爲慰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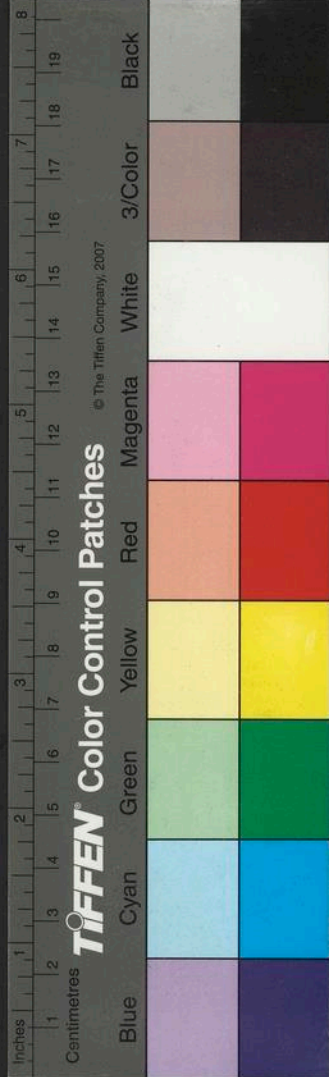


快月筵之作去秋入都遲不及見涯翁故爾蹉跎已
留爲今歲次第矣少當克壽筵之敬深比承校文本
勞願得一二佳者舒生芬其一也此恐長者所欲聞
輒以爲報會錄一冊附將遠誠餘惟宣節加食以膺
洪祉

與沈西津方伯三首

緬惟執事擢科第時僕方束髮操筆爲科舉文字然
與執事有通家之好聯姻之雅不可謂不相知也而
亦不可以謂盡相知也當時執事之知僕謂可以至
今日而止矣僕之知執事者若芝草若鳳凰若麒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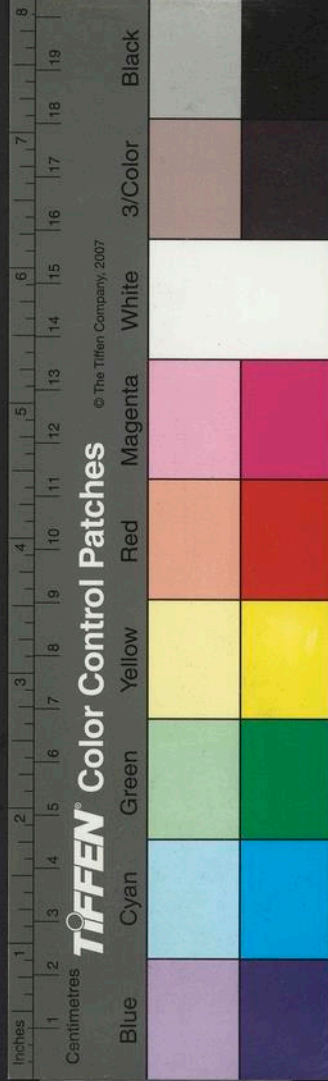
若隋珠和璧望其外而念其爲天下之奇寶也中間
執事登朝爲天子近臣僕束縛校官聲與聞不相
及者久之壬戌之歲竊與計偕來會於都門及下第
兩還匆匆兩月而別去去冬北上會執事於常州道
中蒙出高作見示讀之終帙知執事之志於道進於
文凡向之慮度料想者始窺見其槩矣雖然亦未敢
自信也今僕忝登第會執事以使事還京握手劇
談於是芝草之祥瑞鳳凰之靈淑麒麟之仁厚隋珠
之照夜而和璧之截肪者乃盡得之奇矣哉僕之知
執事也僕遊遊兩都凡大人君子之側未嘗不奉贊



往交之而當世之號爲大人君子者亦不以僕爲不
肖而進之故閱人頗不少矣然能知文章如執事盡
言不諱如執事樂道人之善休休有容如執事求之
大人君子之列固已難矣夫文章不患其不知患其
知之而不肯盡言也盡言矣而患其以驕與忌乘之
執事知而能言能言而能容僕又曷敢自失於執事
也哉謹以所著雜文數首詩三卷伏惟一覽僕之能
果盡於是乎否也謂盡於是不盡於是在執事而
已矣僕何與焉皇悚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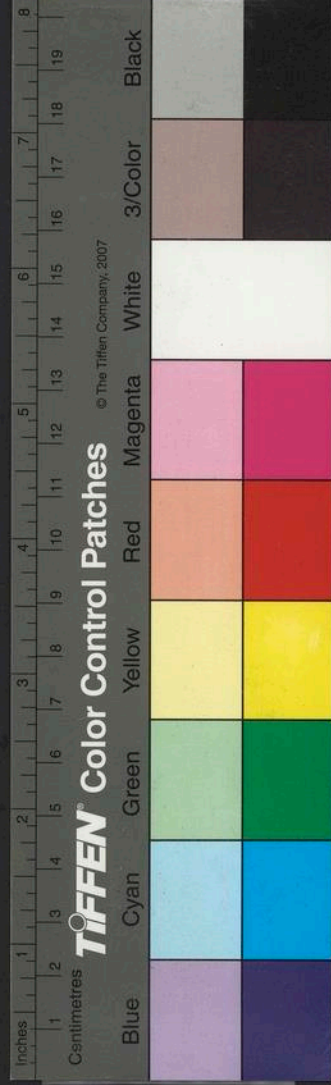
忝聞奉手教兼佳贖伏審榮還展省忠孝兩極黃金

垂帶滿銜生花鄉人不見此亦已矣雖大拜崇階
鼎來伊始而閭里之光可謂一時之盛也無緣得克
賀賓兼敘契闊之私爲慊耳計維揚夜別春秋屢易
而深之心志灰折已成老醜非面莫盡委曲如何如
何向來一出違老棄幼尤非本情第望執事入都得
以左右提携耳 召命匪遠當令舍人束裝以俟也
侍行尊眷輩一路想均納福麒麟消息竟復如何日
夜以此爲執事祝望耳便中幸示好音以慰區區沈
東之來替幕下輒此奉問獨居多病餘不盡所欲言
亮亮



月餘不奉候昨獲瞻對風神清腴方與世安表弟慶
慰間再辱手書似有不滿僕者讀未終篇不勝皇悚
恐執事偶未之察爾今世好盡言直道喜規人過者
無過執事豈忍不爲執事盡之昨柬所云平心者因
來劄云自少至老於人了無妬忌故特奉頌盛德非
敢奉勸忘情也今爲執事盡之夫人心無形雖有形
而難見故心不可以平不平言先儒嘗有平心之說
蓋借衡平以爲此心喻耳衡今之稱梗鈞石銖兩各
以星分推移以權重輕畢應初不容有一毫人爲之
助今世稱等金銀之器至今俗諺謂之天平云衡之

爲物也投以鈞石則應之以鈞石投以銖兩則應之
以銖兩夫是之謂平若本輕也而欲使之重則衡低
本重也而欲使之輕則衡昂是之謂不平其於人也
心具乎性性發乎情情之所向輕重生焉輕事而應
之以輕重事而應之以重是之謂平若輕其所重而
重其所輕是之謂不平此平心之本旨也執事似以
寬縱爲平心豈誤耶精察而熟思之義理自見矣來
諭所引律文多未合何也准者但准其罪不在除名
之例此是例分八字之義元不屬名例律內名例律
自有稱與同罪一條是蓋據成案以再解以准之義



稱如呈稱供稱之類若稱准盜則免刺若稱以盜與
真犯用此爲合律若稱准而刺字稱以而免刺者合
坐官司出入人罪依律議擬似難便科律令重刑至
於風聞言事未蒙施行者豈容深文必當有以服人
之心方是法家若夫排陷裝誣別自有律執事嘗以
漢廷老吏自居豈獨踈於此耶僕本書生不諳吏文
試扣所疑如此願受教焉若謂深助泛交而薄至親
出姦人之下策則僕亦未敢以執事爲知己也病餘
荒絮惟不拒幸甚惟不罪幸甚

與朱子文六首

清僧至得書惠異鄉久處忽覩親手筆豈勝欣慰辱
鄉評每以足下與僕爲敵僕浪得名耳實當退避三
舍近作不吝遠寄至時一把玩儻有求士於僕者庶
得徵實耳如何如何

別久瞻戀之情非一端近兩得書惠極感親誼恍如
接顏範也奉化故是劇縣子文初政已爲卓越所甚
慰者兩耳冰蘖之聲今日仕路多蹇中外皆然雖故
鄉亦未能高枕而臥也如何如何深自北來旋承攝
篆數年隨行逐隊空言漫語知從政之難自今日始
也小兒女輩三月末到京叨遠庇粗安餘無足錄者



尊甫聞已過南雍亦屢得教札仁甫薄有註誤士綱
政聲甚佳芋西動靜想周悉所喻當如命恐不足爲
重耳餘惟保練爲祝

歲莫懸望久而疑其遲遲既得手教知所遭非常雖
出無妄令人驟聞之爲之驚歎累日出至險而履坦
途豈倚伏之理天將大任隨之耶卽辰春和起居多
福此中事體當無他變水村公處屢曾及此茲去吏
有公文宜卽赴貴任俟 朝覲奏轉日部中必有處
也幸毋他慮他日得與考功備道之也僕處此粗遣
兒輩叨庇俱就學堂時事盛价想能一一南行急草

草秉燭附此殊不盡所欲言

自六月初旬抵家屢承尊翁令弟垂情皆極感慰上
塚置後事匆匆一月携家南來汎錢塘登草坪度分
水嶺入閩游武夷諸峯徘徊歸宗巖皆滿向來山水
之願宿痾老態頗恨此行太晚也昨於廿一日到任
臥寄畫圖中瞻望甚邇頃當以公事遂叅承有待有
待敬令小僕奉內尊札附上近詩一紙發笑秋氣漸
深緬惟眠食珍重爲祝

頃見錢方伯云王都憲伯圻來巡視浙中却帶金山
地方想是二省入轄只恐故鄉海警吾邑未能高枕



也如何如何北來消息紛紛時事又一變唐虞之治
企伺企伺僕處此粗遣家人輩不免啾唧無明醫可
訪奈何楊伯止五谿先生客也欲往訪謝僉憲幸津
遣之草草餘惟順時節宣以需寵擢

崇安曉發殘燈未燼承專使教惠種種可謂攜載而
來矣感愧感愧一行人賴尊庇均安鵝湖逢勅使
廣濟得部檄自此去北風塵邈然未知所稅駕也此
來已絕生還之望尚荷聖衷具悉隱微士大夫公
論猶在或可持此歸見江東父老耳餘非面莫盡也
居延九旬賴僚友知愛與士民瞻戀若不忍舍者不

儼山文集卷九十三

書三

如臯冒起宗較

與倪小野正郎

比日陳子新過江東承惠手教副以諸佳作欣喜無
量具聞起居之詳復以爲慰聞有小恙想遂勿藥闔
宅自老夫人而下均享福履每作南望豈勝向仰之
至自念山陰海上扁舟之約彼此同期歲年之間歎
此未能往而彼亦未能來也奈何奈何深憂患之餘
遂成衰老凡諸外物等付悠悠收斂此身置之泉石
竹樹之間是中便自空洞絕無他慕惟有知舊時時



也如何如何北來消息紛紛時事又一變唐虞之治
企伺企伺僕處此粗遣家人輩不免啾唧無明醫可
訪奈何楊伯止五谿先生客也欲往訪謝僉憲幸津
遣之草草餘惟順時節宣以需寵擢

崇安曉發殘燈未燼承專使教惠種種可謂攜載而
來矣感愧感愧一行人賴尊庇均安鵝湖逢勅使
廣濟得部檄自此去北風塵邈然未知所稅駕也此
來已絕生還之望尚荷聖衷具悉隱微士大夫公
論猶在或可持此歸見江東父老耳餘非面莫盡也
居延九旬賴僚友知愛與士民瞻戀若不忍舍者不

儼山文集卷九十三

書三

如臯冒起宗較

與倪小野正郎

比日陳子新過江東承惠手教副以諸佳作欣喜無
量具聞起居之詳復以爲慰聞有小恙想遂勿藥闔
宅自老夫人而下均享福履每作南望豈勝向仰之
至自念山陰海上扁舟之約彼此同期歲年之間歎
此未能往而彼亦未能來也奈何奈何深憂患之餘
遂成衰老凡諸外物等付悠悠收斂此身置之泉石
竹樹之間是中便自空洞絕無他慕惟有知舊時時



往來于懷耳輒奉遠書竟不測是何境界也數日前
夢小野科頭對奕作潦倒歌呼之狀如在長安旅邸
便爾得報他亦每每還復偶然爾一笑一笑山居多
暇得與兒子楫對案讀書或觀弄筆作字爲樂想子
新或能道之也

與何栢齋侍郎

伏計奉違之日倏忽十有七年矣自先人背養荼毒
餘生無復有望於世兼在群疑積毀之中杜門待盡
每一念舊愛覩顏負心者或至旬日未易以語人也
然蒙記存賜之珠玉復以衰老爲念此意尤未易以
語他人也感激何如此蒙收召實出望外卽日當北
渡瞻望甚邇謹此具起居之敬儻不吝教言尤出望
外也餘惟爲道保愛以膺大拜不宣

與劉子

介谿至舍下畱兩宿奉所惠手書如獲瞻對聞起居
佳勝奉侍爲樂去歲作衡嶽之遊想遂奇觀也深是
後一月亦遂起告比抵京勉供舊職但憂患疾病之
餘遂成衰退大業遼遠終負斯志爾計審召命已臨
不審爲斯道能一出否古之君子其於山林廊廟不
必專有所主若其志之所存雖甚不得已未嘗一日



不欲見之行也足下克養完密義理精深非淺薄所能佐替若以足下之惠得奉顏色敘契闊考德問業有所矜式則區區鄙私不能不眷眷也昨會劉憲副嘗與之細論計非筆墨所能盡也相望萬里末緣參承惟爲道自愛

答張君玉

深比方臥病杜門忽承令郎枉顧強起以野服奉見於寓樓追念長者二十年之遊從知遇豈夢寐耶及拜手教累幅委曲誠欵洞出肺肝且見長者風神精采真有福有德之人無任欣慰深辱愛最最早最深今

老矣不自量力輕犯世故憂患頻仍心志素耗賴先人之業足以自適近築一隱居當三江之合流頗有竹樹泉石之勝又累土作三山遇清霽景候可以望海其下葺退居之室榜曰靜勝今年四十有九矣因命其左齋曰知非右齋曰知還靜勝之後復作一堂度明年可成成卽當題曰知命但不敢爾醫藥稍暇時時燕處其中大懼以筆硯爲累卽辦一味枯坐耳何由得奉長者一經其處隨意點染悉成勝槩竝想如何是中藏書滿架所欠者白齋集耳往歲在京嘗決券買一部念白齋當自寄到遂輟又往往於友人



家見白齋集輒復垂涎不意於今日併與續集得之
快事快事向晚到手自有滋味若此鄭令君啓範嘗
有場屋之雅間每一相見便問長者興化事蹟啓範
亦知向往者日赴召命去矣今郎不能久畱力疾附
此以代起居之敬殊不盡所欲言者萬萬爲道保攝
以躋上壽

與徐子謙郡伯

往歲臥病時極荷道誼之愛詞翰之教永以爲榮永
以爲感去秋起告近望節蓋在京潤之間竟以追攀
不及爲恨還京碌碌無足爲報舊病尚未得麗然每

懷丘壑之適此意渺然果能遂否即日郡政多暇起
居萬福高才夙學少試一郡敦本復古之政計已次
第欽慰何言望之來佐此邦想快人意也便中謹此
修問餘惟保煉以膺大擢

答方時舉少叅

此日伏承遣使珍惠極感記錄奉展手教無任瞻企
因念契分如執事相望百里而二十年之間才一二
會晤人生竟如何耶即日具審尊候并闔宅萬福欣
慰無量但浙藩未赴此自新聞兩疏交陳殊爲異事
執事德望才猷中外倚毗騏驎方發軔於康莊此豈



回車時耶未由面奉委曲爲歎深今年四十九矣掃
妄歸真力事猛省豈特知非而已兼之衰病侵尋已
成老醜春來一病幾至委頓屬有婚嫁事了此便蕭
然矣營小隱居在江上頗有登臨稼圃之趣賤子自
適恐非所宜聞於左右也力疾奉復容圖頌謝不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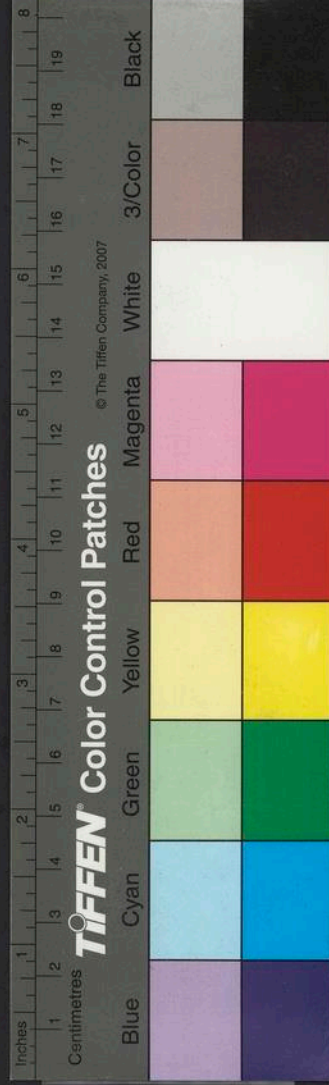
與陳玉疇侍御

深雷南雍時最厚厚愛感不可言自顧庸懦歲月如
馳而所以報執事者尚未有地不識執事之教繼今
以往猶可以覲得否也恭惟執事以碩學宏才陶鑄
畿內文風士氣一變近古顧以峻擢在邇士夫皆將

爲借寇之舉而廟堂之議亦欲暫淹以慰士望或
曰執事將薄而不爲深未敢以爲必然也伏惟爲道
自愛以膺大祉

答朱世光侍御

深獲侍教範極慰瞻依蒙賜款洽榮貴多矣別後審
仙舟尚雷南浦無任欽企之至延佇爲勞比承古經
新刻高辭妙翰若駢珠聯璧捆載而來把翫之餘真
貧兒乍富令人應接不暇慰浣之情如何可言是豈
惟林壑之光且將子孫世以爲珍也不盡感謝深疎
誕之蹤爲世鄙棄恭惟執事宏才正學清裁高風固



書三
佩出錄九十三
宜激昂雲霄之上而獨加禮於不肖拳拳若是非深
所敢當也比日使車至止物情肅然勸懲所及殆出
於指使之外此豈他人易以及哉一丘一壑藉之自
安又深一人之私感也時下溽暑仰惟行臺嚴凜保
愛爲祝新涼當携拙作請教高篇俟病間勉力追和
深衰老頽情負知爲暢臨紙不盡所欲言者

與楊夢羽

久不得夢羽消息殊以爲念想德業進益大爲三吳
出色也欣慰無量姚玉崖東還過貴邑幸清拂一二
聞虞山之勝又矣有小山居可置否能結一草堂相
待他日扁舟往來爲打乖窩如何如何費當自任也
但吾夢羽方將騰翽霄漢而鄙劣以此託之不幾於
衲鑿耶遠當一笑餘惟爲道自重

與夏桂洲閣老

深無似衰病僻居自公之還南也可聞而不可見今
既在南矣又可望而不可親跋瞻寤想奈何爲情邇
辰恭審台嚴斐相動定萬福高居 賜第在丹山碧
水之間感念舊遊恍如再到初不知形骸之爲累也
此意未易以言了惟公亮之比日徐御史宗魯還承
示新刻試讀前序目錄乃知文章家有人而公論自



在所恨目力短澁未卽卒業還復恍然茲表弟顧定
芳南使道當出門下敬此布忱深杜門待盡無足爲
道感知之私與日俱積亦未易言盡也冬和萬冀宣
節保重以迓 寵召不宣

與嚴介溪閣老

深無似受知至久至深前歲東歸重辱垂愛抵家之
日惟有北望感戀無已踰伏田野間側聞大拜之命
聖眷無前亦惟有舉手加額爲祝而已恭惟台候
萬福功在鼎彝顧聞無階益深瞻企江東舊居向
承駐節每登小樓恍如公之在闌檻也此意非他人

知真切

深入春卽抱病已成衰朽茲遣小

兄北來補

少爲門戶計爾幸有以教之老妻父

淹病臥宛轉

幕間特念尊夫人不置可憐此意亦

非他人所能知也亮之亮之特命楫兒託東樓兄轉

達之亮亮餘惟爲 國保攝以慰中外重望不宣

答許松臯太宰

深無似謬辱知愛者踰三十年無任感激踰伏田野
每每念之 聞召命起自家山惟有北望爲 宗社
稱慶無階 記少敘鄙私方切感愧顧辱手教遠貽
獎借太過 鄙薄之所敢當敬當珍藏以傳示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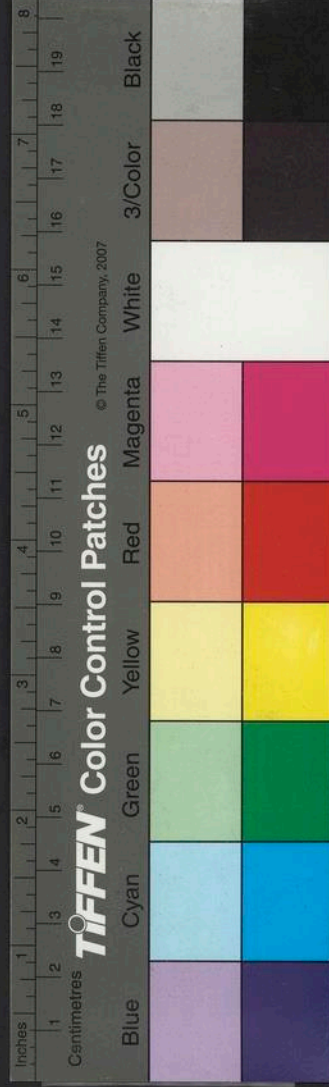
孫使知不具外於大人君子永為世寶爾欽佩欽佩
近田卷久淹歸几茲因小兒楫北來補歷捧以請教
幸原亮之餘惟為 國保攝以慰中外之望不宣

奉李蒲汀尚書

奉違門墻無階聞問跼伏田野惟有感戀表弟顧世
安還遠辱手教新詞捧以為寶頽惰之餘不知所以
為報也伏審台候萬福闔宅仙眷迪吉為慰霖雨之
望日夕跂踵此海內同情不但門生故吏之私已也
深薄劣抵當多病至今春尤劇小兒楫例當北來補
登因就秋試少為門戶計爾顧此行父師之託端有
望於門下念此子頗淳謹曾辱青目想蒙與進此骨
肉之感也伏惟留神萬萬

與孫毅齋宗伯

自前歲東歸極蒙欵愛抵家多病不獲以時起居徒
有瞻望顧辱手教遠頒捧以為感伏審向來台候萬
福 聖眷優崇霖雨之望日夕跂踵恭聞 顯陵之
行備承濃賞即日有留用之命皆大拜之兆也黃扉
伊邇鄉邦有光其在鄙人尤以為慰深春來痰火大
作醫藥無效俟命而已小兒楫勉令北來將就秋試
蓋為門戶計耳念此子孱弱又未立嗣依歸有人所



賴執事耳幸有以教之骨肉之感至叩至禱

與張陽峯宗伯

深不肖跼伏田野無階聞問忽辱記存特枉教翰副以陵祀諸作眷容雅健真太平宰相之言也每以誇示鄉里襲傳子孫爲寶繼聞內召 聖眷優崇又當代之所希有也喜慰之餘特深向往茲辰伏審入朝視象大宗伯矣念蹕之覆計在旦日此亦海內之同以爲望者也匪佞匪佞小兒楫向辱顧愛茲來補歷敬令起居 德容尚祈終教之想蒙不外多病臨書不盡所

與余美之太史

舊歲寓京邸姚生一貫來承手書名畫爲惠甚渥屬時南歸匆匆遂阻裁謝抵家碌碌多病多事益取疎外比日姜明叔過舍具審起居佳勝德望遠乎但傳有枉顧之信殆成虛耳如何如何昨少湖來相對兩日夕每道高雅不置當時買山收租之語今日兩禿翁政可辦之此豈亦畫餅耶表弟顧世安奉使道西湖之上恨不能附青雲也聊布所懷目力日短殊不盡所欲言

答羅整翁太宰



深薄佑早衰臥病海濱者已再閱歲矣忽辱手書佳
惠感極而繼之以泣也豈勝欽向恭審台嚴斐相萬
福自違道範以來四易寒暑屈指明後年計登八旬
念欲捧觴道路匪遙而人事難必徒深瞻望伏惟安
車蒲輪之禮 國典固存而天下之望所繫尤重萬
惟爲道保愛爲祝深手足俱廢託門生代筆以達無
任皇悚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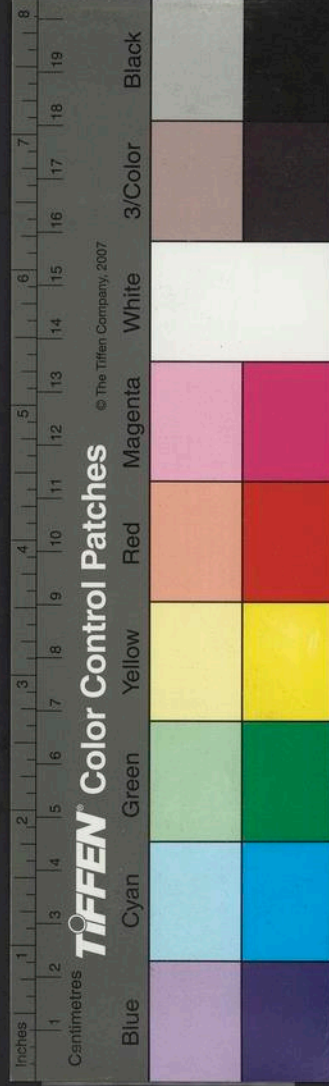
儼山文集卷九十三

儼山文集卷九十四

書四

與楊東濱十五首

唐橋夜別情感萬端抵家不至勞倦否深南來一行
人皆賴尊庇粗適輕舟軟輿上下山水間如在畫圖
不知身是遷客也入閩尤勝大都丹崖碧潭隨處而
有至於橫嶂絕壁倚天卓立白雲英英卷舒其下剗
削點綴疑有神工鬼斧不可名狀每每忘返悔恨不
強東濱來共此爲之悵然八月廿一日履任正當木
犀盛開山中老樹有兩人合抱繁陰蔽天清香數十



深薄佑早衰臥病海濱者已再閱歲矣忽辱手書佳
惠感極而繼之以泣也豈勝欽向恭審台嚴斐相萬
福自違道範以來四易寒暑屈指明後年計登八旬
念欲捧觴道路匪遙而人事難必徒深瞻望伏惟安
車蒲輪之禮 國典固存而天下之望所繫尤重萬
惟爲道保愛爲祝深手足俱廢託門生代筆以達無
任皇悚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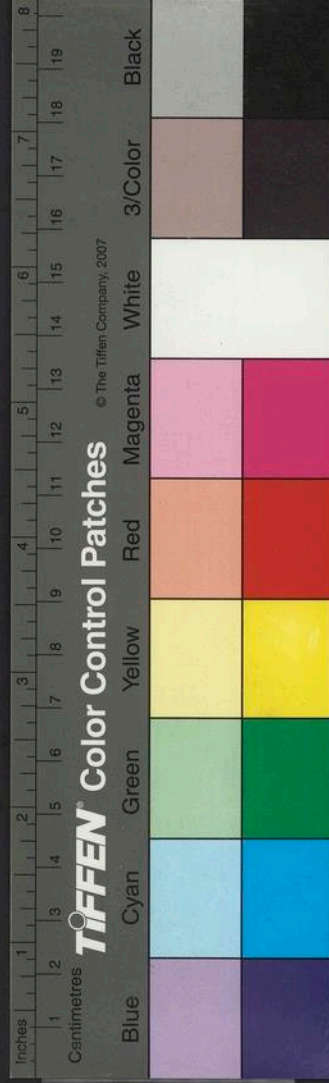
儼山文集卷九十三

儼山文集卷九十四

書四

與楊東濱十五首

唐橋夜別情感萬端抵家不至勞倦否深南來一行
人皆賴尊庇粗適輕舟軟輿上下山水間如在畫圖
不知身是遷客也入閩尤勝大都丹崖碧潭隨處而
有至於橫嶂絕壁倚天卓立白雲英英卷舒其下剗
削點綴疑有神工鬼斧不可名狀每每忘返悔恨不
強東濱來共此爲之悵然八月廿一日履任正當木
犀盛開山中老樹有兩人合抱繁陰蔽天清香數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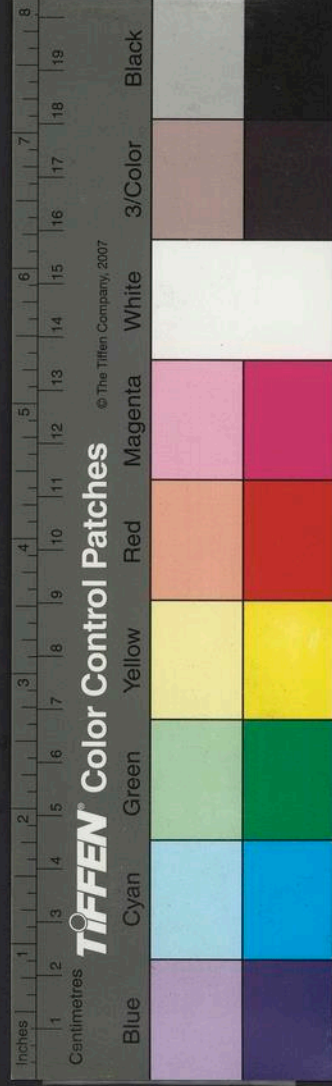


風日妍美卽挾以出浦隨潮上下選勝而登或尋
小港汊訪故舊卽牽挽而去雖滑泥亦可動此或古
人所未有也今秋稍健顧念京師同輩多入鬼錄不
能不爲之嬰情耳娛老之計聊報知己他人固未易
言也亮亮

夜來滕東遺過宿山館因作數大字遂至曉焉老筆
衰惰不獲欸洽今早去謁想遂佳晤儻敢同渡爲數
日之留得傾倒也如何如何家嫂病勢可醫但令姪
輩心力不稱人意重可傷也十月天氣如春田野間
極有好意味了勝跋望幸情照不次

北發不及一握手正是惡滋味也清明時節樓船蕭
鼓行江南道中亦復奇勝三月三日渡江過儀真從
陸抵環滁雨中望醉翁亭甚適自此渡淮迺遡黃河
登太行陟上黨涉沁橫汾入晉陽卽日將出鴈門入
雲中歷覽長城之塞帥諸生較射慨然有北向燕然
之志每當意會處未嘗不念東濱同之比來起居何
似幸自愛

深到此粗遣出巡將及千里往返山川有極佳者大
率太行西麓爲山西萬山中得一平曠有水處便立
州縣城堞外四面皆山真所謂萬疊雲屏也五臺尤



靈恠而長松喬木高下森矗如虬龍有輿只行樹梢也六月湏挾纊都無暑氣尚欲抵雲中觀漢武五將軍出塞之地上醫巫閭然後南還耳匆匆報此僕夜歸宿山中晨起觀初日散影遙田滿地皆白雲以軟輿經過瀟漫霖霖俯見城郭此身真在天上湏更扁舟亂流如汎瀛洲還坐南榮映日從兒子寫漢書一兩段方啜新稻飯一盂此樂恨不與東濱共之急足報去能乘興來此一話如何連得手教皆極感慰兼省風神瀟洒閒適爲樂深謀歸未能賴有山水之適以自遣耳匏繫羝觸私心奈

何兒子楫每蒙教愛此兒稟氣薄弱但習爲淳謹是非之心不爽爾豈可便使之涉世况苦於多病文學未必能工應舉甚非吾願亟自江西令人止之已無及矣懊惱懊惱如深科第非不高年歲非不早今白首奔波討實受用處難得欲示戒於此兒也煩東濱以靜定涵養誨之世間浮華事恐渠未有的見耳至懇至懇試錄一冊漫徃今郎賢親一讀此中有意義不可以尋常程文視之餘保煉爲祝

此因修葺發地得一石刻甚奇偉細觀當是黃書蘇文考其文義爲畫竹設當爲墨君堂賦但今蘇集無



之恨寡陋無從審定也惜脫去前後想不知石總幾
段此特其中一段耳驚歎之餘臨去一紙請博雅者
爲一校勘有興卽請過同視之如何如何

別後戀戀爲懷適華札佳味遠致甚慰甚慰渡江無
苦令人幽然吾人曾次要陶寫精神要發舒然後陰
魔退聽也須常提掇如此却是曾點輩樂地也知照
呵凍作字覺老態不罪不罪

深居南中多暇喜爲人作草書彼處士大夫皆贊歎
恨不多得以深北歸之速深亦覺運臂落墨殊勝少
壯時嘗與汪閒齋侍郎論此惟惡惡筆惡紙恐是老

卷之步計能也
煩爲許之若毀卷矣其官與東濱絕筆矣

昨發點齋行次附啓殊不盡情以相如南還念欲傳

清言更難盡瞻望之餘奈何爲懷卽辰想道候佳時

已有真樂深老矣愁緒無端覺人間世太局促也江

雲海月之思何嘗不在夢寐千萬珍重以需復會相

在此來甚不副所圖一則機會難乘一則力量未拓

如今養晦以俟幸有以教之一時別游凋謝吾東濱

曾靈光也西巖今第爲致區區不旣

昨以田家事催我東渡西郊汎月伺重陽修故事也

書四
巖山文集九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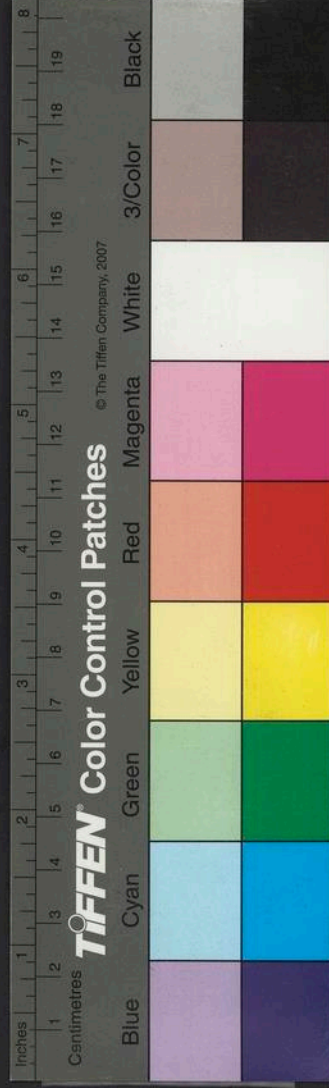


花間與客坐水晶亭下得佳章累幅不覺滿座生香
此又一境界也晚桂將舒身菊欲放芙蓉映條柳在
秋水蒹葭之外何當置東濱於其間讀道書也

與曹茂勳四首

深自十五六遂蒙過許定交當時但謂深能爲時文
可以取科第深亦以此自進於執事未有如古人之
交者也然執事天資峻絕意氣麗澤其去今人遠矣
深生長蒿蓬之巷少無淵源之澤偃偃流浪未始知
有古人之道天不罰棄俾得從士君子後奔走苦辛
之餘少有所得思欲致之執事以報知己昨走拜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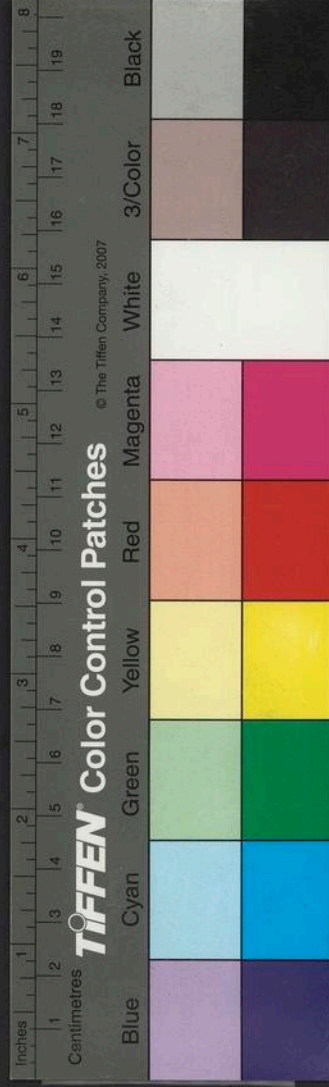
執事微言察執事殊無相信之意當日議論亦但及
文藝而已他蓋未暇吐露也執事自謂力不及爲是
誠不丁古之人其所得爲皆爲之所不得爲者皆天
也孔子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若預料得爲與不得
爲以爲進止竊恐學問之道不如是之暴且棄也東
還聞吾父兄弟動輒稱尊字蓋有微視舉動以爲
法式者則執事不可謂不繫吾海邑之風化也得自
輕乎哉三代以來朋友道喪諛悅逢迎最可悲痛使
深而無知則已深既有知不忍爲也學制一篇奉上
覽正塊菘記一首并寫去僕之志聊於是見一二矣



昨偶遺茄杯因以馳附鄙意雪糕少許恐執事讀深
之文倦而思睡畧啜以助終篇不勝慰幸

今伯至辱手教兼悉居起甚善為慰索令祖母孺人
墓誌已為撰成顧卑陋之筆不足發揚先德是懼是
愧行狀中有數處未安悉加潤色作誌乞知之殂字
是不得正終之稱是君后所用綱目凡例可考見
也故僕只書卒繼二字義是再娶也祖堂恐不當
也詳讀此節文字委曲反覆却是執事欲與祖堂
證其為妾古人妻齊妾接乃是定分名正而言殂世
正不當為之諱耳故僕也誌則室二字為綱却用繼

木若鸞鶴之噉層雲時人莫測也新安人士云爾君
子聞之曰博哉先生之有取於黃山也夫物以象德
德以類求斯逝川所以興嗟仁者然後能樂也且夫
山類能出雲雨豐財殖以利物物利矣山無與焉先
生以名進士為良有司入柄郎署出參大藩餘三十
年矣計其利物之功何限也殆無蹈止足之戒乃頽
然自放於斯樓之中與煙霞泉石侶先生又何與焉
詎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言舜禹之能不與也夫能
不與則其德備矣乃作登樓歌三闋若以和先生之
辭者俾新安人士持歸為先生壽且以為樓記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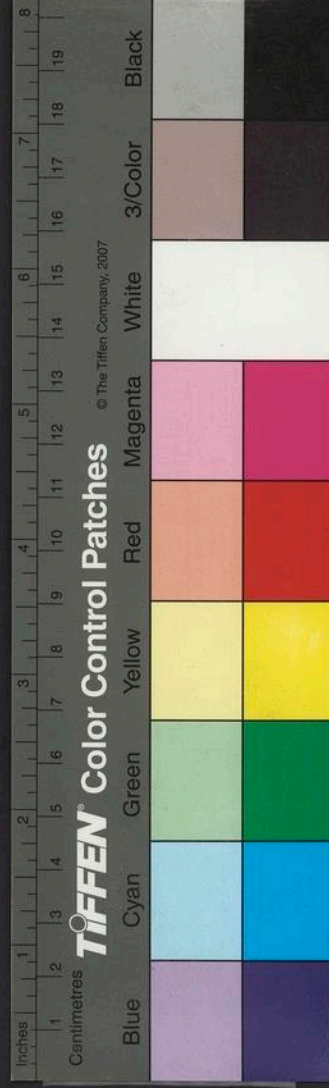


登樓兮蒼莽萬里兮在下送予目兮扶桑會懸車兮
駟馬粲金碧兮有煌俯茲山兮既長酌沉澆兮欲咽
極予心兮羲皇樓中何有兮有圖有書招仙人兮與
居齊萬物兮一瞬何非是兮乘除

玉泉記

歙之潛川玉泉在焉潛川之汪歙著姓也而舊一樂
翁者汪之彥也翁故有行誼嘗思以利澤其一鄉人
歙據江南上游黃山其鎮也潛川依山厥維高亢齒
聚繁衍每秋夏之交民實病汲翁所居之左泉發地
中滄洎不絕翁顧而樂焉曰茲鄉之利澤庶其在是

嗣一段接之自見其為不輕矣多材藝至通曉一段
此雖是祖堂實事然婦人之職無非無儀欲以是為
盛德傳之後世恐不可况多材多藝四字尤不可施
於閨門故僕却敘此事於誌尾以見其為今祖堂之
餘事而亦能如此精絕不滋重與中敘祖堂起家一
段尤未安細讀文義却是當時曹氏凡百大小皆出
自祖堂不復知有嫡矣古人嫡庶之分恐不如是其
為祖堂累甚為不淺故僕盡用執事之文而小變法
度見其若有承統而祖堂之功在曹氏者益顯嗚呼
金石文字有天下萬世在後敢不慎重僕文雖下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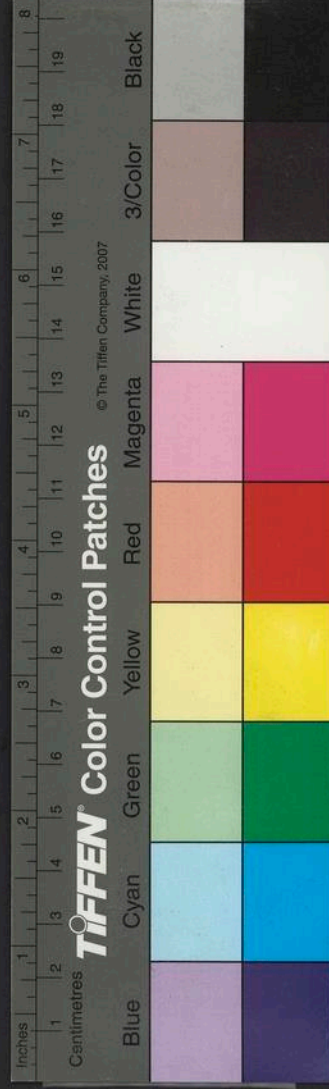


然却是字字較量過也更有未安處乞以書來僕尚當改定不敢憚勞也若入石湏得善書者為佳或卽託楊伯立作楷亦妙刻成湏搨數本見寄僕官銜本不欲書但前輩皆如此姑以備一代之體也不識如何屈指禮闈不遠冀待傾倒耳僕日與人事相俯仰舊學愈就荒落殊非初志迺知山林之日長學問之深之語為古人實見一涉仕路安敢望其長進耶伯立向不得消息聞之來人頗不似初喪時守禮可惜也匆匆不及附書幸諭鄙意近日科場文字只宜平正順熟不必過於出奇此布令郎輩尤所當知績之

乃即復居優可喜可喜惟恨諸故舊俱落落然不相及此何理也幸道達千萬秋涼孝履萬福

去冬曾奉一書兩歲間不得執事片劄孰謂親知契舊如茂勲者而乃爾耶惶悚惶悚家兄至審知動靜萬福為慰深今歲若更憂戚每思東還之樂竟不可得往時看海月宿石菊亭扁舟短服出沒浦雲荻花間與知己者奕棋飲酒比一思之恍如隔世何時能復有此事否雲溪亦無消息何故人皆棄我甚耶漫一問之當有報我者

自入春以來深未嘗通問於執事執事不以深為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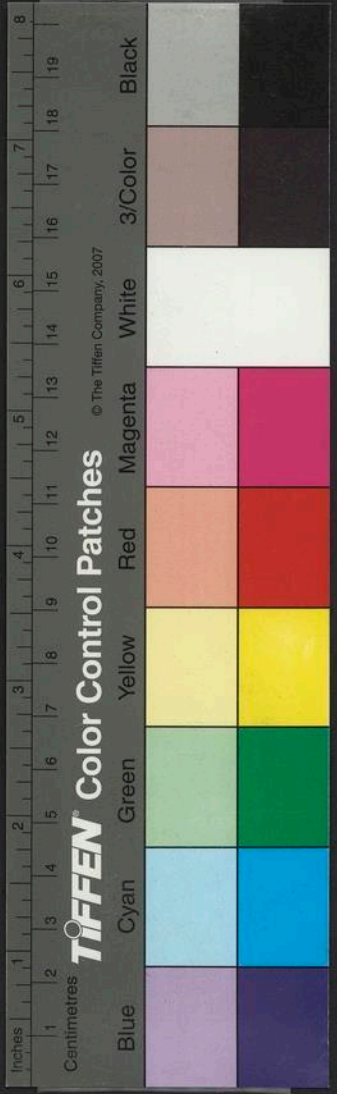


深亦未嘗蒙執事片劄知執事非忘情於僕也自謂
 當膺首薦而來會合有期矣日夜懸望此意竟虛僕
 始悔前日之不通問為畧而又以不得執事片劄無
 所於處也此情
 則不偶夫以執事
 何耶將所謂盛衰
 司之不幸乎或天意
 至聞三郎有疾今當
 何如大郎學業已當大就其餘
 諸郎想皆彬彬如此
 執事亦足以自慰矣深旅食京
 師常忿忿不樂有誰
 以相告者月初蒙
 恩待罪史

官祗懷慚爾奈何家人東行聊此奉啓續之伯
 立皆不及奉書會間儻出此紙足矣時下嚴寒保齋
 自愛

與李百朋二首

勵齋來得手教審起居多福賢郎向學極慰遠懷古
 人有言富貴春花雨後紅耳人生行誼感應如響造
 物之巧誰則逃之後來善惡之師也吾百朋聰明學
 識俱過人目下似淹滯又安知天不報之以久大耶
 居安身健課子明農復有文酒為樂此自神仙境界
 珍重珍重深老矣十年去國萬里一身比蒙 聖恩



垂念拔擢清華玉堂重上真如夢寐過望過分
過分便中聊此附言餘惟爲道加殮以需尊鱸之盟
不具

山居新作榭在王華之顛昨乘月登之殊有異景因
念吾白山無由縮地也奈何奈何雨後新涼得暇幸
枉過一敘懸企

與姚時望二首

別來不審貴恙何似所託想一一用情深無復南顧
矣提學到吾家子姪輩恐作一番畫餅耳如何如何
令郎當在高選却有費用辦否楫兒只今讀書與靜

坐夙興夜寐便是功夫瞿生稍稍誨諭至叩至叩寫
得途中雜詩一卷付楫見之知我近况也所喜舊病
盡失頗耐勞苦復恐是秋後熱匆匆不多及

小僕來得所寄書甚慰甚慰令郎已入學雖是小試
三代書香亦邑中盛事恨不能爲助也舊恙秋來都
好小兒得拘束誨益大矣想能體悉鄙懷楫將冠煩
時望字之乞一說爲教如何僕意楫以操舟必先舟
作乃繫安危欲以思豫與豫舟字之必得發揮乃可
令郎能來與小兒講學已命楫禮之僕當圖報也

與姚子明二首



伏暑過廬嶽得報小試獲雋爲之喜慰爲我時望亡友含笑而揮涕也但不能奉餞耳薄儀別具鑒之楫兒學未成遂蒙當道與進誠所謂附青雲也何幸何幸已命相侍世契之雅想敦念之洗耳聽捷音容致賀極草草

石屏承佳篇感謝感謝但作長篇須要轉摺變化轉摺在換韻變化在押韻若押韻不穩貼便成薄弱昨明卿歌頗得意可同此言叅之

與姚玉厓

別後自春徂夏皆在病鄉一味畏濕耳今歲雨多生

寒故比之前兩年覺重望七老人不特受制時候而已玉厓向來何如近日已買得佗山之昭慶有茂林修竹佛屋拆盡別作小亭館以爲娛老之計當有蕭然之趣不知玉厓肯來同住否世安弟病目杜門已兩月餘秋已新不可無一訪也楫兒就臺試必相見專此起居邑中小考如沈生希臯亦不與此外舊科舉共有廿二人遺材亦是詫異事大率小率皆難憑據付之一笑餘惟保齋以躋上壽不具六月十九日

與馮會東二首



昨夜風雪中遂宿浦缺口幸無他可勝瞻望承示和章甚佳適得東坡韻咏雪兩篇是令郎雅製持誦欣羨爲雪竹喜賀不已異時當奉識也謝謝張遜之山石肯惠然要須禮求之牡丹恐俟來年秋分可移亦宜愛護以待呵凍草率亮亮
深春來抱病久臥郊居人間事都謝却載石已命兒輩處之來意多感力疾草草不具

儼山文集卷九十四

儼山文集卷九十五

書五

奉梅月伯父

陸資到奉教言深感至愛備審壽體康強細觀字畫皆無異少壯足以占壽年綿遠不勝爲慰所示弟姪入學門戶之光皆嚴訓所及但須努力向前以期遠大姪之所望於後人者此心更自切也老父仰望伯父大人時賜勸警得以願養老境修墳造房等事一切當付與深也如尚有過當處乞念深含容之深自入冬來舊病漸除但新差司禮監教書雖則五日一



昨夜風雪中遂宿浦缺口幸無他可勝瞻望承示和章甚佳適得東坡韻咏雪兩篇是令郎雅製持誦欣羨爲雪竹喜賀不已異時當奉識也謝謝張遜之山石肯惠然要須禮求之牡丹恐俟來年秋分可移亦宜愛護以待呵凍草率亮亮
深春來抱病久臥郊居人間事都謝却載石已命兒輩處之來意多感力疾草草不具

儼山文集卷九十四

儼山文集卷九十五

書五

奉梅月伯父

陸資到奉教言深感至愛備審壽體康強細觀字畫皆無異少壯足以占壽年綿遠不勝爲慰所示弟姪入學門戶之光皆嚴訓所及但須努力向前以期遠大姪之所望於後人者此心更自切也老父仰望伯父大人時賜勸警得以願養老境修墳造房等事一切當付與深也如尚有過當處乞念深含容之深自入冬來舊病漸除但新差司禮監教書雖則五日一



往內臣有三百餘人俱從教授兼出入步行十餘里
極爲辛苦職業不敢憚也京中事體 聖駕雖回在
宣府祖宗法度具在人心安然如故况關係甚大乞
不勞過疑也家小春間湏作來計遲速之間伏望主
張行裝粗能備辦也家人如教禁治家小起身以後
浦東六小事宜俱望教戒時世如此安危未保不可
自受累也餘惟順時保重以享上壽

奉東隱叔父

溥弟到京具審壽體納福并諸動靜不勝欣慰家小
及兒女在路安寧四月廿二日自河西務起車抵暮

入城雖受辛苦幸無險阻皆賴叔父餘庇也姪居此
守官粗遣但監事煩冗早莫奔馳兼時下不測每懷
憂懼爾家小既來於姪雖便老親左右無得力人仰
望叔父時加撫問不至寂寞也今年科場兩弟考試
未知何如當此之日家門已大湏防小人侵陵惟有
子弟勉勵讀書可以支撐今各房中惟有此一路可
行叔父教子之心甚切故敢及之餘惟順時保重爲
祝

與唐龍江三首

近趙國賢還曾具啓達伏審邇辰台候萬福壽堂暨



賢妹甥輩均安爲慰深衰病日深思歸殊苦比兼攝
湖東奉杏裂紙將過信州差人云欲開局修 八朝
國史不知會典結局未令郎聞已授官矣未有的報
幸示知江西科場吉安最盛有時名者皆不在榜昨
觀南畿錄吾郡之否亦開科來所無豈文體將一變
耶江錄漫往不知舊生徒有幾草草附瀆餘惟若時
保愛不盡所欲言者

深寓蜀二載如在世外東望故鄉聞問爲難兩辱手
教無任感慰比蒙 恩出峽抵荊州取道北上復過
安陸謁 陵徘徊山水之間念皆執事過化之地也

爲之慨然如挹顏範方今 天子思 舊而用之
恐隆中未得高臥少湏勸起以慰蒼 之望深此行
速爲入謝將圖自便然善後補過之 幸有以見教
也至叩至叩兒女輩在家過辱骨肉之愛非謝可盡
行次草草不謹直齋辛西公會間爲道瞻企之私餘
若時保攝爲禱

疊辱教惠極感記存具審道候萬福爲世師表足慰
瞻依邇聞海寇擾攘寒族高門唇齒 任倚執事爲
幘幪也况老荊弱孫尤在咫尺幸垂 拂今日始知
城池之有用也畱意畱意兩甥失解南還及壽筵骨



肉團鬪人間至樂楫兒多病且畱過寒他不足道也
深衰病侵尋憂疑滿腹臨紙無任惘然世全甥蒙時
存候異鄉骨肉賴此與世安耳恐要知餘惟若時珍
重

與表弟顧世安十六首

今祖詩云當門五株柳負郭二頃田此東歸景物如
此余既無田雖柳亦不可得近營園業以待東歸姑
欲插柳湏乞五株種之乃可冬月盡幸能息我否
又別欲一話風日和暖時望過一
本乾但知其善醫未知其好道也
昨見示幾爲失

之此人博聞多藝夜來與陳生同榻
几聽之自足爲樂吾未暇究竟其
根不凡妙具圓融豈所謂湖海之
作伴數日未必無益齋持玩物吾第
別有主者明日止爲郁直齋李南
一來如何

深啓得夏間書甚慰昨見朝立乃郎
至今早唐士罔憲副家人到及見孫廷圭問及頗道
有一二不如意事令人馳念不能已處今之世務湏
安靜含忍爲上吾弟素有見處自能中節如劣兄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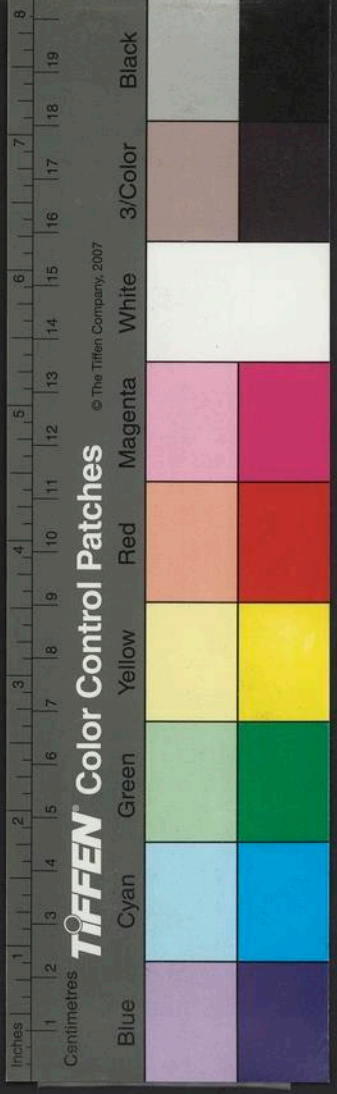


不待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矣舊病侵尋時事多
棘老幼在念奈何爲懷弊廬薄田足讀書待老頗
悔此出之謬也豈世緣尚未了小事自可付之悠
悠矣姑娘而下想均納福粟例再開今弟亦須乘
此會耳孫壻小試優等不負美才聞之喜慰向朝立
在京時曾有言欲求自便計今尚在合從厚處之須
今子母間各遂孝愛之心與區區養又過一等也
如何如何浦東兒女輩想蒙顧愛非言謝可盡風塵
泯然未緣骨肉之聚臨紙悵然
兩日有遠客兼先隴事殷奔走不給於何目下想已

書五
備山文集九十五

康復不復致問承示病源正僕數
之若所謂積熱恐無之蓋是肥甘於垢膩滯在脾
間下虛上壅爲痰脾土受痰遂作心加濕蒸而熱耳
非壯熱也醫家用苦涼之藥最有近効浸成後患尤
宜詳審積滯感時氣必作痢宜用芍藥澤瀉等劑
分理之不可驟服止藥今後須食公省思爲要訣此
二件乃脾家內外扶持之妙藥也園中晚菘菜肥白
連根一截用甜水煮成清湯極有自然滋味侵晨空
心啜碗許最宜養脾利膈白芥子時嚼數顆亦好
屢承骨肉之愛非謝可盡比日世芳蓋臣二生入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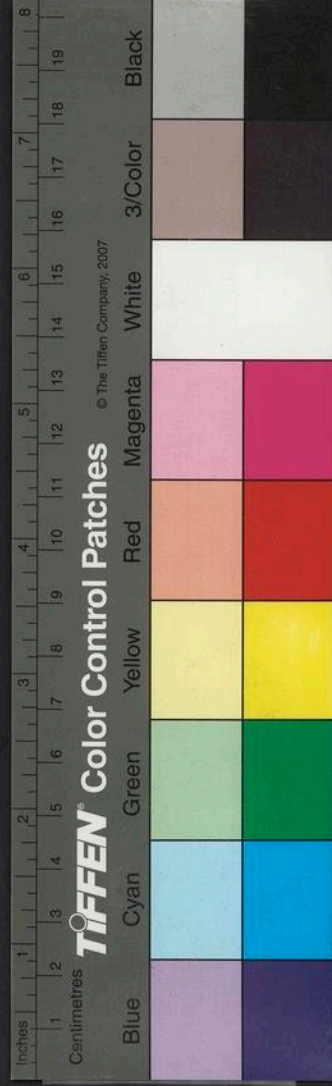
書五
備山文集九十五



又辱厚惠所諭領悉久客天涯見此骨肉令人喜極而繼之以泣也百凡不勞挂念近又得沈方伯家人寄到書知老父移居北宅心背俱刺四弟失教以孝弟之道致此狼狽亦深之不孝不德爲之南望惟有痛哭而已委曲情事亦惟有賢翁知之族中兄弟俱多離心而嫡血子孫盡不可恃賢弟早晚幸爲調護深生死不敢忘也若有緩急之用可分付陸傑顧慶二人處之若再有重大事賢翁爲處置亦生死不能負也桂魁奴狗狂蕩如此人欠當豈亦窮秀命中招注須發遣到京終治緣無的當人始

終其事須深來春自還可也幸密時已嘗致囑去知之

深拜啓昨相姪還病目寄數字爲信比家僮至頗訝賢弟無書想卽辰文候納福官事竟如何也聞九臯大諫來署縣事吾邑之福欣慰無量近知吾家作過諸奴老懷遠客爲之快暢已作書與子婿輩致感謝之私而已深方慚惡未敢頌言謝之儻謁候便先爲深致此情至叩至叩
楫兒欲出就試深慮其體弱幸教以持心養氣之道不知賢郎諸姪亦有出試否後生輩但不可畱意得



失以長浮競之氣為佳爾崇明之變近如何當道諸
公必有撫禦之術便中幸示知餘不盡所言者
深冒暑出巡江湖之上得書如擁冰雪慰不可言楫
兒承教愛幸與觀場之末深甚其涉世之太早也
賢弟近聞出上金陵能携楫兒為旬月之行深大願
而非所必也如何如何遣急足去揮汗數字到省別
令家人還修問也極草草
比還朝人事倥傯殊非老境所堪也奈何奈何會
馮汝學說賢弟事甚悉為之驚悸世道如此且安心
爾之釋氏以忍辱為修行第一義賢弟自能容受之

不必介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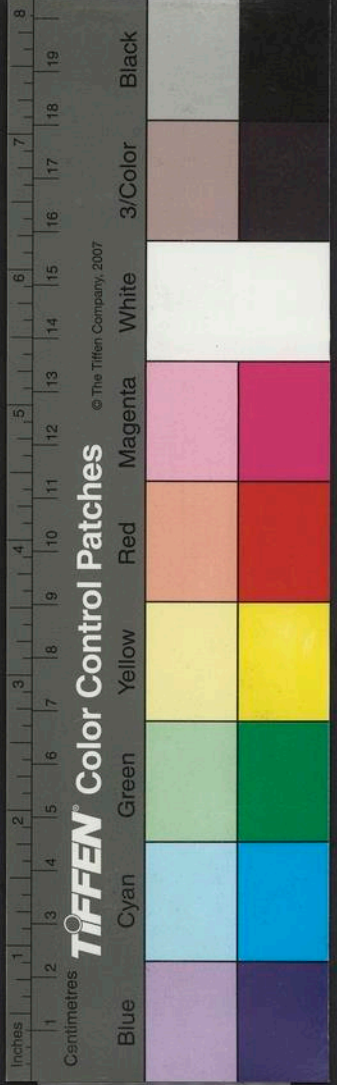
前川少宰特蒙留情知之知之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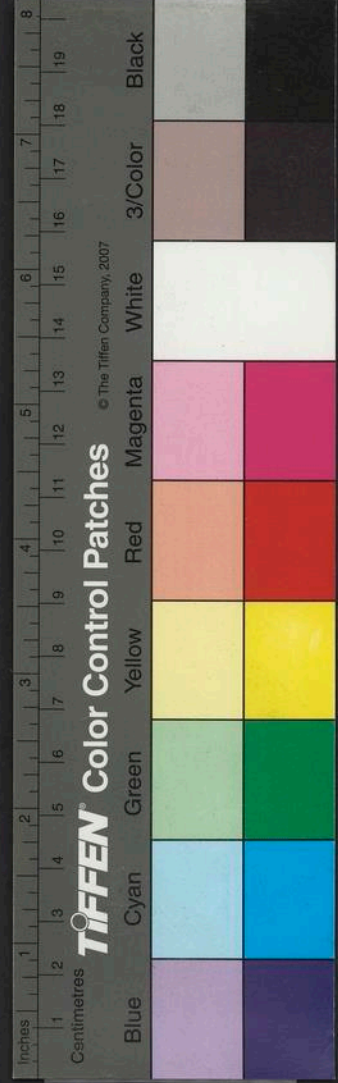
望賢弟入京
附此殊不盡

人云金門大隱豈浪語耶燈下草草

世具甥來縷縷道居之詳令人遠想慨然走自夏
初入都門衰之餘殊覺人事委積隨分應酬倦即
撥置世間榮
一畧思慮難
賢弟能比來
共辦此功業如何如何

蒙
恩內轉
或可得也故遂乘此春和入朝自荆襄北去勞





勳亦不敢辭

與楫兒一處

志但須賢弟

燃燧作書殊

秋涼能遂相

見議處不令

老

未

是少年作

舞台所悟亦

竟奔波乃爾唯賢弟亮之家事乞

遠田甚好甚好吾當成此子之

不使有後累為佳住大江濱東裝

賢弟能以意會否賢弟有意北來

深比去盤費人力俱欠亦望與楫

業至叩至叩

惟甚星雖片紙數字猶難得寄雖寄亦

亮聞賢弟亦時有啾唧此恐

事不如人意動火耳吾此來

如何栢齋先生相質問目

通宵冥坐 燈熒然頗有趣味但時有歸心作魔

耳聞與吾賢弟盡之第未知世緣何如也還復慨然

度人經此間有印本寄一部去西樵別當覓便補之

聞宅寶眷想皆安世道日下得省一事且省一事餘

付之老天而已匆匆不盡所欲言

深昨別後舟作小憩風水俱令人疑懼還入寺中

避暑見郁周來云見小輿道中知賢弟已入京受

累極懷感也夜來小女病作比常稍增鬱熱故應

爾懷抱轉賴奈何舟人似催發南去三四公都到

行止未定意欲俟一雨後解維前途任運而已此

間無人商賈 周一之望速之來同載也如張希周差
事何時可辭 朝抑恐不能待煩一問之六弟汝由
姪感渠意 好世全甥致謝不悉
見南載有 者歸心如飛欲隨意去耳入京人望促
之幹辦來 知周一之何日下灣也跂足而待附此
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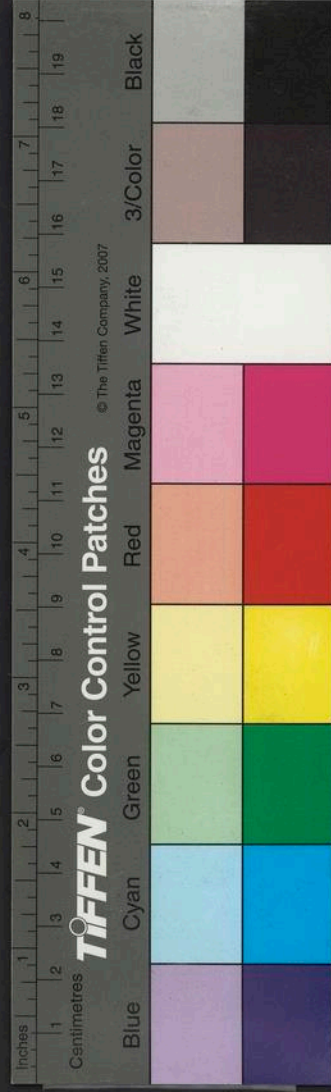
舊恙比之去歲稍減重裘絮帽枯坐一齋者六七日
老態時當如 此爾忽聞有人入都力疾附此紙宅上

不安諸郎皆 此正森森從德尤解事明敏夙成昨入
提學所 袖詩亦復作微語為教戒知之知之榮

擢乏便修賀茲致少物去引遠誠鑒入故鄉風俗口
下亦欲攬回顧忠信素薄奈何奈何得吾弟在 朝
老僕居鄉亦自遣慰桂翁處每欲作書輒止以傳聞
無真的信見間為致傾向之私不盡餘自愛
灣下執別無限情感十七日午刻始抵河西風水淹
延皆竭晝夜之力前途任運而已去 國之人不當
作朝貴書亦自老懶遂放舟去見桂翁為道此舟中
眠食頗勝惟此而已亮亮

與黃竹泉三首

令弟瑩卿至多承遠惠書物言謝不盡即展伏想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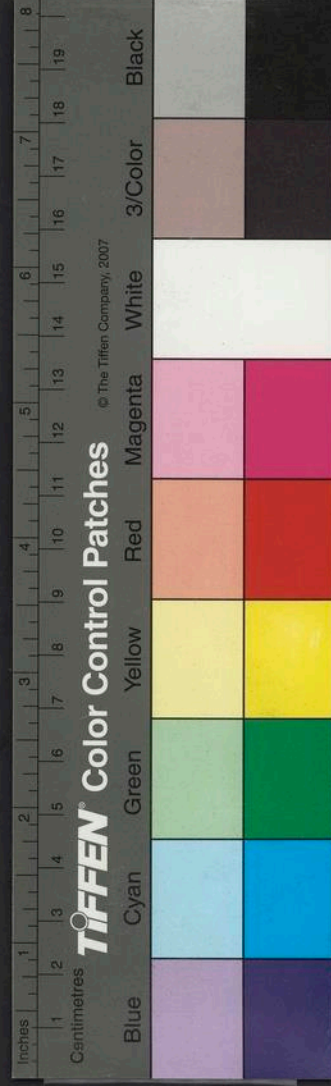


姐甥輩俱安好也深自長兒亡後憂苦萬狀鬚鬢盡
白兼有老親之念忽忽如在囚繫中恨不一日東歸
得見親戚骨肉爲樂也奈何奈何令弟淵卿書來說
河弟李廷益房基事深並不知其情但河之嗜利忘
義乃其積習必有不當人意處吾姊丈當教而改之
可也至叩至叩今日適有丁祭事忙因蔡晟行便草
草附此雖七叔宗潤兄處皆不及作書詩卷容別寄
上也餘惟情照萬萬
來以胎仙一雙爲貺與病骨爭癢甚慰岑寂但飲啄
無豐腆恐戀故主乘長風而東耳珍謝珍謝

屢承厚愛不勝哀感竹泉卷納還頗恨諸作未足以
發揮高雅耳姑俟情事少伸當別圖之令弟淵卿與
河弟房產事想有善處之道幸早斷之恐惹別議也
特人奉請更瀆黃甲近當肥美茲欲遠餽煩爲覓數
螯佳者恃愛干瀆不次

與黃甥良器二首

扁爲書去四字易後二字以寓孝思易前一字以避
俗紙用礬重甚不宜筆只寫去一幅亦不佳可求佳
紙至當寫去聞新樓成東望在目余老矣何時一登
以望大海爲快也昨承園果乳酥之惠感感俗事擾



擾無一刻閒暇病餘無可驅遣稍覺淹遲勿訝蹉跎皆
卵石儻有剩便中爲致一二斛許不一不一
近日人來得畫卷多謝裝束之勞手東亦作一卷極
見賢甥致意世誼令人感慰爲寫跋語去藏之載來
石題一檀扇爲謝大抵湖石湏以無斧鑿者爲甲老
奴欠眼孔非賢甥初意也絹畫一幅寫舊作其上樓
頭秋色可懸懸如見老夫也今春發痰火殊惡昨日
始甦過山居打坐酒盡此月方接人事賢甥有暇可
以扁舟來覓我水石間也四軸已寫畢袒奴負不起
俟別致之餘不盡欲言者

與黃甥良式

比聞舉得男喜慰不可言是日報至予坐南樓適傳
秋闈消息欲以應科名之如何連日匆匆未及作答
知之薄具少物克粥米幸收之餘畱面悉

別來三年行數萬里棧道 別閣瞿塘巫峽水陸極天
下之至險而寔亦天下之 主奇此生遊覽之興可謂

饜飫而予已老矣連年三月三日每有事今年以是
日渡漢江由襄樊而北四月初入 朝遂履任隨分
供職昨以孟秋時節 聖主相授受蓋八年鈞
天如夢寐 以慰無量得安南議見學



識長進且有志也此等事日有一副當人才當之予
素不與聞其事此中非紙墨可了比來且自見之知
之入監已成就如此亦好第愧無以助之當以逆旅
主人爲任也楫兒想
惟自愛

賢闡病何如

傑耳與汝姪所患頗相類

否却好尋
血惡寒而生
之唐詩絕句付來一闕明
是不具

寒行於熱而畏熱要知
望日須赴監當守法如

知吾甥已入潞河得遂親

桑梓亦是一樂吾欲更賦

一詩爲別祇成一句云才懷旅思更逢秋後不復能
續意可想見得書感拳拳一之同此致意張宗之吾
甥卽道吾意致書無不可者餘不盡

昨嚴照來得書具悉蔡老

曾不甚知事本再上明

日當發抄工部西鑿書

司爲行却並乞築城事

若一舉兩得亦吾鄉邑中

世之利也昨家人至又

得與小兒書讀之得失固自有命爾且畱了監事今

渠從實地做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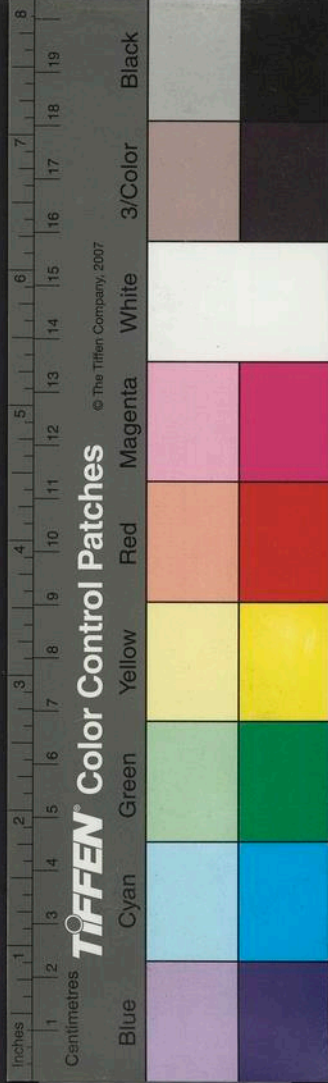
事已辦但未知何日得見

甥面也懸懸聞汝老姪東

小莊不免有擾謝謝所

論沙寇本吾民有司失於

撫馭遂至如此又不能無



師老費財之慮事當如何茲遣學召回欲移家北來
百凡望周詳慎密處之至望至望至託至託杭嘉避
地之策與松城卜居如何亦希酌量歲暮候報信也
續絃成亦足喜餘不

近得書知有杭州

舉不審海上事情竟如何

耶令人睡臥不安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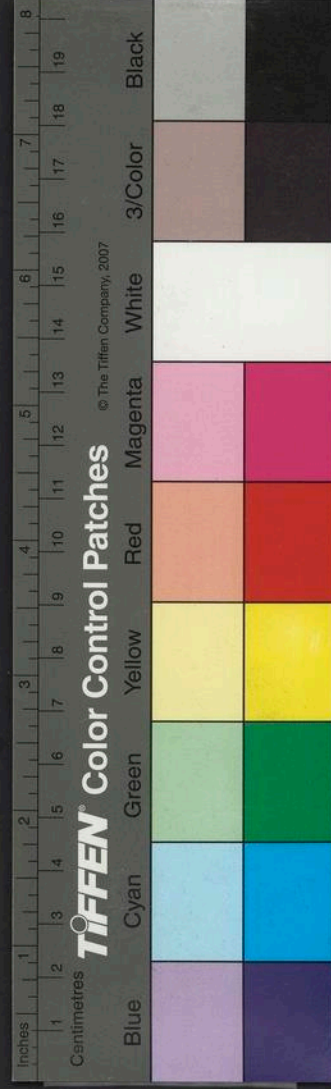
遭逢乃有此付之浩歎

聽之老天耳亦師事勢又不易以一言了也奈何奈
何又聞河決鳳陽兩洪俱竭若春水可乘且携家北
來儻更有阻則卜居松城恐為穩便耳賢甥必能為
我謀之草草附此目下實

有的確信息也留意

意

日來屢承惠海鮮池魚甚慰病起但脾胃尚未開健
差勝前日骨立耳知之知之刻書復成幾種可草草
印來一閱病餘因清出雜記畧有數卷寫得十葉付
去就煩一校勘若雷同剿說抹去可也予此等文字
大意欲窮經致用與小說家不同幸著眼可命照入
刻行欸寫一本來有商量處也雪天殊無好况晴霽
西來一敘懸望懸望臂痛不減不多及
比復惠鱒魚感感連日病勢覺退但脾胃未開耳求
醫了無影響可恠可恨吾甥作事必精所刻書不下



古人計費亦不貲也篇名嫌不響可題作說海如何
有緊要與典禮書多入幾種為佳臂痛轉劇指不多
及日下望西出間否亮亮

小說若刊須喚得吳中匠手方可發還九種檢入但
訛謬極多要校勘得精却不社工價也予家所有俟
天晴清出農書塵史兩冊頗便病目畱一省

老懷為病困殊無賴昨許三府過訪慨然有築城之
議但其言太易耳說漳州賊圍定海致書寧波守稱
老兄索糧一萬三千其無忌憚若此時事可慮也又
云漳州賊每往蘇城市易崇明交通更不可測沿海

一體尤可慮也近便處有得力人能覘候動靜否煩
一用心為之不宜露消息也至囑至囑候報臂痛楚
作字艱難不多及

二文皆宜抄錄夜來樓居風雨不成寐却恐今年無
麥也奈何奈何痘疹書校勘得可寫便寫入刻早完
亦一件事了畱意天晴過此

痘疹論已入刻未吾甥所作後序亦佳老懷殊為喜
慰劉栢山北行在近可促匠手早完欲送與一部以
答其意耳嵇中散集及塵史俱便病目連日雨中藉
此消遣尚未畢也松籌堂集聞是此老手編果精嘗



儼山文集卷九十五
否可細讀三四過西來商議其中若有關係 朝廷
典故及可備郡乘闕遺者另錄以藏此看書要法也
志之志之夜來病思甚不佳奈何奈何消晴望即來
夜話伺伺

先君生平手札多不屬草間有一二在漫稿中
復就鄉邑親舊家錄之合百餘首特存什一於
千百爾惜哉 弟 泣血謹書

儼山文集卷九十五

儼山文集卷九十六

書六

山西家書目

門生黃標校編

從遼州出巡回省得汝書文理雖通未見長進處可
用心讀書作文如今秀才難做况 朝廷行揀選之
例甚嚴山西處所有退百來名者進學亦甚難此中
却有好秀才十五六歲三場文字可觀者到處有之
亦有是上年科舉者吾兒自宜勉勵知汝母子俱好
心甚喜慰但知汝有腰痛疾少年豈宜有此莫是跌
撲來吾甚憂懸姚時望病近當瘥復吾愛此人恬靜



儼山文集卷九十五
否可細讀三四過西來商議其中若有關係 朝廷
典故及可備郡乘闕遺者另錄以藏此看書要法也
志之志之夜來病思甚不佳奈何奈何消晴望即來
夜話伺伺

先君生平手札多不屬草間有一二在漫稿中
復就鄉邑親舊家錄之合百餘首特存什一於
千百爾惜哉 弟 泣血謹書

儼山文集卷九十五

儼山文集卷九十六

書六

山西家書目

門生黃標校編

從遼州出巡回省得汝書文理雖通未見長進處可
用心讀書作文如今秀才難做况 朝廷行揀選之
例甚嚴山西處所有退百來名者進學亦甚難此中
却有好秀才十五六歲三場文字可觀者到處有之
亦有是上年科舉者吾兒自宜勉勵知汝母子俱好
心甚喜慰但知汝有腰痛疾少年豈宜有此莫是跌
撲來吾甚憂懸姚時望病近當瘥復吾愛此人恬靜



欲養汝德性故畱之吾每思難得一箇好人爲汝師
範若姚昭唐鑰此二生汝可延請至園中作會看書
考文朋友之助亦自有益切不可放心使性爲游戲
無益之事且過今殘年明春我南歸教汝兒須以遠
大自期家事一毫與汝無與最要孝弟和敬處宗族
早晚奉事母親如今不小矣只此至囑
此處亦有好秀才不減吾江南但十三四能作三場
文字俱通走科場者又江南之所少也得便寄數卷
回汝苦用心可也餘不能盡筆

浙江家書一首

我廿六日已到任今打發陸鑑先回報知一路事俱
可問鑑山立伺開年遣回崔來鳳先生是添註官甚
閒吾兒可收拾來此講學汝母親須待二三月看此
間光景座船來請也汝來須是正月半前叫箇關頭
船坐來勿使人知至囑至囑

江西家書十一首

我離家已兩月餘汝用功何如古人言寬着限期緊
着課程綠汝氣體弱又有舊病須要節量讀書學問
大事在養心養心先須養氣元氣充足百事可辦汝
性靜定有可進之資不可虛負了家中閒雜不必管



接見人務要揀擇無益之事足以費日力害身心當
畏之如蛇蝎可也抄回文字一冊是察院試卷熊鼎
臣李六峯極稱之方恩是一都司乃肯向學如此
近日相姪自武當還與劉甥人奇來俱會于司中備
知吾兒在家學業不廢并見汝書字皆慰客懷但聞
崇明有警愁汝母子驚惶今日李提學來自蘇云已
定疊甚喜甚喜此事自有天數也汝欲隨例出試亦
好只慮汝乍涉人事出入官府勞苦不堪耳只要小
心敬謹若作文寫字必須整齊有法度與朋輩交接
謙和簡默自重爲上自餘家務俱不煩汝也寄回聖

政記一部十二本此卽 太祖實錄要熟看中間頗
有誤字錯簡闕疑可也象筆四管收用

我出巡在九江六月五日得家書始知汝考試的信
但列名在四等得與觀場亦是當道獎進之意汝宜
自立以無負知己也若往南京只與姚子明同船甚
好館穀薪水費當一力助之其餘量力各爲幫助亦
是汝報其師之意也須往丹陽上陸路顧一女轎多
備一二夫力擡之行李盤用江行載入城顧一閭頭
船甚爲方便不可於此等處惜費入城須借一僻靜
下處可請問顧五叔必得佳所至囑至囑落下處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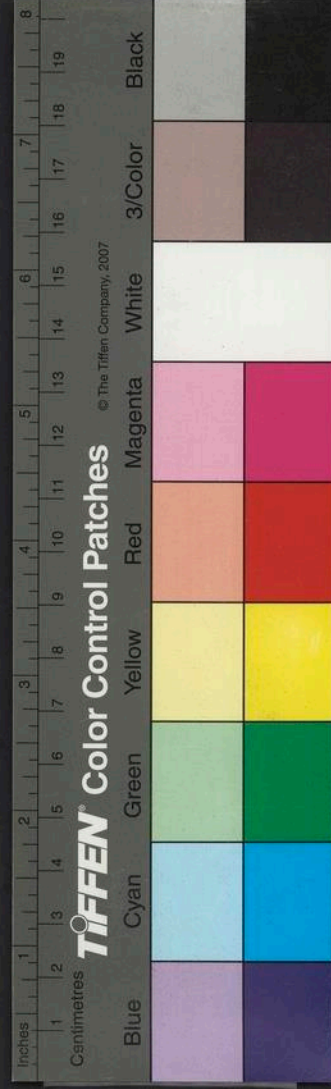


宜杜門靜養令精神強足則文采自彰無益之事料
汝決不肯爲但人事奔走與往來交際禮不可闕者
亦思撙節之至囑至囑

最宜擇交若浮華輕薄之士致敬而遠之不知三試
錄會取下樓看併有辛酉同年序齒錄否只在叢書
中不曾清理付汝若得入手看之但是我同年或同
年之子孫俱要致敬盡情以敘世講之誼至囑此等
事須場屋畢日方可行之未入場之先且須與子明
或陳子充與唐門親戚舊科舉吾鄉老成質朴者去
投卷看班圖先了公事雖出口行路亦須遜避謙恭

若見達官長者尤宜寡默恂恂汝早有令名古人以
爲不幸須防造物忌之至囑至囑其餘事宜汝當隨
事省察存心爲上酷暑冗中不能一一

卷面并三代脚色務要如式親書爲上若倩人慣熟
者寫之亦可須要一字一字對校點畫偏傍所繫甚
重也每場各宜安放臨時仔細看詳須縫一洗舊青
布袋僅取容卷從頸中懸掛曾前防衆中不測袋須
舊青布者恐靛色易汗卷面也入場我有舊青三梭
直身是會入會試場者汝可與母親檢尋來服之且
畱與同孫作傳衣也褲子亦須要綴襟頸帶今年八



月近寒須防風信場中過煖不妨耳要帶好水梨蜜
薑用筆須試過稱手者乃濟事多亦無益也燈燭下
膽真尤要仔細須再三看題目次序恐坐失格是一
番徒勞耳初場七篇文字破題要整齊溜亮講股要
分明切理綴束處要出新意以見精神切忌短弱作
結老健有波瀾通忌晦澁中場作論於時文中作古
文間架要雄深雅健最忌熟爛與套子說理文字要
鋪敘義理明潤成章與作史論立議論不同格表只
要飽釘圓熟須看時代若唐表只看韓柳等作宋表
要典則雅麗俱須照管題目用意措詞五判畧知律

意便可用事填去以通暢爲上五

若德便須與相業相並之類只在策問中

認得了大頭腦便縱橫說去其體方雙關

便好看要事實至囑至囑

陳秀至始知有臨場再試之舉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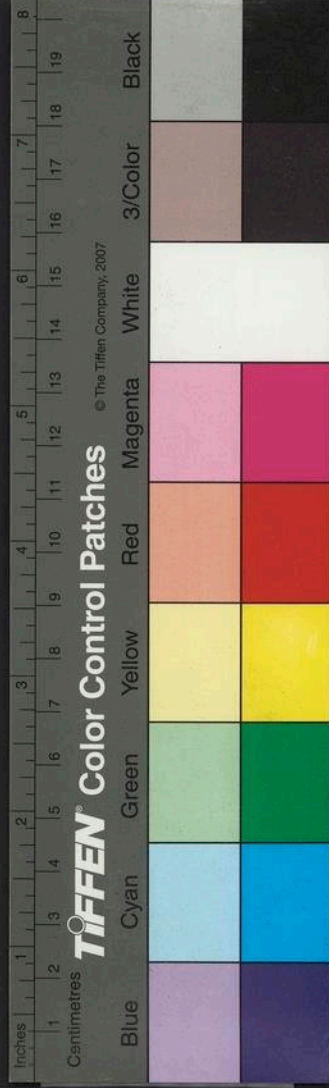
許多勞苦老懷懸懸大凡世故亦

矣但不可隨世毀譽孳孳於得失

故令陸欽由江行來看汝欲知入

場便須東歸積學待時未晚也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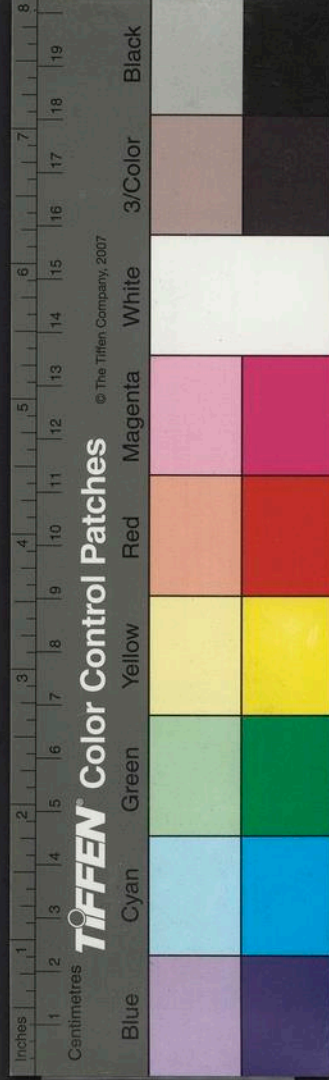
際不可致書若科場蹉跎得進學



薦引吾兒自當以遠大自期立志道希文爲的
在吾兒勉之而已吾鄉水土薄風俗日下須奮發激
昂自拔秋來懷抱不甚佳候吾兒行爲慰八月朔
時文新變得險恠今科欲一洗之此人心之公亦天
理亦世道關係不小江西程文吾與有力焉近已見
兩京浙江湖廣皆有復古之意可爲文運慶北京錄
公謹寄來湖廣錄多出於崔凍洲之手吾兒宜觀之
吾鄉文運甚厄奈諸君不爲子先何戒戒
每見吾兒論吾升沈事謂
世不可吾老矣出處進退存
平此父子之室
外求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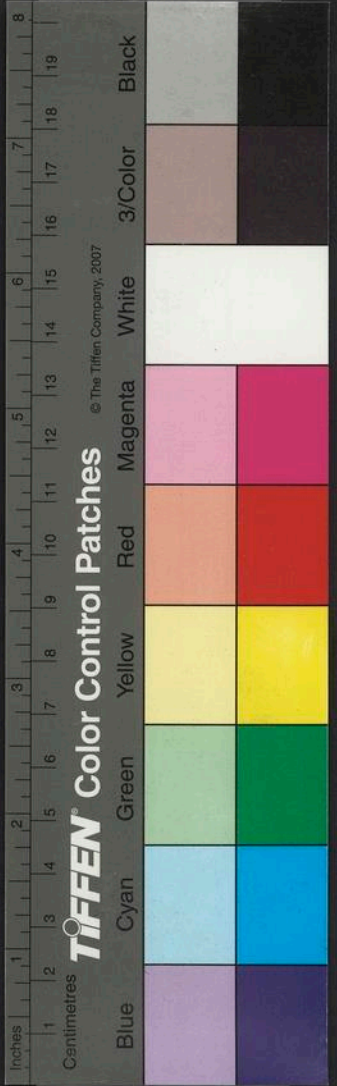
心而已自後見人問及但曰家父亦安之如此卽了
苟委曲之不淮於吾無益亦非養汝和平之福也至
囑至囑所要江西文卷無甚愜意者要不足爲吾兒
法耳寄去數篇卽此中巨擘其不記出處者是考卷
知之提學先生許抄錄數篇來忙甚未得到手俟別
寄葉掌教先生兩子已到省方與謀但渠根脚是上
次考罰等第殊難下手未有以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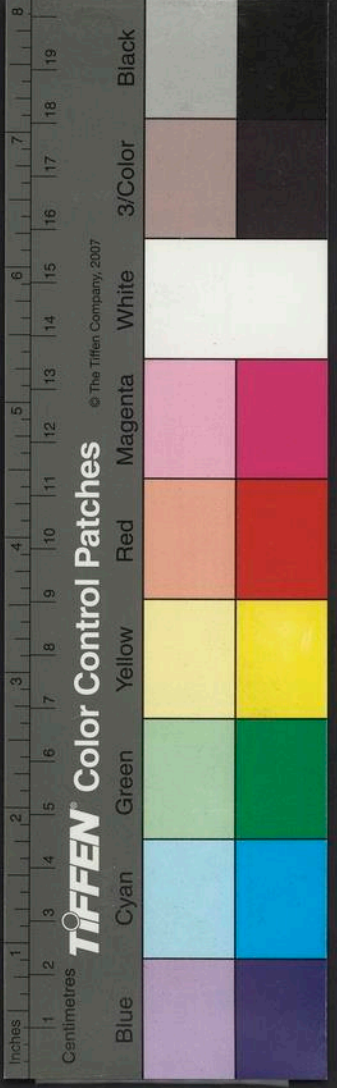
我八月初七日署掌司事要脫淮場之勞至十五日
科場事務又脫不得却辭了司事連夜幹辦似過勞
廿八日鹿鳴宴罷更初痰氣發作甚苦甚苦是夜右



臂如割亦是作團兒疼明日過高昌道中偃臥小睡
後加倍痛楚至無安身處喚醫診視云是痰火且小
作運動方甦自後每至三更後即痛痛即起坐掉臂
日間穿衣作揖與把筆書判却似少解以此知宜動
不宜靜也如此二十餘日今可坐汝母之症恐亦
如此今且令人扶掖在房中走步或坐眠椅不
倒身貼席試之如何此病只是血虛多勞多思所
可延明醫仔細診視請山立早晚服藥顧嘗見人
虛多作風氣濕氣後成大患蓋虛乃是不足
猶是有餘二症用藥不同可請顧五叔對

兒前書勸我求退我有何會
兒輩坐享難消耳先欲劾勞徐俟
八月廿六日主簿劉永濂自嚴
頭場題目知汝勞苦吾意甚憐
持書錄至再知汝二三場勞
奈何奈何想今已到家不至
主至囑至囑吾十四日已見
士彌封折號豈有意必耶汝
恐汝因此奪却工夫汝宜自
望但人生出處各自不
云強學待問可也發





周秀回為他一年在外此子

錄一一付與吾兒裁處分注

問他汝母病勢緩急可與

先來後令桂魁一來亦得

念吾兒獨學於家海濱新縣

兒者非筆墨能盡賴兒知向

老懷耳今歲科場五

新體製為黜落爾且經學

中綱字幼章丁丑科程文甚

向自此歸與之同行且致

稍本分有送府懸書

我起居事務可一一

打發早隸陳秀星夜

少麗澤之益欲告吾

不昧於是非頗足慰

經師講明金華姜郎

本罷官歸家甚貧吾

延至吾邑今汝從

此與儲芋西老先生商量吾

兒一講館穀束脩不難也議定

書大凡講學須明經明經以經

諸老間亦有所觀法乎讀書之

辨男女灑掃室堂差潔祭祀應

理園田之類畧畧經心但不可

亦只是隨世俗以徒榮華溫飽

下吾兒勉之舟文龍津驛

四川家書七前

六十聖朝社門謝客惟有思

懷鄉東望絕快而已

家西園中請來與吾

報來吾從江西致

為不吾兒此行游

以置家事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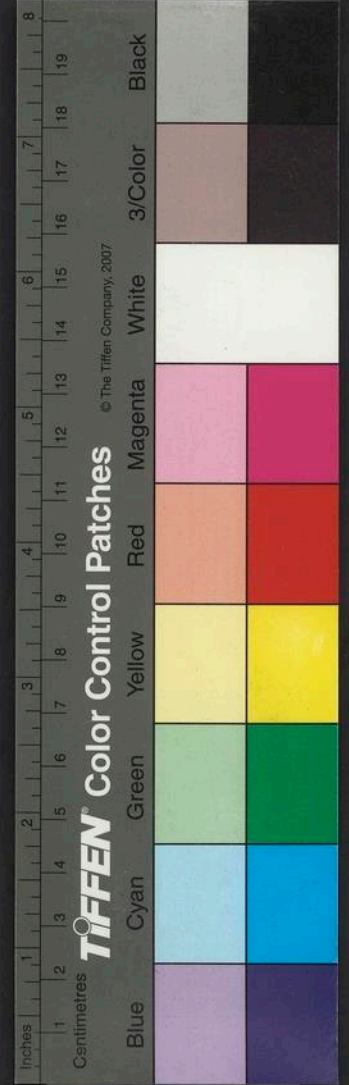
按宿客鈴東婢僕問

為利耳吾少時讀書

故不能大有為於天

想汝母親并汝姊諸骨肉
在此不意作許久前時五月間信是虛傳昨推北太
僕點陪者此兩闕北行西雷皆非吾願若得南闕甚
好亦且聽命而已此間事亦有難處者早晚殊勞苦
幸此身康強勝似在家聊以自喜耳家事遠吾不能
計慮吾兒量能照管但
近吾老矣汝母病道
倘有人便附此不知何時
立同一人回且稍待本定
至親并顧五官人學
與康寧而已

自舊歲十二月十四日張忠來得家信汝雖不報同
孫吾慟苦奈何此兒終坐闕乳之故此爲父母者之
過往者不可追後車之轍可以爲戒切記切記正月
七日唐信臣報汝母病愈頗得喜慰但老年淹纏恐
元氣不能復大憂大憂六十壽誕不知汝輩如何爲
禮吾惟有拈香拜禱而已送曆承差近兩三日前自
南都來傳國相計當在新正得到想家中必有人同
來甚慰望慰望顧提學先生進表行云欲至吾松寄
家小乘便附書未卜何日可得到真所謂家書抵萬
金也此間一行人伴俱好但東歸無期耳可再四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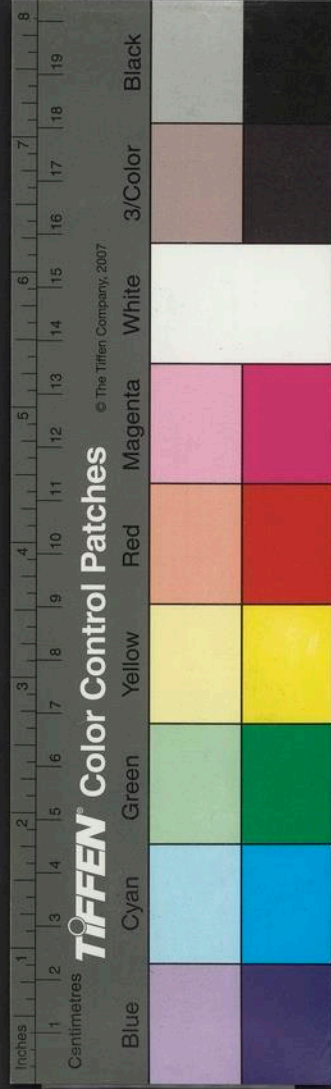


安汝母親官中事不甚費力覺精力勝在江西時比
在家大不同汝輩亦可安心眼疾漸瘥眼力漸減汝
可視吾手筆家中凡百想汝能料理聞汝已食糧亦
家門之光不可廢却工業至囑至囑餘俟良便
寄回逆臣錄一部彰善闡惡錄一部可看其大綱科
場中首一問策要問此兩書也知之知之曆可照舊
年分送其餘酌量吾兒與學召商量處之或寫我名
亦可

前廿四日顧提學僉憲行曾附家書但不知何日得
到也今因楊同府行再附此紙楊如上任可與顧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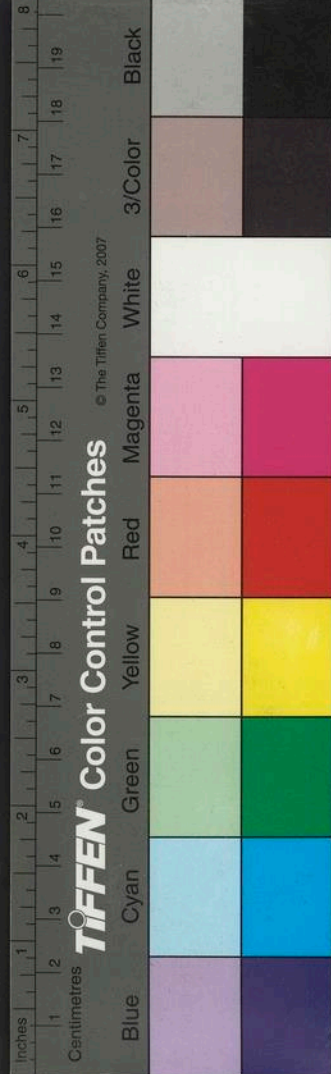
叔同去隨分行賀此間人口俱安刻日望傳國相承
差到耳張忠或再至上海也汝母親得安好汝可上
緊學業更須於應事接物上體驗天理人欲之分孔
子曰克己復禮爲仁此是終身受用大學問目前小
小毀譽不必畱意也老身遠在萬里家事勢不能及
汝可向上向學至囑至囑餘可寄聲內外親戚東歸
想不久也

三月間書寄顧提學楊同知不識何日可到我此間
百凡只如常眼疾似輕終是力短耳六十老人亦是
常事五月十二日承差自京還潘巡撫先生陞督木



侍郎 朝議欲以我代之但 命未下若果有此東
歸未知何日兼是此間地方亦有兵荒難處之事奈
何奈何我中心只愁汝母親病圖歸一見汝侍奉盡
心盡力得好些便半眠半起老景儘不妨但不可令
管家事爾家事且只令各家人照舊掌管要戒飭此
輩安分營生母蹈前轍汝一心只向學轉眼明年又
是科場矣我只看汝此一着至囑至囑學召前次不
寫書想不在家汝姐如何可傳我意要伏侍母親也
顧五叔并族中不得一一作書可道意今後承差來
順差可與銀五錢特差一兩知之

朱兵備富太守書近日方到知汝母親病日就痊可
甚喜甚喜但年已衰老終不能無憂也奈何奈何吾
在此思家之心不能奮飛但萬里去就殊爲難耳自
入冬來吾情況不甚佳兼政務冗碎須一一理會費
心力不可言要取一房有家小得力家人來用緣置
二三婢子皆不甚得力要伴送乘春水出峽回來吾
遂作歸計也至望至望家事吾不及問想吾兒自能
隨宜料理之只望汝來秋科場一舉吾一生事決矣
汝姊夫婦并汝房中嗣息吾尤以爲望也陞遷消息
已靜聽之命但得脫此地方自作計較明年六十一



歲吾豈久戀榮名者知之知之寒甚忙甚寫此不盡
臘月十二日

二月十八日抵荊州已脫三峽之險是日遂得李譚
二吏齋汝家書至得汝母痊好信息慰喜不可言蒙
恩得轉入京實出望外但衰病日益甚無以報

國爲之憂懼憂懼廿四日卽取道襄陽南陽入朝
矣此官列居禁近 聖明嚴核故不作東還恐遲負
耳新 詔亦有三代 恩典亦欲乘此機會汝母子
自可安心不必懸掛兼我舊病最忌濕熱以故此行
欲赴四月初旬到任殊爲匆促汝今歲亦有科舉恐

又
回利冬衣物可卽遣的當人同送從開河至京一一
細事俱分付陸欽汝可與母親從宜處分欽亦不可
重託知之知之坐船窻燃燈附信可意會也



儼山文集卷九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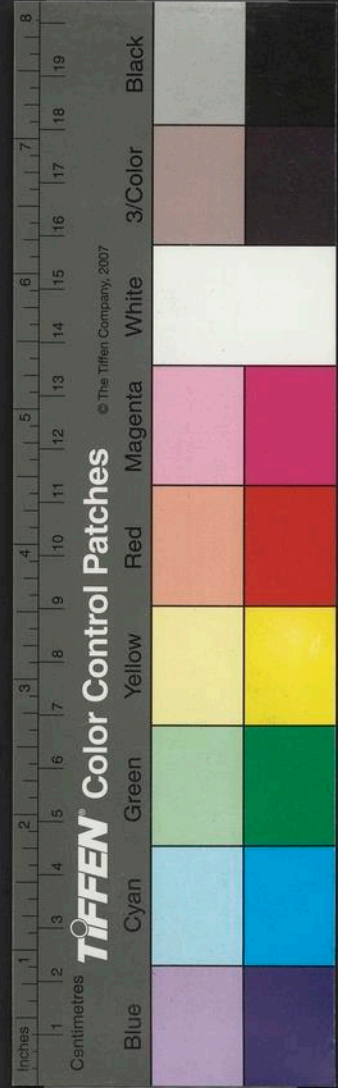
書七

京中家書二十二首

自黃甥家人來得吾兒六月間書知爲考試留松至
 今尚未知院試吾兒名在幾也末世浮競滋偽不足
 介意次第程子看詳學制罷去月書季考以息爭此
 是大賢經世深意可思之思之宋朝惟呂申公韓忠
 獻家世可法吾意欲兒隨衆就試以養氣體省奔波
 不知誰同相處姚子明想共事否餘可擇交語云汎
 愛衆而親仁吾兒以謙厚存心最好鄉人來俱稱道

儼山文集卷九十七

重讀啖之味之坐臥無然則計何復會
 味華財依竹刺難與同與且難於宜與公檢衣不
 同時亦來此... 自當入同... 開... 京一



儼山文集卷九十七

書七

京中家書二十二首

自黃甥家人來得吾兒六月間書知爲考試留松至
 今尚未知院試吾兒名在幾也末世浮競滋僞不足
 介意次第程子看詳學制罷去月書季考以息爭此
 是大賢經世深意可思之思之宋朝惟呂申公韓忠
 獻家世可法吾意欲兒隨衆就試以養氣體省奔波
 不知誰同相處姚子明想共事否餘可擇交語云汎
 愛衆而親仁吾兒以謙厚存心最好鄉人來俱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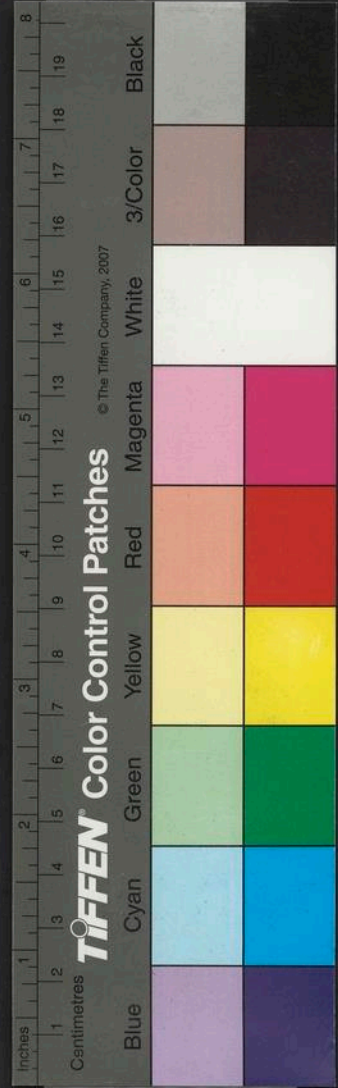
儼山文集卷九十七

儼山文集卷九十七

儼山文集卷九十七

儼山文集卷九十七

重讀啖之味之坐地而然然則計何復會
 味華財食什割難與同與且雖然宜與公檢衣不
 同時亦來然則嗚呼自當入同與然則開而空京一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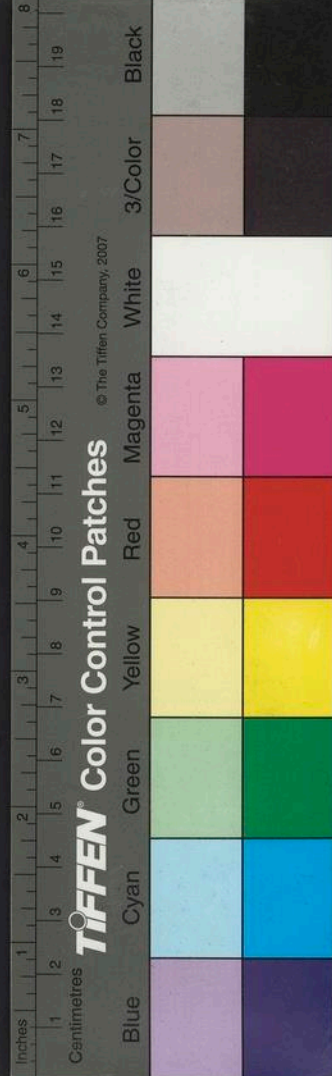


此雖不足恃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可用以進德也至囑至囑今打發桂魁周秀二人徑往南都恨不及汝入場左右之吾老衰日甚望汝不淺待此翻消息吾亦當結局矣爲汝母病耳非言可盡非言可盡努力努力 恩典得及三代吏部再題上卽出謝矣許仲貽有書知之八月三日

口立侍我三年往來水陸二三萬里小心謹慎早晚醫藥効勞過於骨肉吾兒知之今遣與唐中舍同行陸仁伴送還此間薄有所助亦不能加厚吾兒可經紀其家使不失所至囑至囑唐世全待我敬愛倍常

見時可致謝併謝龍江翁也差去桂魁周秀計廿一二日可擬南都吾兒試事惟當盡人以聽於天但吾兒早有令名可思所以保之此書到日事當已定吾此間得信早有分曉別有書去也汝母聞病漸好老年人不可恃第一不令管家事閒靜中又防有悶鬱處可思所以承順之家事大小吾兒須要周詳慎密最是門戶要緊要緊各家人俱要守本等餘事可問山立仔細八月十八日

晚來始得南京鄉試抄白名字吾邑竟無一人上錄豈氣運所關耶吾兒且可因此積學未遲也目今可



一
意奉汝母親以安我南顧之心此間官事亦有轉
勤機括但我在仕路三十餘年未嘗有一希冀事成
俟命而已知之之家事我悉付汝自宜勤慎謙和
但家下倚靠生事之人不可不嚴以待之事露卽送
官府重治我家前車可鑒母得再令小人藉手以爲
功名也至囑至囑門戶早晚切宜著緊關閉房屋上
緊補完其間區處吾兒自主張爲之我亦不與也奉
母之教自宜治心養氣讀書窮理以希古人汝得名
太早吾私憂之學召夫婦欲要比來當別有書九月
十九日

人來傳汝三叔行事過當吾不敢信至親人到方問
得的確但只是爲利耳初無大失只是吾老矣恐招
尤取侮爲家門之玷吾作書勸之所謂垂涕泣而道
者吾兒早晚當愈加謙慎積誠意感動之亦可說破
此意也如今 朝廷甚明我輩文官家不好如張孚
敬閣老家事危不可測知之知之不能盡不能盡

昨寫一紙寄與蘇州陸鳴鴻恐到遲今附唐子登監
生知汝下第還康健爲慰自古得失窮通俱有定數
如今歲又不測乃爾凡百只有安命極有受用須要
進學不可疑阻吾處此頗安穩前月衙門有火災甚



竒來墨卷觀之辭理不失格式俱是但氣未貫耳將
抄出細批還得失有命不足計校正須更下三年續
密工夫也用以呈石門老先生極口稱美有批語東
帖併還思以報知己也至囑至囑新解元卷亦自有
好處惜空疎爾未易輕視之臘月廿四日燈下
正蒙一書難讀吾嘗欲箋注數語不敢輕下筆橫渠
先生認氣爲道與吾意見不合今得此書寄吾兒讀
之有所得處可寫出寄來日常讀書工夫不可間斷
却要理致分明行事須義利路頭辨別耳盛名之下
難副吾兒自須喫緊

龍江令堂老夫人計音雖無的報吾亦不曾奉慰汝
可行弔禮爲我具祭作文一軸郁直齋儲芋西皆可
隨宜沈西津俟其發引吾有修玉牒事且兼學士
聖上恩威俱不可測南除南歸事且不敢言及吾
兒爲我父長作區處可也汝母有一日者云過今年
尚當強健且看秋冬間姑以北來并出翫山水勸之
汝可料量以慰其心須時時報的實信來族中親戚
俱可慰達下第諸人歸可訪勞之朱子明孫汝益有
書禮至別當奉酬可先謝之日下大忙不能
今年江南文運似厄郡中才兩人劉德資復下第頗



可念顧道夫姿性聰慧過人且相聚講學用工以待時未晚也吾昨於初三日謝新命恩始終十年不欠一日復上玉堂豈有數耶玉牒纂修須待書成意作南歸恐不得如願奈何奈何劉奉今日到傳說汝母病愈但不見汝手書爾意甚懸懸汝可盡心侍養冊立事尚未有期且候的信作行計也扈駕沙河失朝候罰俸三月知之知之翰林院到任擇在初十左右事畢令姚雯回報恐此信在後到百凡事可敬慎世道日下吾兒務以寬厚仁惠爲本餘別有信報知不一

今科會試錄出於未齋甬川二老先生之手方復化弘治之舊只照此說理修詞自可合格矣不務爲浮詞漫語以取主司之厭薄也作舉業須體貼經傳爲主只看蒙引與虛齋所選程文亦可

我自十五日入閣下讀殿試進士卷今早五更入華蓋殿拆卷還姚雯尚未行復寫此報今科名第皆朝廷親定校閱試卷甚精且當真不世出之

英主也初內閣擬蘇州陸師道作狀頭其卷甚佳御筆批作二甲第五取袁燁第一文華宣讀已出復召二老兼未齋入改爲第三親擢茅瓚作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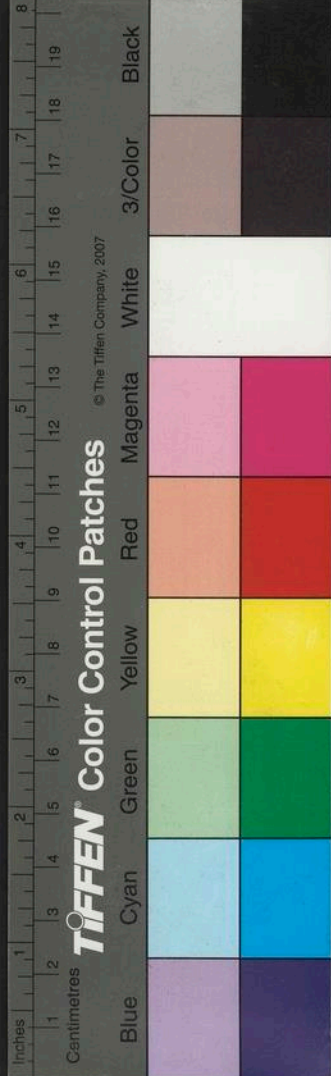


吾松二人皆居前列莫如忠初亦擬在一甲之列董子儀文字亦好但有繆誤處須得與吉士選也試錄名字一本凡讀卷官俱有今寄回可藏之

近黃甥標至具知家事委曲三月七日高石灰人至書亦到殊念汝子母中夜爲之泣歎吾旣留滯於此且有職事付託此出 聖主淵衷未敢作辭謝計也奈何奈何吾兒敬謹勤慎鄉人來輒有美譽吾晚景頗以爲慰須向百尺竿頭進步也古人云愛身明道修已俟時此喫緊第一法也眼前不如意事亦須區處要令曾次灑然不可傷氣尤宜勸母親減煩惱省

閒事至囑至囑吾兒少便得名却須忍耐忍之一字衆妙之門吾老來亦只學忍也知之之五月廿六日
孔子有言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吾兒所具鄙吝矯激之言但安受之不妨吾一生在毀譽中老覺得力若做鄉原濟甚事不足與校也側身修行却不可放過

寄至古文二篇不妨酬應已爲批抹塗改可細玩味之自汝學爲文吾皆在奔波之日無暇指授法度前日寄來三場卷亦已令人錄出亦要細批不會得工



夫辦得文章是儒者末事亦須克養始得吾家有老
泉批點孟子可讀其次多讀漢書韓文左傳却被近
時學壞了成一套子矣

朝廷每有大事必令與議但乏書考校此間亦復置
買數部兼抄得奇書亦有數種四州板禮記纂言便
寄一部來家內藏書可曬晾收束再做數厨櫃亦不
難此傳子孫至寶也可借山立輩併桂魁等識字人
逐一清楚作一書目寄來殘闕查卷數明注其下只
作經史子集分類標出宋元板并近刻分作三四等
有重本者亦注出此間可損益也畫卷字冊亦須架

閣古人重收藏也

歐陽文公圭齋云士大夫寓形天地可託者二一曰
有文二曰有後二者未必得兼吾蚤年成名科第皆
占高選今官爲學士薄有文名筆札著述流傳海內
未必一一合作古人於今人亦不爲少若吾兒向上
不墜家聲無憾矣六月十日自東閣議禮還書

昨日有書與高石灰張九錫今日行再附此此人在
京吾待之頗盡委曲到家可隨衆行賀禮今歲京師
濕熱如江南梅雨尤異故自五月初腰痛牙疼殊不
快近日已甦但覺人事勞攘日用廣費耳吾亦懸念



汝子毋顧瞻桑梓如在天上奈何奈何此間人伴緊
用鈴束陸方夫婦却用心不至如人言也吾兒治家
聞有條理時世如此更宜收斂家人輩治生斷不許
放債若曹濟陸鑑量與資本或以租米換布來此亦
可緣我要知家事爾酌量酌量飯米可隨便附搭蘇
物蜜果之類要用六月十三日

得汝所撰筠松府君行實文字亦可觀但欠世次事
蹟詳贍遂畱俟吾兒到京商量要求得神道碑文字
須慎之今且先啓神主橫抄寫生卒年月并查考葬
期尤夫人同寄來汝祖妣墓誌石尚未埋俱畱浦東

南宅上所以久俟者正爲今日爾可查出墨打四五
幅寄來或先抄白亦可 勅命亦要騰黃來二代其
四通此要作新 誥命按據墳山工作秋間可再加
修理粉飾之吾兒便可承當靠人不得此等子孫祖
宗有靈亦不廢祐牌樓題扁吾只欲書一宦蓋大事
惟簡重若事誇耀便小家相汝三思之

卽目世安四弟俱已入城骨肉團圓於久別之餘亦
是旅中一樂但汝母子懸隔安否在念却又添一倍
情緒也吾此間人伴粗安亦無他難事只今年濕氣
過於南方著意調理醫藥不離頗覺衰年酬應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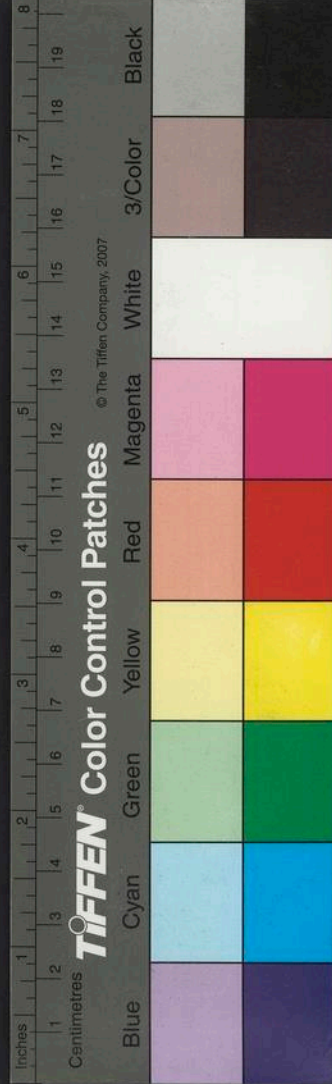


爾亦以節省爲事使用人事須用家資幫貼可於房
錢內寄得三百兩來應手却俸資可積整銀如此計
較亦要兩便耳知之知之家中諸事四翁輩亦未曾
細話吾兒能善處自有天理切不可傷氣致疾至囑
至囑古人云忍過心清涼不必與俗人校短長也吾
賴 朝廷 祖宗清衛美秩已爲過分吾兒能做好
人富貴何足道也六月廿二日

此集劉德夫先生爲庶吉士時館閣中試題月課先
生丙辰科予爲庶吉士時嘗得其抄本讀之甚加敬
慕其製作和易典雅無後來險怪之氣吾兒觀之如

何如何廿二日對雨

昨廿二日有書附奚黃門乃弟今相姪行甚促再附
此相來吾兒備道會醫汝母有勞有力相亦滿口稱
吾兒行誼吾甚待之厚但其所謀所望者皆非吾力
量可爲兼於事體甚礙甚不得意而還觀其詞色似
忿忿然吾兒可善待之善待之世道下移人心叵測
宜加意加意汝母前可稟知顧東川并四翁俱到別
居早晚相見事尚未處也此間有一處相應房子講
價千金若決成須家中取銀六七百兩來此房要作
久計也意要請汝母來再有處置定當報之吾兒可



調理身子存心養性為第一義家事預宜收束著落
吾不從中制也六月廿四日

量回為兼收事體甚適甚不特意可
音與音韻甚奇之異其世焉世望皆非吾
此味來音與韻會醫或母音衣味亦識口
非廿二日音書刊案黃門八會今味致行甚對再
附收國非二日僅雨

儼山文集卷九十八

書八

京中家書二十三首

周郁卿來嘗為致力置在高選知之知之昨有書附
王世美家人行日下要遣一二人回具細報恐皆先
此紙到也吾兒三場卷近稍稍出示館閣名公無不
推賞已今錄出細閱却有說理不透遣詞欠圓處秋
涼得暇一一批抹去要知時格泛濫殊不及前輩之
精約也吾兒感傷之餘須留意保養雖是讀書作文
功夫忌過苦杜元凱所謂優柔厭飫孟子勿忘勿助



調理身子存心養性為第一義家事預宜收束著落
吾不從中制也六月廿四日

量回為兼收事體甚適甚不特意可
音與音韻甚奇之異其世焉世望皆非吾
此味來音與韻會醫或母音衣味亦識口
非廿二日音書刊案黃門八會今味致行甚對再
附收函并二日謹雨

儼山文集卷九十八

書八

京中家書二十三首

周郁卿來嘗為致力置在高選知之知之昨有書附
王世美家人行日下要遣一二人回具細報恐皆先
此紙到也吾兒三場卷近稍稍出示館閣名公無不
推賞已今錄出細閱却有說理不透遣詞欠圓處秋
涼得暇一一批抹去要知時格泛濫殊不及前輩之
精約也吾兒感傷之餘須留意保養雖是讀書作文
功夫忌過苦杜元凱所謂優柔厭飮孟子勿忘勿助



之間當熟翫味之交游一節尤宜慎擇前示雖出於
人言要處要處汝早晚奉母多方寬諭慰解與汝姊
共愆慰之作比來計此自有深意餘須忍事養心七
月十六日
聞得造牌樓一事出自當道意思亦是相愛相厚知
感知感但吾平生不喜作此等華耀事况無相應地
方若立在西街却犯白虎大盛且逼近約齋先生家
無甚意思吾欲造在浦東祖宅却稱四柱可與三叔
四叔等酌量必在街上益慶橋南有地步否棠姪回
再作計較家中事體緩急宜作急報來七日

汝母病餘汝宜勸慰我心亦欲一回南部闕亦可得
但 朝廷聖明不敢言私近日品論廷臣各加優劣
說如今翰林都無人只陸深舉動好將來可以入閣
且遲些遲些前在山陵亦說陸深只是躄直 天語
如此聞之感懼感懼汝不可多對人言未齋八月廿
一日到任知之

昨廿九日得唐阿舅家人寄至書是五月廿五日發
行是日溫託齋尚書改禮部代未齋詹事府到任赴
公宴晚回始得黃標處人寄七月中書併知一甥亦
歿此間廿六日庶女亦驚風而亡一時氣數如此無



八月八日 朝得 旨免 賀遂領燕今早謝 恩還
禮辭送到 廷試錄即附莫主事回吾兒可分送尊
表處初未能多陸續印還可遍致也適又聞族中可
美事吾兒不必過為疑慮亮 青天可恃也陸棠二
十日早下灣有備細書計與此先後到也新添滿月
吉康獨此意懸懸耳廿五日早 扈駕上陵還期
不出月也百儿事宜包荒合忍是非言語不必計較
以便再書九月廿三日

皇四雞初鳴即撰進 太祖 高后樂章六成入東
宮候至申時 御殿下勅畢抵家已張燈矣連日夜

身心寢食俱不得遂六七十老人恐難堪吾家於下
復有幸災樂禍之心正所謂內迫外迫人生處此何
樂耶唐鑿甥到相見未及細敘畧道吾兒行誼亦加
替歎世道如此正要吾人力挽回之齊家治國是一
理只須順應切不可多疑過慮致生疾病不得為仁
孝也慎之慎之作惡降殃天道不爽不願家門有此
也奈何奈何冬至 詔下恩典吾兒作行計宜豫宜
象十月廿五日

見論吾轉官事此自有定命斷非人謀可與也望
人為引防人擠排此等意念一毫不可畱置曾中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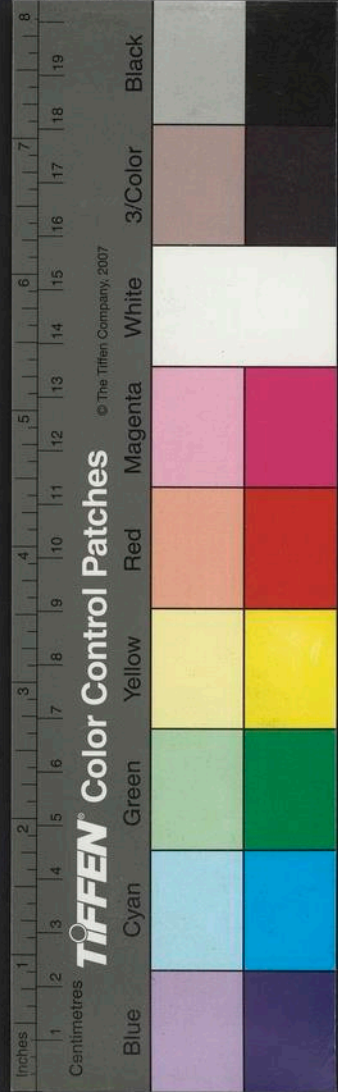


為無忌種子也吾一生官資十餘轉皆未嘗有所擇
宜清燕可以省事可以養生亦可以寡過吾未厭
之知之十月

養之道當以孝弟為本而其尊敬當施之賢者至
其任用必量其才力過則有悔而恩義於是不終矣
書家諸君中惟標模可託可教外族惟黃標可與議
論此外非老耄所知也嘗見聖訓云愛親仁始得
十六日有奇蹟除其... 夜宿翰林院之後
... 生不善計... 汝父... 孫兒易長心

命而已別情詳悉報汝今早入 觀
天地祖宗三代俱蒙 恩贈清和...
十年來辛勤願望於此足矣但願吾兒立身...
好人以全門祚傳之子孫吾更有何事耶 且
待 東宮册立吾兒可得也且下須積學俟...
睦族以慰予南望之思欲令一二人回作...
之知之冬至晚燈下

吾兒不欲收買古董 正當正當吾所以...
為晚年消日之資亦不可為訓也若是古來禮樂之
器又不可直以玩好視之今寄回鈞州缸一...



吾家舊崑山石却須令胡匠做一圓架座朱
寄回銀硃兩包此出涪州俱是展砂研成紙宜
不可雜用了知之知之鈞州葵花水險一副又有
花水底一箇可配作兩付以為文房之飾餘不
可也玻璃瓶彩漆架不佳可令孫上製一烏木
寶也

前有十六日附陳岳糧長書廿一日領
詔命感謝 聖恩無德可報何有
差一人回議焚黃立祠堂禮表心正門我
風教仁人里三世冰銜學士家於汝意

每懼海濱土薄不勝重大只如此亦已為一
宜知此知此轉遷事吾一生惟有義命不必
福可也 恩蔭未有期汝須靜俟奉母讀書
業開貢行學中淹滯得拔矣明日是汝母
此祝延喜孫亦是一百二十日不勝兩望感懷
知學召行止如何王庫官行附此此人來宜禮待之
聽言斟酌後附信

十六日早入 太廟陪拜至午方出天氣
容悅豫親見夏閣老手持 黃票似是 詔書
俱出 御製也知之知之此間事情盡出



我轉遷皆 朝廷自主張無能為力但覺 聖意
注日加每有文字坐名撰次具稿 進日並無
即此恐無以報答榮進事靜以後之此亦吾書
吾兒不必健羨當權實難實難所論儲氏事甚
兒用為殷鑒可也府縣諸書只知禮酬答老年
多非敢有慢也族人鄉里善處之尤抵為主者
爾此古人所謂祈天永命者
初三日王侃庫官行附書四日遂遭 章
仙舉衰成服至十三日 扈從山陵北去
更還館往來半騎半轎天氣極寒擁重

恙也連日有 顯陵遷合事宜議論未定廿四日
時奉 御札與甬川同於次日上議 旨未下 聖
駕南行已止恐流言訛傳致生驚惑吾兒須安靜待
之無事無事奚學山黃門奉使行欲寄信忽張蕃朱
貴等同到得書知汝母康強為之慰喜但世道下移
吾兒以謙忍勤慎處之此心灑然矣陞遷事不必介
介有命也十二月廿六日

汝所論交游事不必有促迫氣象海濱小邑風俗頹
靡之餘豈能便有豪傑之才可友吾兒且為眾所責
望兼得時名斷不可過高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



能此聖賢成法也更少以惠澤濟之至囑至囑所記
章文懿公語非也乃劉忠宣公名大夏者是也

今早張文光來見我先謝他寫扁書字懸掛須擇名
筆楊文貞公新居須請揚仲舉先生先行過以仲舉
長者也汝輩宜體先賢此等意思吾意玉堂金馬非
人間可扁不若只用學士第三字爲穩實耳有一對
聯託姚霏寄回到未八日書行後附

昨 山陵之行賞銀八兩近爲四川採木工成賞銀
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此間日用須得家中每歲幫銀
三百餘兩方穀去歲用帳算清發回查照此等事不

必報知汝母可也汝母雖屢報好信來終是老年要
調理加慎加慎知汝在家處族極難要寬著心胃隨
機應之李序菴閣老十二月十六日故木不甚好可
憐可歎四川寄回板不知如何再可破價收買數副
擇得一具佳者寄來此不必諱常事常事切事切事
十二月

東宮冊立事准在新正吾當有廕子 恩典吾兒前
書欲畱與慶龍此亦吾意但念孫尚小吾兒成名自
有遺廕事例未晚也若舍子而廕孫恐於事體不便
若 命下吾兒勉承之且免升散之擾况及汝母未



老時了此兼可入北監科舉也思之思之又思之
舊歲廿六日有信附奚黃門是前後兩封却恐到遲
今因黃標家人行寫寄今年京中甚寒適從早朝退
後河凍忽憶離家四年足月吾未嘗別汝母子如此
之久也爲之慨然奈何奈何吾今年六十三覺衰老
不耐煩懷抱多不樂每自排遣夜間不得熟睡日中
世安標甥時來伴話以爲慰吾官至三品學士况遭
逢 恩典推及三世計年來家計亦自豐足此心無
他厚望惟汝單弱在念事事鍾情汝既有志以聖賢
事業自期不必與世俗較短長但處事貴脫灑切不可

可留滯傷氣橫逆之來孟子比之禽獸方寸要令海
闊天空可也巳亥元旦

近日選古文凡有數家惟此爲得中附回熟讀之自
可得文法也三祭文序事實實頗有好處故不批還
大凡作文須要從骨次流出方成作家細看兩漢韓
文當有自得處又須從與自己合處用工切不可隨
人贊毀也上科三場卷向暖得暇亦細細批回
扈從之行兼掌行在印信殊不得已但賴 天地祖
宗餘庇及 列聖在天之靈 宗社綿長之福自可
無虞遠方傳說想作一番喧攘只以鎮靜處之汝毋



可加意安慰安慰念吾家三十四年來享朝廷榮
顯富貴如此自合思報况我隨事斟酌汝宜安心合
族弟姪子孫畧可以善言勸諭之 追封三代得兼
清銜蔭子入監皆吾邑建設以來所未有不可不知
感報十四日發京別差的當人回細報學召想已到
家收 家事停當以待二月十二
昨十日有書附黃標家人已行連日收束扈從買
車而發即得宮僚之報已蒙 聖恩改遷詹事府詹
事兼翰林學士所謂宮端光學古今清美之秩甚懷
慙懼此天地降鑒祖宗積德所致不知所以爲報也

兼今日吏部十題奏 廕子本上一兩日得 旨
陸龜領部文而還一日兩 恩並美兼得雖吾兒亦
思所以爲報也可向母親前委曲開慰令其歡樂也
三四兩弟便可出此告知明日五更入 謝恩即上
車就道矣二月十四

聖諭禮部掌行在印 御筆親寫作翰林學士矣故
宮僚之選得兼此銜介谿先生贈詩是實事實景寄
回便可懸之中堂永作家傳之寶有和章二首并示
吾兒亦可和作或求邑中文人才子和之成一小集
亦可騰黃可多抄分與各房藏之



偶山文集卷九十九

書九

京中家書二十四首

昨早日出時從 駕入午門此行勞苦一生所無
 主上英明獨斷我與李蒲汀張陽峯三學士猶蒙
 聖眷僅降俸兩級三月間三婢產後病不起又聞家
 中火災日者云我命最怕戊辰此月是已陸倕張蕃
 計三月望後當到不知汝治行如何又聞邑中火盜
 燒焚心意甚懸懸此是天運聽其自然人事惟有積
 德修善可禳或避地亦是一策但得汝子母同來京

三四兩筆更下...
 愚謂必為辭出...
 兼今日更...
 蘇秦...
 蘇子本...
 兩日...



偶山文集卷九十九

書九

京中家書二十四首

昨早日出時從 駕入午門此行勞苦一生所無
 主上英明獨斷我與李蒲汀張陽峯三學士猶蒙
 聖眷僅降俸兩級三月間三婢產後病不起又聞家
 中火災日者云我命最怕戊辰此月是已陸倕張蕃
 計三月望後當到不知汝治行如何又聞邑中火盜
 燒焚心意甚懸懸此是天運聽其自然人事惟有積
 德修善可禳或避地亦是一策但得汝子母同來京

三四兩筆更下... 恩深必為辭出... 兼今日更... 蘇秦... 蘇子本... 兩日...



豈不爲好汝母不欲來只是怕病耳可早晚勸之日
下可打發的當人回別有細細處分汝宜三思之三
思之四月十六燈前

恩蔭一事諸公多勸遺之小孫石門甬川尤拳拳此
皆知愛吾兒也吾意決與吾兒此則本分事於大體
上亦穩當後來顯榮吾兒自力致之兒且脫却升散
送迎之勞閉門加工來北京鄉試一科此後事不可
預必聽之天可也但須勉勵德業以圖補報耳
詰命三代軸文春暮可得驗封手本當先得之寄回
以行 焚黃之禮神主改題前書已報汝宜考檢禮

制行之吾家兩處墳山文獻俱不足意有所待茲願
天地祖宗已得如願汝曾祖考妣木主竅中生卒年
月開寫明白汝當以意撰一行狀來汝祖考妣誌石
俱未埋可打兩三幅汝據此亦作一狀不妨加詳未
齊閣老行狀原稿并吾自撰行實與汝祖母賢母事
蹟曾求蒲汀作傳者俱在綠漆竹絲食蘿內舊置浦
東樓上可仔細尋檢抄來欲求館閣諸老文字入碑
中此事猝難就手可從容爲之著忙則無頭緒也
家事吾一付之汝自料理雖不求贏積可也產業增
置汝酌量之惟舊宅連傍祖塋間界可增價成之汝



要禮部墨卷春暖時當爲處置吾意近時舉業俱不
如三五十年以前有理致可看近作雖不經目亦可
只看五魁卷有多少疵雜處餘可知矣昨問無競惟
人文章却是甬川老先生所作知之新年不知提學
先生出歲考否瞬息科場又到宜努力汝父母老矣
家事只提大綱所讀書須於切要處用工此間有些
書春間覓便寄回也世安叔說汝體氣弱曾膈有憤
鬱之疾吾甚愁之學問要知性命此大頭腦處身外
物可以理遣也

連得吾兒書皆與我論官級轉遷此是人間父子至

情但汝父自發身以來未嘗擇官而仕亦未嘗厚望
於人至於清階榮任固聽其自至耳况近日陞擢皆
受知 主上親爲注擬雖吏部亦不得與聞此又希
世之遇顧衰鈍不能報稱爾知之知之雖然文名不
如行名好官不如好人吾兒勉之勉之
吾方自詹事府公座還此是近日 聖旨督責甚嚴
殊爲勞苦六月一日雷變 奉先殿大小衙門修省
賴此間人伴俱安但世安病復作方在調理令其家
知之

龍江老先生家墓誌已爲撰次知之若舉殯時在親



戚中禮宜從厚可代我作一祭文以五糖卓三牲禮奠之吾家官資在前行禮不可簡薄此正義禮也黃良式求陳娘子墓誌潤筆不薄我以五兩折祭柩歸吾兒可從厚行禮大小家事嘗與良式計較各有成說可一一問之汝所論轉遷供職事是汝父子至情但利用安身吾一生所學其餘俟命而已若要趨利避害只管便安處著脚恐犯天律此等嘗與標細論矣

昨三林塘潘省祭棠回數字報去今姚霽還附去春帖一聯此出顧中書亨隸筆可懸之後廳雖涉誇詡亦實事也姚生此來可善待之近時風俗甚不好吾兒加意以處鄉曲慈惠可也

黃甥標喪偶兒女滿前殊可憐惜今決意作歸計矣乃叔黃潮一房絕後產業傾費當屬異姓吾兒可助其成若有借貸如所欲與之此子想不負也吾族內外親人如此之才識不多可扶持之此處要與謀些功名其命如此奈何奈何顧世安病體甚費手其家有的當人可諭令遣一二人來我恐照料不及可上覆五嬪處置或與世芳商量但不可張皇令人知也其餘家事悉付吾兒自處



寄回黃手本可珍藏傳家若行焚黃禮可照文公家
禮改題神主斟酌只請縣尹學諭等官須備表裏席
面加厚便破費不宜儉惜若請府官鄉宦亦好但家
下弟姪輩恐不得力吾兒一身照顧不到反失禮可
量力爲之
墳山上修理事不知兩弟如何吾兒可不惜財力以
爲光顯祖宗之報亦不必區區計較也若商量得焚
黃禮可少待之儻乞得新銜尤爲光顯併欲與瞿夫
人請贈有例奏疏已寫須待 回鑾之日此要酌處
只題主禮重可與龍江姑夫議此以爲緩急

昨晚龍壽到得書知汝母送女過蘇遂得學召蘇州
書說頗喜悅康健雖然恐非老年病後所宜殊爲懸
念想冒暑還家矣無他恙否須謹事之今黃甥良式
南還念此子兩度來京皆是倚仗於我顧其命薄盡
成狼狽驅馳最可憐惜其破費亦不少也茲回欲興
復家產汝可量力助之我亦許矣此子不是負人者
知之知之此間大小事體我悉與之酌量披露心腹
視之如子汝可與謀議行事吾三族中後生聰明皆
不如也但凡事多疑且好氣勝吾兒能以義理相與
涵泳浸潤可爲益友也知之知之慎之慎之兩日前



有與顧慎顧浩等書計先到閏月一日
部文到日汝可就起送行期湏再報爲准家事收拾
想各有頭緒凡事只求穩實吾鄉時俗一毫不可劾
尤也此吾兒事吾不與矣 車駕回京之日未期若
汝母肯北來喜孫可出路覓舟寬大乘秋水至京骨
肉團圓此家 國太平盛時福也
顧未齋題本禁約假冒霍渭崖鄒東郭進 東宮圖
冊通報抄回可細看知時事如此 主上聖明不敢
以一毫文飾上瀆吾兒所論託病解官等事禍福身
家尚可測耶良式能具論可一一問之仔細仔細

自承天還京雖勞苦異常頗覺身體健浪脾胃勝前
痰火比舊減半分明是土氣燥濕所爲每與良式論
此有日東歸不愁無娛老之資但愁無逸老之地若
選擇得高明避濕去所在二三百里間作小齋高閣
以爲閉關面壁之計此是晚景前程也亦嘗託良式
與姑蘇醫士周同一之謀之如何如何一之文雅有
信誼若過家可以禮待之莫失莫失家事悉付汝吾
愁一子豐約從汝但見在家業必湏處置有條理使
後人可守此亦學問中第一事也連年有積蓄汝舉
業之學秋冬間可溫習明春出門便是忙人知之喜



孫可加意照料樓下削風最宜迴避至囑至囑閏七
月四日
連日有朝叅公事以奉先殿雷變修省聖意
殊嚴覈也適王鎮撫襲職還來言松城下處彷彿記
是茲溪所居今屬楊氏前後俱靠潮水宅後有一池
塘云是唐堯賓教諭族中若王君來說可令曉事的
當人相奪成之可否不宜草草汝母子居海濱風俗
日下兼近來火盜屢作不可不深長爲慮縱吾他日
得歸老江南欲就城郭居住知之知之
吾兒昨論正蒙頗見學問所得正要隨人毀譽此

老高處在勇於求道其變化氣質知禮成性自是聖
賢事業每與甬川論其偏處却是太和所謂道認氣
爲理爾故其書多與佛老相出入似不及周程淳粹
吾兒且存此意於胸中涵濡之久別當有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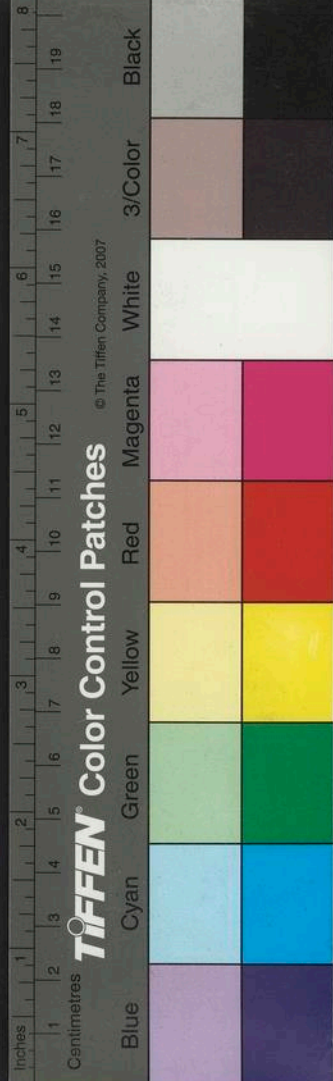
潘少叅子仁行間附書知之沈鸞正月末書近日始
到中間論吾官資遷轉正不湏如此校量况名位有
命禍福無端湏順受之多少安樂豈可於是中置恩
怨耶吾兒要當大着心胷始得吾老矣一生名位所
至俱可不辱鄉里第愧不稱耳只待考得三品一滿
便作歸計也宜體此意六月十八日



書來欲爲吾集文稿舊曾清出三冊是丙子以前所作是姚天霽寫清放在浦東樓上西間壁厨內丁丑以後文字俱散漫稿簿俱畱在家可乘閒清出令人寫淨湏我自刪定編次也墓誌向付姚時望可問子明訪之此事大難別作報
今早自閣下回適莫丞來辭云從陸還故附此此官淳實部解來京下十分管顧得可辦禮謝之只竹溪家解碑所託人甚中因我扈駕南去却借了五六十兩官債孤兒寡婦殊可念也湏與濟助之竹溪有此物毋令散逸可也近得徽州汪綺寄到

四月間書只有學召信知汝爲他事所奪懸懸桂魁寫來朱氏房宅若要三百兩可忍虧成之不必計較也知之知之今年收拾家事處分停當正月間起程來就鄉試不爲遲也再俟的信喜孫將週要保護至緊至緊七月一日

書畫是我一生精力所收俱各散漫不曾收拾不知汝有暇清理否我重入翰林屢有朝廷文字應酬苦無書檢閱此間有人事書亦復收買幾種今寫書目去來時可帶得緊要的數種若宋元板除此間所有盡可收束做書厨夾板載來我平生文字稿簿可



一一收束一字不可失也交游書札自可作一櫃藏起樓上俱可架閣也畫成堂者不必帶只唐宋單幅可携十數軸卷冊都可帶來字帖有古而好者量携之三日燈下復附此
汝以明年春來京老母幼子處之甚當從水不如從陸行李務從省便人事之類此間爲汝畧備黃良式云亦要明年來科舉但其意未決若與之同行尤好尤好若良式不來可以家事託之亦可亦可良式云要出市居當與謀之此兩便也吾邑傍浦邊海連年人心風俗日趨下流况火盜疊見不可無先事預防

之術近嘗與公輔當軸者論此有築城之說不見吾鄉人有樂從趨事之意吾亦欲省事不敢勇爲只好默贊耳縱使功成利不在吾一身一家而已此事良式知之詳悉若爲吾身家計惟有遷居入府城爲上策吾連次有書及此亦嘗託一二人謀之不知如何良式回可與謀此若移家入城後汝來京吾心可安有府縣可託靠耳須詳慎詳慎七月廿九日偶理文字間喫點心折却當門左一齒言語頗覺漏風此是老信爲之憮然累日汝母亦有此家事悉付之汝縱我歸休之日亦不理家事矣吾兒勉之勉之秋冬間



收拾處置另書

吾自乙未春二月離家入關遂入蜀今屈指五年餘矣聞之故鄉風俗大不如前恨不能冲霄縮地一歸觀之又愧忠信素薄無益轉移此吾所以有移家卜居之計吾兒恐未盡知此心事也昨霍尚書渭厓先生來京一相見便稱譽吾兒還田之事且云吾得之談先生兒要知之終譽甚難也姑弗論其他且如吾祖宗以來勤儉敬慎孝弟力田以起家積而發於吾身忝為仕族近見弟姪二三人皆不如意深慮吾家門祚衰矣吾兒勉當振起之其道以廉耻為要吾嘗

愛歐陽公云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耻吾兒謹識之已亥九月

三弟栢姪來京正當考察自陳之際恐懼修省多懷慙畏譏之慮凡事簡省不得加意加厚今賴朝廷之祖宗廕庇父子榮美而還冠裳名器燁然在躬惟願其好善修德以延詩禮之族相聚月餘苦詞累百想能感悟是吾老景手足之樂亦是老景家門之福也吾兒當致恭禮義以修子弟之職自餘細故小事皆不足較也昨九日得華亭附朱知縣乃弟書知母親康健甚慰甚慰喜孫頭瘡却是胎熱可求明醫治



之明春北行便可作急收拾停當以俟九月十一日

醉其年善冬盡以到...
卧宗熱孤父年樂天而數遠蒙各器舉烈其陳計
其身結之氣孔率簡會不野吐意吐單今醉...
三策醉致來京五當...
良壽端之...
愛...
不...
不...
不...
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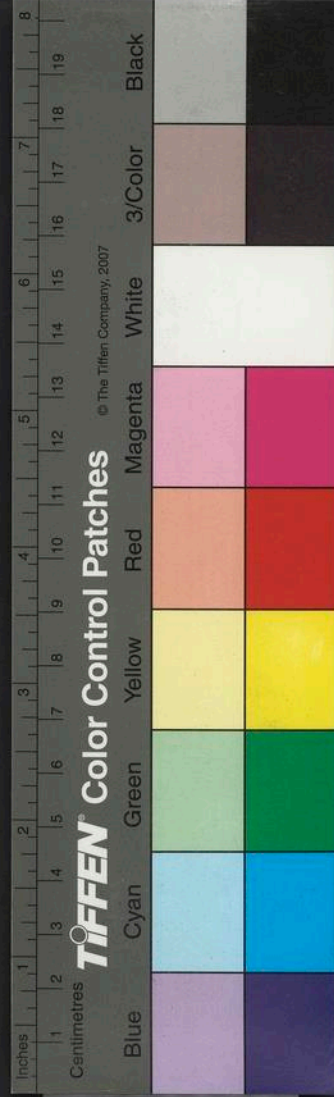
儼山文集卷一百

書十

京中家書二十首

築城之說本出 內閣吾無意必其間每見促我為
之吾對曰老先生為我欲城一方居之我不若尋一
城去住却其事如此此吾所以有遷居之計也近聞
崑山有閣老城之說毀譽之可畏者如此吾兒以鎮
靜處之可也十月廿四日

天子親饗 太廟行古禮 皇后亞獻 妃獻 列
聖命婦助祭用幃幙列班於 廟庭一代禮文之盛



惜汝母之不及與也吾爲之南望慨然可從容達吾
此意以感動之十一月三日
方在收束山陵之行黃驗封郎中親送改給追贈手
本至 朝廷曠蕩之恩 祖宗豐厚之澤臣子希闊
之遇友朋憐愛之情一時併具所謂喜極涕零不知
爲子孫者何以爲報也寄回便可據此焚黃改題神
主且汛掃東廳權作祠堂禮節請龍江翁斟酌之
連日欲打發陸欽回有數事未定不曾起身昨日顧
浩來陸劬繼至具知家中事心甚牽掛前書所謂世
道正指骨肉間設謀欺害等事吾兒不可不長慮却

顧也榛姪來告葬事已有定期但墳山營造吾平生
精力盡費在此兼有 勅命亭在誰敢輕爲遷動祖
穴只容五塚蓋地氣已覺難勝七房穴本是我房侵
過葬定豈容再讓榛辭甚直若已葬過如禮如法此
於禮律無礙若未成葬可再令榛房人到京當請明
於撫按與守令自有主張也只有吾兒比來決瀕奉
母一來待科舉過後有處若宦途畱滯難處難處此
吾兒孝誠宜熟思熟思世安在此計議最熟標甥能
詳之

三代 誥命軸已送科掛號三月初間用 寶制



詞出於名筆吾甚愛其簡嚴厚重真 王言也今日
買得唐褚遂良所臨蘭亭帖有米元章趙子昂諸名
賢題跋乃希世之寶也吾家有月半眠食二帖皆足
為傳家珍玩知之知之家中累歲收拾書畫皆吾精
力所在有未經裝表者俱是陸欽經手可作一箱帶
來兼收買得舊綾錦來為裝束過蘇却與周一之顧
倩得一表背人來尤有用瀆湯氏乃可向曾與一之
商量者黃良式亦知之此等事既可以娛老亦可以
為清人事故及之發行若趨得四月中旬到庶老幼
俱安至囑至囑

昨夜燈下周林陸俸到得汝書具知家下大小事務
甚以為慰復以為念也老人旅懷奈何奈何 聖駕
南巡恐不能免俟有的信星馳歸報也吾意欲汝携
家來京此實為風俗薄惡乃出避地下策耳吾嘗細
與黃標論量再三再四豈標忘之耶或不欲盡告汝
也吾亦不欲盡告汝也汝姊意無他以為母親來此
可以為樂可以養病兼風土比舊不同以此懇情耳
無他無他汝意亦是孝情亦是孝情所謂異中之同
也今因姚某回先附此家中事付汝處分待報後為
動靜可也十二月十七日



棄遠田是吾兒好事今聞有紛紛作弊者顧恐吾兒受累耳所謂一法立一弊生要斟酌之糧額重輕吾舊牽兩鄉爲中數今聞有司爲均平之策不知料理得如何此是未齋之意今已當軸矣如丈量一事此公不甚知訣竅吾亦不曾細論也
人傳海盜大發時荒艱貧理勢必有但未知事變果如何吾邑人貪利而無遠謀此地又有典當大鋪誠大盜之招也可慮可慮每在內閣二老便向予說築城之事吾每以溫言解之曰待吾遷入一城中住知未齋應聲道明春盡室入京矣此道理當然吾兒

決作奉母北上之計可也新太守是黃華字秀卿號紫谷其人天下之選也與新大尹想有更新之政一郡之福也知之知之松城買一房遷居亦是喫緊處吾兒未可付之孟浪也日下別有的當人回報

前日陸劬回限在年內到家今打發陸欽回專爲汝母子携家北來計連夜爲此不能安寢每日與世安計較此事亦甚難處就中不如來爲上策上策汝母病後與汝離別必至苦思自能增病若一路作遊山翫水之行老人必然舒暢此可盡汝孝誠我在此孤旅晚年夫婦得共團圓亦是至樂若費用稱家力可



辦不消求人况我亦常有痰火發作病隨年長官中
人事并門戶無人可託吾兒到此事有統一只四方
回書酬禮不至受累况汝遂承 國恩古人云爲國
忘家此乃大事忠臣孝子當勉力爲之自餘皆可處
分古人所以鄙懷土懷居也只有新婦姪身 朝廷
南巡二事吾兒宜斟酌之得發行趁早爲妙十二月
七日
知均徭事出銀想有司立法之初如此不必告乞饒
免且隨衆納銀自有公論也况我家三十年來蒙
朝廷恩澤甚多所謂秋毫皆帝力也只奉府縣出銀

亦是忠 君報國一事吾兒知之知之昨曾與南原
論定復附此

得汝母書不欲北來亦是連次受累慮怕奈何奈何
只宜早晚寬慰不可勉強况 恩典在冬至南郊方
有文移往來起送却恐途中受暑熱新孫且不可遠
行汝姊病後甚難甚難吾兒湏打算與汝母離別得
半年中可保無事只汝自來亦可也別有書

牌樓扁字求諸能書者寫成一時技藝只如此學士
是五品例不及三代蒙 恩得此亦是千載奇逢正
可標揭以示後人遠勝於盡寫官名聚於一榜耳昨



與黃甥標詳論之撫按諸公會作典者俱要查題
府縣學官題於左方

牌坊旣蒙當道作興亦甚感悅榮美之事世所難得
湏承以謙所議題扁如吾兒意無不可者昨與黃標
論此只有一官分樹二三坊者若以一坊并寫三官
恐非制度吾意只題爲學士坊兩旁雕花補之或題
解元鼎魁以足鄉會試似爲得禮如何如何

署書難得佳者前日寄來尺寸失寫官尺周尺雖令
人寫却不知懸上大小入目如何湏得人在樓下勾
勒合式方可傳遠無錫王惠可請來一寫更與唐承

宗陳起靜商量描摸入刻方得定當此等文器事正
吾兒少年日力可工吾恐不能遠制也努力努力

此間時事早晚未定昨附奚學山今日未時 詔下
侍從還所回 御札議亦下得 旨知道了不至相

左矣請乞三代 誥命因吉日行關過吏部題本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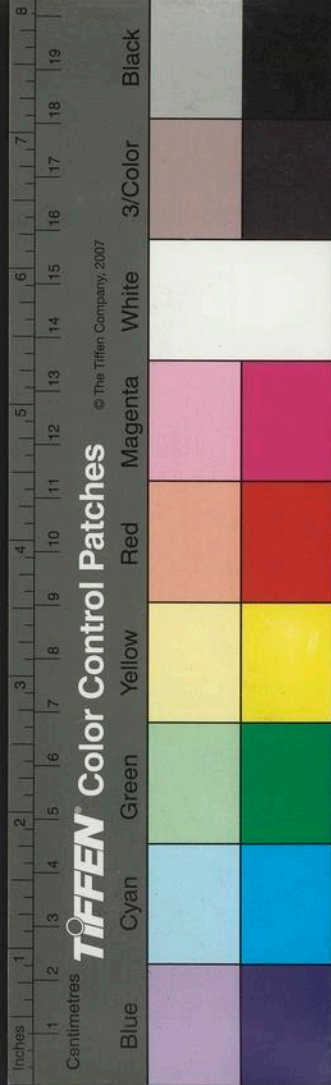
卽有手本先寄辦焚黃禮三十餘年辛勤得此兒輩
當知所自也家事吾兒只照天理行去吾與弟輩安
敢不加親愛亦欲教之以延門祚一味姑息非祖宗
望我之意此亦自有斟酌於其間也吾兒一意奉母
向學開貢行汝頭上尚有幾人也便中報來



姚子明有母喪可爲助銀米少致弔慰之意孫汝鳴
奉奉之意吾甚感但老懶不會致謝會間可致此意
沈明卿海嘯歌甚佳邑中前輩少此作可爲致意要
當以古人自期待可也

適有星士推汝命今年科場甚利使我老父母早見
兒成名豈非晚福科場後汝母子欲歸何難也吾鄉
近知荒歉盜賊難免一宜北來吾兒在家獨學未曾
友天下士以克拓見識二宜北來近年北方地氣溫
潤與往時不同且多明醫良藥汝母必喜三宜北來
且早來謝恩恐負遲慢之罪兼吾老年有骨肉之

樂此等吾兒又宜熟思之只小孫未宜出路娘子或
未能料理門戶吾兒又宜熟思之不若作一併出路
也且吾兒他日亦要事君獨身遠客亦要令家小
習慣之不宜畏避也昨吏部右堂推上有旨再推
蓋爲宮僚不可輕動故爾如張甬川兩疏給假送母
皆不允司直任瀚乞養病爲吏科所劾吾與兒別整
六年人情世態種種變改要須早來庶面議以爲善
後之圖耳吾欲告汝者筆不能盡百凡動靜俱付之
老天途中不宜惜小費不可干人交際之間當以道
義爲主至囑



昨日陸仁沈廷桂來得書知家中大小事體汝子母
有北來計甚慰甚慰吾爲此舉却是爲汝母病後衰
年消遣優養以永日延年其次慮家中無得力仁義
宗族可託汝子母難以相離雖吉凶禍福皆所不計
豈念家事耶吾老來倚靠 朝廷 聖明所享所遇
皆過分過望至於家產之厚薄用度之豐約此是吾
兒事若其處分料理久已付之吾兒吾不與也吾兒
不必過爲避遜之詞惟是汝娘子懷孕一事殊爲酬
酢難處耳適與世安計較湏是趁早入京或多置知
事老嫗一二人或在嘉興蘇州別顧一座船備用如

何如何一則天熱二則科場近不可遲疑也

崔東洲已陞太常寺卿掌國子監知之近日吏部之
推不點者想 聖意畱爲 日講之地汝到此自知
吾老年只求清燕耳聊示汝知兼向母親處說知夜
來感寒作吐瀉殊無苦知之

此間只聞汝母子二月廿七日起身不見有端的消
息懸懸之望日夜在心又聞道路饑荒寇盜復以爲
憂也但要謹慎小心歇泊處務湏支更少睡最怕汝
母驚動凡百都付之老天至囑至囑閘河水此時想
有又湏計量炎熱熟思審處今差承差胡承宗同沈



延桂接來承宗是山西舊人頗實落故用可善待之
途中行止事宜悉已分付汝再當駕馭之沈廷桂愚
狠不中當事只我家人無一人可託者奈何奈何見
面時細商量也吾身比往年覺得病少近日講經筵
兼講衍義 上命至榮後來 恩典亦重平生願望
而不可得者賴天地祖宗無以為報所惜到手遲覺
費力也汝母湏左右順適要令忘憂至囑至囑

儼山文集卷一百終

陸文裕公文集後序

文裕公既卒踰年文集梓成凡一百卷外
集若干卷其子太學生楫所葺今大學
士徐公既叙首簡楫以余於公雅有事契
俾識其後未幾楫死嗣孫郊復以為請屬
余多病未暇而請彌勤蓋自丙午抵今丁巳
十有二年矣意益弗懈昔宋薛簡肅公死
無子嗣子仲孺類次公遺文於三十年之後歐



陽公叙之稱仲孺能世其家謂薛公為有後
今却亦文裕公之仲孺也余忍不有一言
以慰答其孝思耶雖然名相及也而後能相
知必相知而後能相為言徵明非公之偶然
竊嘗聞公之論議有以知其所得也是故才
以騁其辭識以該乎理勤以漬於成然而
非學無以足於用也淵源浹洽雋味道腴
體具而氣始充識博而志乃達不然則出之

無章語焉弗詳雖芴蒨翁鬱而空言無
實識者鄙焉我

國家以明經取士士苟有志用世必專研經旨
委瑣括帖以求合有司之尺度固不暇言文及
仕有官守則簿領章程日以困塞非在道山
清峻之地鮮復言文永樂以來有庶吉士之
選俾讀書中秘積學翰林以基大用即古制
科之遺意也然今之吉士實未始得中秘書



而讀之惟學士之領教者限以經書課以詞賦而程試之耳公自為舉子已能博涉羣書游心古學及以高科入仕首被是選獨能於程限之外益事貫綜羣經子史禮樂名物陰陽律曆山經地志下逮裨官小說靡不披覽而將以勤劬生平所作無慮千數而高才卓識足以驅獲推衍故摛詞教藻迥出輩流品隲精詣咸有據依見諸論著莫不合作可謂

一時之雄俊已若其端居自守不與物競慷慨激發不能與時推移立朝無幾輒見排退官雖久而弗究於大用學雖充而弗獲大鳴於時則天下所共知而深惜之者徐公叙言既詳之矣余無庸贅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著



陸文裕公文集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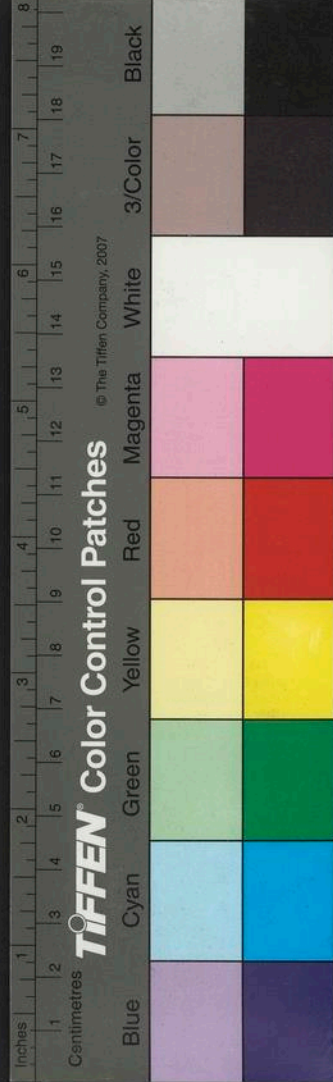
陸文裕公文集後序
文裕公既卒踰年文集梓成凡二百卷外集
若干卷其子太學生崱所葺今大學士徐
公既叙首間梓以余於公雅有事契俾識
其後未幾梓死嗣孫郊復以為請屬余多
病未暇而却請彌勤蓋自丙子榘今丁巳十有
二年矣意益弗懈昔宋薛簡肅公死無子
嗣子仲孺類次公遺文於三十年之後歐陽公叙

陸文裕公文集後序



之稱仲孺能世其家謂薛公為有後今却亦
文裕公之仲孺也余忍不有一言以慰答其孝
思耶夫文豈易言哉必先才以騁其辭識以博
其趣動以績於成然而非學無以足其用也是
故淵源泱洽雋味道腴體具而氣始充識博而
志乃達體有未具志或未凝則出之無章語烏
弗詳雖芻蕘翁鬱而空言無實識者鄙焉
我

國家以明經取士士苟有志用世必專研經旨委瑣
括帖以求合有司之尺度固不暇言文及任有官則
簿領章程日以困塞非石道山清峻之地鮮復言
文永樂以來乃有庶吉士之選俛讀書中秘積
學翰林以基大用即古制科之遺意也然今之吉
士實未始得中秘書而讀之惟學士之領教者
限以經書課以詞賦而程試之耳公自為舉子已
能博涉羣書遊心古學及以高科入仕首被



是選獨能於程限之外益事貫綜羣經子史
禮樂名物陰陽律曆山徑地志下逮稗官小說
靡不披覽而將以勤劬生平所作無慮千數而
高才卓識足以驅獲推衍故槁詞彙澡迫出
葦流品隲精詣咸有據依見諸論著莫不合
作可謂一時之雄俊已若其端居自守不與物競
據慨激發不能與時推移立朝無幾輒見排
退官雖久而弗究於大用學雖充而弗獲大焉

於時則天下之所共知而深惜之者徐公叙言
既詳之矣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脩
國史長洲文徵明著

山宗禎庚辰春

玄冢孫龍重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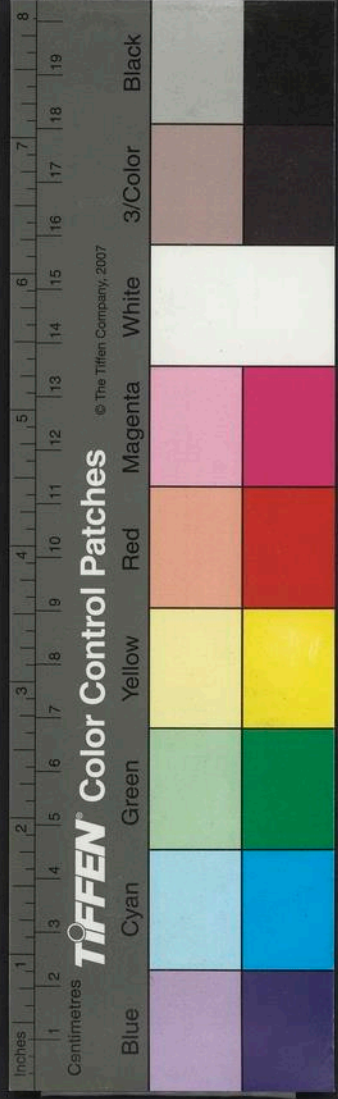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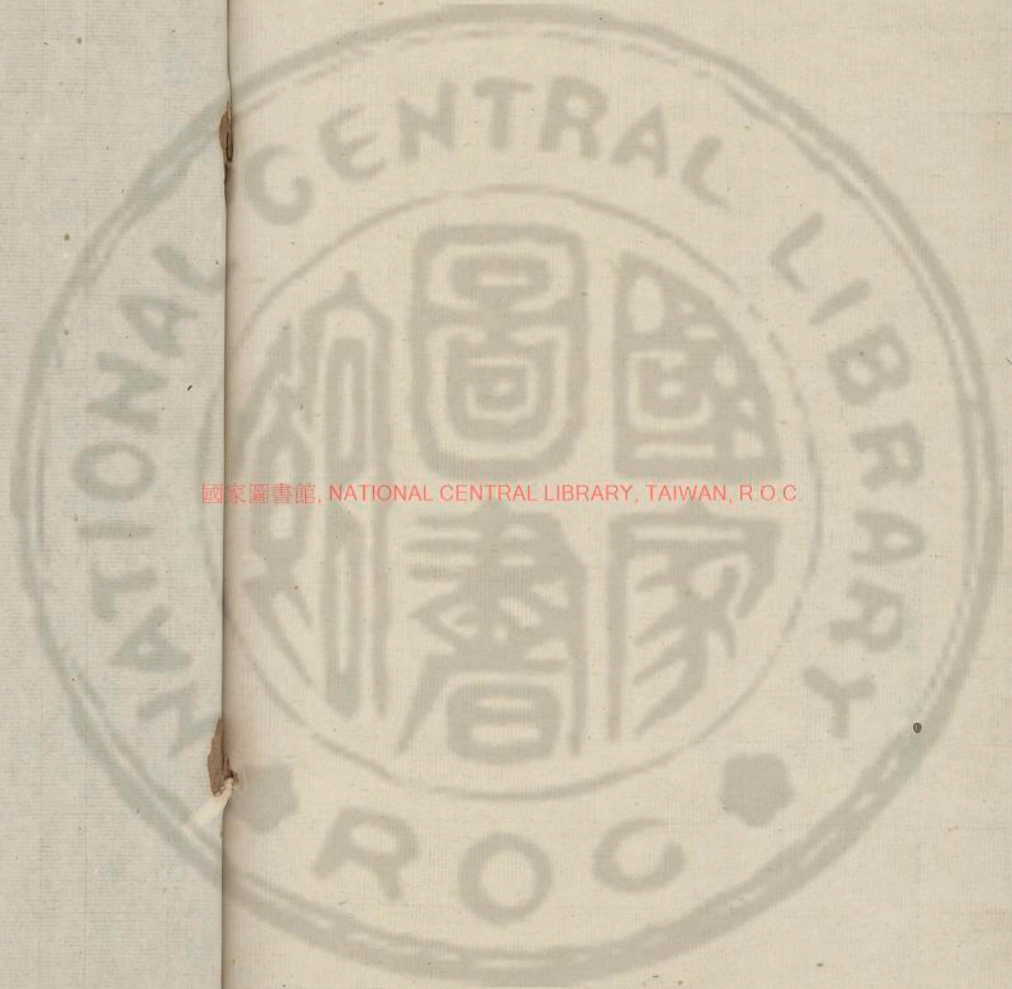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
地
人
之
道
也
由
此
而
見
其
大
也
矣
夫
道
之
大
也
豈
可
及
乎
哉
夫
道
之
大
也
豈
可
及
乎
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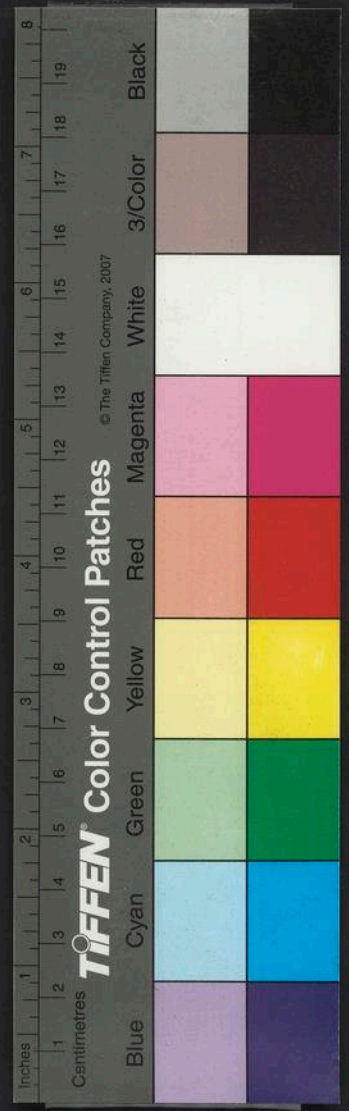
卷之三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